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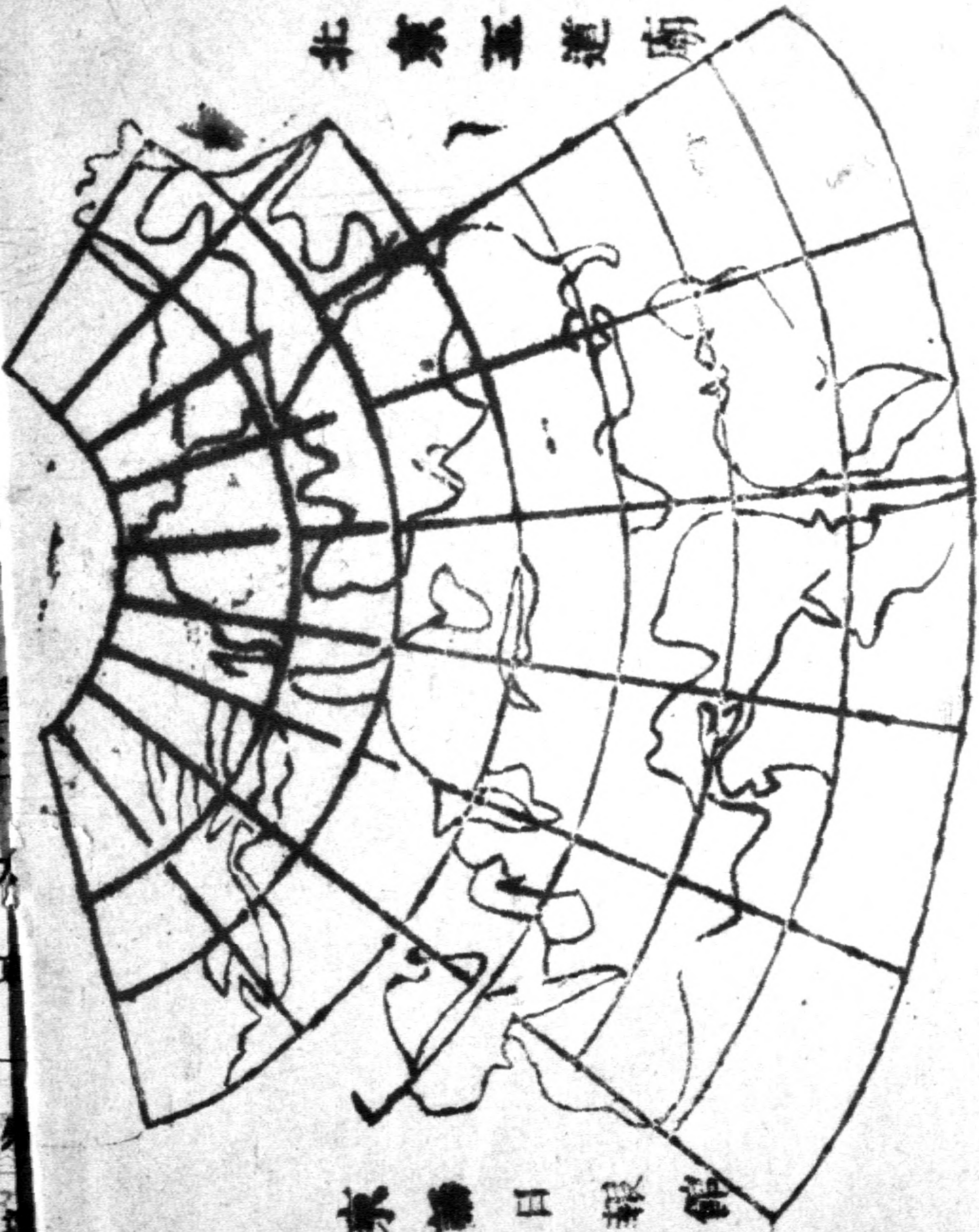


北東亞地圖



東亞地圖

北京五道廟



東編日報館

演說

◎說維新◎ (續昨)

崇 謹

要知道變法不是壞法 守舊不是守弊 不圖化的人們 一個勁兒走死路 幾時纔能有箇進步呀 這般頑固不化 也不能專怪小民 常言說的好 風俗人情 本是上行下效 士大夫不明白重輕 百姓們怎懂得長短呢 就拿近來新政說罷 自從奉了○諭旨 凡是審問案子 已不准再用刑訊 誰知京城內外 依舊是胡錘亂打 嚴刑斃命的事 連次出了兩回 這還是人所共知的 再到外州府縣看看 山高皇帝遠 這種事很多 誰又能替百姓們訴苦哇 今年夏天的○旨意 旗人挑缺軍政 以至外省閱操 一槩免去弓箭 叫兵部會同各旗 妥議詳細章程 至今也沒有下文 可是各家弓箭舖 各處教弓匠 照樣不改舊章 也就難怪百姓們嘈嘈 說是報上的謠言了 要費○國初定鼎 全仗着弓箭 二百餘年 萬不能改的 我們倒記得一件事 情 很可以作箇比喻 請衆位詳細聽聽

當年西域地方 有個傻大爺 向來瘋瘋癲癲 可有天生成的一股子牛勁 成天手拿着一般比刃 是個薄片子 鑄刀 時常合街上孩子比武 那般孩子們 全拿些木刀木鎗 自然敵他鐵刀不過 從此他就認成寶刀了 這一天有一夥強盜 人人手執鋼刀 往傻子家中去打搶 傻子覺着英勇無敵 又有那般兵刃隨身 就出去合強盜動手 舉起鑄刀來 往前追赶 只聽咯支一聲 連刀帶人 一齊劈作了兩段 諸位請想 國初的時候 流賊使的 如同木刀木鎗 我們就是那用鑄鐵刀 也能够百戰百勝 何況弓箭 現今外人用的兵器 都是百鍊千錘 我們再犯死心眼兒 始終捨不得改換兵器 那還有爭勝的一天嗎

軍營裏頭 既然改練德操日操 戰士們穿戴的衣冠 將來也不能不改 戰國時候 有個趙主父 自家換了胡人服色 天天演習武藝 當時各國諸侯 一齊誇他英勇 沒人說是趙主父 隨了達子的 現今的世界 專要講武備 再要是長袍短褂的打扮 兵操體操 樣樣不便 就連用機器作工 這條辮子 一箇不利速 就要因他送命 如此看來 以後男子要薙髮 也是時勢所逼 沒有法子的事 現在沒降過旨 並未叫大眾改裝 這話暫可不必題 只是薙了鬚髮 就算隨洋鬼子 改了裝束 就算人天主教 那還是至死不悟的傻瓜啊 當年插順民族的 難道還不是隨外人嗎

諸位先別搗亂 聽我再說個明白 請看現今大小各國 也有沒改服色的 同那些薙頭改裝的各國 比較起

來 誰強誰弱 原本不問可知 印度至今 覆收疆領（現在要改也不能了）久已作了英國奴隸 越南不雅
 頭髮 也作了法蘭西的牛羊 高麗人半改半不改 名為自主國 暗含著作了日本屬邦 再看看暹羅一個小
 國 改換西裝 人人尙武 日本人改裝最早 環地球上 第一箇新進的強國 人家穿的衣服 可是合西洋
 差不多 若說宗教 却沒離開了釋伽孔子 合國的君臣百姓 更沒一箇倚靠外人的 請衆位想想 這個原
 由 也應該恍然大悟了 現今至要緊的大事 莫如中國自己的主權 只要是朝廷有旨意 剃了頭髮也爲
 榮 聽着外人的招呼 不換衣冠也爲恥 孟子說過 權 然後知輕重 度 然後知長短 衆人願意明白時
 局 心上先要權權輕重 度度長短

要緊新聞

河間大操第四次報告○大操情形 已經記過三次 兩軍會操的時候 彼此攻擊 很覺兇猛

一切細情 和秋操戰圖 現已印出 分送中外官員 並各報館訪事
 各訪事人 和中外各官 看完操之後 紛紛拜見袁宮保

袁宮保 鐵尙書 現往保定省城

粵漢鐵路近聞○粵漢鐵路的約 既然爭廢 我們就得立出個章程來 好好的辦理 聽說張宮保 親自立准

章程 不久就發給湖北廣東兩省 照著去辦 又議定所用鐵軌 就在湖北鐵政局鑄造 亦可以收回一項
 利權 工程師一層 英法比美的人 委都下用 還不知聘請何等入

力爭公理○兩江總督 電知上海道 說印度人私入內地招工 用鎗嚇人 已經犯了公法 按着這件事 就

應當辦他的罪名 何況又打死船戶 更不能算是無罪 英官所斷 說他手拿快鎗 誤碰鎗機 無心傷了
 船戶 自應釋放 這全是遮掩的話 萬不能夠答應 現已接到山東撫台的電信 說全案既然解到上海

還得由上海去爭 上海道給兩江總督回電 也說此事不合公理 一定要設法另辦 英官若始終偏護 必
 要跟香港總督去說 按英官判斷此事 祇聽了一面之詞 全不講一點公理 並且替印人遮掩 說他帶帶

工過河時候 見他們要逃跑 携鎗追趕（追趕華工 要用洋鎗 將來到了工廠 那般苛待 也就可想而知）
 知（偶不留神 鎗機碰在樹上 誤傷船戶沈合成（沒有這麼巧的事 况且快鎗機子 必有護手 萬不會

碰在樹上的）英官又比方着說 一個人拿着快鎗打獵 心裏眼裏 只想着野獸 沒瞧見那野獸旁邊還有

姓李的有仇 用快槍把他打死 說是因用快槍打野獸 誤傷了姓李的 可以不必打官司了 試問各國有這個律沒有 洋槍打死人 不能論快慢 欠債還錢 殺人償命 即便不償命 也不能算是沒有罪 英官若立了新律 快槍打死人 就算無罪 我們照樣也打死個英國人 行不行呀 英官若肯答應 我們決不再說甚麼了

請看買來的日本貨○大學堂裡 由日本買來洋槍五百枝 新近試了試 全都是生了鏽的 一枝也不能用

現時送到天津去修理 還添修槍費 約須三百多塊錢 可是得我們自己出 修槍費倒是小事 也不必怨

日本欺人 實在是我們愛上當 槍炮子藥 總得想法子自己造 買誰的也是靠不住

三記巡部○巡警部裏頭 聽說分作五處辦事 可是還沒定准 都叫甚麼司 (一)文案處 (二)收支處

(三)庶務處 (四)稽查處 (五)議注所 這五處辦事 暫且都在工巡總局

日紳到京○日本紳商 共有十數百人 前天坐晚車到京 住在御河橋六國飯店 聽說他們來京 專為考察

中國情形 並聯絡中國官商 用意又是不小 中國人那裏來得及應酬

本京新聞

黃觀察到電又○黃秀伯觀察 昨日發了一箇電報 給青島德總督的繙譯李君 大意說道 德國政府 答應

撤高密膠州的兵 我○朝廷已頒了敕書 給他們道謝 德人按條約辦事 總算是不肯失信 斷無再要我

們答報的理 從此中德兩國 更加親密 商務必見起色 暗中要得許多的益處 前次我在高密 因坐火

車 無端受了欺侮 青島官商 跟中西各報館 主持公論 衆口一詞 勸德國趕緊撤兵 現在事已辦成

將來各國 也好仿照辦理 所有各國條約 必可以都不失信 黃觀察寄電的意思 正要李君替繙譯出

來 登在德文報上 以表謝意

聾子的好處○遵化州有一位孫先生 號介平 年幾有六十來歲 在北京開過木廠子 年老歇業 回家的時

候 帶了些報紙 在本城立了一處閱報所 仿照京城的辦法 每日早晨 自己到集上去演說 誠所感

動動的人很不少 愚昧無知的人 也免不了罵他 罵只管罵 說還是說 怕挨罵的 絕不做這種事

罵人的人 自己想想就得了 可巧孫介平又是個聾子 任你怎麼罵 他是真聽不見 演說了許多日子

到底動醒了好些人 這個篇也挨得值 若不是因為聾 恐怕早就冲撞起來了 凡辦這類事的 千萬安學
 學孫介平 不聾也得裝聾

辦學宜慎○二十三日順天時報上 說尹憲字大京兆 自意要添辦大宛兩縣的學堂 這本是很好的事 可有
 一樣 學堂的提調 關乎學生的終身 千萬要挑揀挑揀 六月裏本報上說過 學員腐敗一條 諸位還配
 得麼

看街的出殯○前日有人到西城 走在大街 遇見 檔子奇怪事 彷彿過曾似的 鑼鳴鼓響 非常熱鬧 又
 是五虎棍 又是秧歌 官廳兒上 還預備着茶桌 招的許多人把圍 巡捕也跟着叫好兒 子細打聽 敢
 情是屬香胡同看街兵李姓出殯 不倫不類 此等人的舉動 也不能够責備他 走會的人 還有宗室覺羅
 世職在內 你該夠多們體面 唉

各省新聞

調兵移駐蒙古(直隸)現在蒙古一帶 防務很是要緊 袁宮保電飭熱河楊總統 把所帶六營 全挪到蒙古

註紫

梨酒(山東)外洋用葡萄造酒 山西各處仿造 很利益 山東濰縣有個人 向來最講求西學 他自己發
 明一個新法 田梨造酒 味道極好 跟葡萄酒仿上仿下 自造出這種酒來 本地人爭著去買 傳說造酒
 的法子 很是機密 外人不用打算仿造 獨門的買賣 獲利很大 不必稟請註冊 暗含著得了箇專利
 這就是講求新學的效驗

衍聖公商辦學務(山東)衍聖公孔令貽 在本處李公祠內 請各堂學生聚會 那一天到會的 總有三百多
 人 聽說所商議的事 專為本省學務 按衍聖公並無職守 很可以辦理學務 如能講求得法 振興孔教
 較比他人 格外省力 願衍聖公認真講求 千萬要虛心 不可自以為是

學生大開演說會(山西)省城各堂學生 在買院開大演說會 赴會的人 實在不少 擁擠擠擠 約在千數
 人上下 各學生輪流演說 所演說的 共有三件事 (一)福公司辦礦的合同 內多不安 必想想法子
 更改 (二)美國苛利不改 各學生不用美貨 (三)創設全省學會 而由民間設立中學堂一處 這是大

既的意思 聽的人箇箇點頭 山西風氣本不開 如今會有這樣的精神 成了這樣的團體 可賀 可賀

講書

(續前四百二十六號)

曰否兩個字 是齊宣王答應孟子的 因為孟子這些話 聽着實在刺耳 臉上真轉不開 只得硬着嘴說道 不然 先生柄的這些話 寡人必不爲此 口裏雖是如此說 心上却想着桓文之事 可又不願聽那興甲兵 危土臣 構怨諸侯 這幾句高論 只想孟子的口氣 一直朝他心眼兒上說 宣王道點子脾氣 足見平素那 般左右人 專會討他的歡喜 宣王心裏一動 成羣搭夥的 全來迎合上了 王的那層重獸輕人的打算 簡直沒有人敢說不對 一來二去 把箇中人以上的人材 弄成箇昏庸之主 古今君主受小人的害 不知有過 多少了 怎怪孟夫子說呢 他說王之諸臣 皆足以供之 這話雖有點深沉 宣王到底還不悟 孟子的話 說到這裏 如同箭在弦上 不能不發 還纔明明白白的老實說 據我看來 不過是打算開疆辟土 獨霸爲 王 列國的世界 總講究蠶食鯨吞 蠶口雖然不大 咬在桑葉子上 一會的功夫 就能從近到遠 喫光了 一片 鯨是海中極大的魚 一開口能吞多少水族 列強爭競的時候 先行蠶食方法 等待勢力大了 再用 鯨吞 蠶食的主意 先得遠結近取 宣王要擴充土地 必從近取下手 要吞併小國 必得結強國的歡心 西朝秦 南朝楚 大邦畏 小邦懷 到了這個時光 還有不莅中國撫四夷的嗎 古時的四夷 就是東夷西 戎南蠻北狄 如現今的牛番峒苗等類 都是極邊的野人 向來沒受過王化 並非指着海外而言 撫四夷是 安撫這人的意思 卽如現今的西藏 內外蒙古 這個撫字 斷斷的不可忽略 既作了中國主人 四面窮荒 之地 萬不可看的太輕 一寸地 一尺土 都不得輕易委棄 還却不論王道霸道 全該一樣珍纔是 孟子 說完了好聽的話 隨着又下了句斷語 說王想王天下 免不了興兵構怨 行那等的作爲 偏偏要想莅中國 撫四夷 求這般的大欲 猶如一個釣魚的漁人 不去向江湖撒網 也不懂引水養魚 偏要沿着樹木上 一 定求鯉魚來了 那還能想得到手麼 相傳有兩句話 最得滋味 料作守株待兔幾時獲 綠木求魚無日得

演說

◎旗丁盼賞◎

漢軍李建新

俗語有句話 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轉眼之間 到了十月天氣 凡是在旗的弟兄們 又到盼恩賞的時候了 庚子未亂之先 每年十月 仰山窪大操一過 朝廷必降○旨意 頒賜八旗兵丁 恩賞錢糧 年年照例 八旗兵丁是半箇月錢糧 閑散練室覺羅 是一個月錢糧 宗室覺羅孀婦 是半月錢糧 自從庚子亂後 國家賠各國的款 三十六箇年頭 每年一千八百八十多萬兩 朝廷別管怎樣為難 還是照舊給我們恩賞 九月底十月初的時候 八旗弟兄們 都要盼望那道○上諭 有一句俗話 旗人盼賞如作夢 這話並不假 請問八旗老弟兄們 朝廷體恤我們旗人 如此的○皇恩浩大 我們用什麼答報呢

每年恩賞的○上諭 必要說現在天氣漸寒 八旗兵丁 當差勤苦 生計艱難 請問我們八旗弟兄 當差有什麼勤苦 有能奈的 關上幾分空頭錢糧 平日提籠架鳥 茶館出來 酒館進去 游手好閑 除了造謠言 一無所事 上保府當兵都怕受罪 前鋒護軍 一個月該上幾次大班 自己捫著良心想 對得起這道○上諭的話對不起呀 要說八旗生計艱難 固然是寔 除了那有本勢的旗人 仗着空頭錢糧 還可過活 其餘沒本勢的 專仗著一分錢糧養家 望著錢糧當恒產 從來不知學手藝作買賣 找箇謀生的道兒 靠著錢糧 坐吃山空 勒儉的作個小生意 賣賣力氣 拉拉東洋車 勉強度日 又饒又懶的 只好在家裡挨餓 不安分的 不定出什麼壞主意 盼望著一兩多銀子的恩賞到手 也擋不了多大飢荒 何況恩賞未到 從六月裏就借了債呢

不信等臘月放賞的時候 到各旗衙門看看 那關賞的旗丁 一個個蓬頭垢面 亞賽花子一般 身上連整棉衣服都沒有 凍的縮肩弓背 那一分子模樣 可氣又可憐 再看那放閣王帳的 帶領羽黨 揚眉吐氣 手提著銀口袋 把債戶的賞銀 一分一分關到手裡 放入口袋 借債的旗丁 緊跟在後頭 央求著往回找錢 真比老花子討要還難受 連磕頭代請安 找上吊半零三兒錢 拿回家去 花不了一天半 還得照舊挨餓 再看看旗下辦錢糧的叅佐領 合領催莫吉格 一個個大模大樣 由戶部把恩賞領到衙門 尅夠了平頭 又扣空頭 放完了恩賞 歛把歛把 大衆一分肥 拿回家去 真是大過肥年 旗丁盼了會子賞 算是給他們盼到手了 也不是我辜負○皇恩 賺不起恩賞 實在照著我們八旗人 又可氣 又可憐 可氣是旗人不

知要強 除了喫朝廷 沒有別的生路 可憐是挨冷受凍的這一分艱難 歸齊關個空 奉勸我八旗兄弟 不必專專靠糧恩賞了 自己立個志 要要強 把那好喫懶作的毛病 都去的乾乾淨淨 年輕子弟 當兵的當兵 學工商的學工商 列位請想 朝廷放一次恩賞 須費好幾萬銀子 都是平民的膏血 拿來供給我們 我們弄到手裡 當真解餓搪寒 還到罷了 又不能解餓 又不能搪寒 無非是放帳的辦錢糧的參佐領 催莫吉格們合式 這是何苦來呢 到不如勻出此項款來 求○朝廷給八旗辦點有益的事 倘然還是痴迷不悟 我怕大局可危 那裡還有恩賞 那時再想要強也晚了 奉勸八旗都統大人們 國家這樣危險 旗民如此困窮 大人們也應該打算打算 給旗人想一個萬全的道兒 (不是盼著錢糧回成) 別叫他都成了海手好開 眾位還貪圖那箇旗下衙門 按時有幾百兩的餽送麼 恐怕等不了幾年 可就沒了想兒了

要緊新聞

河間大操第五次報告○上月二十五五六七三天 兩軍會操 二十八日舉行閱兵大禮 二十九日 各軍分路駐紮 南軍司令官 駐在德州 北軍司令官 駐在涿州

這次各省派來的看操官 共六十多員 外國官合報館訪事 共三十多員 其餘各處學生 更是不少 這番舉動很大 所以兩軍官兵 格外留神

慎重路政○外函兩部 都打電給張官保 說粵漢鐵路 費盡了苦心 如今這才贖回日辦 以後拿定主意 第一不要叫外人包修 好歹自己辦理

俄署使說的話○據外部人說 俄國署理欽差 在外務部內聲明 說外邊傳言 俄國派了兵隊 在伊犁新疆各處駐紮 我們俄國 實沒有這些舉動 但是那裏的回匪 鬧得很利害 中國也該想箇法子 不然事情鬧大了 外人總免不了喫虧 新疆伊犁一帶 俄國商人最多 身家財產 關係不小 中國若不能派兵保護 我們可就不能不調兵了 按俄公使所說的話 前後全不相符 前半截說 俄國沒有調兵的舉動 後半截說 中國若不能保護 他們也就不能不調兵了 請問到底調了兵沒有呢 我們並沒說不能保護的話 俄使居然有這等的口氣 簡直是強詞奪理 現在外務部 已有電給新疆巡撫 合伊犁將軍 趕緊解散回匪 極力保護俄商 免礙再來藉口了

力阻法人招工○外務部電告上海道 說法人招工的事 千萬不可答應 前次門外工部局使來傳...

密波一帶招工 本部因法人苛待華工 不忍叫人民去受罪 當時回覆德公使 說法人如能寬待工人 何必到此地來招工呢 德公使無話回答 也就不替法人再求了 如今又到上海去招 必須趕緊阻止 津鎮鐵路廢約的辦法 ○津鎮鐵路廢約的事 屢登報 聽說山東官會議 先籌款項 開辦濟南到德州的路 一面再跟德公使商議廢約的事 已有公電到山東 托付在籍紳士孟道台 設法籌款 鐵路總辦督辦 現時全都舉安了人了 一定是要這樣辦 德使又不回國 ○德使欽差穆默 前次有信回國 已經定了起身的日期 忽然又接到本國電報 說近來中德交涉很多 暫且不必回國 議以各省官制 ○外邊傳說 有某大臣遞了簡條陳 改變外官品級 這個摺子 已交政務處會議 大概的意思 自督撫以至州縣 一律更改 總督改作正一品 巡撫改作從一品 藩台改作正二品 臬台改作從二品 道台改作正三品 知府改作從三品 直隸州知州 都改作正四品 報律已成 ○報律已經編定好了 由商部奏明之後 就頒行 將來中國各處報館 無論華洋 都得遵守 測量運道 ○政府通飭各省 在陸軍學堂選 一律添測繪功課 並選派塾習測繪的人 把各處鄉村鎮店 全都測量好了 然後修出一路軍道 將來軍隊來往各處 不至再受道路的困苦 彩票自信停止 ○與辦彩票 實是一個大賭局 外洋各國 早就一律禁止 各省籌款艱難 纔奏准這件事 人民受害 出於甘心樂意 固然無得可說 但明明是一件不好事 彰明較著的勸賭 究竟有傷政體 聽說政府通知各省 把彩票歸官的課稅 詳細辦來 大約回文一到 就要請旨停辦 編纂日俄戰記 ○日俄這次打仗 是東方一件最要緊的事 政府裏也很留心 由外務部專派官員 編纂日俄戰記 現因初開辦 須由各處採訪 一切外洋報紙 合中國各報紙 凡有記載日俄戰事的 都要挑選著記下來 聽說有電給上海某官 廣收各種報紙 一齊寄到京中 預備選用

本京新聞

豫教女學堂甄別學生 ○沈綬卿夫婦 所立的豫教女學堂 開學未久 前日第一次甄別 學生三十餘人 比較各科的功課 彭清慧為第一 其餘亦都相仿 所有學生 一律都獎有花紅 好叫他們高興 因為學的日子還淺 考的不能十分認真 不過花紅有好歹就是了

火車失火○昨日東火車站 有日商日新洋行 從天津運來煤油火柴等物 不知因何火起 燒去煤油數十箱 幸虧多人搶救 覆目全給燒完 敝車已被燒損 理應賠修 不知甚麼了結的

外城巡警的布置○副巡警部的布置 打算把外城地面 從當中劃開 揀入烟稠密地方人手 東由崇文門至磁器口 西由宣武門至菜市口 在這塊要緊地方 先調用天津巡弁巡兵 等換出來的巡捕 送到天津入警務學堂學習 除去當中這一段 其餘各處 暫用舊人 等將來慢慢的調換 總要人人明白警務章程 繼能夠站在街上管事

講解的效驗○驛馬市大街 新立的講報處 每天早晨著講字 也照着學堂似的 招了二十多名小學生 八點鐘來聽講 十幾天的工夫 小學生們 有好幾箇會聯句的了 內中還有一位刻字鋪掌櫃 年紀四十

來歲 自恨不通文義 天天也來聽講 真真是有志自見 各講報處 都能下這番苦功夫 一年之後 管保識字通文的就多了 可是有一節 講字合講字不同 這位講員 很不容易得

梨園的通融辦法○前因梨園中人 要立正樂學堂 打算仿照上海的成案 改良戲文 考正音樂 用意是好極了 實在有益世道人心 只因北京優伶 多有司坊出身的 恐怕古板老爺們 拘泥不化 萬一生了阻力 豈不是辜負了這番熱心 所以立定宗旨 凡現在開下處的 不准入學 爲是激動大家 好叫人人上進 這層意思 也不能算錯 無如這箇風氣 相沿已久 就彷彿又學禁纏足似的 祇要不再去纏 也就可以將就入學 若一定非天足不可 像我們漢人的女子 現今候時 還有幾箇能入學堂呢

各省新學

商務學堂 (直隸) 袁宮保設立商務學堂 這箇月裡頭 就要開辦 總辦是孫道台 將來各商人的子弟 都可以報考

北洋官銀行 (直隸) 北洋原有的官銀號 現時要改爲銀行 一切辦法 全仿照外洋章程 各衙門官款 都存在這箇銀行裏 並要在各處設立分行 出入款項 全用本行的票子 這銀行有了成效 不但官場方便 市面上也自益處

新學獲利 (山東) 省城李涵清 平日最講求新學 打算作個專利的買賣 因想到外國人的性情 喜歡用冰 凡是他們所到的地方 沒有這宗東西不行 現在省城 要開通商碼頭 外國人一多 用冰的地方必不少 招了些股本 想開一處機器造冰廠 試辦三年 銷路興旺 再添買機器 慢慢的擴充 三年以後

有了成效 還要由餘利提一成 報効公家 稟請商務局 發給執照 准其專利 現在已經批准 有心思 掙外人的銀錢 非講求新學不可

文明人變成了野蠻 (南京) 美國東方水師提督 帶着兩隻兵船 來到南京下關靠岸 提督和船主 全都進 城去拜會周玉帥 這個當口 船上的兵 可就得了自由 成群搭夥 走到岸上去遊玩 這還不要緊 後 來到一箇飯館 喝醉了個酩酊大醉 把人家的傢俱貨物 一齊毀壞 反了天似的一鬧 還要趕着打 掌櫃的 真是有主意 當時不同他們計較 先給對付定了 美兵得意揚揚 出了飯館 的們 來到大街 上僱兩車 要七箇人坐一輛 趕車的說是坐不下 美兵大怒 揪住趕車的一路好打 打趕車的 週 身是傷 鮮血直流 隔了陣子 這才走了 飯館子掌櫃的 到美領事衙門控告 領事倒還公平 照數 賠了他 並把滋事的美兵重辦 趕車的也到領事那裏稟告 可惡聽是這樣了結的 按美國是地球上頭 等文明國 他們兵 也是國等的文明軍人 一到了中國 怎麼就會變成這樣的野蠻呢 怪事 引狼入室 蒙古 東口哲里盟盟長 因派辦事章京鐵某 帶兵剿辦馬賊 鐵章京不帶兵 招了一伙子 俄兵 就任各處拏賊 到了一處蒙村 也不打聽打聽 也不知會一聲 領著俄兵 一直闖了進去 這村 中並無土匪 都是良善的蒙民 一見這些俄人進村 無法無天的橫反 未免有些個不服 俄兵大怒 殺 了一個鷄犬不留 可憐好好的一座蒙村 無因無故 招出這般橫禍 引狼入室 還能埋怨誰

來函

凡屬來函 本館不擔責任

勸勸俄文學堂 ○鐵路俄文學堂的學生 並不是沒有人才 可惜教法不相宜 除了洋文之外 什麼也不講求 可也難怪他們 學堂內有俄國教習三員 專在午前教洋文 午後有漢文教習三員 專教寫大字小楷 請 點兒古文 也沒有各門的科學 也沒有體操功夫 又添設幫教習六員 內中有兩位監督的少爺 大少爺多 病 常不上堂 自去年直到如今 專專的領薪水 每月七十餘兩 學堂一切事情 都歸洋教習作主 (學生 畢業後 也沒出路 也沒又憑 都得向俄人謀生計 去年有一班學生畢業 乘著俄人 都往哈爾濱充當繙 譯去了 要不是這樣 就得作着 每逢俄國 ○○大皇帝萬壽 放假一日 我國 ○○皇太后 ○○皇上萬壽 ○○皇后千秋 均不放假 也不行禮 學生們都不敢過問 本學監督 最忌婚喪疾病等事 每逢學生有婚 喪疾病 請假若干日 按日罰銀 最可怪的是 學生們居然能忍 實在不可解

宮門

十月初二日補錄○十月初一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徐中堂謝賞壽物 恩 文煦恭送壽物覆命 欽天監呈進時憲書 吏部呈進月官卷 召見軍機 皇上兩日卯正二刻進內至 坤寧宮喫肉舉選海

電報

英船隊行踪○上海專電 說英艦隊 現已離橫濱口岸 要往大阪 神戶 長崎 各處游歷 聽說將來還要到上海
 韓稅司改用日人○又說 高麗政府 要把總稅務司英人撤去 改用日人 合同章程 已經都立好了 定於十月初十日更換
 罷工情形○路透電說 俄國各處工人 聯盟罷工 事情鬧的很兇 傳說因俄政府辦的事情 各都本合民心
 英皇贈日皇寶星○又說 英國皇帝 把喀達寶星 贈給日本皇帝 並派皇太子親自送到日本 按喀達寶星 是英國最尊貴的寶星
 英派水軍統帥○又說 英國政府 現派二等水帥提督慕亞 管理中國海內的英艦隊

兒童解字

畢 音必 畢字篆文 上截從田 下截像爾大 耙子 田地裏完了工 必要用耙子收拾 詩經上畢之羅之 這箇畢又是田網 因借作事 畢的畢 凡事作完 都可謂畢

訖 音迄 亦通作迄 話說了叫訖 自始至終 由彼至此 都可謂訖 亦作畢字解

狀 音(助亮切) 狀字本意 是犬的形 借作形 狀 凡形容事物叫狀 如功狀罪狀等類

肖 音笑 相似叫肖 不似叫不肖

儼 音掩 有氣槩昂然的樣子 從人從儼 足見 形體莊嚴了

亢 音岡 人物掉頭 叫亢 又音抗 不卑叫亢 篆寫出來 像人頸的筋脈 因為頸脈在 上 所以有高上之意

卑 音孟 對着尊叫卑 對着高亦叫卑 卑必在 下 所以下溼 田地亦叫卑

造句

填字

每○填一字 要能講解

畢業 ○畢 訖 今 ○訖

狀貌 ○狀 酷 肖 肖 ○

儼然 ○儼 ○高 亢 亢 ○

卑屈 卑 ○

時敏報上載着一段事情 說道 自從抵制美貨以來 稍有見識的人 都是提心吊膽 恐怕最長動了野蠻抵制 變成國際交涉 上次所降的○諭旨 正是隄防那無知的人胡鬧 並不是要解散民心 外交政策 也不得不如此 前廣州府知府 合南海番禺兩縣知縣 到廣濟醫院 宣講○上諭之後 就派了人役 把馬達臣 潘信明 夏仲文三人 由廣濟醫院後門 押同下船 先有兵官高厚慈 帶着營勇三百餘人 在後門把守 下船之後 就用鐵鎖鍊 套上馬潘夏三人的脖頸 由小輪送到大碼頭登岸 直帶到營務處 稍微問了問 就分押南海番禺兩縣內 外人都不知道為甚麼原故 經本報訪查 纔知是美國領事 照會大憲 說馬某等人 繪寫龜拍美人的圖畫 到處張貼 請為查禁等語 大憲得照會後 就札派廣協會拿 一面由溫道白 察堯 電覆了美領事 在各憲的意思 恐怕一經捕拿 民心渙散 所以特從後門下船 在場會議各紳商 沒有一人知道 等到散了會 纔曉得這個消耗 當時寫了一封公信 呈南番兩縣 查問根由 第二天又由吳君介紹 到廣州府叩問 陳太守說 並不是有意解散民心 只因馬某諸人 作此不文明的事 特留他們在衙門暫住 免得美女公子來時 生出一番交涉 稍等候幾天 自當送他們出去 本報接龜拍美人圖畫 是不是出於馬某三人 且不必論 但廣濟醫院會議以來 不止一次 都載在各報上面 無人不知 從沒有說到繪圖一事 果然是馬等所為 也是一二個人的舉動 該應自己擔責任 合抵制公所的全局 毫無關係 作地方官的 不可不分清這個界限 就是我們士商 也不能因此往後退 噯呀 文明抵制 怎會鬧出這箇笑話來呢 以上全都是時敏報上的話 我看了幾遍 可就生了一番傷感 為甚麼傷感呢 大凡我們作事 總要往光明正大上去想 無論說甚麼事 就是發一篇議論 寫一封書信 繪一張圖畫 總要把自己的真名實姓題上(捏假名的聽著)有了禍事 自己就敢出頭擔當 就是勢力不敵 我的人喫了虧 我的理可永問不

短。請問繪這龜拍美人圖的。到底是誰。敢題上自己的真名實姓嗎。自己不題姓名。鬧出事來。可就不定。

誰遭瘟。還還叫作甚麼漢子呢。依着我想。繪這圖的人。就應當挺身自認。真要叫無辜的人受累。況且這。

圖的意思。也罵不着美國人。說明畫意。美國人還不識抬舉麼。我因這件事情。又想到我們中國熱心君子。

固是不少。因為偶不檢點。很正大的一片熱心。用在尖佻小巧上頭。豈不可惜。就如我昨日在閱報處。演

說國民捐的那件事。隨便向聽報的眾位。稱了幾聲同胞。第二天就接着一封信。說我不應把聽報的叫同胞。

必得認國民捐的人。纔可稱他同胞呢。咳。這就差了。人要沒點開明的意思。他必不肯來聽報。同居一

國。二十二省。本都是神農黃帝堯舜的子孫。那一箇不是同胞呢。在我朋友的意思。是要激勵大家。要叫

他們認國民捐。可沒想到。不明公益的人。也不過還拘著各自顧各自的舊習。從前沒有聽過這些話。等他

一旦醒了腔。辦起公益的事情。還許比我們加倍的踴躍呢。當著場面。勸人的人。先要分斤撥兩起來。管

保話不投機。就有氣走了的罷。那還充甚麼勸人的人呢。在人家必要說。合你們當同胞。有甚麼便宜。不

合你們當同胞。又有甚麼喫虧呀。到那時節。這個人可就更不開化了。那可是被勸人的人給坑害了。總而

言之。說話辦事。都要向正大光明的路上走。一入了尖巧一派。或是激烈一派。不但於事無益。一定要起

風波。因著些微小事。必至貽誤大局。一己的身名性命不要緊。鬧得全局的人。怎樣辦。為們不得手。那够

多們糟糕哇。熱心君子們。小心點兒罷。

道德之言

字字金玉

同志君子

千萬留心

翼仲敬註

要緊新聞

也是他們自己拿主意 官場 能夠干預

用意很深○有人給某大臣來信 據說某欽差忽發私心 要在中國立一箇大事業 將來回國 也覺著體面

目下極力運動山東礦產 某欽差用意 真是不小 我們得格外留神

四記巡警部○警部堂官 連日會議 一切官制均章程 還沒有定准 皆因初次開辦 事事都不容易 聽說

又發了兩個電信 一問駐日楊欽差 叫他保舉警務學生 一給各省將軍督撫 把所辦的警務情形 詳細

報部 以便考查

議准開放海州○兩江總督 奏請自己開放海州 籌箇摺子 交到政務處會奏 聽說某大軍機 很以為然

說德人想念著海州 不是一天了 非自己開放不可 諸位大臣 也都贊成 不久就要請旨

革命黨的近情○有人電告某親王 近來革命黨的舉動 很覺利害 趕緊想法子防備 這是傳聞 不知真假

極力興學○趙將軍到了奉天 辦理的新政很多 惟獨在學務上頭 更是留心 近又扎飭各州縣 趕緊設立

師範學堂 多造就出些教習來 然後辦理小學堂 可就不為難了

鐵路總辦留神○京張鐵路 沒開辦之先 就有人冒充總辦 招搖撞騙 開工以來 京西一帶墳地 稍微

跟鐵路近一點的 就要吃苦子 又有一種無兒鬼 藉著鐵路的名子 挿圈弄套的騙人 這種無兒鬼 到

底是不是鐵路上的人 旁人也不得而知 願總辦時刻留留神

本 京 新 聞

印度人想干預警備○崇文門大街 印度人的汽水公司 所用華夥計 跟人家打了官司 在工巡局控告 印

度人出頭 要把華夥計放出 巡官不准 印人想把自己的護照 押在工巡局作保 某巡長回覆他說 你

的夥計 是中國人 應該受中國官的審斷 事情不完 不使你來干預 雖有英公使的執照 亦不能保未

審判的華人 完案之後 不必多言 自然釋放 印度人無言可對 一聲兒不響的走了

假充字號○九月二十九日晚上 泡子河地方 有巡捕帶著原告 不知是什麼案由 一同去指傳被告 正在

指傳的時候 忽然走來一個姓為的 假充字號 要出來了事 巡捕向姓為的說 奉上司的命令傳人 不

敢私和公事 姓為的自覺沒臉 開口大罵 並說我認識治鶴卿(北京城的人) 都要認識治大人 警部也

不必設立了)我去找他 給你們告訴告訴 你們吃不了 可得給我兜着走(北京土話 言其承當不起 也得承當)巡捕也沒理他 把被告就帶走了 我想治大人 辦理內外工巡局 事事認真 這個姓爲的 名道姓內瞎吹嘴 恐怕是假充字號罷

機會難得○前圓明園管營堂司敬大人 當面交派翼長 趕緊與辦蒙學堂 營兵子弟 很盼望的了不得 數月以來 毫無動靜 現又聽說 世 裕二中堂 亦很願意此事早成 必須翼長遞稟 纔好提倡 有此好機會 當翼長的 切莫錯過 自己外行 只要虛心 必定有人幫助

又一個女拐子被拿○上月二十七日 長安街灰廠地方 有護軍保順的女孩 在門外買白薯 被人拐去 拐子姓牛 交給張姓轉賣 張姓又交給女拐子成白氏 這天成白氏帶領女孩 走到兵部窪四眼井 被右翼槍隊營總隆福撞見 覺着形跡可疑 上前盤問 女孩說出實情 一併帶到右翼 成白氏供認以上情節 實係拐賣 京城約拐犯 今年最多 可見貧民窮極 無所不爲了

明善公○西城有個占卦的 自稱明善公 少年的時候 給李伯爺家中趕車 原是個無賴子 自從改了行 很有傻人給他送錢 每日擺在當街 謠言惑衆 妄言禍福 還作出些裝神弄鬼的怪模樣 前天在護國寺賣卦 圍着看的人 風雨不透 聽他大言不慚的說道 我的本事 並不是書上學來的 皆因我燒香拜佛 感動了許多神仙 (庚子年當過師兄) 每日夜間 從夢中教給我的能耐 許多人深信不疑 啊呀 北京城的人性 最信服謠言 地面上再不禁止 隄防着又出老團

各省新聞

學生榮耀 (湖北) 省城師範學堂 這次卒業的學生 大半都派到外洋去游學 上月臨動身時候 張官保親自帶領司道等官 出來送行

接收粵漢鐵路 (廣東) 粵漢鐵路廢約的事 現時都辦理妥當 岑官保知會各紳士 趕緊接收 衆紳士得信 立刻到總公司接收 諸事已畢 到了萬國寶通銀行 對他們說明 這條鐵路 已歸中國自辦 所有公司跟銀行未清的事 以後都歸中國總辦料理 隨後又往各行車處 告別各百備工人等 照舊辦事

議設商務研究所 (四川) 重慶商會理的人 打算立一處商務研究所 七天會議一次 演說商務情形 已經稟了官場 這是一件最好的事 大約必可批准

十月初三日補錄○十月初二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值

日無引 見 崑中堂寺專摺謝賞神糕 恩 溥儀謝署

蒙古三學事務 恩 桂春等謝准其抵銷處分 恩 配

名總兵吳志宏謝 恩 浙江副將趙永銘謝 恩 掌儀

司奏初六日祭 奉先殿載獲行禮 內務府奉派致祭

馬神 派出吳豐 召見軍機

上諭 醫部奏撥案購賞粥廠米石一摺現在節屆寒令附近

掛甲屯 村莊貧民衆多生計維艱所有掛甲屯粥廠加恩

著賞粟米三百石發交該處紳董煮粥散放以惠窮黎仍

俟教養局開辦後另行變通辦理欽此

上諭 陳夔龍奏黃河霜降 瀾 摺本年大汛期內河水迭次

陡長掃壩屢 墊場仰賴 河神默佑搶護平穩晉慶 瀾

官深寅感着發去大 香十枝交陳夔龍祇館虔詣 河神

廟敬謹祀謝用答 神庥所有辦理河工出力之河南布政

使 洵 歸道曹福元 河北道馮光元 均著交部從優議叙

在任候補道陳封府知府石屏著俟歸道員班後賞給二品

頂戴餘著照所請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電 報

英親王游歷日本○路透電報 說英國考瑞親王 定於明

年春天 往日本游歷

駐日英公使改派爾等○又說 駐日本英欽差 向來是二

等 現在自信改派爾等

厚

音候 薄的對面叫厚 厚的聲音 從厚字出 來的 凡山崖邱陵的形狀 都像 厂的形 借作厚薄的厚

薄

音泊 又音博 卑弱叫薄 凡叢生的草 多 牛單弱 編成稟薦(草是草簾)就叫作薄 又逼近亦叫薄(音博) 如天色向晚 稱爲薄 暮 便是逼近的意思

巨

音舉 規矩的矩 本字就是巨 像矩形 通 作大字講 凡事物最大的 都可以叫巨 音(蘇計切) 微小叫細 就是巨的反對

細

音薇 微字本無雙入旁 最小的東西叫微物 空氣 淨 便有微小活蟲 叫作微物 用極精的顯微鏡 可以照見 此物種類極多 甚難分辨 善在食物上 便發酵生霉 着 在人身 便傳染瘟疫 要講究衛生 必須考 查微生物

微

音兒了切 從八從 入是分的本字 凡 物愈分愈小 分到無可分 總 能一無所有 管中 直 就算是物形亦可 凡對大說 都可以叫小

小

造 句 填 字 每○請填一字 要能講解

造 句

填 字

寬厚 厚○ 菲薄 薄○

巨賈 巨○ 粗細 細○

微弱 微○ 大小 小○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張重實慢占讀所以先講孟子〕

王曰若是其甚與 至蓋亦反其本矣一節

孟夫子這篇言語 如同一瓢子冷水 從齊宣王頭頂心上 一直澆了下來 把他一天的高興 說了個瓦解冰銷 可憐他的私心太重 雖聽了近情近理的話 總免不了希望的心 這纔呆默默的問道 據先生所說 果然有這樣的利害嗎 孟子見他有些醒悟 趁勢趕進一步 又說道 豈但這樣呢 還有比這樣利害的哪 照着綠木求魚說 不過枉用心力 得不著魚 日後總沒有甚麼後患 若是興兵危士 構怨諸侯 鬧出如此的舉動 那樣併吞天下的大欲 恐怕盡心竭力的傻作 落到歸齊 不但沒有功效 還要招出災禍呢 後悔可就晚了 宣王側耳靜聽 聽道這般言語 更覺著胆戰心驚 趕快着問了一句 說照老先的話 後來災禍那幾人 其中誰道理 可能告訴我 再聽聽麼 孟子再要比方別的 可就是雷蛇添足了 不如就拿眼前實事作個當頭棒喝 因答道 此理很容易明白 但是王不肯思想呵 比如鄒國君民 不知度德量力 無緣無故跟楚國交戰 王的意中 以為是誰勝誰敗呀 宣王一想 現在的時勢 鄒國地方 又小又弱 人民無多 一旦打仗來 那能够敵的 強大的楚國 就不禁不由從口而出 說自然是楚人得勝 孟夫子又說 却又來呀 王知道鄒敗楚勝 這可就好說了 鄒小楚大 鄒弱楚強 由此看來 一大一小 一強一弱 一寡一衆 兩下交兵 可萬萬的不是對手 現今海內地方 約計數千里入小的 共有九個國都 齊在東海 秦在西方 楚國在南 燕國在北 韓趙魏三國 全都附近西秦 宋中山 合楚邦不遠 跟秦相近的國 自然樂意秦強 跟楚國近隣的 也是一般願意楚勝 兩國為隣 叫作唇齒之邦 比方人身身唇唇 與牙齒一樣 無端把嘴唇皮割了去 牙齒一定不能溫暖了罷 所以有唇亡齒寒的古話 當時韓趙魏近秦 宋中山近楚 合現今的日本朝鮮中國 形勢也差不了許多 當日秦勢雖然強大 合中原各國 還有點隔膜 至於朝鮮日本 立國最古 日本是禹王之後 朝鮮是箕子留傳 與中國不只同文同種 簡直的是異派同源 既在東亞洲一堆兒居住 時時刻刻 別忘了唇亡齒寒纔是 說起齊國的地界 東自淄川東萊 南自泰山臨淄 北自清河渤海 西自濟南平原 有是太公留傳的 也有桓公威公收服的 通盤合算起來 不過得天下九分之一 仗着一千里之小 稱降服八千里之大 一箇弱國 迎敵八箇強隣 不合鄰人敵楚人一理嗎 王一定想

◎私議日俄交還東三省的事◎

盧 菊 莊

我見各報上說 日俄兩國 和議已定 言明把三省的土 交還中國 但是給中國三年限期 如中國能於三年內 把地方整理完全 可以自守 就永遠為中國的土地 無論何國 都不得侵佔遼東三省的利權 如三年限期 照舊不能自立 日俄兩國 還是要干預 替中國整頓一切 噯呀 這一段話 我可不知道中國官民聽見 都是怎麼箇勁兒 據我看來 這裡頭的用意 又埋伏下三年後的根子了 要把這個根子 早早拔去 可是很不容易 聽說奉天趙將軍 所辦的新政 不只一件 第一是要官紳一氣 凡辦事的官紳 都要籌給薪水 除那家道殷實的紳士 情願自盡義務 不領薪水 可以聽便 薪水之外 再使一文錢 無論 是官領民錢 輕則認罰 重則參辦 稱得起認真整頓了 目下所最要緊的事 隨地多立宣講所 選請幾位 開通人 時常演說愛國合羣的道理 叫人心裏 都知道國家有權 民人體面 國家無權 民人痛苦 一二年的工夫 民心改正過來 有錢的出錢 有力的出力 或立學堂 或立工廠 人人都有圖富強保地方的心願 萬衆一心 結成不可侵犯的氣勢 自然就無事可生 人家也就難以干預了 至於練兵的事 聽說趙將軍深明大局 有意招撫紅鬍子 練為兵隊 這件事要辦的得當 可是真好 一則叫那些人棄邪歸正 不至終身為匪 二則這些人都有些俠義勇敢的氣概 真要是招為兵隊 再教給他們些軍事學問 不難成為最強的兵 所以現今的營隊中 除去教練操法之外 這演說更是不可少的 總要想着法子 教為兵的都知道軍人二字 比人民還高著一倍 腦筋裡頭 必得印上秋毫無犯 保國護民八個字 那纔中用 三省地方 再不安靖 日俄兩國 必要干預 那時節無論為官為民 為良為匪 誰也討不了乾淨的 如今為紅鬍子的 都能改邪歸正 有業的歸業 無業的當兵 從今以後 守定法律 再也不胡作非為 這東三省的地方 可就有了整理的指望了 咳 我可不是東三省的人 但是這東三省 可是我們國家的地土 所以凡東三省的朋友 都是我們一國的同胞 同胞要作了外國領土人 別說我道心是怎麼難受咧 所以我要說幾句話奉告 要問我心裡的話 可是還多著的呢

要緊新聞

再請看南斐洲的華工○本報接到斐洲某處一封信 據說那種華工 約有四萬八千多名 平常居住的房子 跟監獄差不多 無心有點錯處 鑛王立刻就動刑 那種殘忍刑 實在是沒有天理 不分冬夏 一來就把衣服脫下 把辮子拴在木樁子上 還要拿他取笑 你說有多們難受 還有新鮮的呢 用一根細繩 拴住人的左手 吊在木架子上 木架離地九尺 吊在上頭 兩支脚不能著地 吊到兩點鐘的工夫 筋骨都要脫節 這箇罪孽 實在不小 近來華工屢次有逃定的意思 並有聚眾罷工的舉動 就是因為受刑不過 逼的沒了法子了

楊欽使論開放東三省○駐日楊欽使 給岑宮保去信 說這次日俄和議 除了正約之外 還有別的密約 外邊人全都無從得知 現據日本某大臣說 密約裏的事 就是叫俄人退出三省 交還中國 然後催中國開作通商碼頭 這是他們密約的大概 我們可是不能承認的 東三省自然要開放 祇是我們自己作主 外人不能夠干預

廣設農桑局○商部各官 因農桑的事 是商務中最大的利源 上次已經議定 在京城裏設立農桑局 新近又給各省打電 所有各州府縣 一律開辦農桑局 並立定章程 造冊報部

廣開言路○傳聞政府裡會議 凡在京三品以上的官員 都許專摺奏事 但是祇准說新政 甚麼有利的富興 甚麼有弊的當裁 除此之外 別的一概不准說 怕他們藉著這個參人 那可就添了麻煩了

外人謀警部顧問官○傳聞有某國人 見巡警部初開辦 用人的地方很多 他們費盡了心機 要謀個顧問官的事 巡警是我們的內政 不必夾上外人 大約當道也必不能答應

催辦中葡商約○中葡商約 到如今還沒有畫押 上海辦商約的大臣 新近有電給外務部 請照會葡欽差 催他們政府 趕緊畫押

本京新聞

監守自盜的傳聞○有一位米舖掌櫃的 對他朋友說 這回北新倉失火 實在有不實不盡 彷彿他深知根底 似的事情已過 他也不再說了

日本新聞社長來京○日本大阪的報紙 每日新聞最有名 新聞社的社長 前次來京 在...

還要去看覽明陵 並在北幾省游歷 假黃帶子寫緣簿○前些日子 出有搶劫妓女的案 聽說起禍的根由 有一個冒充宗室的某人 在各妓館寫...

各省新聞

賈打工人(山東)濰縣礦務公司的石總辦 性子最暴躁 工人有一點錯處 他就動刑責打 打了不是一天 半天 這一天可把工人給打急了 大家約會齊了 一同罷工 誰也不幹咧(讓你打罷) 後來經委員吳大...

不准採運牲口(江蘇)有法俄兩國商人 在上海買了好幾百頭牛 還有幾十口猪 由兩國領事 照會上海 道 准他們出口 上海道因沒有這個條約 當時給駁了回去 新戲感人(江蘇)上海春仙茶園 排演了一齣新戲 名叫苦旅行 把波蘭亡國的情形 演的逼真逼真 聽...

戲的人 箇箇落淚 可見戲文感動人 這個效驗 比報館大多了 捐佛歛錢(湖北)上月十九那一天 傳說是觀音聖誕 漢口大小尼姑廟 共有二十多處 全都開觀音勝會 您瞧罷 大街小巷 婦女們擁擠不勤 都是給廟裡去燒香的 名為給觀音燒香 一進廟門 先得給尼...

姑孛花銷 按著制錢說 每人總得四五百 若是給的太少 管保不叫你燒成香 藉神惑衆 就應當禁止 如今指神作買賣 本處的地方官 怎麼還不管管呢 禁州縣詔媚洋人(湖南)洋人到內地游歷 地方官沿路保護 那是照約應辦的事 除了這個之外 別的可...

是一概不管 近有洋人到善化縣游歷 縣官聽說洋人來到 不知怎樣是好 恭恭敬敬的 把他請到衙門

專居住 預備頂好的飲食 這箇洋人住了幾天 又到祁陽邵陽兩縣游歷 這兩縣雖沒請他在衙門裏住 那般溜奉承的樣子 也不在善化縣以下 洋人臨動身時候 他給標的溜單 讓各驛站預備馬夫 這三位 縣官兒 保護的可實在過火 聽說龐撫台因他們多事 都給撤了任了 並通飭各州縣 以後遇有洋人游 歷 只准照約保護 不准分外的多事

仿造儀器 (湖南) 現在各學堂用約儀器 全是從外洋買來的 將來學堂日多 專去買外人的 也是一箇大 漏卮 善化縣有一位唐先生 當初辦理中學堂時候 見了各樣儀器 格外留心 有一種三球儀 是日月 地球轉運的形像 這宗東西 機關很多 唐先生考查的極詳 照樣製造出來 很是靈巧 能造這樣 就 能造別樣 俗語說的好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願大家都學學唐先生罷

留美學生大用 (廣東) 留美學生陳錦濤 是廣東南海縣人 在美國耶路大學裏 得有博士的文憑 岑宮保 給他打電 勸趕緊回國 要派他為財政顧問官 並兼辦兩廣學務 聽說陳錦濤已由美國起身 先到德國 買造紙機器 將來帶著機器回國 在廣東開辦造紙局 又聽說岑宮保給留學生去電 無論官費私費學生 若是卒了業 趕緊回國 以便斟酌派差 這樣看去 學生有多們高貴 捐班出身的老爺們 那裡趕的 上呢 有子弟的 趕快叫他入學堂罷

各國新聞

美國華商的苦情 (美國) 在美國的華商來信 說他們在那裏作買賣 向來倒也平安 忽然一天晚上 本地 土匪 放火焚燒房屋 趕緊報知美官 他們簡直詢不繼 美人在中國 不用說土匪燒房子 就是偶然失 了竊 我們也不能不管 如今在美國的華商 這樣喫虧 未免太不公道理罷

咸彌砲 (法國) 如今約時代 跟古時可大大的不同了 古時打仗用刀槍 如今打仗用火砲 一秒鐘的工夫 死人無數 這是陸軍的情形 要說到魚雷水軍 比陸軍更覺兇險 現時當兵的人 若沒有國家思想

任你天大的勇力 也是枉然 誰知道越來越巧 法國人咸彌 造了一種烟炮 點火無聲響的砲 每點鐘工 夫 能發一千三百五十彈 每彈又藏著三百五十顆小彈 他們試驗的時候 用一千箇木頭人 按著隊伍 似的 擺在四英里之外 對准了一放砲 剛剛放過一分鐘 只見一千個木頭人 箇箇受傷 這真算是世

界第一種利器了 特意記在報上 叫軍人們知道知道

十月初四日補錄○初三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
 旗值日無引 見 甘肅新疆巡撫聯魁到京請 安 崇
 勳台布各假請 安 江南副將韓元孔謝 恩 江南
 參將何師程謝 恩 尙其亨預備 召見 興伯 成章
 各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尙其亨 聯魁

電報

俄京罷工人滋亂○路透電說 俄京罷工的人 到處搶劫
 各鋪戶全都關閉 各處火車 也都

俄立樞密院○又說 俄國有信設立樞密院 選派首相
 管理全國的事

法籌國債○法京電說 法國政府 要在西貢等處 建造
 砲台 添練新兵 這項經費 就在本國內籌借國債
 人民願意借的很踴躍 跟原定數目 多出三十 倍來

法人愛國的熱心 我們何不學學呀
 西法親睦○又說 西班牙皇帝 在宮中迎接法總統 彼

此相見禮節 很是恭敬 西班牙京城人民 也都唱歌
 贊美法總統 並高扯西法兩國國旗

德親王已到德京○德京電說 本國福親王 現已回到德
 京 官民迎接 熱鬧非常

兒童解字

藐 音眇 形貌小的東西叫藐 小看人 亦叫藐
 視 又音〔莫角切〕 有美盛的意思

渺 音眇 古文無此字 意思同淼字一樣 淼是
 大水 從三個水字 後人寫作渺 漫漫入水
 一望無邊 有曠遠的意思 所以渺作曠遠講

杳 音宵〔烏皎切〕 從木從日 日在木下 言日
 影下落 反照在樹木上 天色已晚 有分辨
 不清的意思 所以杳然兩字 當作無所見講

幽 音呦 深遠難明的去處 叫作幽 字形從山
 山中兩個轉灣 像曲曲灣灣的樣字

寂 音籍 無人聲叫寂 此字本從半個叔字

稀 音希 不密叫希 本是個俗字 稀原來就是
 希 加上禾字旁 專指莊稼稀說話 後來凡
 不稠密的 都借用稀字了

造句 填字 每○請填一字 要能講解

藐小 藐○ 渺茫 ○渺

杳渺 杳○ 幽深 幽○

寂寞 ○寂 古稀 稀○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深重蒙宜慢点讀所以先講孟子〕

今王發政施仁 使天下仕者 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 商賈 皆欲藏於王之市 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途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 皆欲赴愬於王 其若是 孰能禦之

孟夫子說到反其本 是勸宣王明白長短重輕 捨末求本 把愛牛的那點子不忍心 用在發政施仁上 發政施仁 就是愛惜百姓 如上文所說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推恩以保四海 更能將待人的熱心 如同待我自己一樣 盡都是王者之道 發政施仁的本意 只要認得真切 天下各國的人民 無不聞風而至 那般求取功名的 知道王有求賢愛士之心 都願意來向齊國為臣 輔佐王的仁政 那般務農的百姓們 知道王能使民以時 教給他們深耕易耨 既然薄稅歛 還要省刑罰 無事的日子 常常的教化他們盡孝盡悌 自然要扶老携幼 來耕王的田土了 那等商賈買賣人 知道齊國的君臣 實在能够保護商家 市場上交易公平 國家得通商的利益 遠近商賈 誰不找好作買賣的地方去呢 戰國時代 雖沒有通商的名目 經營起買賣來 比現今的光景 也差不多 當時各國諸侯 並不是閉關自守 天下道路 四通八達 來往的行路人 聽說王的境內 路不失遺 夜不閉戶 各處津關渡口 全沒有一點子勒索 遇見外路人 也互相待以禮 親愛和平 斷不能像野蠻國的人 專會欺壓遠客 看見衣服言語不同的 先就認為妖怪 施展出種種的無禮 反叫人家想理佔足 還等不開化的行為 不但於公理上講不開 還怕招各國的仇恨呢 比起齊宣王 以羊易牛那點不忍心 却又大大不如了 再說真個能發政施仁 就連那些嗜殺的人牧 也要收斂收斂 如若不然 他國中一般受罪的臣民 上下結了深仇 恨不得求一位聖明作主 也好訴一訴委屈 如今真遇著了明王了 還有箇不來訴苦的吗 到了此時 天下的大勢 不須用兵力去爭 自然遠近服從 誰還能敢攔擋得住呢 不必先存大欲 一定成得了盖世 的宏功 又何必興兵危土 構怨諸侯呢 孟子抱定宗旨 論王道不談霸業 所說的五箇皆欲 正是對宣王

◎再說越南亡國後的情形◎

有一位朋友 出外多年 新近從上海回京 一見了在下 又悲又喜 想起大劫以後 得見幼年最好的弟兄 真同死後重生一般 萬語千言 不知從那裏說起 猛然向我說道 到底北京城是首善地方 自從庚子年 我在外見箇京裏人 就要打聽北京的景况 聽說市面上那樣的熱鬧 人民等怎樣的高興 我還有些信 不及 這次進京一看 果然說的不錯了 昨天在前門外頭經過 見那些茶樓飯館戲園子 到處都是作樂的 閒人 比十年前也差不了多少 再看那般富貴場中人 一個個高車大馬 得意揚揚 不知是喜從何來 真不成庚子那年 都沒有受過驚恐嗎 我便說道 老兄老兄 你真稱得起少見多怪了 京中的景况 從來就沒有改變 告訴你老兄知道罷 各國的聯軍 是庚子年七月二十進城 到了八月十三四 大眾就要想法子 通節 搶當舖發財的朋友 又是十分快樂 離開城破那一天 前後不到一個月 城裏頭戲園子飯館子 開了好幾處 外帶著曲班子寶局 到處都有 喫虧我門胆子小 直同活死人一般 未能射逢其盛 今日大家作樂 又有甚麼稀奇呢 我那朋友歎道 唉 外人說起中國人來 動不動就罵沒有腦筋 話語很透着挖苦 反過來自己想想 又誰說有腦筋呢 我在香港的時候 見著一個越南亡國人 身上的衣冠 雖然破舊 眉目清雅 看上他去必是越南的貴人 因在廣東多年 很懂中國話 問起他亡國以後的情形 他就痛哭流涕 跳腳捶胸 費了箇大槩 比起上次報上的演說 還透著悲痛可傷 據說越南地方 有二十六萬三千英方里 比日本的土地也不小 全國人口數目 也夠五十兆之多 法人所收的人身稅 帳目上面 編有二十五兆 下餘一半子 都被管事的私吞 足見法國的官事 也比中國不差上下 自從國破家亡 五十兆人民 分爲五等 受不住法人虐待 自家尋死的 也有十分之二三 先前勉強活着 後來沒有生路 漫漫的餓死凍死的 也有十分之二 暫且偷生 低頭忍受 心裏不忘舊恩的 倒有十分四五 一心情願作法人的奴隸 簡直的是個獵犬 遇巧了還要咬咬同胞 法人看待他們 也就跟猪狗一樣 等待精力已衰 與趕出門 歸終還是沒活路 也有十分之二 (不多) 惟獨那心心不忘國仇 臥新嘗胆 但求自己甘心 滅門滅族也 情愿 這等樣人 一百裏頭也有一二 (不少) 怎奈民智不開 始終結不成團體 雖有志士英雄 也不過肝碎腦裂 圖報舊主 事情一敗 鄰舍地保 全要遭殃 祖塚墳墓 也不能保 先前有一位進士宋維新 暗

地聚眾與兵 圖報國仇 全家數十名口 一齊被殺 (比起波蘭白大臣何如) 後來又有進士潘廷逢 入山起義 費了十一年苦功夫 將將的就要與兵 叫箇本國的殿奴 出首告發 弄得一敗塗地 不得收場 他的亡父潘廷選 曾作尙書 亡母某夫人 伯父潘廷通等 十餘座墳墓 都被法人給挖掘了 他的兒子潘廷迎 斬首示衆 潘廷逢始終不降 自家尋了死路 法人恨他入骨 用火把屍身焚化 你想這般暴政 可是又明國當有的嗎 大概都是些辦事人的主意 多半還是本國漢奸買的壞 聽了些謠言 不由得傷感起來 細細的一想 中國古往今來 大凡亡國臣民 那箇不是這樣呢 又豈但埃及印度波蘭越南呀 今天先把這些話寫出來 送給大家看看 愿我們愛找樂兒的朋友們 費些眼光瞧一瞧

要緊新聞

何觀察認股五十萬 ○雲南何幹臣觀察 名國鈞 本是將門之子 家道也算富足 在陝西作官 後來又改到廣東 祇因時勢艱難 沒學問不能辦事 棄吊了官 到日本振武學校游學 這個志向 也算是不小了 自從爭議滇(雲南)蜀(四川)鐵路 歸了自己辦 用款很大 何觀察深明大局 願入股五十萬兩 還認代招一百五十萬 現在的大勢 人人注重在東北 不知西南的禍根 就在滇越鐵路一條 如把滇蜀鐵路修成 還可以抵制滇越 凡有錢的闊人 都能像何觀察這樣作事 中國還有個不興的嗎

東省日兵撤退次序 ○東省日軍 已於上月十五日起 按著次序撤退 所有兵隊的次序 寫在下面 (一)旅順國家大隊 (二)遼東兵站監部 (三)旅順第二次後備大隊 (四)第一軍第二次後備大隊 (五)第二軍第二次後備大隊 (六)第三軍第二次後備大隊 (七)第四軍第二次後備大隊 (八)鴨綠江軍第二次後備大隊 (九)遼東兵站監部大隊 (十)第一軍全部 (十一)第二軍全部 (十二)第三軍全部 (十三)第四軍全部 (十四)總司令部直屬部隊 (十五)遼東兵站監部

游歷護照不准另填字樣 ○前次外務部電告各省 洋、游歷護照 不准填寫考查商務字樣 今又有電給各省 督撫 說各國士商 如到內地游歷 領事來請護照 自應當照約發給 並且還得派地方好好保護 可是有一層 護照裡頭 祇准寫游歷的字樣 甚麼考查地方情形 考查商務學務 那些箇字樣 一概不准用 莫說這些事情 無關緊要 少寫幾字 免去後來許多的麻煩

秘議商務 ○俄國欽差 新近拜會某大臣 他們所商議的事 很是機密 傳說是北方一帶中俄商務 不知

認真操練○練兵處通飭統兵各官 現今是尙武的時代 必須極力練兵 打算把兵練強了 可是非統兵的人 任勞任怨不可 以後每逢大操日期 統兵大員 必定要親身去觀看 不准委派屬員代閱 認真辦理巡警○警察是治國的根源 萬不可不講求 各省雖都開辦 不過把原有的練兵 改了個頭面 還是跟舊辦一樣 現在立了巡警部 專管這件事 各省可得認真辦了 聽說政務處有電給各省 凡府廳州縣 鄉鎮村落 都要趕緊興辦警察 不准像先頭裏似的 再要敷衍了事 那可不行 五記巡警五○巡警宣官 近來商量一切章程 打算分作兩大綱 一是行政 一是司法 分作兩司 各辦各事 餘外另立稽查司 考功司 庶務司 收支司 整頓醫道○聽說有人遞了個摺子 說看病大夫 有生殺的權柄 不可不整頓整頓 所有各處挂牌的大夫 應當由學務大臣 細細考試 揀那精通醫道的 發給他執照 准他挂牌行醫 沒有執照的 一概不准給人治病 按這個意思 我們早就說過 不但大夫得考試 就是各處買的生熟藥材 也得要考查考查 性命相關 不是兒戲的事 真得整頓 真得整頓

本京新聞

南府戲衣庫被竊○南府戲衣庫 前幾天忽然被竊 偷去了許多戲衣 當時被獲四人 由內務府堂官請旨辦理

公司裡捉人○昨天上午 有人走過豐盛胡同 見京張鐵路公司門前 來了許多兵勇 還有幾名巡捕 由公司裡捉去三人 三人的打扮 都彷彿是上等人模樣 不知因為何事 等打聽明白再登

王府收租不用銅元○固安宮村一帶 民間所種的地畝 多半是某王府的租 今年派去的收租人 十分刁難 交付制錢 嫌錢不對 民人沒法子 用制錢轉買銅元 已經喫虧不小 等到交租 硬要照八扣折算

朝廷鑄造銅元 明明鑄定當制錢十文 通行天下 今偏要扣作八文 又出在王府的收租人 王爺若是聽得了 不知要怎樣責罰他呢

巡官貪功○外城巡官吉某 在下處便衣閒逛 有人對他說 現在有匪徒陸小五 手拿洋槍 在門前訛詐 吉巡官貪功心盛 跑到門前 從陸小五身後 猛然抱定 狠命不放鬆 陸小五情急 施放手槍 把巡官

左膀右臂 立時倒地 陸小五反由巡官身上搜出洋槍逃跑
矮子倒運○某局巡長 帶同巡捕 查見一個菜挑子 形跡可疑 常時搜出好些私酒 挑菜的人 放下擔子
撒腿就跑 巡捕沒了主意 請示巡官 巡官說我有妙計 正巧走過一人 當時揪住 用繩穿住 送入
某局 指為私犯 據此人說 我是某宅的家人 派我出來買藥 現有藥方為憑 委員恐其是瞎話 叫備
挑此菜擔來驗驗 此人很矮 菜挑子太高 相差足有一尺 這纔明白是拿錯了 不知道怎樣罰巡官

各省新聞

再看文明軍人（江蘇）淞滬鐵道（吳淞到上海）頭二等火車 部分了中西坐位 三等火車 可是還沒分開
搭客受欺的事 還是不免 有兩個婦女 搭三等火車 可巧有幾個美國醉兵 也坐在這輛車上 見了
婦女 任意調戲 幸虧旁邊有人給攔住 算是沒鬧出事來 文明軍人 原來如此
禁兵船走入內地（江西）有一隻英國兵艦 由鄱陽湖 一直開到江西省城 撫台因本處不是通商地方 兵
船來往 難免居民生疑 況且跟條約也不合 派首縣告訴兵官 趕緊出境
西人肇禍（廣東）廣東省城 有兩個外國人 騎馬在街上橫跑 也不管旁邊有人沒人 一路亂闖 走路的
人 怕他碰着 都遠遠的躲開 一箇上了年紀的老太太 因為腿脚不利速 躲避不及 馬蹄子可就踩到
身上了 受傷很重 站崗巡捕看見 撒腿就追 外國人躲進了英國領事衙門 巡捕會同法國總巡 把兩
個外國人傳出來 交給法巡捕房辦理 法領事也因他們不守規矩 從重給治了罪 前罰銀二十元 交給
老太太養傷 後來英法領事 還到了巡警局賠不是 從這件事情看去 廣東的警務 必然不錯 巡捕若
是沒學問 焉能辦出這樣的事來

警察學堂（廣西）廣西省的風俗最壞 非好好的辦理警察不行 打算辦理警察 又非立警察學堂不可 按
廣西情形 第一街道不乾淨 容易鬧瘟病 第二賊匪太多 人民不能夠安生 前次立了巡捕 這種情形
可就都化好點了 但巡捕們受過教育 事事全仗着用壓力 如此辦下去 無論多們好 也是不合警
察的本意 所以說要辦警察 先得立警察學堂 廣西臬台王大人 留心此事 考取了學生六十名 分作
兩班 一是速成班 六個月卒業 派為巡官 兼着普通學問 等他

宮門抄

十月初五日補錄○十月初四日工部 鴻臚寺 正監旗值
 日無引 冕 吉陞假滿請 安 記名協領春山謝 恩
 江南叅將周明清謝 恩 備員子亨公鍾靈各續假十
 日 崧蕃續假二十日 召見軍機 本日已刻
 皇太后 皇上升 勤政殿日本使臣內田康哉偕同前
 宮內大臣伯爵土方久元 觀見

上諭

上諭趙爾巽奏特參庸劣不職各員一摺奉天候補知州金錫
 三侵蝕稅項為數甚鉅准補岫巖州知州馮樹銘等手欵項
 弊混甚多內務府驍騎校錫綬罔利病民肆知忌憚均着革
 職亦不叙用署鳳凰直隸廳候補知縣劉本源不諳吏治被
 控有案署鎮安縣知縣馬祚悻素性顛頑不勤氏事試用同
 知詳德丁書被控台令脫逃外用知府宋乃狀假公濟私才
 知檢束候補同知鳳鳴苛虐滋擾民怨甚深馬鍾瑞營私舞
 弊不孚衆議詳應行為不謹候選同知李佩沅辦事荒謬署
 廣寧縣知縣候補知縣鄭承源庸懦不振候補知縣李科元
 因利害公干鼎彝荒唐恣肆教授王者警顛倒是非干預公
 事候補縣丞呂慶長薛景俊聲名惡劣署八道州照磨李樹
 南濤馬集巡檢江文蔚行為卑劣候補巡檢徐廷茂鑽營刁
 滑協領連中斷偏私榮利忘義佐領裕冒昧涉訟
 騎校書齡天性涼薄均著即行革職署綏中縣知縣楊樹
 才具平庸漫無措置惟文俾尚優著以教職歸部銓選蓋州
 城守尉宗室載鏡繼丁擾民始終瞻徇着交宗人府議處推
 升知府主事紉甲質粗浮難堪表率著以州吏目降補以
 示懲儆餘着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唱歌

醒世詞

醉 郭

危難誰保國民險 火到眉尖爾不知 營巢壘穴
 常為子孫計 病入膏肓猶胡思 逍遙得意 辜負
 了扁鵲盧醫 國破家亡 有多少為奴為隸 身敗
 名裂 鞭朴任人驅馳
 記得北京城流離之日 東三省蹂爛之時 六千多
 人 沉黑龍江而同死 百萬赤子 南北東西 婦
 女們受了無窮大辱 男子漢還道是天意無奇 現
 今時局危乎危 外則邊疆未靖 內則國債支離
 再不團合大體 我同胞振起無期 百折不回 一
 心要開通民智 盡心竭力 死而無欺 國民捐
 國債便是民債 救了公急無私急 寫到此處筆難
 題 問同胞知也不知 倘若是執迷不悟 沉睡如
 泥 那可就身臨苦海 悔之晚矣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深重蒙宜慢点讀所以先講孟子〕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 願夫子輔吾志 明以教我 我雖不敏 請嘗試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 惟士為能 若民則無恆產 因無恆心 苟無恆心 放僻邪侈 無不為己 及陷於罪 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 罔民而可為也

大凡一箇平人 苟有一定的作為 心中必理有一定主意 就是明白好善惡惡 也不過紙上談兵 等到見了善事 一定不能够去行 明知道自己不善 到底不知改悔 遇見熱心君子 苦口勸導 聽着有理 只是畏首畏尾的 自家看透了自家的資格 以為是斷斷作不到 這樣的心 也就無法可治了 當初蜀漢劉先生 教訓後主劉禪說 「毋以善小而不為 毋以惡小而為之」 正是這般人的病根 齊宣王的人格兒 也就是如此這般 所以孟子說他 不能王天下是不為 不是不能為 隨後說出多少王道來 心意裏頭 總想盼他省悟 無奈他人欲太重 任憑你怎樣說 還是心心念念忘不了桓文 又聽見孟子口氣結實 一定不肯談霸術 只得含糊着說道 寡人心性糊塗 夫子所談的這般事業 斷斷的辦不到 但願夫子遷就我的才力 幫助着寡人行事 我定認真請教 無論能辦不能辦 姑且試一試 總不能辜負先生的熱心 這番外面場的話 孟子豈有不知 還是認定了宗旨 專從王道上說話 因為宣王始終不懂愛民 平日待他百姓 既不叫他們務本 又不能夠施教育 等到大家犯了王法 就知道照律治罪 豈不是有心坑害百姓嗎 他老人家 受羣的心太重 不怕費精神 一定要叫宣王認明公理 還纔講出恆產恆心的一節來 恆產就是長久事業 指着他養活身家約 恆心是本人的志氣 大凡作一件事 百折千磨 到底兒不肯歇手 豁出死命要辦成 那可不是人人作得到的 比如一箇人罷 原覆有可靠的產業 作起事來 却是專心致志 始終不變 非真正念書明理的人 誰能有這箇見識嗎 輪到下流人物 本來就沒受過教育 從那裏知道發奮要強起來 何況世態炎涼 英雄氣短 志向稍微的不定 便不容易支持 又怎麼怪尋常的人民 不能有恆心呢 可是有一層 既沒有止經營業 半輩子老大無成 再遇着飢寒困頓 沒法子養活身家 可就難免胡作非為了 只要喫得飽 甚麼事都敢做 犯了國法 身受典刑 推究其根子來 實在是在國家沒有教育 沒教育的人 雖然

◎ 敬告住村莊的老鄉親 ◎

盧素存

今年是光緒乙巳年 僭們中國 自秦朝以來 民人的資格 是一天比一天低 低到如今 可就算低到底兒了 所以外洋各國 給中國起了好些個名兒 甚麼涼血動物 甚麼滿盤散沙 甚麼銀錢主義的國民 到庚子那年 給北方人起的名兒 更是挖苦 叫做天生的降種 因為聯軍一到 十家九家掛起順民旗 自然人家要瞧不起 但是降種兩字 不能當作通國的官稱兒 人家又給僭們中國 起個通常的稱呼 就是野蠻 中國雖有明白人 只因文明人少 野蠻人多 可也不敢對着人家分辨 幸虧辛丑年後 ○朝廷的政治 也變了點兒主意 在上的也有幾位開通人 極力的行新政 講求新學 在下的開通人更不少 立學堂 開報館 學堂報館之外 力量來不及的 呼喚幾個同志 立閱報處 開講報所 中國的民情 居然有了起色了 你說可喜不可喜呀 從今年乙巳說罷 前半年裡 由南省結成一個抵制美約的團體 後半年裡 由北京發出一個國民捐的熱心 無論辦到甚麼地步 有這箇思想 不怕沒這箇實事 我所發愁的 是僭們這荒僻的州縣 州縣的城鎮 還許有幾個開通人 不愁沒人提提醒兒 我所最發愁的 可就是僭們住在鄉莊兒的人 住鄉莊的人 簡直不懂甚麼叫報 連好幾百年的京報都不看 何況新聞 何況又管新聞叫洋報呢 不常合開通人打交道 心裏的見解 總是太古時代的風俗 各自顧各自 誰也不管誰 說國家強弱 本是在上的責任 與我們百姓無干 却不知我既是這一國的人 我就應當保這一國的土地 我就應當辦這一國的事情 有錢的出錢 無錢的出力 你保我 我護你 萬衆一心 纔免的了給外國人作奴隸 作牛馬 鄉莊人沒有這箇見解 那還懂得甚麼叫國家呀 人要連家國兩字都不懂 可愁不可愁呢 今天我這篇演說 專請住村莊的老鄉親聽 中國這塊土 自古稱繁華 但城地省會 佔的地面兒小 偏僻鄉村 佔的地面兒大 要想結團體 振興國家 必得鄉下人 合城裡人 一樣兒的齊心 纔顯得出真實的力量 只當我說的是夢話 鄉下人萬一都明白了 請看看罷 那個團體 又結實 又圓滿 比專說空話的可強多了 僭們住鄉莊的人 也知道不買美貨 也知道報國民捐 無論貧富 無論男女 無論老少 都明白了這箇意思 自然是合村的光彩 一村如此 村村如此 推到一省 推到全國 中國把這兩個團體 結的有了效驗 外洋各國 立時就另眼看待 從此揚眉吐氣 專門心思 不鬥蠻力 野蠻的名號 一定就可辭退了 你看

那夠多們體面 我說這些話 專要請村庄的人聽 我也是個村庄人 很盼著辦出點事來 給我們鄉下人露露臉

要緊新聞

粵漢鐵路不准外人承辦○粵漢鐵路 已經贖回 斷沒有再准外人承辦的道理 今有比國公司 出頭要干預

盛大臣派了柯道台 跟上海比領事力駁

各國贊美大操○這次河間大操 中外看操的人員 很是不少 聽各國看操的武官說 他們初去的時候 想

著這次大操 必不能十分整齊 因為是頭一次創辦 兵練的日子又不少 沒想到開操之後 兩軍布置的

很好 外面看着 跟各強國的兵隊 所差無幾 照這樣再好好的訓練 中國的陸軍 就要強起來了

電奏俄亂○駐俄胡欽差來電 說俄國各工黨 因他們政府裏 常用壓制的手段 大家都動了公憤 聯盟

工 一定求俄皇改變政治 現時工黨們 到處放火搶劫 駐紮俄國各欽差 憂都防備的很嚴 情形大不

安靖 現由外務部回電 說俄國留學生很多 千萬要保護他們 別叫遭了兇險 或把他們送到別處躲避

編訂違警律○巡警部裏頭 要立一個違警法律 所有部中人員 各有鑄處 就照著這法律辦理 已經知照

修律大臣 趕緊編訂 訂妥之後 就要請○旨頒行

俄撤軍用鐵路○東省俄兵 不久一律退回 現時把各處運兵的鐵路 已經撤去 車站房產 也都拆毀

查看鐵路地勢○承德一帶 是北方的要路 來往商人很多 應當趕緊修造鐵路 開通利源 現正查看地勢

打算開辦

舉貢出洋留學○學務大臣 通知各督撫 現在停止科舉 所有舉貢生員 都得給他們想去路 以後由各州

縣 選舉年輕有志的人 送到本省學務處考試 發給他們經費 派出留學

請派監學大員○現因停止科舉 推廣學堂 總得認真整頓 查各處學堂 未能一律講求 政府要請派監學

大員 分往各省 監視學堂 每月會同督撫 考試一次 各學堂裏的事情 合學生的功課 按月咨報學

務大臣 教習學生 如有不合格的 當時由監學大員開除 省得白耗經費 這個辦法 却是要緊

在船上 怕人認破 自稱是日本人 說這次到安南 爲考查商務的事情 客貨被扣○日俄開仗以來 東省道路不通 各處的貨物 也都短缺 好容易算議了和了 中國商人 這才出來運貨 有吉林黑龍江的商人 運貨從新民府經過 不想日本軍政衙門發諭 所有各商人販運的貨物 祇准運到鐵嶺 開原 法庫門 通江口 再往北一步也不准走 這是上月的事 現時還不知道叫走不叫走 客商多耽誤一天 就多費一天盤費 這樣不公 道 怎樣叫人心服

本京新聞

學生受辱○前日有湘學堂學生 路過東長安街 見日本兵營操練 學生立在鐵繩外觀看 日本兵不准 湘學堂的體操教習 本是日本兵營的兵頭 學生受過日人教育 豈不知操場的規矩 直在場外觀看 似無不可 因此直立不動 日兵大怒 舉手責打 學生不服 彼此揪扭在一起 衆兵也就亂了隊 大家一齊動手 把學生拉到兵營 百般凌辱 並說要送交刑部 噯呀 我國的學生如此 噯呀 我國的學生聽著 手搖紡紗機○手拉梭的織布機 所出布疋 很是精細 可惜本地不能紡棉紗 大半還是洋貨 板章胡同富華公司 新近買了一架紡紗機器 一個人手搖 可以出五十根棉紗 粗細隨意 比較鄉下老太太的紡車 靈巧好幾十倍 京城的棉花太貴 自己紡紗 還不合算 有了這種紡機 照樣製造 京外出棉花的地方 大可以買一架試試

識字義塾的功効○驛馬市講報處 每天早晨 教學生識字 已登前報 昨天有人去看了看 已有四十多名 學生 所認的字 都能講解 並能用熟字造句法 很見功効 照此辦下去 一年功夫 這一般小學生 必定可以通文了

停止學生獎賞○獎賞的名目 本是書院舊習 相沿已久 施主受主 都不爲怪 立志求學 正是自己的事 業 怎麼倒要人家獎賞呢 久考書院的 反以得獎爲榮 真不可解 如今既講求實學 第一要立品 官立學堂 不可再沿此習 何況學堂經費 本不充足 大可裁去此等糜費 勻出錢來 多立學堂 豈不更好 今大學堂接學務處文稱 再遇考試 一概停止獎賞 從此之後 學生的品節更高 求學的心 是真是假 亦可以看得出來了

各省新聞

軍容可觀（江蘇）鎮江征兵局 共招兵五百多人 新近派任省城 臨動身時候 排着隊伍 前扯一面國旗 後又扯著四面旗子 上寫愛國 走在街上 真是另有一番氣象

警兵自重人格（廣東）省城巡警兵 每天聚在庶署大堂 由教習對他們演說 所演說的 不過是些忠勇的套話 各警兵天天來聽 誰也沒感動 教習忽想了箇好主意 故意的難他們 把其樣重人格 怎樣盡義務 對他們一說 教習卡說的時候 各警兵們 都不知道這人格義粉 是甚麼東西 所以聽得有點發愣 等各人思索了會子 然後纔詳細說明 慢慢的可就都醒悟了 從此舉動行爲 就另是一箇樣子 可見教育一道 只要善教 無論是誰 都可以受得進去的

新書問答（廣東）廣東某學堂的學生 這天穿著操衣 從街上路過 有一個老學究 見學生這個打扮 把腦袋瓜子一搖 身子一擺 歎了口氣說道 中國完了 中國完了 不久就要給洋鬼子當奴才了 學生因

道 老先牛說這些話 是從那裡見出來的呢 我倒要請教請教 老學究又大聲歎了口氣說 如今的學生 穿的是洋鬼子衣 念的是洋鬼子書 中國的制度學問 眼看著就要消滅了 說罷大哭 學生勸道 老先生別傷心 我有一句話奉告 如今國家辦理新學 全跟古法相合 就是學堂裏的新學 也跟古時禮樂射御書數相仿 並沒出了孔子的範圍 老學究聽了這一片話 竟會有點醒語 前覺著自己沒學問 叫小學生給問住 慙愧的了不得

公共保險（廣東）外人在內地各處 設立保火險公司 這也是中國商務中的大漏卮 去年廣東省城各商人 聯絡一氣 開了個公共保險公司 很有効驗 近來佛山各商舖 大家也要仿照辦理

會匪未靖（廣西）廣西會匪 容縣最多 永安州平南縣等處 也都不少 而平南縣上層 彷彿一律肅清 其實藏在背後的 還常常出來鬧事 聽說平南縣的廖大令 自繼任以來 天天帶兵去剿匪 怎奈賊多兵少 無濟於事 會匪到處搶劫 人民不得安生 本處紳士 懸賞拿紳士 紳士嚇的無處

躲藏 這箇辦法 實在約不善

册報新政（四川）四川關道 通飭各州縣 把所辦的新政 學堂 警察 工藝 一一造册呈報 所籌定的 款項 也要註在册子上頭 以便考查

諭旨

十月初六日補錄○初五日內務府 國子監 廂蓋旗值日無引 見 鐵良由河間府回京請 安 溥侗阿 克
東阿各續假十日 香山 劉嶽雲預備 召見 內務府呈進九九盒 關防衙門奏十五日 大高殿拜表恭玉
行禮 內務府奏派致祭 火刑廟 派出增崇 又奏派致祭 內外城隍廟 派出英瑞 文煦 又奏派致祭

四廟 派出恩輝 慶壽 慶麟 承蔭 召見軍機 香山 劉嶽雲
上諭 禮部尚書溥良正藍旗漢軍都統奎 承蔭 召見軍機 香山 劉嶽雲
副都統禮深加恩均著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

上諭 袁世凱遵旨校閱陸軍會操情形各摺片據陳此次會操始末情形各節並披覽單圖南北兩軍部署之方
攻守之術頗為完密袁世凱遵旨督飭認真訓練協力同心精益求精毋忘申儆著各省將軍督撫按照定章共圖振厲講求

能合法大舊觀仍督飭認真訓練協力同心精益求精毋忘申儆著各省將軍督撫按照定章共圖振厲講求
兵學力底精強務期勇知方規模日臻美備俾堅紫志而壯干城副朝廷整軍經武實事求是之至意欽此

上諭 岑春煊奏參廣貪劣職文員一摺廣東赤溪同知李達璋私用門丁遇案苛罰候補同知高慶辦稅務舞
弊得賊署香山縣知縣柴廷澹辦事疲緩玩視學務河源縣知縣姚鍾璜藉端巧取操守難信署昌源縣知縣候補知

縣朱寶文縱容幕閣恣虐民瘼署信官縣候補知縣樊綜約束多疏敗壞政紀署署城縣候補知縣王會中不諳交涉
政事廢弛署康縣候補知縣金鴻翥玩視人命藉案營私吳川縣知縣鄭受康辦事因循玩視捕務恩平縣知縣陳

清源識闇才庸辦事糊塗署靈山縣候補知縣潘志裘辦鄉滋擾民怨沸騰東安縣知縣許慶廣貪酷濫塗濫斃人命
澄源縣知縣林變力遇事敷衍疲輒巧滑署新甯縣候補知縣陳益選案受賍言多作偽署廣西平南縣試用知縣王

道激巧詐欺朦諸弊混署廣東靈山縣訓導陳繼行爲輕佻難資訓迪候補縣丞翁瑞帶勇騷擾恣肆妄試川縣
承陳健明性近輕浮動多躁妄南海縣江浦司巡檢趙錫齡狂於疲玩劣聲甚著候補巡檢甲炳輝聲甚劣不恤人

言調署順德縣典史高要縣典史孔培疏脫要犯有乖職守連平州忠信里司巡檢王爲深辦事粗率頗滋物議連平
州長吉里司巡檢羅祖蔭聲名平常罔知自愛新安縣福承司巡檢徐承厚朋比勞神不知檢束歸善縣平政司巡檢

李宗烈辦事顛倒釋匪犯試用從九品章光耀遇事招搖行爲荒謬龍川縣典史顧燁庸交結訟棍縱橫行試用
巡檢林兆機吞匿捐欸捏報影射候補鹽知事李廷鈺縱子招搖聲名狼藉候補鹽巡檢李逢春膽妄爲貪鄙無恥

廣西恩縣訓導劉家馨不恤人口有玷厥職署蒼梧縣長行履司巡檢盧棟雲肆意橫索幾釀事端崇善縣駝盧司
巡檢陳謙樂性粗鄙難於造就鳳凰山土州同知趙勳事多敷衍操守平常署宜山縣白土司巡檢栢繼善葺閣無能

罔知振作試用典史俞徵好弄刀筆包攬詞訟均著卽行革職周嵩愛金鴻著許福廣陳益翁瑛前著永不叙用姚鍾
瑛願釋康慮棟雲均有案未結著歸案訊究俞徵章光耀並著嚴拿歸案審辦廣西候補知府劉麟珍聲名平常難

資表率廣東廣缺另補直隸州知州瞿光業庸昧任性辦事乖方准補樂會縣知縣查榮耀才具平庸難
以府縣歷降補署潮陽縣候補直隸州知州俞瑛精力就衰溺於嗜好著勒令休致餘著照所議辦等因欽此

以府縣歷降補署潮陽縣候補直隸州知州俞瑛精力就衰溺於嗜好著勒令休致餘著照所議辦等因欽此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深重蒙宜慢点讀所以先講孟子〕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 至則盍反其本矣

昨天讀書 講到恆產恆心幾句 想起幾今中外時勢來 由不得令人感嘆 衆位同胞們 莫嫌絮煩 再聽我把大畧說說 細想我們中原 開闢的最早 稱得起四千年極古的文明大國 到了今日之下 爲什麼事事反不如人呢 所幸勝敗興衰的原故 孟子這章書 早就說透了 中國人不講實業 既沒恆產 又無恆心 外人因有恆心 便不愁沒有恆產 大凡作一件事情 創造一樣東西 不只一箇人費盡心力 志在必成 還有祖孫父子 三四代的功夫 纔能稱心如願的 做不成功 不肯干休 一旦告成 能够不叫池享專利嗎 如今題起外國人 都說他們心思靈巧 不知他們那般辛苦 真是比我們爲難的多了 這就是無恆產而有恆心的証據 若非事事有專門學問 人人受過真正教育 那能養成這箇才力呢 輪到中國人作事 凡事拘定了古老法子 永不改變 問到辦事的心 却又是一定的宗旨 既不肯與事求是 又不肯捨己從人 無論有恆產 大概都是無恆心 南北省的漢人 有田產的不用說 田產不平均 大小不拘 還要謀成一個營業 到了在旗的朋友 可就專喫現成的了 無論貴賤貧富 或作官 或當兵 統常的算一算 講求生業的很不多 一個人生在世界上 不從牛業上立定脚根 藉著爲善 也有許多的辦不到 再要錯會了 把官俸兵糧 認作了旗人的恆產 年長日久 滋生出百千萬倍人來 那裏又有許多缺額呢 再要從幼年時候 受了些溺愛的毒 養成了喫喝玩樂的心 有錢的人家 先講究花鳥魚虫 熱車快馬 慢慢的推馬胡標亂賭吸大烟 一年不如一年 走到山盡水窮 可免不了爲非作歹 富家子弟 尙且難保 喫錢糧的旗丁 更是不堪設想了 今再引個故事 請衆位聽聽 東漢鄧禹 生的公子甚多 除了念書 每人都學一種手藝 鄧禹向人說過 大凡一個人 只有一件養生的本事 斷不能夠犯法 鄧禹作到丞相 請看他的見解 何等高明 還不是從孟子書上得來的嗎 後世的大臣們 能照着鄧禹治家 上行下效 游手好閒的百姓 自然也就不多了 孟子知道宣王不能保赤子 因告訴他教養的道理 自古明君制民的產業 正是教百姓生恒心 明白了務木業 男耕女織 人人自食其力 無論何等人家 上可孝養父母 下可贍養妻子 遇着豐收年歲 煖飽終身 快樂一世 有了這般景象 再叫大家學學禮義 豈不是易如反掌麼 可惜齊宣王不能保民 不明白教養 民間雖有恆產 也萬不能生出恆心來 再若不惜民力 廢時荒業 雖遇著好年成 因爲耕種不得時 收成的有限 上不能孝父母 下不能養妻子 太平年月 還是日不聊生 遇了荒年 怎能不死走逃亡呀 到了此時 再要講求禮義 那可成了大笑話了 宣王要求孟子幫助 除去反本求源 從發政施仁上下手 斷斷不可

◎ 勸北方人別忘了南省同胞 ◎

趙受滯

中國人有一箇大病 向來無團體 遇着難事 誰也不管誰 如今稍開化了一點兒 也有念道團體的了 究竟團不團 只有各人心裏明白 還是甚麼原故呢 大半是受過真教育 不懂得甚麼叫公德 更不懂甚麼叫愛力 人人都是自顧自 所以中國總壞到這地步天地 你說可嘆不可嘆呦

就按現在南方水災說罷 自從八月初三四 上海崇明川沙各地方 遭了大水 當時淹死的人 足有好幾萬 房屋財產 遭塌的不計其數 無家可歸 無衣可穿 無飯可喫 那些個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累萬成千 比東三省的難民 就少一層砲火的飛災了 可是水比火還霸道 看看地凍天寒 身上無衣 肚裏無食 這一羣人 簡直就要命喪黃泉 你說夠多們可憐呀 不必親眼看見 聽說這情形 鼻子不發酸 眼圈不發紅 那可就忍的可以了 我恨不能把自己的喫穿 送給那些被難的人 這心裏纔覺着過得去

有人說道 ○○皇上家已經發了賑款 南省的善士 都在那裏勸捐 北方人捐上百兒八十的 也覺着可有可無 無濟於事 唉 沒聽見常言說嗎 集腋成裘 聚羣易舉 到這時候 還分甚麼南省北省呢 不用說別的 就看着老米子兒的情分 也該感動動心了 老米都是白糧變的 白糧又是誰耕誰種的呢 如今再要分南北 那可是找著糟糕

又有人說道 南方被難 不是北方人害的 與我們無干 還聽賭氣子的話 從那裏說起呢 只因北京提倡國民捐 有人聽見南方人說 北方人惹的亂子 與我南方人無干 我們不能還這箇債 是呀 這個理也很對 也不怪人說 可是有一層 外人跟我們中國要錢 沒了法子 加稅加捐 可不分甚麼南方北方 中國要叫債逼壞了 可是都得作人家的奴隸

義賑捐與不捐 各聽其便 原非國民捐可比 本是兩事 不要混在一起 大家出点力 能夠把南方人救活 等他們有了衣食 再勸他們當國民 也還不遲 多活一人 便是多一個國民 國民捐的冊子上 將來一定也免不了崇陽川沙的人 這不是一舉兩得嗎 同是中國人 就該當彼此憐愛 萬不可再分南方北方 也

會記得庚子那年 北方遭殃的時候 人人正在困苦的了不得 南方人踴躍捐錢 把北方人也救出了不少 奉天義賑 又是如此 如今南方遭了災 似乎也得有個禮尚往來罷 往年山西旱災 英國人還肯捐錢呢

同國同種的同胞 真個的毫不動心嗎

要緊新聞

議請宣布立憲的日期○澤端戴尙李五位欽差 新近會議立憲的事情 打算在未出洋之先 奏請臨○旨 定准立憲日期 叫人心都落了實 然後再出去考察政治 也好認真的預備 按這箇主見 真是高明 聽說 是端午節發的議論 澤端尙李四位欽差 也都很有以爲然 ○○萬壽節前 就要入奏 果真如此 民心可 就堅固了 革命黨也沒了指望了

議准開放海州○兩江總督 奏請開放海州一節 已交外務部會議 現由外務部覆奏 說海州是個要緊地方 兩江總督所奏 自可照辦 已經奉○旨依議 旨下外務部理頭 一面知照兩江總督 趕緊籌畫辦理 一面又知照稅務司 詳立章程 好設關收稅

鼓勵私塾○夏都老爺遞了個摺子 所有京外蒙小學堂 由地方官認真考查 所定課程 如與奏定章程相合 的 將來卒業 也與官立的一樣辦理 這個摺子 已交到學務處議奏 按奏定學堂章程 早就說過這一層了

請改東省官制○吉林 黑龍江 早就有人說當設立巡撫 又有人遞了個封奏 也是因爲這件事 請把三省 改作行省 奉天將軍改爲總督 吉林黑龍江兩將軍 一併裁撤 另立巡撫 這箇摺子 也交給政務處議 奏 政務處又給奉天打了個電去 跟總將軍商量

考查內地洋商○工巡總局 傳諭各分局 把城內住著的各國洋商 一一查明 呈報總局 要請外務部想法 子辦辦 按北京不是通商地方 萬不能准外人開設行棧 自二十六年之後 他們紛紛設立洋行 實在不 合條約 如今若能叫他們撤去 不但與條約相合 還省去後來好些個交涉 也免各欽差添麻煩

東省鐵路開車○東省鐵路 由鐵嶺直到營口旅順 已經開車 搭載客商 謀保魚權○趙將軍有電到京 說鴨綠江魚業 是一個最大的利源 不久就要跟日本商議 把他收回 東報記三省地方自治○日本報上說 中國政府 各位大臣商議 要叫東三省辦理地方自治 爲將來立憲的 根基 果真這樣辦 可實在是好事 就怕不明白此意 把自治兩個字講錯 好事又變了歹事

電請廢約○上海的浙江紳士 給本省京官來電 說杭州路約 現時還沒有廢 全是某大臣從中破壞 這條 鐵路很要緊 非廢約自辦不可 請趕緊聯絡全浙同鄉官 力請外務部爭辦

不 京 新 聞

鐵路局捉人的緣由○前報登京張鐵路局捉人一節 今又打聽明白 因為有匪徒四人 假充局裏的司事 向
 各處撞騙 前三天在茶館裏聚會 正在設局騙人 可巧遇着了局裏的委員 上前答話 假意把四人哄到
 局中 報知工巡局 那天本館的朋友所見 正是由路局細送巡局的當口 外人不知其詳 紛紛議論 都
 說是本局鬧了事 其實如此

轎夫惡習○本月初四日晚上 以本內田公使 在藤線胡同 花園子請客 朝中大老 有坐馬車去的 有坐
 轎子去的 很是熱鬧 不知那幾位大人的轎班車 三輛一串 停在馬路當中 來往的車輛 都不能行走
 站崗的巡捕 違警馬路章程 上用好言相勸 轎夫不但不聽 冷言冷語 朝著巡捕道字號 說這個
 地方敞亮 我們願意放在這塊 你敢叫我們挪開 慢說是你 你問問那們上司敢不敢 問他是那位大人的
 車 他可又不敢說(我見馬路上 大人們轎在前 班車跟在後面 沒一輛車不犯章程的)正在爭
 論 過來一位明白人 把巡捕勸開 很警捕抱不平 說這羣無知的奴隸 犯不着跟這嘔氣 中國的國
 勢 就毀在這些奴隸身上 你倒別怪他 總怪中國沒教化 才養成這班奴隸材料 若不是仗著主人勢力
 也不敢如此發橫 盼著中國快開通 坐轎的大人們 都換坐馬車 這羣奴隸 自然也就老實了 話雖
 如此 馬路章程 不准停放班車 也不是巡捕的主意 巡捕可得擔責任 就此含糊下去 巡警部辦起事
 來 可是真為難了

電話局何故因循○京城設立電話 原為開通風氣 收利利權 開辦以來 想裝電話的人家真不少 無奈電
 話局太因循 春天挂號 現在還不給裝 有人向電話局打聽 據說非託情不可 電話本是買賣生意 挂
 過了號 就當按著號數裝設 從前委催 不說電匣沒有來 就說電線不夠用 再不然爽與要請示洋人
 實在不是振興商業的遺囑 請個情形 已不可解 忽又與出託人換的法子來 還叫甚麼買賣呀
 車站傷人○昌平州州官 解到逆倫要犯 親身押赴保定省 帶有差役二人 前晚回京 走到西車站 還
 多停轎 大家爭著下車 人多擁擠 把差役擠落車下 腿膀都受重傷 鮮血橫流 性命難保 火車將停
 未停的時候 斷不可爭著往下擠 等了一路 臨到臨到等不及了 人情浮躁 快事不小
 名傳傳錯○初三日北京新聞內 所登假充字號一段 本是倫姓多事 誤傳說是為姓 為姓是倫姓的哥哥
 旗下朋友 名子上都不帶姓 難怪傳錯

各省新聞

大操兵隊回營（直隸）保定各營兵隊 自秋操完事 陸續回營 聽說是到齊了之後 放假三天 爲是讓大衆歇息歇息

東洋婦開辦慈善會（直隸）天津日本官紳的夫人 定於本月十一日 在英國飯店裏 開辦婦人慈善會 那一天白日 從兩點鐘至六點鐘 在飯店裏出賣各樣雜貨 價錢格外便宜 到了晚上 自九點鐘至十二點鐘

各婦人開音樂大會 並有影戲游戲等類 無論中外官紳 都可以觀看 每人茶資三元 還買錢 各婦人們可是都不要 除了花費之外 都捐給日本陣亡軍人的家屬 前日本紅十字會 請看日本婦人 隨便作樂 都藏着愛國的熱心 怎麼想人家不強

黃河鐵橋重修告成（河南）黃河鐵橋 第二次重修 也都完了工程 定於本月十六日 開會慶賀 請中外官紳 前去觀看 現時工程處理頭 正料理一切補張器具 預備接待中外官紳

追弔馮夏威先生（廣東）馮夏威先生 因美國苛待華工的事 自己死在美領事面前 各處熱心人 紛紛開會追弔 感念先生發番意思 廣東華林寺 上月還開追悼會 在大殿前高搭彩棚 棚裡挂了許多輓聯詩文 當中懸著先生的像 這天赴會的人 總有好幾萬 擁擠擠擠 有好些個不能進場的 還可不是迎神賽會的事 全是感先生愛國的血心 所以有這樣的盛舉 各堂學生 也都來到 排著隊行禮 行完了禮 大家唱歌贊美 後來又有羅少翔合鄧季汝 對著赴會的大衆 演說先生送名的情由 聽的人無不落淚 這番舉動 真可以感動國民了

周榮曜被抄的緣故（廣東）周榮曜被抄 各報所說不同 現得確信 說他受奉出使的命 岑官保叫他到省 清理庫款 他竟裝作不理 後來放了出使大臣 岑官保又寫信勸他 趕緊了結 並說若能拿出幾十萬銀子來 就可算完事 他以為作了出使大臣 更不聽會 回覆岑官保道 等我請訓之後再說罷 岑官保大怒 登時就發電來他 這個雷口 又有一位御史 也遞了摺子 兩摺夾攻 可就遭了瘟了 一切財產 全都查抄 他知道自己的罪名不小 改扮西裝 已經往香港去了 他的妻十馬氏 也改了西裝 預先逃到香港等候 前又搭坐德公司輪船 開往南洋 大約到印度新金山等處 又有人說 他們必投奔新加坡了

十月廿七日補錄○初六日選隨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 外務部引 見三名 吏部三十一名 工部四名 侍衛處八名 都察院三名 欽天監四名 廂監滿四名 溥良等謝賞朝員 恩 熙貝勒 希朗阿 毓秀 各假滿請 安 阿克東阿 溥侗各假滿請 安 堃公續假十五日 沈潛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沈潛 上諭趙爾巽奏勘明奉天熊岳錦縣等處旗民各地被災畝數懇恩蠲免錢糧一摺奉天熊岳藍旗廳等十四村屯伍田 應完租賦錦縣小八里莊等二十村屯應完地糧米豆地租銀錢正耗各項均著照所請分別蠲緩以紓民力餘著照 所議辦理該將軍即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期實惠均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 之至意欽此

電 報

賀和教士已到日本○上海專電 說日俄剛一訂約 羅瑪教皇 就派了教士 住日本去道賀 現時這位教士 已經到了日本

日美議改餉等欵差○又說 日美兩國商議 把現在兩國欵差 彼此都改派頭等 駐紮日美兩京 維的新首相○德京電報 說俄國維的大臣（就是前次議和的大臣）現時已升首相 罷工人訴苦○又說 俄國罷工的工人 公舉頭目 拜見維的大臣 訴說他們的苦處 維的大臣 也覺著可 憐 用好些話安慰 們

俄國亂情○又說 目下俄國情形 很覺可怕 鐵路電線 全都不通 德迎親王 又說 德國福親王 不久就可以回到柏林（德國京城 叫作柏林）德皇要按著國禮迎接

俄借法名開設銀行○東京電報 說道勝銀行 借著法商名目 在檀濱設立分行 日銀行籌借英欵○又說 日本興業銀行 跟英商訂立合同 借款七百五十萬元

日華學堂○又說 日本某教習 專為教中國留學生格致學問 在東京開設日華學堂 工程已經修成 規模 宏大 各樣儀器 無一不有

俄皇預備避難○路透電說 俄工罷工情形 一天比一天亂 俄皇下諭 叫預備輪船 如有大變故 就要往 丹國避難 專制久了 實在不享福 問問立憲的國 有這個苦惱沒有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深重蒙宜慢点讀所以先講孟子)

五畝之宅 至未之有也一節

孟子這段話 對齊宣王所說 跟對梁惠王說的是一樣 爲什麼開口先說五畝之宅呢 大凡人的穿衣喫飯 至要緊莫如農桑 無論古今中外 沒有不耕不織 就能够飽煖的 中國的制度 皇帝皇后 都要行躬耕親蠶的大典 也無非是教百姓們明白務本 看看中國種莊稼的 也不能說他沒有條理 並且極能耐勞 古今留下的農桑各書 論說還待法 可惜沒拿他當專門學問 一切草木的性質 水土的寒煖 全都不加考察 不識字的平民 就知道靠天喫飯 到了識字讀書 就想望求取功名 不得志的讀書人 只好作個冬烘教書匠 要問他農桑的道理 他是一概弗得知 還要說君子不拘細行 大人不親小事呢 不知習男耕女織 豈可以說是小事 再說風氣未開 就知道迷信神鬼 遇著水旱偏災 除了供神許愿 禱雨求晴 並無別樣的好方法 萬一事逢湊巧 落下幾分收成 便說是神佛菩薩的保佑 必要還願謝秋 有一種狡猾地保勾引些和尚道士 挨着人家歛錢 在本庄搭台唱戲 過會行香 不以民間枉費冤錢 廟場上還許些關呢 不想古人所說 聰明正直爲神 既爲神道 那能受你的哄騙 因爲燒香 供 就肯賞給你豐年 若是不肯花錢 不供給僧徒道衆 就給他大旱大潦 叫他不得豐收 有這道理麼 較如一個理民官府 不管誰是誰非 只要給他送禮 就算是良民 受誰一點子賄賂 就能屈心袒護 ○朝廷若知道了 一定是國法難容 何況是稱作神道呢 各國教育人民 農桑各有專學 遇見水旱災 也有救急的方法 雖不能事事成功 比起我們中國種田的 就強着許多了 聽說商部裏面商議 先在京城設立農桑局 又給各省行文 叫各州縣一律照辦 當真辦的得法 黎民自然就不飢不寒了 正合着這章書的本意 五畝之宅 並不是一定的畝數 不過凡方一家十來口人 有田百餘畝 以五六畝種桑養蠶 除了織絹納稅 剩下的給父兄作衣服 雞犬豕按時喂養 年老人有衛生所食料 再能使民以時 一家 都不凍餓 五十七十兩句 就照着七老半老說話 八口之家 就算人口不多不少 斷不可按着字眼兒死鑿 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 就比現今學堂 教育得體 民間的禮讓自興 還能使年老父兄 負戴着東西 在路上奔忙嗎 老者衣帛食肉 就是

◎ 同命鳥 ◎

品 竄

佛門的經典 多半都是唐朝人編的 說了萬語千言 總離不開佛性的仁慈 內中一切虛空飄渺 古怪離奇

大約全是些比方話 看經典的人 卻不可心眼兒太死 若是心眼兒太死 一定要生出許多迷信來 一生

迷信心 可就不可明白佛教的宗旨了 即如有一卷比喻經 (既名比喻經 分明不是真事) 上面說道 西方

極樂世界 有一種飛禽 名叫同命鳥 此鳥一箇身子 兩個腦袋 雖然是兩個腦袋 卻還是一副臟腑 他

暖飢寒一樣 痛癢疾病相關 鷲目如來佛 在過去生中 (過去生中 就如俗語所說 前生今世) 合一個萬

惡魔 一同托生了此鳥 二人生作一條性命 秉性卻大不相同 還一天落在一顆大樹上 左邊的鳥頭是

佛 右邊鳥頭是魔 佛覺著肚中飢餓 要找點喫食來充飢 忽聞一陣清香 從樹葉子裡發出來 仔細一看

原來眼前結着個鮮紅的來禽果 佛心甚是喜歡 呼喚老魔分喫 叫了半天 老魔只是沉睡未醒 心想我

們兩個人 原是一副肚腸 誰喫都是一樣 我既吞在肚子裏 他也不能够不飽 何必一定攪他的好夢呢

隨他果子喫完 香甜飽滿 好不自在 等到老魔睡醒 也覺得肚子裡很舒服 咽喉之間 香味不散 奇怪

的了不得 向佛問道 僧們肚裏的東西 從甚麼地方來的 佛爺告訴明白了他 自以為大公無私 正不必

瞞著同體的人 誰知惡魔懷了疑忌 假佛爺背着他辦事 難免有心要謀害 從此一心想著把佛治死 則

再再胡出主意了 這天佛也睡著 惡魔找了一根毒草 自家一狠心 吞下肚子裡去 要趁此殺害佛爺 果

然毒氣發作 一時間兩命皆休了 這原是經上勸善的話 本來叫比喻 不必認真 如今却好有一比 就如

同我們大清國 旗漢兩族 一齊生在極樂世界 相愛的就是佛性 相忌的就是魔心 雖然兩個心 本是一

條命 生成了兩個腦袋 身子可萬不能分家 一切飢寒飽煖 疾病痛癢 沒一樣不是牽連的 漢人肚子不

能飽 旗人自然也挨餓 旗人身子受了寒 漢人要煖動不了 每日住在一顆樹上 樹枝子被風吹斷 誰也

不用打算安身 既然是一身兩首 便須加意的扶持 右邊鳥頭閉著眼 左邊鳥頭抬抬眉 看見有了傷生的

惡鳥 或是打鎗打獵戶 趕快把右邊的喚醒纔好 左邊對看見了動靜 也得如此 就有意見不合的地方

務必苦口勸導 斷斷不可忌恨猜疑 專在背後面看哈哈笑 古人說樂死不如苦活著 何必要兩命一齊休

學那鷸蚌相爭 故意的讓漁翁得利呢 俗語又說 未曾害人先害己 看起同命鳥的收場 噯呀 要活一齊

活 要死也是一齊死 千萬不必搗亂了

要緊新聞

提督誤進賀表○外省督撫將軍提督 每逢○萬壽慶典 都當進呈賀表賀本 文職用賀表 武職用賀本 照

例如此 今江蘇提督劉永慶 不明體制 進用賀表 實在是錯誤了 退回改換 已經來不及 祇好將就

進呈 現時處處求實在 絕不在還虛文上吹求 還真是頂想道的事

防會黨不如立憲○駐紮某國欽差 給某大臣來電 說近來各議會黨很多 打算防備他們 實在是沒有法子

就拿這次車站上的變故說罷 大半都怪警察辦的不好 其實警察並不相干 不信請看俄國 他們

的警察 不算不好了罷 怎麼虛無黨還時常起事呢 古時候鬪刺客 不過是用刀劍等物 所以還容易防

備 如今物會黨 全是用炸砲 他們又不是下等社會的人 個個不顧生死 非想法子消滅不可 打算消

滅 必須立憲 目下俄國就從這裏下手 我們也得趕緊預備 若不這樣辦 防備的越嚴 怕鬧的越兇

中外人議論防俄○某國武官說 俄人學習滿蒙言語 聯絡蒙人 與中國大局 很有妨碍 中國政府 得趕

緊告知蒙古各王公 凡有關於路礦的事 不准蒙民私立合同 總得經官辦理 不然後患可憂

又據官場人說 有人入奏 蒙古各處 礦產最多 俄人屢次謀求 蒙古王公大臣 又不明白交涉 總得

想法子防備 請選派明白交涉 通達時務的大員 分往各處駐紮 辦理一切事務 當道各大臣 很以道

○巡警部初開辦 事情很繁雜 一切用費 自然比別的高門要多 現在全是從戶部暫借 日子長久 必得有個准進項才行 聽說要由膠海關內 按年撥銀二十萬兩 再由八省統捐盈餘款內 撥銀二成 作為常年經費 這兩宗款項 沒解到之先 還是由戶部暫借

力爭郵款○雲南某處 有個詭國人士叫呢士 用槍打死華兵劉春亭 本省總督 知照外務部 照例與德國要郵款 外務部按著來文的意思 照會德欽差 德欽差打算把犯罪國人 解回本國去監禁 並不說郵款約話 外務部因不合例 沒有答應 非給郵款不可 近來外人打死華人的事 實在不少 總說是解回本國監禁 究竟禁不禁 誰能跟去看 按著中國的法律 殺人償命 只因外國的法律輕 我們爭不過來 這才通融辦理 如今連郵款都打算不給 監禁幾天 就算無事 你想中國人多不值錢

本京新聞

慶賀○萬壽的運動○崇實中學堂 識一小學堂 兩處合在一起 於初十日在本學操場運動 藉作慶賀○萬壽的禮節 各學堂聽見此話 必有願意去運動的

新秀才的笑話○京城某學堂 接到一封信 據說有一位新秀才 姓戴名某 在某處師範傳習所充過數目

札派充某處教習 初次跟董事們見面 戴某就開了一張單子 要買各物 單上寫着 條除(茗帚) 飯票(飯瓢) 雞毛繒子(擲子) 蓋亭(蓋頂就是鍋蓋) 董事們很不明白 沒法預備 戴某大怒 向地方官稟告 官把董事傳去 責備他們輕視學務 不肯實心辦事 董事回道 學堂應用物件 一概辦齊 並不取

輕視學務 惟有戴老師開的單子 實在沒法子辦 把原單呈上 還說了許多挖苦話 國學大笑 當時把札子追回 改派別人 說有多事的人 作了一首 把他寫出 請大家看看

東堡堂堂師範生 條除飯票派居停 雞毛繒子作何用 不蓋學堂要蓋亭 工巡局添設講堂○內城工巡總局 新近添設了講堂 每日定出功課 向巡捕講解警察章程 並講說各報

如此辦理 巡捕的思想 必然大有長進 現在還要添講國民必讀 正在各處尋找此書 警戒將來○北新倉失火 已經把監督議處 現奉○諭旨 並不議罪 勒令兩監督賠補 如此辦法 足以警

戒將來 別的倉庫 大約不致再失火了

各省新聞

東鹿的學務大興（直隸）有一位玉器行的東家 東鹿人性邊 常住來上海廣東等處 很受了些文明感化 前次回到東鹿 極力勸人興學 這件事情 出在一位商人 真是難得 東鹿縣蒙小學堂 在直隸一省 本來屬第一 已經有了三百多處 縣尊潘大令 又極力的肯提倡 雖不能處處合格 大家都知道這是好事 慢慢的再改良 也就容易多了 各州縣都能如此 中國的學務 還有個不興旺的嗎 將軍創辦官報（奉天）開通風氣 報紙的効驗最快 奉天趙將軍 打算創辦奉天官報 一切章程 現時還 沒有定準

創辦紡紗公司（河南）彰德府衆紳士 共集股本五十萬兩 創辦紡紗廠一處 名曰廣益紡紗有限公司 由 各紳士公舉鄭子固爲總董 一切都有了頭緒 已經派人到英國去買機器 將來機器一到 就可以開辦 岑督注重九廣鐵路（廣東）九廣鐵路的事 岑官保很是注意 新近對人說 這條鐵路 與商務很有關係 外國人早就想念上了 他們得趕緊開辦 開辦可是開辦 第一不可借洋款（借不怕借 路權不可失）一 借洋款 就算落了他的圈套了

來函

貴館主人台鑒 自從報上演說國民捐 凡看報的人 沒有不感動的 都願意盡點義務 近來報捐的人 一天比一天多 非常踴躍 將來各省聯絡一氣 可望有成 有一位朋友 朱君伯雄名世豪 原來是五城候補 指揮 醫道高明 我的親戚商芝農 害病多年 請人醫治 按虛症用藥 總不見效 後請朱君一看 醫爲 實症 立見功效 現在壯健如常 又有陳蓮青的堂妹 病已可危 朱君應手奏效 兩家非常感激 都要送 禮道謝 朱君再四推辭 情不可却 恩了一箇絕妙的主意 因向兩家說明 各送十圓的禮物 折作現銀 將此二十圓 認爲國民捐 既領了朋友的情 又盡了國民的義務 立定收捐處 由商陳兩家代交 現時朱 君 就要改官出京 還有兩個月約就擱 有願請看病的 隨時可以前往 治好了分文不收 願送錢的 一概都報了國民捐 朱君這樣的熱誠 實是可敬 愛國濟人 一舉兩得 特達貴館 即請登報是幸

十月初八日補錄○十月初七日外務部 欽大監 侍衛處值日無引 見 崑中堂等專摺謝賞綢緞 恩 齡昌

上諭尋緝梁癸參庸劣不職各員等語浙江候補道徐士森貌似有才心實險惡試用知府前署袁興縣知縣瞿倬盜案迭出任意諱脫候補知縣吳本伊言行不符操守難信至心狡行詭聲名平常試用知府前署袁興縣知縣瞿倬盜案迭出任意諱脫候補知縣吳本伊言行不符操守難信龍斌天性極薄罔知禮又陳汝霖虧捐太鉅人極巧滑周錫庚鑽營卑鄙無所不至蘭谿縣縣丞毛鴻采操守不謹運庫大使劉景衡聲名甚劣候補鹽大使黃元燮操守難信試用府照磨陳時夏性情狠戾武用縣丞徐壽麟行同無賴鹽塘縣典史葛七鑑賄縱犯平陽縣典史徐尙原多事招尤署山陰縣典史蔣朝琦行爲苟且前署慈谿縣典史劉際堯行爲貪鄙候補從九品蔣慶華既貪且狠候補副將姚振榜恇怯無能罔知愧奮准補衢州營遊擊徐春外似樸質心實巧滑溫州城守營把總張夢祥鑽營貪鄙把總陳鴻基胆大妄爲金華營把總蔣卓熊昏庸怠玩均着即行革職提前營遊擊趙昌榮外貌未衰手顛不武平陽縣知縣儲家藻年力就衰湯溪縣知縣袁家鼎精力已衰着勒令休致烏程縣知縣任懋祺性情浮躁尙能辦事著開缺留省查看山陰縣知縣王壽頤性質 恍辦事塌塌奉陽縣知縣楊泰階辦事因循着撤省查看余着照所議辦該部知道欽此

電報

改良選舉章程○路透電說 俄皇因遭次變亂 全是由選舉章程不合民心 特下諭旨 改良選舉章程

演說威海撤兵○路透電說 英京某會人 演說威海衛的英兵 應當趕緊撤退 因爲德人撤膠州的駐兵 正

是英國撤兵的好機會

日本撤退駐兵○又說 德京傳來的信 日本政府 照會德政府 說中國駐紮的日本兵 除了北京衛兵之外

其餘各處駐兵 一律撤退

俄民喜悅○又說 自俄皇下了諭旨 全國人民 很是喜悅 高聲唱歌 並頌揚俄皇萬歲 按俄皇諭旨 就

是改變專制 實行立憲 俄國一立憲 不久就要大強起來 東亞專制的國 真得赶快打算了

講書

莊暴見孟子 曰 暴見於王 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也 曰 好樂

何如 孟子曰 王之好樂甚 則齊國其庶幾乎

孟子初見宣王 勸其棄霸道從王道 因着以羊易牛那件事 作箇題綱 好望他發政施仁 保全百姓 這一

編書 借着宣王好樂上發揮 叫他在公堂上用呢 做堯舜之君 與民同苦同樂 兩編書話語不同 却是一

般的用意 你看這位老先生 把愛衆合羣這回事 看得有這們重大呀 莊暴見孟子這章 更須往大處着眼

莊暴本是齊國的大臣 這天在朝中召見 宣王問他音樂的道理 莊暴一時回答不出來 大約他的學問 便

本不甚高明 不明白古聖王制樂的本意 平素迎合慣了宣王 就知道理愛聽的多說 但求人主歡心 便

可保全自己的功名富貴 那能處處在國家上用呢 齊宣王大臣 看來都是如此 也難怪宣王沉迷不醒了

這天拿好樂問莊暴 真是箇很好的機會 正可以借題發揮 規勸宣王 把他愛自己的私心 化成愛大眾的

公理 要照古板先生的話 一定難樂不可好 那就不算本事了 即如漢朝東方朔 見漢武帝迷信神仙

就從那神仙鬼怪上設法 變着方法 勸君醒悟 如今世界文明 這個舊習 不可再用 總然言語離奇

不失爲諷諫的宗旨 (諷諫是暗含着勸) 再往春秋戰國一說 楚王朝中 有個大臣宋玉 這天隨着楚王 出

外閒游 右楚王船上陪侍 那時已將秋末冬初 天氣漸冷 楚王坐在船裏 穿的衣服很厚 自家又驕傲

又高興 費着身上燥熱的很 忽然來了一陣打頭風 吹入御舟 楚王大喜 連聲的誇贊 說 好風呀 好風

呀 宋玉趁着機會 奏道 這箇好風 可不是尋常百姓受得住的 專專是入王一人享用的好風 你看他這話

語 雖不激烈 意思却是譏諷的 了不得 分明是說楚王自己無人 但知一人樂 不能替百姓想 這月算

勸他與民同樂 還得對症下藥 如同名醫治病一般 不能拘着一定的古方子 太平年月 專保護民間的產

業 在生靈上用精神 輪到世界紛爭 處處得變法 耳目為喜悅 看似平常 關係的地方 也實在不小

不拘喜愛甚麼 都可借著勁學使勁 灣灣轉轉 又引着歸入正道兒上去 拘泥不化的人 今王既性善所近

巧良人 莊暴還算好 樂善好學 倒還不該短 並且很疑惑這件事 曰 好樂如何 孟子聽了這句話 別

題多門 對胃口了 也不管莊暴是真心假心 儘量是不以好樂爲然 不叫他知道其所以然 也得叫他知其所以然

然 正正經經的對他說 王之好樂甚 則齊國其庶幾乎 這本句話 乍一聽上去 真是沒頭沒腦 好樂跟

治國 彷彿是離唇不對馬嘴 怎麼會弄到一塊兒了呢 等待把全章書一看 何好

◎ 辦不動 ◎

中國有句口頭語 遇着難事 便說辦不動 這句話是最時興 在官場裏 借此作了護身符 話雖不要緊 把中國可給害的眞苦 事事因循 人人推諉 無論是一件什麼好事 請教作官的人 必說辦不動 只圖眼前過去 敷衍敷衍就拉倒 又搭著人心忌妒 凡辦一件事 贊成的主兒少 破壞的主兒多 不但不肯伸手幫幫忙 還在傍邊看哈哈笑 即便有幾位熱心辦事的人 也能給鬧寒了心 又搭著中國人缺少閱歷 辦事只圖成功快 等到欲速不達 事由兒辦糟了 還落得小人說便宜話 這就是中國不能成事的大毛病 其實要把這道理悟透 世界上的事 思慮不到 沒有辦成功的 堅忍到底 也覆月不成功的 怎麼說呢 天下的道理 離不開因果 不造因不能結果 既有了因頭 自然就不難結果 只識淺的人 沒到結果的時候 就說是辦不動 那種知道 作事不成功於現在 必成功於將來 不成在自己 必成在他人 辦事把不成功。三箇字放在心上 如進兵的先慮退 把辦不動三字拋在腦後 如對敵的不求生 如此辦事 然後纔能有把握 明白了此理 不論什麼事 只要有利益公眾 無妨往下辦 不必求眼前的效驗 有種樹的 必有喫果子的人 大丈夫既肯辦天下事 何必專專要自己收功 但求自己得名譽 還是一片私心 就拿現在所辦的新政說罷 那一樣不是前幾年沒辦好的 那一樣不是當年辦不動的 怎麼當年辦不動 現在就會辦動了呢 這幾年所辦的新政 也不在少處 沒下手舉辦的也很多 按着現在的時局 沒一樣不當趕緊辦 也無論是政府 也無論是民間 大家齊心努力 政府辦的 民間也得幫忙 民間辦的 政府也得提倡 上下聯成一氣 有幾年的工夫 或可把中國補救過來 要還是你照着我 我看着你 一來就說辦不動 辦不動 那可沒了指望了 就等著外人下手來辦罷 到了那時候 後悔也就晚了 正應了一句話 世界上勢力相逼 變法也得變 不變也得變 自己變出 自己冇權柄 外人給變了法 權柄使屬了外人 我的四萬萬同胞啊 別竟說口頭語啦

要緊新聞

德皇請各國撤去中國駐兵○益聞西報說 德皇照請各國 把駐紮中國兵隊 一律撤退 各國已經答應 怎

樣撤法 由駐京各欽差商議

游歷定章○各國官紳 到內地游歷 總得有地方官的護照 沿路才能夠保護 這一層意思 條約上早已說

明 近來常有不領護照的洋人 私到內地游歷 地方官既無法保護 從中就免不了出事端 現時外務部

裏 引游歷的章程 照會駐京各欽差 說各國官紳 無論到那省去游歷 都得領有地方官的護照 好妥

妥當當的保護 倘若不領護照 遇有事故 地方官不但不認保護 游歷人不遵公法 還要治他的處分

聽說各欽差 已經通飭各領事 遇有游歷人員 照約辦理

接通海底電線○中美兩國 雖然通商 海底電線 可還不通 美國政府 因此事是個缺陷 由駐京美國欽

差 跟外務部會議 要訂立專約 准美國安設中美海底電線 這件事情 不知道外務部答應不答應

舉貢出路○停止科舉 所有舉貢主員 打算叫他們在各衙門裏當差 這一層是袁世凱保奏准了的 張宮保通

飭各屬 也都仿照辦理 政府裏頭 要等着這幾省有了成效 再通知各省 一律照辦

陝甘京官議辦鐵路○陝甘京官會議 要修一條極長的鐵路 往西通到伊犁 往東通到山西 跟太原鐵路接

通 現時正在商議 不知議得成議不成

警務二則○現在既立了巡警部 各省的警務 也得認真講求 警部已有公文給各省 以後所辦的警察事情

隨時報部 此節已見本報 至於各省的辦法 將來由警部頒發章程 事歸一律 總辦等官 也由部裡

扎派 現商部扎派總辦一樣 又聽說警部裏頭 要認真教練消防隊偵探隊 已經給駐日楊欽差寄電 保

決卒業警務學生 來京當差 教練各隊

本京新聞

假洋兵搶錢○由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往北 就是當年的兵部街 現在俄兵營作了操場 每到夜深 常有洋兵

搶人的事 前幾天有兩輛東洋車 深夜走到那裏 忽然抱出一箇洋兵來 攔住去路 把坐車人身上的錢

夜受驚 可分別不出真假 俄國失的聲名很喫虧

研究母教○北京美以美會女教士 商議母親會 專研究女教友的學問 年齒已長 不能再入學 藉此討論家庭教育 要知道子女的一生 全在作母親的身上 不能專靠着男子 此事要辦理好了 却是十分有益 但怕專講宗教的迷信 不求真理 也是枉然

學生怕冷○宗室覺羅八旗高等學堂 學生的臥房 全是三間一通連 每間住八個人 現在天氣已冷 白日一天沒有火 直到晚上 功課完了 歸宿臥房 纔由夫役搬了火爐進來 烘烤不到兩刻工夫 一轉眼火爐又搬走了 學生們太怕冷 都有些受不住 若到三九天氣 更富怎麼樣呢 孟子說的凍餓體膚 學生們可是作不到 現任把官醫也裁了去 萬一凍病 恐怕與功課有碍 聽說八旗高等學堂經費 每月七八千金 別叫學生說出話來纔好

藥毒疑○初七日上午 豐盛胡同西口外 有個開碾房的康四 由舖裡出來 在門外喂驢子 猛見一箇人向草裏頭扔了點東西 過去一瞧 是些黃色的藥末 形迹可疑 帶着人往南就追 經巡捕幫着拿住 送入工巡西局 醫晚滿了一堂 據供是洪姓回民 路過碾房 無故被人擒住 扔藥的事 毫不知情 局員也無奈他何 暫且扣在局裏 昨天清早 驢子受毒倒斃 打算偷子 就不當下毒藥 藥死了也偷不了去 想必是康四得罪過人罷

採訪局着急○自任車站放炸彈 將近一月 毫無音信 天津派來的採訪人員 正天的着急 據我們想 此等入形踪秘密 一人拚了命 同黨必不甘心 當真要查明 必須密派偵探 遠遠的去暗訪 中國不講偵探學 又恐怕沒有這種人才 專在京城裏訪 無益

各省新聞

將軍注重演說(奉天) 趙將軍因民智不開 辦理新政 很不容易 如今要開通民智 必得從下等人入手 打算多立演說處 下等人一開通 辦理新政 可就容易極了

請看候補官(奉天) 奉天大亂之後 各物無一不貴 小民度日 更是艱難 這也不足為奇 最可歎的是 那些候補的老爺們 平日本不知生財之道 太平年月 還是困苦不堪 經這一番大亂 更不必說了 窮

的覆了法子 紛紛給外人去當奴才 也不顧甚麼體面 有人親眼見著一位 也不必說他的名姓了 真是可歎

觀察提倡國民捐 (山東) 自本報創議國民捐 京外士民 紛紛認捐 山東師範學堂 總辦方觀察 印了勸捐小啓 到處勸人 自己又先認捐一百兩 觀察這一提倡 各學堂的教習學生 全都認捐 將來各省若也仿照辦理 還康大債 可真真的不愁了

德泉白公斷 (山東) 辦理淄川煤礦的萬金泉 前從德人毆士手裏 訂買抽水機器 言明價銀兩千五百元 保險三年 先交價銀一千二百五十元 其餘一千二百五十元 等著機器安好 照數交清 由青島德盛公號作保 立有合同為憑 趕到把機器安好 不能使用 萬金泉就同毆士爭論 不惟毆士反打一耙 說他是快賴機器不能用 藉此要不給那一半價錢 立刻回到青島 請了箇律師 在德泉台衙門控告 德泉台派了精通機器的人 前往淄川去查看 現據查機器人查明 實是在是機器不能用 並非是萬姓快賴 因此德泉台判定 原告自備 既跟合同不符 被告所欠的價錢 也就不必再交 一切堂費 叫原告自備 與被告無干 德泉台知公斷 足見是並不袒護

創設電燈 (山東) 省城電燈公司 是在籍候補道劉福航創辦的 其中全是華股 並無洋款 在青島電燈公司裏 買來機器 共用成本三萬兩 公司房屋 已經建造 省城各街道 也都一律立起燈桿 批駁福公司練鐵 (河南) 福公司礦師利得 據稟河南撫白 要在懷慶開辦鐵礦 撫台因福公司原訂合同 並沒有准他辦鐵礦的字樣 立刻批駁

賢令與學 (河南) 榮陽縣張旭大令 辦理學務 最是熱心 把本處念書的人 都送到外邊去留學 所有經費 全是自己捐廉 榮陽縣的風氣 向來本不閉通 張大令這一提倡 將來必能變而又明氣象 且設無線電 (江蘇) 電報是國家的利權 不准外人干預 無線電關係機密 更不准外人設立了 現有某西商 要在上海設立無線電 直通香港 威海衛 新加坡等處 南洋大臣 因此事不合條約 已再給駁了去

楚報主筆案 (湖北) 楚報主筆被拿 已登本報 被拿之後 官場因他議論五大臣的事 疑惑他是革命黨

只是屢次審訊 沒有實據 某督的意思 不管他是不是革命黨 打算要辦他個監禁的罪名 可是還

上諭 宮門抄

十月初九日 諭錄 ○十月初八日 商部 劉儀衛 廂黃旗值日無引 見 松公 蔭恒 各假滿請 安 備員于
 專摺謝賞綢緞 恩 河南鹽道王維翰謝 恩 簡缺知府陳武純 謝恩 陳應禧 夏敦復 玉構預備 召
 見 召見軍機 陳應禧 夏敦復 玉構 王維翰
 上諭林紹年奏特奏庸劣 職各員一摺 貴州松桃同知陳雲諱匿重案民怨滋深 級陽縣知縣崔鳳昌怠玩異常 罔知
 振作 大挑知縣耿鍾漢聲名惡劣 縱子妄為 丙妹縣丞常壽鶴辦事顛預利心甚重 前署威寧州訓導楊德榮巧於朦
 弊 不堪司鐸 羊腸巡檢吳之珍濫刑斃命 操守平常 均著即行革職 郎岱同知慶恩因循廢事 積案過多 八寨同知喬
 蔭福吏治生疏 嗜好亦重 黃平知州石嶸性尚柔懦 人地不宜 均著開缺 歸部選用 補用知府王繼先精力衰頹 縱差
 生事 台拱同知冉煥章年已就衰 案有疏縱 試用同知王殿光才具平庸 舉動粗率 開缺另補 通判郝慶桂精力不振
 庸闇無能 試用通判黃廷魁性過渾厚 約束不嚴 均著飭令回籍歸化 通判劉復校公私牽混 煩要不勝 著開缺另補
 餘著照所議辦理 該部知道 欽此

電報

俄亂已平 ○路透電說 自俄皇降了立憲諭旨 人民非常喜悅 罷工情形 也都平靖 各處鐵路 照常開車
 維新新政 ○又說 俄國總理大臣維第 要把國事犯的罪人 一律釋放 (因為國家的事被罪叫國事犯)
 德希邦交親密 ○德京電說 希臘皇帝 現到德國游歷 德皇很是厚待
 德開議院日期 ○又說 德國議院 定於本月二十八日開議
 日本又借國債 ○又說 日本政府 現時又要籌借新國債
 擴充郵政 ○又說 俄國政府 要在俄京一帶 推廣郵政

講 書

〔學府論語文義更深重宜慢讀所以先講孟子〕

他日見於王 曰 王嘗語莊子以好樂 有諸 王變乎色 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 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 王之好樂甚 則齊國其庶幾乎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孟子聽罷了，許暴話，天天的盤算，要從這好樂上進言，只因孟子心血太熱，恨不得一刻喚醒了宣王。這天見着了面，等不得宣王開口，先就請問道：「莊王很喜愛音樂，自己不知道所好的是不是，與政治上有無妨碍，曾把這些話語問過莊暴，可是真有的事嗎？」宣王乍聽這一問，心裏猛孤丁一驚，想平日所好的樂，步不是古詩的音樂，白覺有點子不雅。今天這位老先生，驟然問到這裏，想必又有些勞叨，可別像以羊易牛那一回，白白聽了他多少譏諷，到底不合我講講桓文之事。這回先從他口裏問我，自然總是好話，不過我耳中，喜歡的，他老先生不以爲然，只可老老實實對他直說。我所好的是俗樂，叫他明白我是個俗人，不能懂得甚妙堯舜之道，倒也直截痛快。宣王心裏這樣想，嘴裏這樣說：「等待把話說完，孟子先不同他分辨，還照著對莊暴的話一樣，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料定宣王的好識，比莊暴也高不了多少。爽興揭開了，別叫宣王把自已看得太低，人要是得了志氣，甚麼事也作不成功。何況是一國的人，君呢？請從王變乎色這一句看，心虛胆怯，宣王的志氣，也就可想而知了。孟子總想鼓勵他，以毒攻毒，索性勸著他好樂，人君的喜怒，就是國家的喜怒，好樂不惟好樂，即不論所好的是甚麼樂，但求處處別忘了百姓，說用音樂治齊國，亦未始不可。何況音樂是件事，實在有關於政治民風呢。

近來梨園中人，很有幾箇明白的，要打算改良戲曲，立正樂學堂，用意誠然不錯，但有一節，無論甚麼事，大家先得齊心，得著書，講樂，把他拉扯過來，說給大家聽聽，若是說的不錯，何妨憑著天良的改一改，如今梨園的規矩，就跟古樂失傳的一樣，不唱傷風敗俗的戲，戲座兒的也不多，因此風俗日壞，無法收拾，唱規矩戲的角色，很不容易出人才，出了一二人才，聲價作起來，不由得就有些不守廟規，一般戲迷老爺們，再死乞白賴的一作情，若樂不均，可就梨園的團體解散了，沒有團體，從那裏能够齊心呢？說到這裏，好對人思念程長庚，一簣柳子，還要分爲兩黨，更是無謂。書上說：「今之樂猶古之樂，講書的說，柳子猶之乎二簧，只要明白戲的宗旨，本是勸化愚人的活圖畫，無論那種腔調，投其所好，都無不可，唱戲所擔的責任，簡直合掌教育的一樣重。如此看來，正樂學堂萬萬的不可不立，也不必引經據典，說怎麼作不到的古話，抱定了改良戲曲的主義，輔助于化，喚醒愚民，唱戲的功勞，可也就不在小處了。既然作了唱戲的，就當從唱戲上立箇名，不是頭等名角的名，是千秋萬古可敬的名，別約的念頭，一概不必妄想，這箇責任在戲班，這箇權柄可在南府，諸位大人老爺們，要是可憐可憐，便百姓，從戲文上改改風俗，可真是是一件極大的功德呀。閒言少叙，還是講書罷。在宣王的好樂，以爲今樂不如古樂，就如柳子一黃不如崑腔一樣，要在詞句上講求，自然崑腔是真好，但是愚民不通字義，詞句雖好，萬不能感動下等人，就台著大家耳目，只要見得了功效，又何必吹求皮毛呢？戰國時候，聖王的制什，已經不大完全，一定再考古音，也未必合於了時宜，所以孟了不談樂的今古，就恐怕王不能真好樂，樂分今古，好樂的心，也是沒有今古區。

要緊新聞

考查法律○修律大臣入奏 說法律已經修成 還得派人往外洋考察 日本初變法律時候 就是這樣辦理 把西洋各國法律 預先考察的極精 所以收的効驗很大 中國跟日本相離不遠 情形也相同 若要仿照辦理 似乎不甚為難 請派刑部郎中董康 主事王守恂麥秩峻 前往日本 考察法律 聽說已奉旨允准

演大操○德國欽差 照會外務部 說本國兵隊 要在通州張家灣一帶 試演行軍大操 大約在十月內舉辦 恐怕本地居民不知道 難免要造謠言 請轉告州官 出示曉諭

京漢鐵路開車○京漢鐵路 大功已經告成 定於本月十六日開車 三天之內 來往搭客 一概不收票費 算是舉行開車的大典 到了那三天 客商必然不少 這條鐵路 自開工至今 共用經費 五千三百萬兩

光景 俄又聲明駐兵○俄欽差對某大臣說 外邊相傳 俄國派兵三十萬 到中國邊界地方駐紮 俄國並無這等舉動 中國千萬不可輕信謠言 免傷兩國邦交 但有一層 中俄交界地方 現時可要派兵防堵 大家請看

俄欽差辦理外交的手段 真是不錯 饒著人家要駐兵 還要繞著灣子講交情 此等外交手段 把中國人可員給看成傻子了

潘撫台被議原因○新疆潘撫台 這次被議 名是為私動庫款 實因為他另有別情 恐怕傷了國家主權 所以才把他這樣重辦 政府電告新任巡撫 潘效蘇跟俄人商議的事 無論已辦未辦 一概不能承認

警部衙署○巡警部開辦時候 因為沒有地址 就在工巡局辦事 現時本部堂官 要把西華門宏仁寺台仁壽寺兩處 作為本部衙署 已經奏准 大約還得修理修理 就可以搬到裡面辦事

本京新聞

車站的巡警為難○火車站鬧亂子之後 極力的整頓 規矩很嚴 這本是該辦的事 平常日子 早當如此 現在出入各走一門 有巡捕看守 不准亂走 該應人人守規矩了 誰想到呢 大人老爺 偏偏的不守

規矩 上校有紅托泥大車一輛 前頭有頭馬兩匹 在姓亂走

不知道大人坐在車裡沒有 也不知道是那位大人 不怪下人怪主人 請儘心醫草的君子 訪訪明白 給我們送信再登 ○還有一回 外人更無禮 某國武官 不按著規矩走 巡捕攔阻 舉刀就要砍 請問 文明國的官員 若甘心學中國的腐敗氣 只管無禮罷 只管無禮罷 志强丸○湖廣總督張官保 考求戒烟新法 製了一種丸藥 起名志强丸 有志自強的 就該應趕緊戒除 現在寄到京師 在各舖戶發買 街上貼有大報單 寄買的舖戶 都印在上面 今把報單上的原文 演成白話 請諸位看看

太子少保頭品頂戴湖廣總督部堂張 諭製志强丸 可憐呀 鴉片烟的大害 簡直就是如今的洪水猛獸 並且比洪水猛獸還利害 堯舜的時代 洪水為災 不過九年 猛獸傷人 也就在殷都一塊地方 如今鴉片烟的害 流毒一百餘年 種禍二十二省 受了此害的人 數目太多 真是沒法子細算 越來越鬧的凶 不知要鬧到甚麼地步 銷滅人才 敗弱兵氣 還要傷耗錢財 所以纔把中國弄得這樣苦 傷耗錢財還是小 文武人才 受了煙毒 志氣不強 精神不振 不能作事 拋廢時光 見識不高 遊歷不遠 用度過費 子息艱難 再等幾十年 中國四萬萬人 豈不變了不人不鬼的怪物了嗎 那可就沒了想兒了 因此寄電給駐英國美國的中國欽差 託他們留心採訪 選買各種藥料 製成這種志强丸 在湖北地方 已經戒了好幾千人 如今的規矩 軍營裏面 若敢開燈燒烟 馬上就地正法 在營外偷著吸食 被人查出 也要監禁一年 有恣的君子 趁早回頭 再等幾年 若把軍營裡的法律推開 到處照此辦理 那可就後悔已遲了 奉勸大家 立定了志氣戒洋烟 這可是頂要緊的切己事

辦實在事○京城民立學堂 慢慢的多起來了 可惜有一箇見解 還不大實在 大約都存着好勝的心 沒有肯辦初等蒙學堂的 不從初等蒙學辦起 到底總不得法 劉瀛東所創識字義塾 真正是初等蒙學的根基 昨天又有一位測繪學生邱君 願盡義務 每星期教授初級算學 並教柔軟體操 眾學生從學房舖裏逃出來 忽受濟等的文明教育 一個個歡天喜地 功課完了 誰也不肯散學 內中有一個未及學齡的小學生(六歲)字義很明白 題了箇不字 他居然會聯上一個公字 問他怎講 答道 不公就是人心不公道 請看文明國的軍人○本月初九日 順天中學堂 東文學社 在天壇牆外開運動會 三點多鐘時候 有兩個洋兵 帶着一名馬夫 冒冒失失 闖進操場 教習學生 忙去攔問 洋兵在馬上 前仰後合 大有醉意 一個勁兒要往前闖 不容分說 衝著人羣裡 就放了馬韁 沒有幾步 可就跌下來了 巡捕攔攔動了動嘴 全算給勸走 您看看 還是怎麼說 前次湘學堂學生 老老實實看日本兵操 無端被打 這次又明國軍人 硬要在我們操場裡跑馬戲 旁邊陪着一個不醉的 也跟着不懂規矩 請到日本兵營裏問問 這個樣兒的 該當怎樣待承

皇太后萬壽恭祝節

十月初十日

恭祝

上諭 官門

十月初十日補錄 ○十月初九日 召見軍機 皇上明旨 辰正至 儀鑾殿行禮

上諭楊士驥奏黃河霜降安瀾一摺由東河入秋以後山泉暴漲溜力剽悍岸工恐迭巨險仰賴 神靈默佑搶
護幸穩備交霜降普慶安瀾實深感荷發去大魁香一枝照舊書房恭寫扁額一方交楊士驥祇領虔詣 大王
廟敬謹懸掛祀謝用答 神庥以在在工在力之候補道同國禮徐世光均著加二品銜並隨職二級直隸候補道張
增庶著遇有管河道員缺儘先補用候補道許之琪呂耀長均著加二品銜試用道杜秉寅候補班補用並加二
品銜候補知府何汝熙均著免補本班以道員仍留以省補用直隸州用道候補知縣徐沅著俟補缺後免補直
隸州以知府在任候補試用通判金炳廉試用知縣張慶泰均著免補本班以直隸州知州仍留原省補用餘著照例
辦理欽此

電報

小村男爵東京 ○上海專電 日本外務大臣小村男爵 合託京師使內田嚴說 奉旨欽命 派為督辦

可到京 嚴中函致尼 商議東三省內專制 小村男爵奉到命令 當時起力 目下正在路上行走 這兩天內 就

日慰韓皇 ○又說 日本伊藤侯爵 帶著本國國書 由日本前往高麗 去安慰大韓國的大皇帝

日太子親授少將 ○又說 日皇太子 現任親為隨員少將 太子世官兵部

并持旅船江鑑 ○上海專電 日旅船假 沉船 現時已解日軍初出來 船中都視為損傷

講書 (續昨)

昨天講的那節書 拉扯上現在改戲的話 不管他們真辦假辦 說下話攔着 擠到了時候 總有大明白人出頭 這且不在話下 再考考樂的來由 也就知道戲的根本了 音樂一道 傳留下來 年代實在久遠 從黃帝時候 在崑崙山上 截取竹竿 製成九寸長的管子 學作鳳凰鳴 名爲黃鐘律呂 隨後纔興出五聲八音 琴瑟簫管等樂器 古來君子 全通音樂 皆因禮樂兩字相連 本是祭祀必用的儀注 連到琵琶絃子等物 也不是毫無取意 最興旺在唐朝 唐明皇性喜音樂 內廷當差的伶官 全住在梨園 後世管着優伶 就叫作梨園子弟 聽見念書的人說 唱戲好像儼禮 其寔四書上的鄉人儼 彷彿黃帝打鬼一般 非同演戲 演戲這件事 雖不出在唐朝 隋朝書上就說過 也是歸樂部掌管 無論喪事喜事 都要照着樂章扮演 即如朝廷有了宴會 起先用一個伶官 扮作老牛模樣 身穿青衣 披散着頭髮 用紅顏色抹了臉 向着酒席上狂歌 這是甚麼典故呢 因爲東晉有個才人 平生學得志 滿腔子熱血 憤氣難舒 後來晉朝在江左偏安 不能夠恢復一統 這人中了點心病 每逢聚會筵宴 就要闖進來喝酒 喝醉了就向衆人大罵 說他們且知高樂 不想眼晉朝的天下蒼生 又說又唱 又哭又笑 後人因他這點忠義 每遇公私筵宴 扮出他的醉形兒來 作一個警場的警戒 這就是大花臉的出處了 要到了素事 第一戲是個小丑 用粉墨畫出滿面淚痕 身穿素衣素冠 書來跳舞 這又是甚麼典故呢 當日有位孝子 他父入山 被老虎傷了命 孝子追尋父屍 進山走了十三個灣子 方纔找着 就編成十三套曲子 至今一套曲子 叫作一折 便是這個原由 戲台上的小花面 大約就本着他來的了 再說那鬼臉兒 都以爲出在狄青 因他打仗時候 愛戴假面具 其寔有個小秦王 打仗最英勇 戰功很多 少年貌美 每逢出兵 必戴假面具 並不獨狄青一人 看來唱戲這回事 都是忠孝英雄的本色 於風俗人心 極有關繫 無奈後來人情淺薄 處處從輕巧上見長 戲班子又沒有專門學 明明是勸化人民的好事 改頭換面 隨意增減 本來的用意 連唱戲的往往都不知 聽戲物但看外形兒 專從壞地方上留神 你說害人不害人呀 這個過處 可不能不責備廟首了 上海名優汪笑儂 見解獨高 用心獨苦 新近排出一齣苦旅行 把越南亡國後的苦情 演的盡情盡致 又排出歐洲進化記 單說立憲國的政治 藉此開化民風 你看他是何等見解 何等苦心 若沒有一點學問根柢 也見不到這個地步 前明有個內監 名叫阿丑 每遇天子看戲 他能在談笑上傳神 事事要求皇上醒悟 明史上頭 把何丑誇讚的了不得 齊宣王的伶官 果能像後來的中官阿丑 從這音樂一事 引宣王歸入正道 雖說是世俗之樂 比起古樂來 又有甚麼分別呢

國民

盧素存

中國當年 閉關自守的時代 也不少征戰的武功 但無論誰勝誰敗 誰存誰亡 反正都是黃種一類人 所以得了那塊地土 就得先安那塊地土的民心 恐怕民心不服 得了那塊地土 也有許多不安 到了如今 可變了花樣了 跟各國交通以來 纔知道另有一種滅國新法 絕不像同種殘殺的舊例 各國生齒日繁 地窄人稠 算計算計 非分居另過不成功 因此耗財費力 前往各洲 尋找殖民地 找著地方 就把人民 搬在那裏 如同移花種樹似的 從此就算栽住了根子拉 所以叫作殖民地 佔據一處地方 必想著法子 叫本地的人 慢慢的稀少 爲的是叫他本國人 好在那裡滋生 所有各海島 已經叫大家紛紛爭佔了 如今只好爭佔衰弱的國土 卽如越南 自從光緒十一年 屬了法人 每年越南人要交身稅三圓 生一個孩子 交二圓 葬一個死人交五圓 男一婚 女一嫁 都得交稅一二百圓 至少也得五十圓 此外養一隻牛交五圓 養一猪一狗一貓一雞 都是三四圓一兩圓不等 人民所住房屋 安一門 開一窗 換一椽 補一瓦 還有不交稅的 還有一種苛律 四人不准聚談 無執照不准出境 大家想想 越南本國人 再過幾十年 就是 不給轄制死 也得窮完了爲止 所以我們這當民人的 都得知道我既是這國人 就得想法子保住這國 別叫外國佔了去 有人說我們一個平民 有甚麼法子保國呢 這是不懂國民兩字怎麼講了 立了憲法之後 公理大明 自然就上下一體 都知道國離了民 必不成爲國 民要離了國 也不成爲民 既是爲民 都有保國的責任 試想保國這件事情 還離得了興養立教裕國練兵麼 辦這些事情 不是用錢財 就是用氣力 我們人民 如肯出錢財 又肯出氣力 便是平等的國民 不然就是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也可以算是高一等 要是錢力兩樣都不出 那就不够國民的資格了 有人說我一個人出錢出力 也無濟於事 不出錢力 也無損於事 可知道中國四萬萬人 本是由一箇人積成功的 假如這回四萬萬裡頭 有三萬萬肯出錢力 共保國家 這國可也就保得住了 但有一件 那一萬萬不出錢力的人 跟着別人享太平福 能夠

不害羞麼。如同。一家的。兄長。操心費力。掙了家當。小兄弟們。只是喫喝玩樂。自己。不覺着。沒有。臉。外人也。必。定。要。恥。笑。你。又。假。如。四。萬。萬。人。只。有。一。萬。萬。人。出。錢。出。力。那。不。肯。出。錢。出。力。的。倒。有。三。萬。萬。這。國。必。免。不。了。衰。弱。滅。亡。真。要。到。了。衰。弱。滅。亡。的。時。候。那。愛。財。惜。力。的。人。准。能。够。逃。得。了。嗎。所。喜。道。幾。年。裡。朝。政。維。新。民。智。漸。漸。開。通。今。年。前。半。年。南。省。因。着。美。禁。華。工。想。了。個。不。買。美。貨。的。法。子。來。抵。制。不。上。幾。箇。月。二。十。多。省。全。都。知。道。了。到。了。八。月。北。京。又。提。倡。國。民。捐。不。幾。天。功。夫。認。捐。的。人。縷。縷。行。行。不。斷。這。股。子。熱。勁。兒。就。彷彿。新。添。的。煤。火。只。要。把。炭。燒。著。再。求。大。力。量。的。人。用。一。把。大。蒲。扇。本。給。扇。兩。下。子。火。苗。兒。可。就。冒。起。來。了。我。們。雖。是。生。在。偏。鄙。州。縣。或。叫。我。們。出。錢。領。頭。或。派。我。們。出。力。勸。勸。人。或。錢。財。氣。力。一。齊。出。抬。舉。我。們。作。個。等。國。民。都。是。分。所。當。然。的。若。見。這。轟。雷。貫。耳。的。大。事。照。舊。是。不。疼。不。癢。如。聾。如。痴。甘。為。守。財。奴。自。了。漢。這。國。民。兩。字。可。就。貼。不。到。他。身。上。了。請。把。上。邊。所。說。長。兄。小。弟。的。比。喻。子。細。想。想。諸。位。自。己。願。量。隨。便。要。居。那。一。等。都。可。

要緊新聞

立憲日期○出洋五大臣 要請○旨先定立憲日期一節 現時還沒出奏 聽說五大臣的意思 打算請以十五

年為期 實行立憲 不知幾時纔入奏 天下人民 盼望的了不得

禁日人雜居滿洲○日本所定交還滿洲條款 說除遼東半島外 無論哪裡 都准日本人隨意居住 政府很不以為然 已經照會日本公使 說奉省風氣不開 外人若隨便雜居 恐怕難免是非 況且島賊亂的利害 萬一有些事故 地方官無法保護 因此傷了兩國和氣 反為不美 隨意居住的話 可以不必題 電奏路約作廢○岑宮保有電奏到京 說粵漢路約作廢 已經收回自辦 現在省城設立總局 派湖北候補道

王秉恩 管理全局事務

大操餘聞二則○這次河間大操 凡置買軍裝戰馬 合接待賓客各事 共用去經費一百多萬 詳細數目 還

忍聽說

又這次觀操中外人員 實在不少 都由接待所應酬 每人送有檳榔葡萄酒 餘外又送白磁酒盃一個 上

面刻著文字 作為大操紀念 請廢中俄約章○庫倫辦事大臣入奏 說中俄陸地通商約章 兩端邊界 商民交易 暫時全不收稅 今中國 入俄貨物 他們一概收稅 既然如此 就可以把約章作廢 庫倫也開辦統捐 請轉行商約大臣 將來跟 俄國議約 先定規避件事

本京新聞

幻影燈祝嘏○昨天晚上 驛馬市講報處 預備了一個幻影燈 第一張圖 寫明恭祝○○○皇太后萬壽 觀 看的 很多 這種幻影燈 大可以教化愚民 若能把開通民智的實事畫出 一面看燈影 一面演說 感 動的更快了

民格如此○昨晚去看講報處的幻燈影 未曾射影 先得把別的燈熄滅 就有人說了一句 留神零碎東西呀

還一句話 好不受聽 有人就搭腔說道 在坐聽演說的 都該當自重自愛 豈有趁着沒亮兒作賊的理

文明地方 總要以君子待人 這話一點兒不差 唏 奇巧 回來就接了一封信 城裏講報處 常吊丟

茶碗 會友堂卜先生一處 進化閱報社一處 都受過點兒小傷 俗語說的不錯 有拾冰水的 就有偷水

瓢的 民格如此 怎好 怎好

燒餅舖晦氣○有一個 吳的 在俄兵營當苦力 吳姓的朋友張姓 常去到兵營找他 兵官知道張吳兩人相

好 前次兵官出彰儀門 吳姓跟著 在大街燒餅舖喝茶 兵官又知道他認識燒餅舖 新近由張姓替兵官

買東西 把錢撈跑 吳姓恐怕連累 不知去向 也許是串通的活局子 俄官想起了燒餅舖 自己去尋找

一定要跟燒餅舖要人 你想想 這燒餅舖晦氣不晦氣

各省新聞

禁洋商違背約章(山東)濟甯州地方 英日商人 開設行棧的很多 並勾串無知華商 專專販運銅元 廣

經船捐局查獲 這件事情 不但違背約章 並且有碍財政 竟沂道稟知撫台 轉請南洋大臣查禁 南洋大臣得信 照會英日領事 以後洋關到內地販運土貨 不准違背約章 再在內地開行棧 買辦貨物 總要用現銀 不准販運銅元

邊匪難平 (廣東) 廣州 瓊州 跟越南搭界 那一帶賊匪雖不多 很不容易勦辦 官兵一到 他們立刻就竄到越南 官兵一撤 回來搶劫 匪首龐八黃有祿等 屬的最兇 官兵極力勦捕 好不容易才把黃有祿拿獲 龐八可是還沒拿著 連黃有祿的兄弟黃有蕃 帶領眾賊匪 又跑到越南去了 唉 窩兒反

專 件

炸 彈 冤 案 公 呈

三品銜分省補用道黃中慧翰林院侍讀世榮候選通判張煥柏等謹呈為公呈作保謂雪冤獄事竊於九月初五日天津警局在直師保安寺廟內拿獲形迹可疑之裝俞葆元及張伯航二名次日又獲買仲翔一名皆均解赴津局監禁彌月迄今不釋職等查俞葆元實係張榕改名張榕小係盛京順黃旗漢軍人居住奉天省城光緒二十九年六月考取譯學館學生分學俄文旋因日俄開衅東省戰界內民生塗炭不堪張榕因老母在堂身居戰地異常焦灼寢食俱廢遂於三十年夏間學堂暑假回國省親不意行至營口日軍盤詰甚嚴知張榕向通俄語疑為探報張榕為時勢所迫遂改姓俞名葆元字木彊歷盡艱險徒步而行出入兩輪前敵槍林彈雨冒死省親僅得聚首識者義之繼以日軍全勝張榕以未習日文遂又擬遊學東洋於今夏來京正在典理行裝挪借資斧聞凡入學堂者必須改易西服張榕遂又改西裝此張榕所以改姓易裝之緣由也而不意竟以此見疑無辜被逮久禁不釋其同獲之張伯航買仲翔尤屬冤誤職世榮等與張榕同鄉至戚誼難坐視卑職煥柏係張榕胞兄信馳救確知其言非匪徒血燕不法之案職道中慧識張榕不及半年識買仲翔僅一月然見學界被誣志士受辱恐從天下新黨寒心全局解體用特不避斧鉞奔馳京津設法求救職道中慧謹案張榕買仲翔均屬有志變法之士絕非匪徒情甘以身作保倘有他案不法之處請治中慧妄保之罪雖死不辭特此公同具呈伏乞 鈞恩立飭釋放以全大局而慰士心實為禱便須至呈者

右公呈於十月初三日發寄聯名者六人計開
 三品銜分省候補道黃中慧 日講起居住官翰林院侍讀世榮
 工部主事安海瀾 候選知縣郭口
 戶部主事梁玉書 候選通判張煥柏

十月十一日補錄○初十日推班 召見軍機

電報

俄國會黨漸平○路透電說 俄國芬蘭革命黨 因俄皇已

降立憲諭旨 他們漸漸平靖 按俄國革命黨 鬧的最

利害 俄皇想了好法子 始終沒把他們制住 如今

一立憲 他們竟會平靖了 俄羅斯的專制政體 全地

球上 從此沒人再笑話了

猶太人受虐○路透電報說 目下俄國亂情 已經平靖

但又起排猶太人的風潮 到處有殺害猶太人的事 諸

位呀 請看看亡國人的情形 心裡是怎麼箇勁兒

國事犯已釋放○又說 俄皇降諭 所有國事罪犯 一律

釋放

英使高升○又說 駐日英國欽差 現升為頭等爵位

波蘭運動自立○又說 俄屬波蘭國民 極力運動 想要

重新獨立 嗚呼 怕不容易了罷

密

音密 從山 山形如屋 隱蔽不露叫密 借作嚴密的密

闊

音適 北方音擴 寬大叫闊 俗說富貴人為闊人 富貴的力量寬大 以稱貧闊 富貴人若是量小 也不能算是闊人

狹

音匣 窄小叫狹 度量小的人 胸中容不下東西 就是狹

疏

音酥 不密叫疏 也寫作疎

精

音晶 挑選頂好的米叫精 借作精緻的精 在人身為精神精氣

粗

音租胡切 不精叫粗 就是沒選過的米 亦通作麤

麤

音粗 二鹿追一鹿 跑起來脚步必大 所以有麤大麤鹵的意思 通作粗

造句

填字

每○請填一字 要能講解

秘密 ○密 ○寬闊 ○闊

狹隘 ○狹 疏遠 疏 ○

精純 ○精 粗俗 ○粗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深重蒙宜慢点讀所以先講孟子〕

曰 可得聞與 曰 獨樂樂 與人樂樂 孰樂 曰 不若與人 曰

與少樂樂 與衆樂樂 孰樂 曰 不若與衆

宣王聽說今樂猶古樂 心中又有些活動 只是沒頭沒腦 想不出一點子稜縫來 可又不甚相信 只得沒精

打采的 問孟子能說給他聽不能 講到這裏 有人又來問 可得聞與四個字 怎見得是宣王無精打采 諸位

要問這一節 足見古人文字 嚴密高超 讀書的果能細心揣摩 如同事在眼前一樣 請看宣王初見孟子

第一句齊桓晉文之事 可得聞乎 只看這箇乎字 何等的興高采烈 可見宣王終日盼想孟子 把要問的這

句話 時刻存在心頭 當真見了面 沒功夫再說別的 把那全付精神 盡從這箇乎字上透出來了 眼下又

問可得聞與 跟這先那句話 單單差着一箇虛字眼與字 神色可就差了許多 明顯的帶理不理的樣子來

咳 那裡知道 孟子生成一腔子熱血 沒有一時半刻 忘記了天下同胞 任憑有何等波折 也不能灰了大

志 何況機會還難有錯過呢 大凡是箇血性人 那有不知道愛衆的 既知道愛衆 就能明白公理 決沒

利己損人的打算 輪到那般好好先生 可是大不相同 不論事情大小 只要與自己不相干 不肯多走一步

路 不肯多說一句話 拿定看家的本事 各人自掃門前雪 不管他家瓦上霜 等到人家事情辦糟了 還要

照箇哈哈笑 這等人性 現今叫作涼血動物 自家以為能保全 到了大家一齊遭殃 也沒法獨自去偷生

這等人現在很不少 既不懂得與人同患難 又怎知道與人同快樂呢 快樂的樂字 念作洛 合音樂的樂字

本是一個字 作樂跟行樂 也是一個理 只是這件事裏頭 有公義 有私心 孟子拿着這話 請宣王分

別分別 問他是獨自作樂好呀 還是與人同樂好呢 宣王的人格兒 既有以羊易牛那回事 原不至於十分

糊塗 心想照着這話說來 一人獨自作樂 自然不若大家同樂 便回答孟子說 不若與人 孟子又問宣王

一、獨樂 不若與人同樂 王說的道理很明白 只是同人家一處作樂 也有同許多人樂的 也有同一二

人樂的 王再想想 究竟那箇好呢 孟子這一問 又推進了一層 逼出他不若與衆這一句 說的雖然好聽

只是三人就爲衆 跟自家父母尊長一處樂 是與衆樂樂 合妻妾兒女一處樂 也是與衆樂樂 宣王的與

衆思想 不知他是說後宮嬪妃呀 或是說左右私人呀 還是認真想到多數百姓呢 孟子把他扣得無處躲閃

迷信

諸位念過論語 可記得孔夫子的話 敬鬼神而遠之 明白了敬字遠字的意思 就知道敬神的宗旨了 中國古書 雖說神道設教 却沒有叫人媚神 孔子怕人入了迷信 纔下了一個遠字 但能遠着鬼神 纔知懂得恭敬 到了現今 迷信鬼神的 單單合這句書相反 只要見着一座廟宇 供着一個泥胎 並不問問什麼神道 就要燒香上供 叫他保佑着陞官發財 今日剛纔燒了香 明天豈盼望有靈驗 若是始終不趁愿 還要埋怨泥胎 還叫甚麼道哩呀 有人駁我道 孔夫子祭神如神在 神鬼無靈 孔夫子也該不祭 我說是呀 您那句書問的真對勁 請問當初孔夫子 無敬的用道如字 又是怎麼講究呢 若論我們三教的聖人 全是一理 不只儒家孔夫子 稱呼聖人 就連道教的老君 僧家的如來 當初都是一位古人 只因他有個愛衆熱心 教導大衆做人的道理 後人敬他生前爲人 纔學着他作事 讀他所留的書 奉他爲神聖 至於別樣鬼神 全是一理 並不是說他果有靈氣 現今五印度 真有二三千歲的活佛嗎 卽如新死的馮夏威 因爲美國虐待華工 爭不過這一個公理 自家死在美國領事面前 稱得起爲民流血 凡是中國熱心人 聽了無不哀痛他的 上月在廣東路華林寺 大家公祭馮先生 不過盡盡衆人敬重的心 還畫了馮君小像 在當中供着 比方說後人想見馮夏威 從畫像上用意 改造銅像石像 泥胎木偶像 再要另蓋所房子 作了他的祠堂 日久天長 不合廟宇一樣嗎 (現在已造成二尺多高的石像) 到了西洋各國 各處醫院 學堂 各種義舉的地方 也有古來名人石像 不過一腔子愛慕心 反倒暗合了孔教敬鬼神而遠之的那句話 有人又問我道 你說外國不迷信 爲何天主耶穌教 說起救世主基督 如同親眼看見一般 難道就不算迷信嗎 要問這箇道理 還得細細分別 天主耶穌教信道 傳到後來 也不敢說親自流弊 又搭着各國風俗不同 勸人信道 免不了遷就土風 所以就成了宗教的迷信 其實無論那一教 總得講公理 事事全要與人有益 纔算大公無私 因爲傳教 關起教案來 關了教案 本國就借勢行事 教士的屍身 都變成了釣魚的香餌了 這箇理公道不公道理 中國人信鬼神 多半出於貪心 時時想念一己的利益 無私心便無迷信 下等人入教 他的心裏 本無公德 不過希望一箇護身符 所以迷信教主 比迷信鬼神還利害 萬一僧道道教勢力大 比等愚人 准能夠不信僧道嗎 教會中的窮通君子 絕不把教主挂在嘴上 參透佛性的高人 也絕不談知來轉世的話 無論迷信那一教 連那種妖魔鬼怪 不成教的迷信都算上 純是私心 絕無公理 所以只知

媚神 不知敬神 走到泥胎木偶前 必然低聲下氣 所祝讚的私話 還不敢叫旁人知道 並且不叫神像聽清楚 佛彷彿泥神有耳朵 牛怕犯了神的怒 憑著五碟 爐食諱 兩包二鳥眼 (也是供佛的喫食) 恨不得連子子孫孫的享受 都借此下了定錢了 官府出衙行香 從聽見他禱告著說 或是求國泰 或是保民安 說兩句這樣的迷信話 還算是大良不昧的好人呢 奉勸我們為官為民的 看看現今的世界 迷信中用不中用 古人說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 我們四四萬萬同胞 在一個魚池裏面 鯉魚鱖魚吸的還池水 鮎魚鯽魚吸的也是這池水 池水乾了 大家一齊死 再別說國家與我無干 以後許愿燒香 但能禱告禱告國賊民 就是迷信點兒 我們豈不忍得笑話他了

要緊新聞

頑固貝子○甘肅敦煌縣界內 清水河東岸 有五道金溝 鑛苗很旺 知縣汪宗翰 招人開挖 已經見了功效 忽有蒙古人來騷擾 說是奪了藩王的命 收取課稅 把金廠搶了個土平 汪知縣查明地界 清水河東岸 向不准蒙人游牧 固山貝子那木登吹固爾 越界收課 有意胡攪 還派了一員蒙官 到道台衙門呈報 呈子上的話 真要把人給笑煞 據說貝子祖上 蒙恩賞賜游牧地 敦煌縣偷挖金沙 山神大為不喜 人畜不能平安 情愿把敦煌縣知縣 跟貝子自己 送到理藩院打官司 這樣迷信法子 真是無理可講了 等著罷 等著俄國人來了 你們的山神就喜歡了 派洋員辦海軍○現時南洋整頓海軍 應辦的事情很多 周玉帥跟赫官保商量明白 委派洋員戴樂爾 辦海軍事務 嚴拒德人要求○中德商約 自開議到如今 總有兩個多月 始終沒有議妥 在德領事約意見 德國商船 想在長江一帶運貨 商約大臣不准 因為有碍國家釐金 並且奪了船戶的生意 國計民生 全不相宜 所以萬不能答應

京新聞

日統領虛心可敬○前天報上 有請看文明國約軍人一段 醉兵闖入運動操場 十分無禮 衆學生怒氣難平 經日本教習勸止 沒肯跟他計較 報上所說的洋兵 又沒有指出是那一個 日兵營統領水野君 看見

那天還有一節 更是可氣 胡鷄的醉兵 跌馬之後 因為學生們不平 非常惱恨 往永定門轉了一個灣子 又約來三名洋兵 身帶兵刃 立在操場門前 大有尋仇的意思 衆學生正在競爭 聲勢猛烈 洋兵看了看 衆寡不敵 攙回馬園就走了 雖然不敢再胡鬧 那種神氣 可是很不文明

山東無人 ○印度人四大格鬥司 打死山東人沈某 京城山東人 大半不知道這回事 有知道的 也不動心 惟獨五級學堂于鼎基 熱心愛國 奔走各學堂 打算約齊同鄉留學生 替死者出頭爭論 去了幾處 無人搭腔 還有勸他別多事的呢 嘆 山東無人

陸夫人考求工藝 ○順天學政 陸伯葵侍郎的夫人 因富華公司買到紡紗機 親自到公司考查 夫人留心工藝 可敬之至

史文忠的傷可好了 ○前次報上說 希臘人砍傷華人史文忠 送在法國醫院調治 傷痕太重 遲到如今 好容易纔保住性命 不知怎樣治希臘人的罪名 等着訪訪再登

各省新

贛回礦地 (山東) 嶧縣東馬山 有一塊礦地 本處民人 私自賣給教堂 後來撫台聽說 派人查明 趕緊就想法子贖回 由嶧縣周大令 跟教士商議 按原價本是四百三十吊京錢 今因地畝長價 就照著教士所定的數 給他京錢九百二十吊 (好大利錢) 由教士出名 立了賣契 此案算是了結 這項地畝 是借礦務局的錢贖回來的 所有地契 就交給了礦務局 以便開辦礦產

擬設裁判所 (山東) 各省州縣 設立裁判所一節 已登本報 山東巡撫 跟各司道會議 打算立定章程 奏請試辦

專件

區別贈書 ○署理部禮侍郎 新近交卸天津巡警局時候 自己作了一段白話 勸勉各官兵 情意懇切 特為紀在下面

天津自從開辦巡警以來 至今五年的工夫 雖然沒到很好的地步 也總算有點成效 自我接手辦事之後 時時求著改良 無奈我的才學太淺 力不從心 幸虧同事諸位相幫 這才一天比一天見效 沒想到大家一同出力 我一己獨得榮耀 心中實在抱愧的很 作了這段白話 留給大家作個記念

(勸官長) 官長是兵民的表率 責任極重 品格極高 在官官長的諸君 必能自加勉勵 用不着我再勸 但是一件 我們共事已久 現在我要跟諸位告辭 不能不把心裡的話 對着大家說說 (一) 舉動須要文明 巡警最是文明的政治 爲巡警官長的 不要沾染官場習氣 待人要平心降氣 不可用露野蠻 問案要曲直分明 不可妄用刑訊 還是最要緊的 (二) 警務須要研究 中國開辦巡警 原是創舉 外國的警察法 用在中國 多不合式 所以總得揣摩本國風俗人情 才能够辦的妥當 現時所定的章程 雖然沒有甚麼弊病 但是事務煩雜 不完備的地方很多 諸位不可從此中止 還要時時改良 (三) 同僚須要和睦 同作一處的官長 就是同辦一國的公事 萬不可因小事彼此猜忌 那可就傷了大事了 (四) 須要發起愛國心 中國人 向來愛國的心最淡 不但民人如此 就是作官的 也都是講究升官發財 決不知道官是給國家辦事的 諸位須要知道 警察是保護國家的要政 爲巡警官長的 更當發出愛國的熱心 然後再去管兵民 那纔能感動了他們的愛國心 兵民一有愛國的心 自然就消滅了暗地的禍患 全國裡頭 都享太平的福氣了

(勸兵) 你們諸位都知道自己的責任嗎 你們責任重大的很 你們諸位都知道自己的品格嗎 你們品格尊貴得很 怎麼見得責任重大呢 巡警原有保護地方 消除禍患的權柄 地方平安不平安 全在你們身上 你們若是辦的好 地方上自然就沒有禍患 我所以說你們的責任重大 怎麼見得品格尊貴呢 巡警本是上等人幹的 不是下等、幹的 因爲巡警有管人的責任 充當巡警的 必須自己先有品行 然後才能夠管人 這樣看來 巡警的品格 尊貴不算貴呀 品格既然尊貴 自己就得格外尊重 萬不可學那下等人的行爲 我如今奉勸諸位兩句話 就是無負責任 尊重品格 還盼望諸位更加努力 拿著國事當家事 不可疎懈 不可油滑 將來中國警務 必可大見起色 你們諸位 也必可以得些好處了

十月十二日補錄○十一日推班 召見軍機

電報

●●●●●
俄皇避亂○路透電說 俄京大亂 罷工罷市的事 鬧的

十分凶 還有很可怕的舉動 俄皇見勢不妙 躲避出境
現在已到丹國去了 按俄國雖然大敗 其實不能怪

兵丁 兵力不敵 兵心還未死 無如政府專制的太利害
官場的習氣 也有不可說的地方 經此次大敗

無人不恨政府 日本內亂 照常尊敬天皇 所以極容易
平定 俄國內亂 專跟俄皇為難 可就怕要鬧大發

了 立憲專制的分別如此
宣示憲法○又說 俄國皇帝 已經把憲法宣示

俄親王辭職○德京電說 俄國亞利塞斯親王 現時辭去
官職 辦理海軍協會

德瑞邦交○又說 德瑞兩國 已經結成邦交 等瑞威國
民 公舉國皇之後 彼此就派欽差駐紮

德干預俄內政不確○又說 德國某報議論 德國政府
要干預俄國內政 現據俄國政府聲明 並無此事

詳 音祥 言語子細叫詳 今州縣定案 把事由
叙明 呈給上司去看 叫作詳又

略 音(離灼切) 詳的反面為略 從田從各 這
爾字 本意 說的 田地分界 所以凡有條

略 事 都可以說略 如韜略方略等字樣
委是有條理的為思 借作疏略的略

同 音銅 兩物一樣叫同

異 音義 不同叫異 又超羣出眾的事 亦可以
叫異

卓 音涿 獨立不羣叫卓 從匕從早 有高明遠
見的神氣

矯 音驕 同卓字差不多 矯字的本意是將箭
從矢從喬 喬是直木 矢是箭 灣曲不直的
箭桿 用法揉直為矯 所以凡改正的事 都
可以說矯

造句 填字 每○填一字 要能講解

詳明 詳○ 大畧 ○略 大同
同○ 奇異 ○異 卓然 卓○
矯情 矯○

講書

臣請為王言樂

〔家庭難處的世界家請看〕

孟子先合莊暴說通 宣王要是真正好樂 齊國的事情 可就有了指望了 見了宣王 也是那番話 只是話

雖一樣說 但不知宣王 白 試探了幾句 請王作個局外人 旁觀者清 等他說明了自家的見解 纔繞正正對道 臣請為王言樂 孟子既說講究講究樂 把話說出 雖然有了打算 不獨當日宣王急想

聽 那般左右侍臣 也想着廣廣 洗耳恭聽 連現在講講書的眾位 也要把精神注到講樂上 以為孟 老夫子 必定說說今樂古樂的分別 五聲八音的微妙 那幾知道 他老先生 並不講究古樂怎樣的來原 今樂怎樣的變換 無非借好樂作個題目 意思專重在百姓身上 合初次見宣王 所說保民而王 是一樣的主

意 言詞雖不同 終究歸到與民同樂那一句話 有位朋友說道 要講與民同樂 日今的世界 總得讓外洋 各國了 當時我年幼出洋 在歐美二洲 住過幾年 他們的風俗人情 跟我們中國大大不同 可是很合中 國的古法 無論文武百官 農工商賈 連到極微極賤的人 都能見得着君王的面 大凡游賞地方 或是來

了新鮮玩藝兒 國王跟王后 時常要去觀看 公家花園等處 也有戲園 戲台對面 留一箇止座位 專給 國皇預備的 有時大總統來遊 大家見了 站起身來 立正身體 摘摘帽子 大總統也要向衆人舉手還 禮 然後坐在一觀觀看 所以各國的君民 上下聲氣相通 這真算是與民同樂了罷 我說朋友呀 你這篇議

論 錯是不錯 可惜還是些浮面皮兒的話 並沒說到根子上 各國人民的性情 喜怒哀樂 也不能跟中國 人而樣 體貼不透 怎能夠感化他們的呢 比如一處人家 父母的身體 享慣了祖上的現成福 平常日子 竟想着找快活事 子孫本沒有教育 不情其麼叫仰體親心 老人家有時要消消煩悶 叫個唱曲 書的

鑼鼓 作小輩的明明不願意 也不敢不奉承著假說假笑 轉過身去 三一羣 倆一夥 咕 唧唧 不 是埋怨 就是傷心 難道說全是子孫不孝嗎 裏頭有一層至理 未經點破 人人不明白 凡是那樣的人 家 大半都出在官宦後裔 父子婆媳之間 無論甚麼事 都不能够寫面直說 必得夾著管家老媽子 從中

傳話 小輩要找個樂兒 老人家並不見得攔阻 管家老媽子 先給下幾句壞話 往往找不成樂兒 反鬧箇大 要有趣 等到老人家高興了 也不肯向小輩直說 又得夾著管家老媽子 用挾天子令諸侯的手段 強來壓 派 小輩要求老人家歡喜 先不敢得罪傳話的人 因此骨肉乖離 天性淡薄 但說些孝敬孝敬的門面語 請問問這一家子人 究竟是真樂呀 還是假裝笑臉 作給外人瞧呢 各國的君民一體 就好在當中沒有傳

話的人 所說的一處聽戲 真性情原不在這皮面上 能够打破這一關 今樂古樂 都無不可了 孟子請言 樂的主意 認定了與民同樂 以下所言 專專是對著宣王發論 所以說臣請為王言樂

樂的主意 認定了與民同樂 以下所言 專專是對著宣王發論 所以說臣請為王言樂

樂的主意 認定了與民同樂 以下所言 專專是對著宣王發論 所以說臣請為王言樂

樂的主意 認定了與民同樂 以下所言 專專是對著宣王發論 所以說臣請為王言樂

樂的主意 認定了與民同樂 以下所言 專專是對著宣王發論 所以說臣請為王言樂

樂的主意 認定了與民同樂 以下所言 專專是對著宣王發論 所以說臣請為王言樂

◎化無益為有益◎

無名

小人是箇裱糊匠的手藝 整天際合糊塗漿子訂交道 習染年久 把我的一腔子熱血 化合的跟漿子差不多 了 自從聽了講的京話日報 可把我肚腸子沖刷了沖刷 說起我們這行業 合紙馬舖交買賣 同是作些箇 無益的買賣 記得學徒的時候 我師傅成友蘭 說過一句良心話 他道這兩箇行當 本是朦神賺鬼哄傻人 的事由兒 那紙馬舖裏賣的是 什麼財神馬兒咧 老爺馬咧 娘娘馬兒咧 一張薄紙片 印上箇大鼻子大 臉 叫人家買去燒香磕饅頭 還有元寶黃錢千張咧 銀錠燒紙咧 許多紙片貨 買了去一燒 不知有甚麼 好處 我心裏也是很納悶 究竟是有益呀 還是無益呢 論到我們的手藝 給人家糊頂棚糊窗戶 這事還 算有点用 到了糊那紙人紙馬 樓庫車船 金山銀山 童男童女 陰宅冥器 種種的樣子貨 據我照著 一股腦子全算上 都沒有甚們多大的實用 這箇陋風俗 相沿的已久了 一時也不能夠改變 前幾天走到 一處 有許多的人圍著看 喝 擺列的一大片 什麼車船轎馬人兒 樓庫花盆兒 還有紙糊的幾個大兵 青布繡頭 抗著洋槍 號坎上貼著親兵兩個字 身子後圍 可支著一根秫秸棍兒 在下也看了看 不由得 暗笑 把這些個燒貨 大概 計算 至少也得五六十兩銀子 心裏可又一感動 要把這項錢 挪到實在的 用處上 總比燒了他強的多罷 唉 我這是何苦來 替人家瞎算的那份子帳 人家有的是富餘錢 願意這 們燒 與我何干呢 可怪的那小戶窮人家 遇見家裡出了事 也得如此這般 或是富富 或借加一錢 總 得糊点子樓庫車兒馬兒的 燒紙化銀錠 鬧許多的瞎事 要是有這個過節兒 又怕親友們笑話 拉下虧空 債 慢慢的再還罷 這些事也不必比外國 就比國回教 他們也沒有這個禮 難道說他們死的都是大饅子 都不懂得花成串的元寶嗎 我愁悶好些日子 總盼望著把箇陋俗改改良 紙馬舖子專賣紙張 那些神馬 兒 從此不預備 不必等待日後官禁止 我們這一行 也結個小團體 專糊頂棚合窗戶 一切燒貨 全不 應酬 人家沒有地方買去 慢慢的也許把這風俗改好了 我可不是合同行的結冤家 我也不奉教 千萬別

錢會了意 也為的是化無益為有益 時事艱難 總要拿錢當錢花 焚燒活的時候 又免得人家誤作失了火 這些有用的錢 通共合算起來 買這些無益的東西 付之一炬 說句笑談 可憐焦紙 現今的時勢多們 艱難呀 國民捐又多們要緊呀 正是打算自強的時候 就得把迷信陋俗打破 風俗改正 人心也就誠實了 既知道這是賺的事 又何必花這項冤錢呢 報紙上說過 分利生利一段話 這些無益的東西 還不算 是分利嗎 小人本沒有甚們大見識 說的對與不對 還求高明人指教指教

要緊新聞

條陳參案的弊病○有人在某大臣前 上了一箇條陳 說各省候補人員 富足的不少 貧苦的更多 典房子 賣地 好容易捐了箇官 怎能怪他愛貪職 貪職就參官 辦法雖是正 可有點不近情理 每逢督撫到任 三個月後 照例要保幾人參幾人 究竟誰好誰歹 也未必真有所知 不過是聽些箇傳言 居然就入奏 了 所保舉的官 一定得好處 自不必說 被參的人 萬一有些冤枉 又跟誰去訴苦呢 督撫恐人 不 過隨便一句話 作屬員的 可實在受不起 還有被遺省奏參 那省又請開復的 到底是好是歹呀 可見 是沒有憑據了 現在辦理新政 吏治是一件頂要緊的事 不可不趕緊整頓 某大臣見他的條陳 很以為 然 大約必要給他代奏

儲辦女習藝所○政府通飭各省 現在改變法律 婦女犯法 也是要認罰 倘若貧苦人家 沒有罰款可交 就送到習藝所 罰他作工 這樣辦法 不但改良法律 又可以提倡工藝 各處地方官 都得趕緊辦辦 擬裁監督○張家口監督的差使 變成了調劑部院司員的事 在稅課上頭 並沒有多大益處 政府的意思 打算裁撤 歸察哈爾都統管理

本京新聞

商人熱心○木廠商人魏代耕 輕財仗義 向來最喜歡辦善舉 新近聽說 驛馬市講報處 兼辦識字義塾 魏君大以為然 因經費艱難 不能多多推廣 魏君也願意為力 像這樣識字義塾 京城地面 設立幾千 處也不多 唉 那有許多魏代耕啊 貧苦孩兒 可惜可憐

很伶俐的小童 並且還認得百家姓上字 打算把他送在識字義塾 放學回家學手工 三五年後 准保他能够自立了 天下苦人多 那有這大向力量來救

巡捕拉馬○警務章程上說 巡捕應當差務之外 不准上官以奴隸役使 文明國的警務 都是如此 本月初八日 護國寺西口外 有站崗的巡捕(站崗時候 耳眼心身 都當在來往人民身上 不應管別的事)忽然來了一位局裏委員 下了馬 把馬交給巡捕拉著 在馬路上等候 不知委員往那裡去了 北京城的巡捕 資格很淺 因為不明白自己的責任 隨便指使 一概從命 可惜

賭風又起○阜成門勝門外 又立了好幾處寶局 每到開賭之後 放心大胆的聚賭 通宵澈夜 輸贏很大 地面上顯 也不是知道不知道

賣酒婦吞烟○緣故○前報所登賣酒婦吞烟一事 今訪查明白 此婦姓蕭 是蕭三的兒婦 向來販私酒為生 在南關市擺酒攤 因販私酒 被稅司巡役拿獲 要罰銀三十兩 給了三天限 婦人湊不出這項罰銀 畏罪自盡 私酒漏稅 罪有應得 人所販的酒 不知漏稅有多少 三十兩的罰款 也未免太重罷 這許是巡役私罰 官長未必知 如馮家五虎 永順酒局 德九皇上的五福館 著名大酒販子 至今無人過問 認真罰起他們來 別說三十兩 三萬也不為多

各省新聞

同民小學慶祝(通州) 初十日那天 ○○○皇太后萬壽 通州民立第一初等小學堂 開堂慶賀 門前高懸燈結綵 同民紳董 無人不到 內有八箇小學生 年紀纔十二三歲 登臺演說 都是愛國保種與學練兵的事 演說完了 體操運動 紳士們大加讚美 中國小學生 進境如此快 可見教法改良 實在有效

草帽公司發達(山東) 禹城縣草帽公司 從去年開辦以來 很有效驗 如今又立了四處分局 一在本縣法雲寺 一在大埠庄 一在辛賢街 一在忠庄 都歸總公司經理 每年除麥秋大秋停工外 平日派有專人到四鄉教人製造草帽的法子 為的是實業發達 民人就有自立的根基了

創辦鐵路學堂(湖北) 本藩台奉○旨總辦鐵路 由江西到湖北 跟張官保商量辦法 現因鐵路人才缺短

要在湖北創辦鐵路學堂 此時正在籌款 不久就可以開辦 將來開學 各處人都准報考 一概不收學費 嚴禁違約開設行棧 (湖南) 英商貝納賜 在長沙城裏 開設行棧 湖南巡撫 跟英領事力爭 英領事已無 答應 叫貝納賜搬到城外去 貝納賜不聽領事的話 並聯絡上海各商人 公稟英欽差 說長沙領事不 會辦事 趕緊另換別的領事 湖南巡撫 也電給外務部 請跟英欽差說明 長沙城裏 不租界 不 能開設行棧 前有日人開的洋行 已經搬到城外去了 貝納賜也得照辦

陸中丞提倡學會 (江蘇) 江蘇各處 學堂裏的人 還沒有設立學會 陸撫台因科舉既廢 遇有學務的事 必格外提倡 近有大鎮紳士呈稟 開辦太鎮學會 撫台很是贊成 把呈子批下 說衆紳士公立學會 能實心辦理 與學務必有益處 自當照准

辨正

誤載黃君被擄)前各報誤載黃中慧 住京津車站被擄一節 蓋因黃君救友之事 展轉訛傳 致有此誤 今辨明於左

按京津巡警局因八月廿六日五大臣啓程有革命黨放炸彈一案 奉嚴○旨及廷寄催拿同黨密查十日毫無影 響 大津巡警五十餘人覓北京保安寺廟內住有西服之張裕及其同鄉張伯航以為形跡可疑遂於中九月初五日黎 明將張裕張伯航及僕從三人全行拿獲夜半持開專車解往天津嚴刑審訊張本奉天志士與黃君有一面之識初五 夜黃君得信次日乘午車赴津投法施救不意行至前門車站又遇張裕之友名買仲翔者亦被大津巡捕所拿下欲也 解赴津 巡兵三四十人持槍露刃異常森嚴黃君曰買本商人尤屬冤誤吾必救之此時火車行開黃君遂急握後 之郵車一躍而登由郵車穿過直人囚車之中買仲翔知是黃君在張裕處見過因案情重大恐牽涉黃君不敢向黃語 而黃已力排衆巡兵直至買之對面大聲呼曰汝非料買者耶何以至此買對曰被疑我為炸彈要犯解赴津矣案情太 大此案一破吾雖冤死聽命而已君身家之人萬不可為我輩所累君宜速去黃君曰不然八月二十六日汝向在南 苑第一鐵營務處程軍門允和營內供差多日未回北京吾知汝冤吾必救汝且吾於素不相識之人苟有此事亦必救 之况固相識者耶言次遂於衆巡兵人叢之中排擠而坐是時天氣初涼黃君手中持一棉半臂以備夜寒此外一物未 帶與買姓促膝而談神色極其從容以安其心又傾囊以餘銀元三枚付之此係自津午車沿途停站最觀者最衆無 不讚黃君者其左右則後盡係巡兵刀槍林立遂皆疑為黃亦被拿上海新聞報均多誤載然實非然因特為辨明至

張裕等 以誤拿緣由另有黃君收奉省同鄉官公署見其情形

十月十二日庚申 翰林院 正黃旗 領日 引 見 吏部呈進冬秋 奉先殿醇王行禮 召見軍機 英助

告示

欽命陞甲補錄多倫諾爾協領世襲一等海澄公黃 賞戴七品在任候補知府特授多倫諾爾撫民府王 為 剴切勸諭示 現在京津各報 登有國庫捐一事 甚麼叫國民捐呢

算來就九萬萬多兩了 這頂賠款 我們中國四萬萬人 當時每人攤銀一兩 就可還清 朝廷 惜百姓 不願大家受累 又沒別的生財法子 這纔在冬頂上加捐 抽收烟酒 因此百貨昂貴 就平 人而論 一年的捐項 從暗中抽收 就比那一小銀子多幾倍 三十多年 豈不就是百八十兩了嗎 你們 細想想 是裁簡合算 現在京師倡辦國民捐 立意替國家還債 雖是為國家 寔在還是為我百姓 國債 還清 從此永無後患 那時朝廷看起百姓 更加恩待 這些捐項 就可減免了 捐項一免 何愁日子 不好過呢 由此君愛民 民愛國 我們中國 可就強起來了 誰還無端的來欺侮我們呢 這是一定的道 理 你們想想是不是 我今勸你們齊努力 有錢的多捐 無錢的少捐 各隨心願 逢人勸 各盡國民 的責任 莫說國家的事 於我無干 國家被債逼壞 民從那裏享福 昨已諭知公 紳 幫同勸辦 凡有願捐的 或銀或錢 均交 所收存 等善集有成數 即行兌到京城 聽候提用 還要榜示通衢 俾 衆周知 倘一時力不從心 或按月捐助 或公同協助 均聽其便 總要多多益善 萬不可稍吝私財 須 知有國乃有家 古人仗義 把家產全行報効國家 你看那是何等的忠義 所望蒙漢商民兵役各色人等 早早激發愛國的良心 共成義舉 萬勿遲疑 切切示諭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 日 實貼各巷口

電報

承辦芬蘭自治○路透電說 芬蘭各處人民 編成團練 保護地方 稟請俄官 准他們辦理地方自治 俄官 現已承認

聲明未募英債○又說 駐英日本財務專使 聲明日本政府 並未在英國招募國債

◎請禁唱本◎

竹本子

京城的講報處 一天比一天多 真是開化最快的事 但凡興辦一件好事 必有一個仇敵 衆位猜猜 講報處的仇敵 是個甚麼物件呢 不說出個人想到 說了出來 馬上就得查禁 也不是甚麼新鮮玩藝 就是滿街上買的小唱本兒 京城街面上 常常擺著唱本攤子 最容易勾引壞了人 如今要開民智 先得去吊這層阻力 看似不要緊 實在是講報處的仇敵 這類的唱本 淫詞濫語 年幼子弟 豈可入目 種類倒有好幾百樣 不但書攤小攤上買 就連打糖羅的 也都賣這件東西 價錢又不大 每本只三兩個錢 買去偷著看 小小的本子 隨意藏著也方便 這一方便不要緊 可罷我國的青年害的苦 識字的看熟了 順口開合 傳到無知的耳朵裏 一下子就給印在腦筋上 不但下等人學着唱 連小學生也都要哼兩聲 風俗澆薄 未必不從這個禍根起 莫嫌我的話太古板 若要風俗改良 不把這種唱本斷絕淨 萬萬的不成功 現在立了巡警部了 害人的唱本 居然還是大擺着買 外國的巡警規矩 不知道准也不准 凡最重大的禍害 必由細小事上起 莫說這種事無關緊要 大奸大惡 本不是天生來的 幼年志向不端 經不起匪語來搖動 何況邪詞蕩曲 廉恥毫無 滿街上的無兒鬼 那一個不會幾句呢 菜市出差的時候 那種腔調 都從甚麼地方學來的呀 既要禁止唱本 先得從根子上禁起 打磨廠的小書舖 作這項買賣的很多 要叫他從今不買 就得叫那班人先明白 驟然勸不醒 只好加重罰 這種出版自由 (就是隨便刻書) 也惟有中國能隨便 一下手禁止的時候 專用王道 一定不從 不妨因錢財上動他們的心 刻版印刷的受重罰 擺攤販賣的受輕罰 小書舖不賣唱本 不見得就關門 沒了出版的地方 自然也就沒人販賣了 這件事情極好辦 但願工巡局 先出一張白話告示 把大意淺淺說明 一面子細訪查 自不難剪草除根 街上的壞唱兒絕了聲 不但年幼的不生邪心 就連老成人的耳朵裏 也覺著乾淨多了 風俗從此厚 民格亦從此高 迂腐之見 不知衆位以爲何如

要緊新聞

東省要事○東三省的事 所最喫緊的 就是鐵路 無論贖回不贖回 主權必須歸自己 那才能夠保住北方門戶 所以政府屢次商議 總想往安富裏辦

蒙古練兵○現聞通飭各蒙古 一律添練新兵 由北洋派去教習 認真操練 藉此好保護邊疆 俄兵已撤○哈爾濱來電 東省俄兵 已經撤退 這幾天往北方去的火車 全載的是俄國官兵 和軍裝器械等物

德兵撤後的計較○外務部有電給山東巡撫 說德兵撤去之後 膠州各處 趕緊派兵駐守 初接收時候 處處得多留神

日兵速撤○外務部催日本撤兵一節 已見前報 但是說的不很詳細 今聽外務部人說 前次接到趙將軍來電 奉天一切事情 必須趕緊整頓 日兵不撤 無論辦甚麼事 總覺着為難 請向日公使商議 趕緊撤兵 外部接電之後 就和日公使商量 據他們回覆說 此事得由本國政府定奪 這是上月的事 今接日公使照會 說本國政府回文 滿洲兵隊 自當趕緊撤去

殷大令免了災難○殷大令被日軍監禁 本報說了好幾回 趙將軍連次跟日官爭論 一味搪塞 始終不肯釋放 趙將軍大怒 請外務部跟日本欽差講理 現時才給放了出來 放出的那一天 就是日本天皇節(有心願)聽說所有被押的人 那一天全都放了

指揮歸警部委用○巡警部用人很多 五城所裁的正副指揮 既然補過實缺 地方情形 必定明白 大可派在巡警部當差 只要薪俸充足 也沒有不知自愛的 警部因此 給吏部行文 叫把所有正副指揮 都不必改到外省 一齊留在本部委用 這真是一舉兩得

積貯銀行○某部司官 要招股開辦積貯銀行 無論官私各款 少者十兩八兩 多者千兩萬兩 都可以存在銀行生息 已經定妥章程 稟請商部立案 不知能批准不能 當真辦理得法 確是流通市面的好法子

本京新聞

好熱鬧的源豐堂○本月十一日 廟白旗滿洲三甲喇 在西堂子胡同源豐堂聚會 聽說有好幾位闊人 在本

甲喇充當大總辦 請出本甲夸調達 又有幾位在頭號 請出本甲夸調達 又有幾位在頭號

有一位姓全 那一位大約必姓長 還有二位 不知姓名 又有一人 帶著辦檔子的莫古格五六人 明說大費 要跟牛崇上使錢 每牛崇總得十幾兩銀子 才罷了了事 又開了一個大庫子 什麼戶部多少兩 兵部多少兩 吏部都察院多少兩 摺印房多少兩 考關達多少兩 我們總辦 使你們多少兩 大家正在商量 又有一位說道 我出箇主意罷 你們十幾位佐領伯什戶 由冬子月起 格外送我們總辦五十兩 你們吃多少空頭 我們也不再管了 實在不能白効勞 你們吃肉 我們也得喝點湯 大家又說又笑 又吃大煙 很是熱鬧 這些箇花費 都從那裏來的 除了空頭 就是剋扣 想想旗兵苦不苦 不怪開錢根不足數兒了 管理的大人們 想法子整頓整頓纔好

磁器庫司員議處 ○前次磁器庫被竊 情形很重 外間常有人賣官竊磁器 想必都是庫貨 經○景運門拿獲犯人白德凌 送交刑部 也是有些甚麼口供 被竊的情形既重 絕不是一個人辦的事 現由內務府奏請交巡警部參軍衙門顧天府一體查拿 磁器庫司員 增年 德麟 由內務府自行議處 荷蘭兵醉打日人 ○十一日夜晚 崇文門裏 有三個荷蘭兵 在日本妓館喝醉 不知因為甚麼 大撒酒瘋 開妓館的日人在前面跑 荷蘭兵在後面追 警站崗巡捕攔阻 把荷蘭兵送入交民巷 纔算完事 諸位巡捕聽著 凡遇見打要的人 都當這樣勸 不獨是保護外人 聽著 聽著 夜不安枕 ○五道廟三原館 被賊挖洞偷竊 事隔好幾天 也沒有破案 五道廟後面 就是梁家園巡捕局 出了這件案之後 還是天天鬧賊

巡局告示 ○外城工巡局 出了一張告示 說的話很文明 可惜巡捕的程度不到家 還怕大眾看不懂 特把他演說出來 當巡捕的弟兄們 都要明白明白纔好

外城工巡局示 爲 出示曉諭事 照得 巡捕有巡捕的責任 訪查不法的歹人 保護安分的良善 地方上這些事 巡捕都得經管

各人總要遵守法令 小心盡職 萬不准仗勢欺人 蠻橫無禮 若檢老實苦人欺侮 那就不是巡捕的本分了 近來查明 各處站崗巡捕 遇著車輛 挑子擁擠 並不盡心照料 站在一旁看哈哈 也不指引過路的行人 分開左右行走 稍微肯管點事的 動不動就努著眼罵人 再不然用馬棒亂打 實都是練勇的惡習 實是違犯了巡警規矩 既然如此 那還能夠保護人民嗎 特意的出這張告示 叫大家明白 並望軍民人等 一體都要曉得 以後巡捕站崗 遇著醉酒鬧鬧 白銀搶奪 拐騙人口等事 一經商民喊告 就當馬上去辦 送局審問 不准推辭不管 若敢仗勢欺人 說作錢財 或用馬棒責打人民 有了這種惡習 准商民指名控告 立刻查辦 決不偏護 商民人等 亦當知道巡捕有巡捕責任 地面上的事 不能不叫他管 用禮拘束住了他 他也得要體面 商民挾嫌誣告 自有應得的罪名 大家謹慎點兒罷

提調告退○大興學堂提調任君 有意告退 自知不懂教育 退位讓賢 免得再招閒話 任君如此用心 也

算是文明舉動了

不知日重○海墘值班營總 興某（外號贊兒興 贊即是匪語）專以罵人為事 每日罵兵 罵的真不好受 所有本旗值班兵 無不咬牙切齒 堂堂四品職官 一味的口出不遜 這種野蠻兵官 外人難見 簡直要把大牙笑吊 若不想個法子開通開通他 太不像話了

各省新

試種麥棉（山東）美國講農學的人常說 中國北方氣候 跟美國所差無幾 若種些美棉美麥 比中國棉麥

獲利必厚 山東某大商 由美賽會回國 帶回棉麥各樣種子 發交各處試種 並立了一處試驗場 以便考求 這就是講求實業的真學問 留神農學的 不可不知

陋俗當禁（山東）喜事鬧洞房 本是南省的壞風俗 山東省也染了這個習氣 凡辦喜事的人家 三天之內

無論男女老少 只認識 都可以進喜房裏去吵鬧（好不文明）濟南省城 有一家辦喜事 大家正在

鬧洞房 不料廚房失火 趕緊撲救 已經來不及 把好好的一所小房子 燒了箇片瓦無存 連喜房也在

其內 還算沒燒了新人 你說這個洞房 有多們熱鬧 裕甯銀行（江蘇）南洋大臣 現在南京設立一處銀行 名叫裕甯銀行 派有總辦 管理各事 官商滙兌的

款項 全可以辦理 法人又希望廣州鐵路（廣東）省城到廣州灣的鐵路 有人想看華洋合辦 岑官保不准 未能辦成 現又有 法國商人 還夢想法子謀幹 不知能謀到手不能

專函

同鑒

前次說維新的演說 深知日本變法 先換俗人的耳目 所以進步獨快 故比談到易服去

劫餘更 辦的話 措詞命意 處處尊重君權 所以有果是○朝廷旨意 雖易服也為榮 不是○朝

廷公令 易不易皆為辱 二位還看不懂得嗎 至於現在的服制髮辮 怎麼由來由 ○本朝未入關 是如今 的打扮不是 二位考查考查就知了 讀書看報 須要平心靜氣 纔能明白宗旨 愚一己的喜怒 任意顛 倒 天下還有公理可講麼 話雖如此說 二位的言語 總不失固本的舊主義 敢請把思想變通 便知文明 野蠻的分別了

十月十三日戶部 宗人府 正白旗值日無引 見 羅維垣預備 召見 召見軍機 羅維垣
 上諭大學士裕德著管理禮部事務欽此
 上諭肅親王善耆著管理理藩院事務裕德毋庸管理欽此

電報

俄艦隊已到新加坡○路透電說 俄國卑利列夫提督 帶著黑海艦隊 由東洋來到新加坡

德贈日皇駿馬○又說 德國皇帝 由御圈裏 挑選黑馬六匹 贈送日本皇帝

宴會演說 日同盟○又說 英國阿斯波倫侯爵 會同各官紳 在英國京城 公請外部大臣暨斯旦 並駐英

日本林欽差 大開宴會 贊美英日盟約 由藍斯旦大臣演說 英日聯盟 以後無論何國 不能向英日兩

國結仇 英日兩國 可也不向別國生事

張侍郎將到上海○上海專電說 張燕謀侍郎 上月由英國起身 約本月十五日 必到上海

小村大臣的隨員○又說 日本專使小村壽太郎 已由日本起身 所帶隨員 共有五人 日本外部顧問官迭

昨遜(美國人) 政務局長山座園次郎 前駐普爾塞國公使佐藤愛磨 陸軍大佐立花 海軍中佐田中

小村專使 和隨員等 都搭滿洲輪船 直赴塘沽 大約本月十六七日 可以到京

駐英日使升為大使○又說 英日兩國 彼此改派頭等欽差 日本政府 已派林董為駐英大使

英提督游歷美京○又說 英國海軍提督 陸義公爵 現往美京游歷 並奉有英皇諭旨 給美總統問安

商議中國留學日本章程○東京電報 說日本文部 所定中國留學生章程 如有入學的學生 必須由中國欽

差引荐 楊欽差不以為然 說留學的很多 人人都由本欽差引荐 未免太煩 這條章程 還得更改

大隈伯爵的忠言○又說 大隈伯爵 因日英同盟 發了一番議論 說日英可以保中國的外患 却不能防中

國的內亂 萬一內亂四起 必招瓜分大禍 願中國政府 趕緊解散會黨 不可專用壓制 總要想法子消

滅才好 大隈伯的說 確是至理

今日王出獵於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田獵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 兄弟妻子離散 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

說完音樂 又推倒打獵一頭 意思之問 凡是作人君的 能夠與民間樂 無論作件什麼事 都能體貼人情 自然覆人不樂為 能夠與民間樂 想不到別人的甘苦 就知有自己 不知有傍人 還一定壓派那班受

苦的人 跟着自家作樂兒 這就叫作不近人情了 當年有個貴人 聽說飢民餓的變死 向左右問道 他們這些飢民 作甚麼喜歡挨餓 怎麼不去嚼肉粥呢 道光年間 有一位親王 這天進內上朝 正是三九天

集 見那些門上該班的兵丁 在太陽地上來回走 一個勁的頓打脚 王爺更跟人家說 他們無故的來回走 是為什麼 跟人家道 該班的兵丁 實是害脚冷 所以站不住 王爺詫異的問 說道 既怕脚冷

為什麼不穿貂皮靴子呢 這等見解 都跟宣王差不多 齊宣王既好音樂 又喜出外打獵 打獵却差宣王有的 事 晏子春秋上說 有一天宣王行圍 右一處歇着 忽然有個醜女 一定求見宣王 左右問他的來處 女

子說道 我名叫鍾離春 無鬚邑中人氏 年過四十未嫁 匪大王收作妃嬪 左右聽聽來處古怪 全都掩着嘴笑他 宣王把他喚進 當面問道 有何奇異 四十歲 聘娶 還要嫁作君王的妃嬪 這是甚麼意見

醜女答道 我看齊國江山 實在危險的很 大王知道不知道嗎 宣王叫詳細的說 醜女又接著說道 現今大王的國 西方有強秦 南方有霸楚 朝多奸邪 政有積弊 大王的年歲四十 不想早立世子 不跟大臣們親近 不合宗族子姪們和睦 專合後宮婦女同居 跟左右便嬖小人相處 自家就道從我所欲 不

想想外患已深 不定家那天斷斷險 靠些什麼防備他們呢 這是第一件可慮的 王宮內蓋造樓閣 名不叫漸臺 高以五層 用黃金白玉翡翠珍珠裝飾着 我都不知是萬民的血嗎 為自家行樂 叫百姓財盡力窮 怨毒日深 民心難保 這是第二件可愁的 忠臣義士 藏在山林 巧言令色的壞人 反都得了意 敢

諫的大臣們 全都退位 弄的上下聲氣不通 明君得受蒙蔽 何況王多嗜奸呢 這是第三件可憂的 大王酒色 黑夜白日的取樂 又有男女優伶 歡歌笑舞 外國各路諸侯 多不知以禮法相待 周旋的都不合

式 內政外交 登時把他請進宮去 立置后妃 這第四椿可忙的 王且收過行樂的賜 保全社稷最要緊 宣王還明白 登時把他請進宮去 立置后妃 這第四椿可忙的 王且收過行樂的賜 保全社稷最要緊 宣

狩 原本應慎重 大典 自古先王田獵 四季都要舉行 春天叫作蒐 夏 叫作苗 秋天叫作獮 冬天叫作

所傷 獮狩兩個字 全用旁傍 可見夏為得野獸 借此講武 蒐苗二字用草頭 是衛顧田苗 恐怕被鳥獸

同樂 宣王果聽無鹽女勸諫 何至叫那百姓發愁 望見車馬旌旗 作那種苦相貌 到歸齊 不與民

勸警務裏的旗人

前日清早 走到東四牌樓 看見一羣警務學生 一個個凍得拱肩縮背 挺長的頭髮 一臉滋泥 那一種形像 看著實在的難受 唉 這樣的外貌 出學當了差 怎麼叫人家看得起呢

我也當過學生 我當學生的時候 常常思想著 中國的時勢艱難 打算自強 非多立學堂不可 將來的指望 都在學生身上 學生的責任 本不在小處 別管我是學警務也罷 學別的也罷 好歹也算一箇學生 未免就生了一番自尊自重的心 今看見同胞 這樣不體面 我自己也覺得輕賤了許多

中國的巡捕 程度太低 也不能埋怨在上的辦不好 中國正在過渡的時候 又搭着不知警察最尊貴 都看成了綠營保甲一般 所以有學問的人 輕易不肯當警務學生

外國的警察 大家看得很重 當巡捕的 比中國巡捕的程度 實在強的多 就以日本而論 巡捕合巡長 都從高等中等學堂畢業生內考取 還有大學堂落第的學生 也可以考取巡捕 無論是誰 總得明白法律 纔能合格 由警部到警視總監 都是高等專門法政學生 原來警察一門 本是法政學的一種專科 故此日本沒有警務學堂 有警視所教育所 專教練巡捕的法律 巡捕受過教 也就有變通的知識 警察的規則 自然一學就明白

京城的警務學生 都是步軍營勇 合當年神機虎神營的兵 旗人的習氣 也不用我細說 本來沒閱歷 一下子也真難改 入了警務學堂 六個月的速成科 舊染之污 決不能洗刷的乾乾淨淨 盼到畢業當上差 言談舉動 仍然是他 您想想 警察怎麼會有起色呢

設立工巡局以來 四五年的工夫 辦事人也費盡了苦心 上官的意思 看着旗人無生計 一天比一天路兒窄 又搭着久已失教 要借著警務一條道路 栽培栽培旗丁 叫信們受點教育 凡當巡捕的旗人 不敢說

都糊塗 真知道體諒這層意思的 究竟有幾個人

說到這裏 又想起我們旗人 前後可憂的事很多 就看現在罷 問問各學堂裏 有多少旗人 各省作工作的 有多少旗人 到外國遊學的 有多少旗人 海外作買賣的 更有多少旗人 除了保府陸軍 京師巡警 別的地方 連影兒都沒有罷

任憑你磨破了嘴 想勸旗人要要強 總格不住人不聽 當年習氣 仍然還是照舊 巡捕雖受了教育 年輕的還好 歲數稍大 就有幾個老主意 存著箇敷衍官差的心 自己還說呢 不當巡捕 也有一分錢糧在 唉 旗人就這意思 掣錢糧當飯碗子 慢說錢糧不夠養家的 就算夠用罷 請問自己一事無能 老大的箇子白活著 碗現成飯 喫下去好受不好受哇

以上是現在可憂的事 想到將來 旗人更得要要強 如今的大局 逼得真是緊 非立憲不能立國 將來憲法一立 議院一開 無論旗人人民人 都是一律平等 旗人的錢糧米 本是民人的膏血 那時候議院裏頭 必然要開議這件事 民人費盡了心力 還免不了飢寒 決不能把銀子老米 請我們太太平平來的享受 旗人的錢糧米 可就靠不住了

又有人說 立憲於旗人無益 不會不立憲嗎 嗚呼 現在的時局 中國合外國 同立在地上 強勝弱敗 絲毫不爽 往近裏說 滿漢人同立在中國土地上 誰能逃不出天演的公理 一強存弱亡 是天地間的至理 漢人聽得強 漢人在中國享福 滿人同漢人一齊要強 滿漢人同在中國享福 誰不要強 誰就落在後頭了 到那時候 乾照著漢朋友出頭露面 咱們算幹甚麼的呢

奉勸入旗的親兄弟 覆事的時候 把我這篇多看看 前前後後 思思想想 拍著胸膛問自己 我說的話 是為公呀 是為私呀 要明白我是為公 就應當早早打主意 免得臨時受苦 不懂我用意的人 必說我是 漢人的漢好了

要緊新聞

設學部先須籌款○官場人說 立學部的話 已經定規 祇是沒籌出准款來 所以不能入奏 現時商量著 向各省籌畫 學政考棚規費 州縣書院餘款 打算一併提到京中 作為學部經費 定規好了 就要奏請 開辦

說由本衙門司員挑選 若原為保存衙門起見 隨便是誰 都可充當教習

禁買外洋銅餅○戶部會同財政廳 電告各省督撫 銅元局買用外洋銅餅 不但有弊病 還要失我利權 以

後鑄造銅元 萬不准再買外洋銅餅 承辦的委員 如數不違 從重參辦

東三省開放礦權○開放東三省礦事 屢登本報 外務部裏頭 有電給趙將軍 把應開採的地方 派人查

明 繪出圖來報部 以便斟酌

俄船出口○上海道電稟外務部 上海扣留的俄國巡洋艦 現已出口

飭辦銀行○戶部通知 各省 整頓財政 第一得先立銀行 本部所設的銀行 總行已經開辦 各省督撫 都

得仿照章程 律開辦

條陳自治○有人上條陳 請把各省地方 一律改為自治政體 這是大概的意思 條陳裏的細情 還沒聽見

說甚麼

俄在新疆開辦銀行○俄人被日本所敗 不能在東方施展手段 從此心心念念 總忘不了伊犁新疆 聽說要

在新疆省城立銀行 名爲推廣商務 其實還藏着別的心 地方官習神才好

爭回木稅○趙將軍爭論木稅的事 本報說了兩次 現有電到外務部 已經把木稅爭回 仍歸東邊道管理

新聞

特別國庫捐二則○戶部郎中孫孟延名挺 因爲國庫捐一事 關係重大 自己又是世亞後裔 先認捐五百兩

京外大世家 比孫孟延富貴的人 還不知多少呢 都能夠如此熱心 這件事情 一定可望成功了

又聞孫子光名文熙 此人經營商務 恨有點兒見解 據他計算 中國約現銀 有金銀首飾多 若能

把全國約首飾充了公 這頂外債 必可以還清 但怕婦女們想不開 把有用的金銀 都淹在無用地

處 所以自己從家裏領個頭 先捐銀首飾三十三兩 打個九折 作銀三十兩 如不收他的首飾 便去折

變現銀

毒害驢子的何所取意○前報上說 豐盛胡同碾房的老子 被人毒害 揣度情理 疑惑是開碾房的傳罪了人

那知並不然 昨天又聽見說 西直門南小街碾房 幾天的工夫 也倒斃了五匹驢子 官門口一帶 倒

斃驢子的 不止一家 經豐盛胡同合通碾房康四 揪獲扔灑毒藥的人犯 送交巡局 這纔知道有了歹人

此人叫洪德元 面貌凶惡 絕非善類 下此毒手 不知是何所取意 有人猜着說 東省賊匪一兩軍 買出的銀馬很多 販子買到手 都打算往京城一帶來賣 恐怕拾不起價錢來 串通匪人 先辦這箇勾當 人心詭詐 不敢說猜的沒道理

營兵腐敗○北齊德勝汎營兵 身穿軍衣 手拿馬棒 一面擺着地攤賣柿子 嘴裏喊的倒很在行 澀啦換咧 澀啦還又換咧 噯呀 這也不能怪他們嘞 如此的腐敗 營務怎麼能整頓

各省新聞

迷信樹神 (順天) 昌平州東南 八仙莊地方 有一棵榆樹 本地居民 遇着苦眼病的 就跪 在榆樹面前 燒香磕頭 回到家 用涼水洗眼 苦眼的病 本來容易好 能够多洗幾次 一定好的快 無知的人 鑿樹神 靈 靈等迷信 地方官若不早早禁止 禍又怎麼

私錢又出 (順天) 清河鎮各舖戶 又有私錢出入 有人走過清河 在本鎮兌銀一兩 合錢十四吊有零 所 獲私錢 倒有八成 帶到別處 可說不能使了

養正學堂紀念會 (南京) 南京養正學堂 從去年九月開辦 到今年九月 整整一年 總理人茅君 喚了兩 江總督 舉行紀念會 總督批准 並派學務處沈道台 到堂演說 到了那一天 各學堂都有人去觀看 先由茅君和本堂教習 輪流演說 隨後沈道台跟各官員 也都按著次序演說 演說完了 各教習學生 同聲唱歌 又演習各種運動 從早晨開會 直到日落 大家還不散去 真是熱鬧

來函

大奧國欽差大人台電 敬啓者本月初九日順天中學堂會同敝學堂在天橋地方運動至下午三點鐘突有 貴國 軍人二名馬夫一名乘馬闖入操場踢斷圍線其一放擲飛炮幾致傷人按操場軍隊例應屬重犯事關學界尤不容事 外玩視攪擾此係公堂亦各黨所共守共認者敝國何獨不然乃貴軍人該日之 功無論其有意無意於公理究屬 未合且此事不惟自辱敝國學界之法權而實於 貴國及 貴欽使之名譽亦深自損傷也敝同人素仰 貴國文明 貴欽使深明公理望 貴欽使嗣後督飭 貴兵官嚴加稽察免致再有此等事故則 貴欽使之名譽始終保全 即敝國亦受惠多多矣敬希 鑒別垂頌 崇祺

北京東文學堂公啓

宮門鈔

十月十四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肅王 裕中堂謝管部務 恩 湖北學政裴維俊請 訓並
謝 恩 紹英等同鄉官謝 恩 桂伯 鍾靈各假滿請 安 出使大臣黃浩請 訓 廉興預備 召見 禮
王 莊王 錫公各請假十日 興伯 成阜 紹英各續假十日 召見軍機 廉興 黃浩 裴維俊

敬謝李中彭先生

昨天接公來書 並勸助附張經費的演說 拜讀之下 感激莫名 自天津柳君倡首 捐助本館買機器 承大
家幫忙 本館只籌了五百餘元 已經印機器買到 還一件事 照舊買賣規矩說法 辦的是有情無理 所以
招了許多閒話 不以此事為然的人很多 本主人一發難收 又搭着每日出兩種報 一如機器 真來不及
只以裝作聾子啞叭 由人笑罵 但求於事有濟 受點子冤枉罵 也還算值得過兒 雖是這樣說 自己問心
總有不合式的地方 又發了一股子傻氣 隨同王 貞 登了一篇勸國民捐的演說 不料一呼百應 報紙
上實在登不下了 因此纔想着添印附張 咳 你看看 紙張又接不上了 又要修理舊機器了 遲延好幾天
本打算○○○萬壽日出附張 偏偏的又鬧了一段笑話 本館買來的紙 被通運公司給送錯了地方 商
部的商報館 也聯合糊着收用了 費了好大的事 初二日纔送回來 又因為紙包拆散 兩次三番的裝車
破損毀壞 不能不鬧交涉 以還不敢動用 等到歸着清楚 已是本月十一日 還纔添印附張 不取分文
通盤合算 加這一箇小小的附張 人工材料 每天總得十塊錢 費先生的心 替我算計 要用二百吊錢
却是用不了那許多 日子久了 收攬些告白費 也可以彌補彌補人工 留著一面 專登國民捐 不然就
把紙張收小 至於紙張價錢 不敢再計較了 有言在先 借此贖收清機器的罪 所收捐助機器費 不
過六百餘元 有兩個來月 也就贖過來了 豈敢再惹是非呀 今蒙先生厚意 要捐助附張三個月 無論如
何 必不敢受 再囑招出閒話來 簡直對你老說罷 我讀京話日報 可說出不成功了 原票一紙 移捐識
字義塾 謝謝 謝謝 即請大安

弟彭詒孫頓首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深重宜慢点讀所以先講孟子〕

今王鼓樂於此 至則王矣 全節

孟子這節書 講章法是一反一正 講意思是一得一失 先把凡爲人主的 不能與民同樂 人心失散情形叙出 隨後又把能與民同樂 人心團聚的情形說透 王若真能得民心 能够發政施仁 實心實意愛惜百姓 作百姓的看待君王 必然如同家人父子 不但聽見王的鼓樂 不至於淚眼愁眉 因爲多時不聞鼓樂 還要心驚胆怕 疑惑不定 惟恐我王身有疾病 不然爲着甚麼 許多日子沒有游逛呢 既不聞鼓樂之聲 又不見羽旄之美 豈不叫大爲盼想嗎 忽然當真聽見大王作樂 鐘鼓管籥聲音 比從前 固然是不一樣 那些百姓們 可就大大不同了 先前聽見彈琴鼓瑟 分明的太古之音 吹到百姓們耳朵裏 真如同父母妻子兄弟在旁邊啼寒喊餓 般 輪到現今再聽 雖然是絃子胡琴（這是比方話 別認作古樂真有的）不亞如鈞天雅奏 人人起心裏喜歡 彼此笑嘻嘻的說道 原來我王身有疾病呵 你們大家聽聽 這不是在那裏作樂哪嗎 再要見王田獵 那般車輪馬蹄聲音 羽旄儀仗華美 一箇個更覺喜歡 先前望見那些執事 不亞如敵兵入境 刀林劍樹一般 現今依舊是那幾旌旗 在百姓們眼中 就彷彿大旱望見雲彩似的 以爲我王既能打獵 必然精神強壯了 請看先後一般的朝廷 一般的百姓 一般的鐘鼓管籥 一般車馬羽旄 不多的時刻 就變成太平天下 要不是與民同樂 怎麼能够大衆一心呀 先前王問齊桓之事 孟子答過保民而王 王問若寡人者 可以保民嗎 孟子說從魯鐘鼎隻牛 千言萬語 一串說到此大見面 所言的全是保民道理 果能保民 一定是與民同樂 馬上把宗旨挑明了說 今王與百姓同樂 能够不成王業嗎

（未完）

◎佛教建立民小學堂開學祝辭◎

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佛教民小學堂開學 由創立僧、覺先 約請學務處管學官員 並請各學堂教習辦事人 以及各廟宇的大方丈 也給本館送了一分帖子 我們實在沒有功夫 只因覺先和尚 這番義舉 真是佛教的大光彩 中國千餘年來 佛教從來未發明 佛性慈悲 世俗人都給誤會錯了 惟獨覺先 悟通佛理 創此義舉 深知道慈悲兩個字 就是愛羣愛種愛國家 所以纔有今天這件盛事 無論怎樣費功夫 總得去瞻仰瞻仰 不能因為有事推辭他

可敬呀可敬 覺先和尚 算是給佛教放了一線光明 也幸虧龍泉寺的老和尚 出力幫他的忙 又有通州的各廟 跟廣渠門外的廟(即萬柳堂) 有認總捐的 有認常年捐的 將來再有發明佛理的大和尚出頭 京外各省 不知要建多少僧立學堂呢 真是最可喜的大好事呀

覺先一人 出頭提倡 中國的僧侶 從此都肯替國家出出力 也不辜負○朝廷的大恩典 上次保護廟產的○諭旨 由夏都老爺奏請 原奏的摺文 也沒有甚麼迷信話 但因浙江地方 官提廟產 辦的太操切 那裏的和尙 又沒有國家思想 又不明白佛教的真理 覺着方外的人 就該應喫現成飯 不管天下事 甘心情願的作廢人 無端提廟產 驚恐的了不得 正在走告無門 趁此機會 忽有日本僧人要干預 無知的和尚 就想著求日僧保護 豈知用廟產興學校 化無用為有用 本是一件頂好的善舉 辦理不得法 弄得亂七八糟 差一點把佛門本有的教權 又給送到了海外去 夏都老爺 聞聽此事 冒冒失失 也誤有子細想周到 急忙入了奏 請○旨保護廟產 奉○旨之後 您猜怎麼著 不但沒捐的廟產 不能過問 連已經認捐的廟產 地方官並沒有壓制過剩 聽見這個信息 也就不再出頭了

可了不得啦 老和尚的豪橫勁兒 一下子擰過繩兒來 從此各省的學堂 經費難籌 彷彿初出芽兒的花草 被都老爺這們一莽撞 可就給毀傷了一大半 不但學堂受傷 連佛教的真理 剛剛要發明 也給堵了個

去了。唉，這就叫做點金成鐵。

諸位可要聽明白。○諭旨降的並不錯。下邊怎樣請。上邊怎樣答應。也想到地方官辦理不善。難免出毛病。所以纔有這寬大無邊的恩典。只要和尚有良心。自己別忘了自己。雖說是方外人。法身。廟宇。都寄放在甚麼地方呢。離開國家的土地。法身坐在何地。廟產擺在那方。如今的大局。和尚不懂得。也可以請教請教明白人。大局不保。再要想喫現成的齋享閒福。哼哼。恐怕沒有那樣便宜事了。可敬呀可敬。可敬覺先和尚。實在參透了佛性慈悲。

奉勸京外各廟的大和尚。不可借書。○諭旨來推辭。○諭旨的意思。怕的是攪擾僧家。天高地厚的大恩典。也得想個報答的法子。國家培養人材。爲得是挽回大局。好叫人民再享福。入廟當僧。一樣是信教自由。難道說信了佛教。便不是中國的子民了嗎。要照着那樣說。就該應到五印度去入了籍。看看印度人。都是佛子孫。他們要早早的明白。何至作了歐洲人的奴隸呀。我說這句話。可是一片血誠。錯會了意的。只管罵我。萬不必遷怒到別人。這全是我一箇人說的話。

我更奉勸衆學生。覺先和尚。這個舉動。比我們尋常辦學堂。還要爲難到好幾倍。他因爲考查佛教。到過日本國。如今立學堂。就有人疑惑他是漢奸。我深知道他的苦心。並且有很大的志願。所以忍受魔難。一定要辦成此事。今天開了學了。諸位學生。躬逢其盛。何等的福氣。今天所到的客人。都是學界的文明君子。又何等的體面。我說句笑談罷。比如覺先和尚請善會。撤出去無數帖子。也必定要到無數的施主。但是所到的人。今天來的。一概不在其數。學界的官紳。人人看得起覺先。所以纔都肯前來道賀。還有幾位老方丈。今天也在坐。不但是覺先臉上的光。也請學務處大人們看看。佛教中人。不全是迷信不通的。而且都是認捐興學的辦事人。可敬呀可敬。諸位學生們呀。千萬要努力。方外人沒入過學堂。既有這樣熱心。日久天長。萬一開點小錯誤。也務必格外保全。慢慢的求改良。覺先的熱心。可別再叫他灰冷了。一

起風潮不要緊。杜絕了日後的牛機。不但民學要毀。僧學也要不。

風氣越開通 廟產越衰敗 再過一二十年 要找幾位迷信大施主 可是不大容易了 諸位學生呀 既受佛教的益處 也得替佛教將來想一想

要緊新

刺客的名姓訪實○由天津派來的警員 王史二君 得有確實消息 知道車站放炸彈的凶犯 本是安徽人 姓吳名越號孟霞 王史二人 先判安徽館去訪 碰了一個大丁子 又訪桐城縣人 竟奔到桐城會館 作為要住館的人 問了問飯食價目 騙出長班狗火食帳 檢查了檢查 確有一位吳老爺 上月二十六日 開了早飯 未開晚飯 二十七日下 寫了一個走字 館內住着一位汪姓 在京候選 二君跟他見面 寒暄了幾句 汪姓人極老實 向他訪問吳越的蹤跡 起初不敢說 第二天又去訪 王史二人 始終可要露真姓名 改了改打扮 再四哀求他 說與吳越認識 有往來的信件 他既闖了大禍 終究總是 要破案 務必要把自己的信件收圖 免得將來受連累 二人又裝急 裝怕 裝哭 作做的十分得神 汪姓果然是老實 放心大膽 把真話吐出 說道 二位既認識他 我也不必瞞了 但有一層 我們雖同住 在一個館裏 可是不知道他舉動 自從二十六日未歸 又有車站照像 纔知放炸彈的是他 會館裏恐 被連累 把他屋內所有的書信等件 一概燒毀 至於同黨何人 更不得知 王史二人稟知趙侍郎 把汪姓請了去 當面問了問 告訴他絕不干連 這二位警察員 都是警務畢業出身 較比隨便派的委員 到底不同

優待小村男爵○日本小村男爵 這次來京 是日皇特派的專使 非尋常欽差可比 聽說外部照會內田公使

小村男爵到京 中國要按着國賓相待

整頓關稅○戶部堂官會議 現在整頓財政 第一先得除去弊端 近來各海關稅項虧短 都因為弊病太多 須通知各督撫 轉飭關道 先改了征收的法子 然後再好好整頓

督撫加銜○各處礦務 關乎國計民生 又是如今最要緊的一件事 各省督撫 往往拿着不當事 隨意辦理 因此就出了外人的希望 不是自己要開挖 就是勾着華人合辦 政府怕失了利權 打算把各省督撫

一律加上礦務大臣的銜 遇有礦務 實力辦理 不准再推諉

各國觀路○京漢鐵路開買一節 已請各國官員 前去觀看 現除法比欽差 親自去觀看 其餘各國 都派有隨員去看

文部遲設的緣故○設立文部的話 各報紛紛登記 可是始終沒見明文 其中有三個原故 一是裁併翰林院 有許多人不願意 二是文部尙書 無人可派 三是開辦經費 一時不容易籌畫

本京新聞

查夜先得練膽子○內城工巡總局 每年冬天 必要派委員下夜稽查 每夜由監督點派 到委員家裏請老爺 下夜 委員騎馬 巡捕在前頭 騎馬打燈籠 到了各段稽查時候 委員下了馬 巡捕又過去拉馬 稽查完了 巡捕把委員送回家去 巡捕管接 管送 管打燈籠 管拉馬 真比宅門子打雜的不知 今年又到了冬天 想必還是照例 按著外國的警察規矩 警官下來稽查 或騎馬 或步行 也不打燈籠 也不帶人 不動聲色 暗暗的稽查 獨到我們中國 總免不了這箇虛面子 工巡局的委員 黑夜本來沒出過門 一人獨自暗查 總得先練練膽子罷

警查進步○日前巡警部徐尙書 交下手諭 叫各局員 有明白警務的 開具說帖 聽候採取 故此各局警員 有不明白警務的 都去到琉璃廠買警察書 預備現費 按警察一事 論到學問上 本是一種專門 非三五年不能通 用在地方上 可是一件活動事 不能專靠著書上的死法子 中國警察人材太少 辦警察的人 都肯買本警察書看看 也算不錯

外城巡捕有功二則○十二日那天 外城四分局警巡瑞徵 帶巡捕十五名 在車子營地方 抄了一處賭局 拿獲賭犯任玉等二十五名 起獲寶盒賭具多件 局頭四名 都枷號三個月 四名罰苦工 十七名罰金 共二百五十餘兩 好賭的人看看罷

十三日警巡瑞徵 帶巡捕四名 在磚兒胡同地方 合興車廠內 訪明有私造銀元的案 當時抄獲首犯 在田 滿永茂 王常順 王福祥 梁蘭氏 李焦氏 小駝兒 共七名口 抄獲真銀元一百六十餘塊 真銀一百六十餘兩 並抄獲英圓模子 銀葉子 各種家俱多件 昨天解送工巡總局 審明後就要出案 教習要添閱報處○花兒市福音堂 義美以美會的外堂 經劉廣慶牧師 跟甘友商議 要添立一處博覽會 並立一所閱報處 因為籌款不容易 還沒舉辦 此事辦成 也有好處 教民有了思想 自然就知道愛國家了 信教可以自由 國家可是不准忘 但怕半開化的人太拘泥 因為是教會所立 不肯去看 其實也無妨礙

諸位看書的請聽 孟夫子前頭所說的事情 是暴主任私心 後半篇說的 是明君認公理 不要說朝廷大事 不可任私心 就連小小的事情 也不能離開公理 住家的過日子 合朝廷治天下一樣 但能守公理 沒 有個不行的 稍微有點私心 也沒個不敗的 由尊長到兒女 全得上和下睦 斷不可中間有人阻隔 我配 得近年一件實事 說與大眾聽聽 十五年前 東三省有個富民 忘了那州那縣 只記得地名李家堡 富民 李真 外號李善財 為人很是慈愛 同村有七八百戶人家 倒有八九成姓李 因這李真是箇老長房 又有 家產 家人靠他過日子 李真既有許多田產 也不能不仗家人出力 一村族人 過的十分和氣 後來有個 遠族姪 逃荒至此 李真留他管家 誰知這人是個壞包 處處假公濟私 坑人肥己 施出手段來 哄得 李真很喜歡 不到三四年 李氏族人 以及同村親友 一箇冰炭不投了 這天有近村的好朋友 特意來勸 李真 說目下馬賊鬧的利害 你家又是財主 千萬不可各懷心意 我看你合村壯丁 足有七八百人 平日 武備又好 何不會合近村 辦箇守望相助呢 李真聽了有理 合他族姪一商量 正中下懷 指望借辦這回 團練 弄盡李家的金銀 誰知臨近村莊 早看出他族姪的舉動 不到半年功夫 大家全都告辭了 剩下本 莊的人 沒法子告退 只好勉強敷衍着 這入有兩箇佃戶 合李真有嫌隙 也是他族姪串弄的 勾了大股 紅鬍子 要來打擄李家 一心要掃滅李家堡 就有好 前來急急送信 那知李真昏迷不醒 似信不信 以為好人家必是漢奸 朋友不死心 跑到李氏家廟撞鐘 合村人聚在一處 朋友說明緣由 勸大眾早早 防備 這個當口 出來幾個渾虫 向大眾說道 叫我們打馬賊也行 如今先把族長請來 把四十年前分家 老帳查出 須要被股子重分 這族的也沾點光 然後再講打仗 急的這箇朋友 勸了這位勸那位 說大 家打賊要緊 等着賊退 有我與大家作主 衆人見家長始終不出來 那族姪待理不理的冷笑 越發招上氣 來 開的一聲全散了 朋友又到裏邊勸說李真 囑咐了一番 嘆氣而去 那知道這時候 已是黃昏大後 李真主意未定 紅鬍子已進了大門 迎着村口 聽是兩聲砲 隨後就殺人放火 合村人從夢中驚醒 打 也來不及了 只好自家去逃命 天亮回來一照 李家堡成了馬 堡(庚子被毀)不但李真滿門喪命 合村 算起來 十家燒了七八家 男女逃出去 不過十分之四 族姪這個壞包 至今也不知下落 有人說這夥子 馬賊 原是他族姪勾引來的 東西到手 他也就投賊入夥了 這可揣度之詞 不知真假 只是這般馬賊 絕不滿百人 李家合族壯丁 足足七八百名 而且全通武藝 皆因他們但任私心 不明公理 直落得一 敗塗地 東奔西逃 沒方法報仇雪恨 還望有家有業的 千萬早早明白公理罷

迷信報紙

李建中

生來一個人 秉性各不同 各人有各人的脾氣 我生來有個不響人的毛病 就是不愛說話 因為自己笨嘴笨舌 向來學過轉灣子 甜言蜜語的 實在非我所常 不說話便罷 說出話來 就得罪人 無論在家在外 裝作啞吧一樣 知道我的毛病的 還不怪我 不知道的 說我是假酸狂 誰也不愛理我 那兒想的到呢 自從去年看了京話日報 我的嘴也利速了 舌頭也靈巧了 肚子裏頭 也安上說話的機器了 居然學會了兩句 見了人的面 不管他是誰 打開話匣子 滔滔不斷的沒有完 說什麼話呢 除了說京話日報 還不會說別的 見了親戚骨肉 也是說報 見了相對至厚 也是說報 見了同寅共事的 更是說報 見了作買賣的 也是說報 在家裏也說報 在外頭也說報 簡直的成了報迷 衆親友見我這樣 都納悶的了 不得 說我素常不是愛說話的人 怎麼如今會學成了碎嘴子呢 莫非他是撈前幾年不愛說話的稍罷 就有說我奉了教的 有說我中了報毒的 有說我替報館招買賣的 有說我瘋了的 也有聽我說報明白了的 有聽我說報背地裏罵我的 噯呀 我的報館主人呀 我跟你無冤無恨 自出了這京話日報 把我害的成了話癆 天天一過了晌午 坐在家裏 一語不發 呆呆的盼報 真比上了鴉片烟 還利害 報紙來了 趕緊看完 趕緊就對人去說 說完之後 並落不着一句好話 倒招出好些個閒言 我這一肚子委屈 找誰去告訴呀 冤有頭 債有主 我就是找京話報館訴訴苦罷 家裏人勸我 人家作報的 沒按着腦袋叫你看 找人家訴委曲 恐怕訴不成 倒要叫人給問住 從今不必看報就得囉 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那裏知道呢 我受的報毒 真比扎嗎啡針還利害 參茸餅 一粒金丹 也斷不了的 事已如此 我也豁出去了 還是照舊說報 如今的講報處 一天比一天多 到處都可說 誰誇我好 誰嫌我不好 我也全不理論 誰要罵我 應了報上說的話 就是忍罵 從此立定了主意 咽喉乾了 吐沫淨了為止 就求明白人知道我的用心 寧可因為說報累死了我 一定要喚醒這一羣夢中人

會議法律學堂○刑部各堂官 前次奏准開辦法律學堂 現已定出章程 大意是本京學堂 專收各部院候補官員 外省學堂 專收候補州縣佐雜等官 所有京外學堂 每堂定額 三四十名不等 全是二年卒業 檢定分數 發給文憑

催辦鐵路廢約○外務部裏頭 照會英國公使 抗留鐵路廢約的事 趕緊開議 千萬別再耽延 奉天鐵路記事○奉天到營口的鐵路 已經開車賣票 各路客商 來往實在不少 奉省貨物 因此也都流通 奉天省城 到曲流河的小鐵路 因用人力車 不能夠多載客商 更不能夠運貨 每次開車 也不過搭坐十數個人

警部衙署地址○新立巡警部 相定宏仁寺地基（就是旃檀寺）設立衙署 已見本報 現在都商議妥了 就用那塊地基 一切工程 估定十萬兩 暫由戶部借撥 將來再籌款歸還 秋操報告編書○這次河間大操 南北兩軍 所報攻守各情形 練兵處要把編成書籍 進呈○御覽 番僧並無作亂情形○外間傳說 雲南邊界地方 番僧鬧事 因此各國公使 紛紛在各處打聽 現接四川總督電報 並無其事

連州教案○廣東連州教案 已見各報 現接廣東來信 說這件事情 起初不能怨鄉民 實是教堂裏自找 怎麼說呢 有一天鄉民在廟裏開會 赴會的有三百多人 這固然是迷信的事 究竟與教堂無干 不想教堂偏愛管閑事 打算出頭禁止 因為無話可說 並搶去小砲三尊 鄉民本來就無知 今遇這樣教士 大家氣憤填胸 才鬧出這回事情

警章入奏○警部章程 已經定妥 不久就專摺入奏 接辦山東郵政○德人撤山東駐兵之後 又把膠濟一帶郵政局 一概撤去 中國郵政局 已經派人接辦 條陳三省善後○都察院左堂 奏陳三省善後的事 分爲五條（一）趕緊改變官制 在奉天設立總督 吉林 黑龍江 都設立巡撫（二）仿北洋常備軍規則 在三省地方 極力練兵 並招募馬賊 也把德練成隊伍

（三）開辦銀行 流通財政（四）講求種樹的學問 並先採辦長白山一帶林木 可獲大利（五）松花江 鴨綠江 大同江 和遼東半島沿岸 在這些個地方 趕緊收行船的利權 這幾道條陳 各位大臣 都極力贊成

平流到外洋 如今洋紙盛行 又加上學堂報館 處處非用洋紙不合算 洋紙銷路越旺 國紙越沒利 商部要挽回通商利權 想由官立造紙公司 考查各處現用紙張 仿照製造 等留學造紙學生回國 必要開辦 這件事真不可緩

本京新聞

汪大令虛受驚恐○十五日夜間 女報館忽出傳單 誤傳汪所是吳越同黨 此話未免太冒失 警察員前往桐城館 再四分辨 此是報館誤傳 趙侍郎一定不信 汪大令已受虛驚 精神大亂 竟把女報館傳單 當作宮門抄 女報館主筆 親自到桐城試館認錯 汪大令還是狐疑 趙侍郎不肯連累人○自查明放炸彈人的姓名 趙侍郎反倒爲了難 所有信件 已經焚滅 沒法子再辦 聽說已拿定主意 不肯深究

關錢鋪的巧法子○向來關閉錢鋪 必有一種收買關門票的人 每吊錢不過二三百文 等到收的差不多 書差跟鋪夥串通(非花錢買不動) 臨到開發票存時候 冷不防貼出告示來 半天的功夫 隨便一開消 每吊不過給二三百文 當中總有台式的人 所苦的就是小民 現在關閉了六家錢鋪 五城裁撤 工巡局約辦法 不知如何 論理該叫他實數開發

學房鋪成了賭局○蘇州胡同國祥寺 有個學房鋪 先生某姓 在某使館教官話 早半天不在書房 學生湊到一堆 大家賭錢 先生一概不知 學房鋪整天瞎嚷嚷 本就悞人子弟 再要加上賭錢 造就出來的人才 可就真完全了

各省新聞

全省國民捐局(直隸)直隸各大紳 見京津等處 認國民捐的很踴躍 祇是京津的地方有限 就讓人人認捐 也湊不齊這筆大債 大家商議著 創設全省國民捐局 印刷傳單 到處去勸募(可是不勉強)捐與不捐 還是任憑自便)直隸這樣辦 我想別處熱心大紳 也必有箇打算 果真全國都如此 雖說幾萬萬大債 管保不難還清

熱河鐵路近聞（直隸）熱河都統 要修造承德到北京的鐵路 早登本報 現因古北口一帶 山路太多 工程過大 打算由承德先修到唐山 目下正在商議

創造重力車（奉天）有個魏貢生 見中國馬車太笨 要想箇巧妙法子 極力的講求機器學問 約有三年光景 造成一重機力車 水力 火力 汽力 電力 人力 馬力 風力 一概不用 只用重力 每日能走

二百里 載重千數多斤 機式跟坐車相仿 行走跟汽車相同 實在是靈妙的很 聽說趙將軍發出款項 叫他多多製造 現已開工

趙將軍待士的誠心（奉天）趙將軍到了奉天 把官場習氣 一概改去 凡有打官司的 不必用代書 自己寫個呈子 就可以投遞 凡見拜會將軍到 雖是平常人 也必要親自接見 且不必穿官衣 見面的時候

也不必請安 坐在一旁 隨便說話 毫無一點拘束 將軍出門時候 永遠是騎馬 前後也不過跟上兩三箇人 這就是將軍力除官習的實事 說別將軍用人 更是誠心 凡有投効的 立刻傳見 先問你有甚麼學問 有甚麼本領 辦過公事沒有 若說辦過公事 當時就派在收呈房內叫他批呈子 如果可用 雖

沒有荐主 也必收下 若是無用 就讓你有王公的荐信 也是枉然 這是前些日子的事 如今已經停止投効了

官兵悔過（南京）南京督練公所 稟報周玉帥 設立官兵悔過室 凡以前營裏的刑罰 責棍 插耳箭 割耳朵 一概除去 這悔過室 分為上級下級 上級是罰官長 下級是罰兵人用器 定妥章程十二條 已

奉周玉帥批准 目下正在動工修蓋

白知縣責打舉人（江蘇）甘泉縣舉人張成鈞 因事在本縣遞稟 剛走到頭門 衙役就合他要花費 張舉人不給 爭吵起來 知縣白大老爺 聽得吵鬧聲 立刻傳人 一到堂上 不問曲直 把張舉人好打一頓 並叫他具安分甘結 禁止刑訊的○諭旨 傳遍天下 就算白知縣糊塗 張舉人也不肯這樣愛委曲 其

中恐有別情

禁迷信先得講教育（廣東）前梧州府在蘊寬 在梧州任上 不准民間迎神賽會 現到了道台新任 因本地人更愛迷信 出示禁止 不想貼告示去 百姓們偏不遵 照舊迎神賽會 在道台親自出來禁止 那裏

料道 懷百姓頑固不化 見道台親來禁止 就雙無禮 道台大怒 當時拿獲三十多人 因此鄉民更不服 經本府彈壓 纔算無事 民智不開 凡事不能勉強 要破舊門的迷信 不講教育 是萬萬的不行

上諭

十月十六日刑部 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儲日無引
 見 出使大臣 李經邁請 訓並請假一箇月 柯劭忞由
 天津 京 安 袁世凱 備 召見
 召見軍機 袁世凱
 上諭徐炳燾已故恭贊大 戰功事跡一摺原任塔爾巴哈台
 參贊大臣伊犁副都統春滿龍已 旨加恩賜卹宜付史館
 立傳 附祀金順專祠該 大臣宜力 疆不無勞動其靈
 區國旗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並賞銀二千兩由新疆
 藩庫給發伊子孫幾人有無官職着該旗查明具奏候旨施
 恩用示篤念勞臣 加無已之至意欽此

電報

擬設日清銀行○東京電說 日本進步黨 打算開辦日清
 銀行 以便兌換鈔票
 日皇召大山回國○又說 日皇有旨 傳諭大山元帥(就
 是在東三省打仗的總司令官)設你在外邊日子久了
 我很想見你 當面講講戰時的情形 你趕緊回國
 日皇親教皇專使○又說 教皇 派賀和專使 已到東京
 本月十四日親見 呈遞國書
 不忘種類○路透社電說 英京富紳洛查爾特 美京銀行
 元 救濟俄國猶太人 這宗款項 由英國京城 匯到
 奧國工○又說 奧國鐵路工人 聯盟罷工 聽說他們
 奧國工○又說 奧國鐵路工人 聯盟罷工 聽說他們
 奧國工○又說 奧國鐵路工人 聯盟罷工 聽說他們
 奧國工○又說 奧國鐵路工人 聯盟罷工 聽說他們

兒童解字

挺 音挺 手拿着東西 直轟轟的很有力 叫作
 挺 所以從手旁 凡筆直 形兒 都可以說
 挺

碩 音石 凡從頁 均字 都說的是腦袋上的話
 碩 就是大腦袋 借作大字講

豐 音風 上半截兒 像滿滿的堆著祭品 從山
 從兩丰 山 高意 兩丰是堆積的形狀 下
 半截豆字 本是祭器的名子 凡充滿的形狀
 都可說豐

隆 音龍 隆字從阜 省筆作 凡從阜的字
 都是大土堆的樣子 所以高大都叫隆

太 音泰 古文太大不分 意思也一樣 到頭無
 可再加 都可以說太 通作泰

永 音泳 從水 水長流的样子叫永 所以凡長
 遠的話 都可說永

造句

填字

挺拔 挺○ 碩人 碩○ 豐滿 豐○
 隆冬 ○隆 太上 太○ 永年 ○永

每○請填一字 要能解

講求文義更宜慢點讀所以先講孟子

齊宣王問孟子曰 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 有諸 孟子曰 於傳有之

曰 若是其大乎 曰 民猶以為小也 曰 寡人之囿 方四十里 民

猶以為大 何也

大凡一個平常人 嗜好太重的 並不是天生如此 總苦在沒受過教育 長大了自己沒有學問 又沒遇着賢

明的師友規諫 單合一般小人打交道 整日濟甜言蜜語 處處稱着心眼兒行事 奉承的趾高氣揚 自家窮

奢極欲 惟我獨尊 到底還不能心足意滿 總想着別人所行所為 比我還過分 怎的就沒人勸他妄為 偏

果然是有無呢 齊宣王素日所為 也罪受了這種病 這次見着孟夫子 問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的大小

第一句回答 就說仲尼的門徒 是絕口不談這件事 孟子打聽齊桓晉文 不是發政行仁 就是與民同樂

句句離不開王道 雖然言語不投機 到底宣王貪心不死 總盼望孟夫子 說合着自家觀 贊成他的霸業纔

好 文王那處靈囿 書上既說七十里大 也比我的御園來 不過有他十分之六 就想我修造的園子 既比文王

工程小一半 足見我為君的德業 也比文王高一頭 焉麼大家題起文王 就誇他是聖賢 說起我的事 偏

挑剔出許多毛病 不是說我重獸輕人 就是說我不明白權度 又是什麼與甲兵危十臣 構怨諸侯 不亞如

緣木求魚 不能夠制民之產 又說我好樂喜獵 叫百姓好疾首蹙頞 害得庶民骨肉離散 曾因不能與民同樂

子那等高明 還能看不得出來嗎 正顏厲色的 斷斷不能如此大的 孟子既說有 想來定不能罷 古今註書的

名儒 為這句書紛紛議論 有說文王靈囿 斷斷不能如此大的 也有說合上古時里數 算來纔纔夠四十三

里 據我們糊塗人想來 先不必考查這些 當文王物世代 三分天下 既能有二二分 幾十里大的御苑

總也不算希罕事 只看宣王追問孟子 不信有那樣大 孟子更進一步說 大王以為靈囿地方大嗎 據臣聽

了本相 那時岐百姓 還都以為不足呢 宣王聽和這裏 再要假裝身分 可千萬萬不能了 不知不覺就露

呼 宣王這般覓解 始終分解不清 何為公理 何為私心 看孟子全篇宗旨 不祇齊宣王可以明白

◎刻薄人不會說寬厚話◎

天生來的人，沒有一樣的性格。就如同人的面貌一般，長的醜的，也有好性格；長的俊的，也有歹性格。說句多心眼兒的話罷，結交朋友，總要刨刨他的根底。然後再看着他的舉動，切莫輕信虛名。不管他是怎樣的根底，隨著大眾的嘴說，人家說好，他也說好；人家說歹，他也說歹。自己毫無一點見解，那可說沒了，真是非了。

為甚麼說這樣的話呢？只因人民失了教化，一切言語動作，都由善自己性兒崩來。從會走會說話算起，以前的種種失敬，更不必題。等到會走會說話，耳朵裏受的聲音，無非是咒人罵人，眼睛裏印的形像，無非是哄我騙我。嗚呼！可害苦了人了！長大成人之後，想著自己改性情，難，難，難。

先說說迂腐先生罷。從小受足了迂腐氣，抬眉動眼碰了子，舉手動脚碰了子，連到喫飯睡覺，一個不對勁，不是受罵，就得挨打。窩窩囊囊，彷彿鷄罩裏養大的雛兒，怎能够遠處高飛呢？此等一事無能的人，也並不是天生來的本性，只因拘束慣了，自己也不覺著難受。遇着了當作當為的，總是往後退，自己一點主意不敢拿。此類人的性格，還在厚實的一邊，要叫他說一句刻薄話，行一件陰險事，斷斷的也不會。這還不失為好人啊！不過無用就是了。

惟獨刻薄人，跟他相交，處處可得要小心。俗語說的小錯，甯可得罪君子，切莫得罪小人。君子口直心快，想著甚麼說甚麼，不管你愛聽不愛聽，我既見得到，譬在肚裏，夢中也得說出來。再要遇著糊塗人，打算要叫他明白，說起來更是沒自完。但是苦口勸人，自己先得有血性，裝模作樣，絕瞞不住見解高的人。若是天性刻薄，自己也一定不學會，有嘴也談談正派話。說到眉飛色舞，一不留心，扎耳朵的字眼兒，可就管人家能受不能了。古人說「言為心聲」，又說「修詞立誠」。這兩句成語，真得好好的尋思尋思。

還有一種人的毛病，平日專說挖苦話，挑出人家小錯處，如同拿獲大強盜一樣，追根刨底，咬住了不放鬆。其實所挑剔的錯處，遇著海量的人，簡直的不經意，等到傷本身有了錯，人家好心好意來勸顧他，說兩句誠實話，他還是決不認帳，必要反過嘴唇來，強白你一兩句。然後他繞轉得過面子來，天性刻薄的人，打不破這個關頭，怎能夠說得出寬厚話來呀！

要緊新聞

林巡撫緊要封奏○聞廣西巡撫林紹年 有封奏到京 請多開女學堂 如有人創辦 從優獎勵 有封典的

加級請封 無封典的 賞給封典 將來女學生卒業 請派福晉考試 並請嚴禁纏足 不遵的罰金助學

已交政務處議奏 按中國弱 無女學 不嚴禁纏足 女學不能興 比如科舉不廢 男學亦興不起來 正

是一個理 政務處王大臣 想早已見到此處了

議約大臣名單○日本小村男爵 業已到京 就要開議東三省的事 派定慶親王 瞿尚書 袁制台 在北京

開議 又派定隨員 雷補同 鄒嘉來 朱寶奎 陶大鈞 已於昨日在外務部先行商議

比使回國○比國葛欽差 已往河南去賀路 聽說他就此回國 因為奉有本國電命 叫他趕緊回去 有要緊

的事情相商 他這一去 要用四五箇月的工夫 回京約在明年春天 中比交涉各事 全由參贊代理

議辦伊蘭鐵路○山陝甘肅京官 極力要辦伊蘭的鐵路（從伊犁到甘肅省城）屢次會議 現已籌有的款六十

萬兩 是本年之內 就要開工

籌款辦法○趙將軍電奏 奉天內政 關係很大 必得趕快辦理 但是沒有款項 無法下手 現定出個籌款

的法子來 第一是整頓旗地稅租 第二是開辦銀行 拿這兩宗款項 辦理一切新政 並訪南洋賑捐票的

法子 開辦奉天彩票 抽成放賑

日人希望關東鹽產○關東鹽產最富 到處都可以造鹽 並且成本不多 獲利很厚 日人大有希望的意思

打算在復州和貔子窩一帶 開辦造鹽廠 這事可不很見確 如果真確 內地的鹽務 受害不淺 修改德約○外務部電到上海 告訴商約大臣說 現在商量的中德商約 第四款不很妥當 關乎中國礦務 得趕緊更改 請向德人聲明 仿照日英礦律辦理

嚴拒屯煤○外務部電告閩浙總督 德國商人 要在廈門新船塢屯煤對事 不能照辦 請極力回覆 嚴駁法人在龍州設民政政局○岑督電覆 法人在廣西龍州 要設立民政政局 管理交涉的事件 當時辨駁 交涉各事 自應兩國派人會辦 設立民政廳的話 萬萬不能照准

京報

站長為難○十六日早 東火車站 剛要開車 有府尹的少大人 隨帶家人 上了頭等客車 車裏已有了三

人 少大人聲音 這輛頭等車 是僅前三天定下的 要叫先來的三人讓開 這三個人 可是很明法律

問少大人道 你要包了這輛車 為甚麼不把車門鎖上 又為甚麼不貼一個包條 又為甚麼不先派人看

守 火車當守商家的法律 不能用官體來搶奪 無論如何 我三人有理可據 必不能讓 車站章程 亦

沒有前三天定座兒的規矩 少大人聞聽此話 大震官威 暴跳如雷 由家人出頭對付 三人言道 我國

事事講對付 所以纔有今日 今天遇着我等 萬萬不能講對付 站長看此情形 十分為難 出了一個高

籌兒 硬把車卸下勾來 停住了不開 三人大怒 要把站長交鐵路警局判斷 站長無法 直是央求 傳

說得碼頭安的事 耗了許久工夫 已過開車時刻 三人又對站長說 你知道他是府尹少爺 就這樣

的遷就 我三人之中 再有比他勢力大的 該當甚麼樣呀 站長直是嚇安 把三人的行李 搬到大餐房

纔算拉倒 噯 車站有章程 巡警有法律 搭客有次序 站長豈能全不知 因為一位府尹少爺 章

程 法律 次序 全然破壞 這樣看來 要講立憲 不但資格不上 官格也是駁不上啊

假造堂批○中華報上 登過一假新聞 有禹州驛馬商 被已革海運馬恩子 訛和驛子三匹 商人有意喊告

出人調處 至今還 沒了結 商人漏稅 自然該罰 每驛應交稅銀多少 漏稅應罰多少倍 必有一定

的章程 斷沒身扣三匹驛子論理 如今把驛子給賣了 不知賣銀多少 硬作了一百四十兩 找給商人

十兩 其餘都算充了公 由馬恩子主使 串通海運 造了一張假呈子 上面還有堂批 寫明罰銀一百三

十兩 壓派番商人 在茶館裏畫了押 (這叫甚麼官事) 堂上老爺們 已有所聞 這一羣狐朋狗黨 知道

嘴哄不住了 又吐出四十兩銀子來 稅務上關國課 由著這羣人舞弊 膽敢假造堂批 任意訛詐 實在

太不像事 要不澈底根究 漏稅的反而有了理 裏裏外外稅務 從此也就不收了 防騙財○變亂之後 京城所開新舊錢舖 驛慶王爺查明 凡虧空倒閉 都責成保家 登時按十足賠補 不准折耗 以防誑騙 奉旨之後 西慶雲錢舖倒閉 所虧空的票存 還是按三成開發 城上出的 告示 限某日取錢 過期作為廢紙 這張告示 可又不肯早貼出來 如今取了工巡局 一定有個文明辦 法 日後開錢舖 自然也就小心了 隆福寺三合古玩舖 來了兩個洋人 看見了翡翠碧璽帶勾 一人一件 硬強的

搶了走 舖夥追到東單牌樓 見洋人走入飯店 在巡局喊告 正要去傳問 可巧又來了一箇洋人 名叫
司別路 知道此段巡捕事明白 不怕洋人勢力 走進飯店 告知那兩個洋人 勸他們趕緊退還 免得不得
體面 二人知事不妙 這纔把原物退還
英兵作小結○十五日那天 崇文門路東洋商古玩舖 來了四名英兵 畧帶醉意 把舖內表鍊等物 偷取多
件 站崗巡捕 聞聽此事 到古玩舖查問 其時英兵已經走還 巡捕問舖夥 如果認得他們面貌 請巡
捕給使館寫信 必能把原物追回 巡捕舖夥說甚麼 他說我們是洋商 誰們 由我們主人自己理論
「誰們」 不必分心 巡捕有保護商民的責任 洋兵偷洋商 並不是在洋界上 巡捕自然當管 若照着這
樣說 華人偷了洋商 巡捕管不管呢

各省新

將軍總攬庶務 (奉天) 奉天官場制度 除將軍之外 有府尹五部 各管各事 趙將軍一到奉天 把府尹五
部 一律奏明裁去 所有事務 全歸將軍一人管理 終日忙碌 實在辦不過來 現時設立財政處 學務
處 自新所 衛生所 團防局 都派有委員 分著管理 又因五部的舊事很繁雜 在文案處裏 另立兩
司 專管這些事 以上所有各司處 雖說都有委員 可是還得由將軍拿主意 將軍一個人的身子 簡直
擔了文武兼官的責任 真是勤勞

甘肅興辦鐵路 (甘肅) 陝甘總督來電 甘肅鐵路的事 不久就要興辦 已經派定人員 來京打聽辦法
丸藥使人 (南京) 南京新出了 一種丸藥 叫作劉鼎臣丸 各處張貼報單 自稱能治百病 自入秋到如今
被這藥給害死的 不知有多少 賣這種藥的人 真是喪心病狂 不顧天理 外人常說我們中國不自由
我說太自由了 無論甚麼人 都可以挂牌行醫 無論甚麼東西 都可以配藥賣錢 隨便害人 官場並不
過問 外洋各國 能有這樣的自由嗎

饒平匪亂平靖 (廣東) 饒平三點會匪 鬧的真真不善 經官兵竭力勦辦 會匪無處安身 才肯解散 城鄉
各處 現又照常平安
川漢鐵路開工日期 (四川) 川漢鐵路 自經錫制台一提倡 紳商認股 真是踴躍 此時已有現款六百萬兩

宮門鈔

十月十七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 吏部引 見七十三名 正白滿四名 正紅漢二名 植公 亨公
 各續假十日 袁世凱預備 召見 意公請假十日 召見帶機 袁世凱

電 報

特派專使祝嘏○東京電說 西十一月九號 是英皇的萬壽 日皇特派專使 到駐日英使館裏祝嘏 並隨從

此以後 每逢英皇萬壽 日皇必派專使祝嘏

俄國又亂○路透電說 俄國某處 現有兵士跟罷工黨聯盟 到處搶劫 放火殺人 並有革命黨和勤王黨

從中起鬧 鬧的實在不像 俄官派馬隊前去彈壓 不想這馬隊也跟亂黨聯成一氣 反來抗官

英太子已到印度○又說 英國皇太子 合他的妃嬪已到印度 迎接他們的人 實在不少

剿辦亂黨○又說 俄國某處亂黨鬧事一節 現由本處總督 派兵前往勦辦

俄親王開缺○又說 俄國烏拉齊密爾親王 奏請開缺 已經批准

猶太種知結團體○法京電說 英國首相 (疑是猶太種) 在其處演說 俄國虐待猶太人 一切猶太種 應當

彼此結成團體 保護同種

奧俄兩國平靖○德京電說 奧俄兩國亂事 已漸漸平靖

俄設工商部尙書○又說 俄國政府 新設工商部 派齊密爾福利 作為工商部尙書

俄大臣調動○又說 俄京府尹 托吉坡夫 現時調補內侍衛大臣

如麟君台鑒

敬覆者各處講報所 均非本館經辦 事冗鮮暇 未能常常往聽 演講之學 本館專
 門 我國無此人才 遷就之處正多 承教一切 足徵關愛 官將盛意轉告以求改良
 庶無負 大君子愛人以輔之美意也 此請大安 本館主人 彭詒孫頓首

講書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芻蕘者往焉 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 民以為小 不亦宜乎

我們幼年入蒙學念書 前後幾位老夫子 雖很大的學問 無奈那個時候 教法未能改良 上生書 全不講解 小學生被裏糊塗 如同念經一樣 薄薄的 本孟子 一天到晚的溫習 反來覆去不佳口的亂喊 真是要把人悶死 偶然有個一知半解 又不敢多問一句 只得按著小註胡猜 等對念經始靈臺一節 可就動了點子疑惑 成敗 不在得胆戰心驚 絕不敢多問一句 只得按著小註胡猜 等對念經始靈臺一節 可就動了點子疑惑 以為古人作事 也不幸有不幸 古人居心 也有公道不公道 拿着文王 修造靈臺說罷 一般百姓何等齊心 聖死命用力氣 不日成之那一句 照着註解卜說 事不滿終日就會蓋成 我覺着十分奇怪 想古人作事心實 修造 程 不能有這樣快手罷 後來纔知道了 不日成是不少的幾日 可見文王深得人心 才能如此的快當 後來秦始皇 脩造數千里長城 開的 人心離散 不管強壯老幼 一齊拿了去作工 比起 南非洲招苦力 真真差不多 只是有一個理不明 秦始皇脩造長城 總算為的是江山 在保境安民上起 見 文王經營靈臺 不過自家消遣 明明的一公一私 為什麼百姓這點心力 單單的向着文王 不能移在 秦始皇身上呢 也許事隔九百年 人心不像從前了嗎 直道移來 明白點公理 這纔恍然大悟 原來文王 待民 如同家人父子一般 把那二分天下 看成大家公共地方 自家父母蓋點子房屋 子孫們能不拼命用 力嗎 親親秦始皇 專重私心 豈知損人利己 後來吞併了六國 天下成了大一統 該行些王道才對 那知他把萬里江山 說成一個人私產 脩造長成 無非保衛自家產業 別人那肯盡心 後來又脩造何 層宮 整整佔了三百里 還要五六步一間樓 十來步一帶廊 衆位念過古文的便知 所以說他獨夫之心 日益驕固 請想獨夫兩個字 豈明白他待人的光景了 傳到漢高祖子孫 倒還知儉省 沒說有多大 街園 再到唐朝明皇 起初原是好幾處離宮 自從姚崇宋景 二位名臣先後 自己味着性子高樂 即如華清宮啊 連昌宮啊 常去逛的 足有好幾處離宮 直到安祿山兵臨城下 方曉得樂極生悲 後世的帝王 總應當 作個榜樣罷 咳 誰知到那宋徽宗 更比唐明皇 樂 因為脩造良嶽 各處採取花鳥竹石 當這差使的 稱為花鳥使 四海橫行 看見人家一塊山石 拿塊黃包袱 圍 這家子就該死了 欽使要 千 不敢給 八百 不離搬出去時候 就請折辱 隨此一掃花草 就叫人傾家喪產 這就是世傳的花石綱了 到了欽 宗初年 北兵犯境 長間柴米全無 又遇大雪連朝 大眾在御園門前亂叫 官家照了事不祥 只好由他們 進園 命大家取花木為柴 百姓一闕而進 不到三天功夫 把園中樓台樹木 弄成了折貨 壞一般 這不 怨氣所使麼 若說像文王之囿 邊那般打柴打草打獵的 全許衆人隨便營生 百姓們還嫌大嗎

◎羨慕和尚◎

王子貞

本月十五日那天 是僧教立學堂開學的日子 我王子貞亦在座 管學的大臣 派了黃喬二位大人視學 各學的教習辦事人 也去了好多位 真是鬧熱呀 我看着這件事 又喜歡 又羞愧 又難受 喜歡的是 方外和尚 亦有這樣熱心的人 佛教昌明 何患中國不強 中國就壞在沒宗教 能借着佛教當宗教 也最合民人的性格 佛教既立了學堂 決不能再說迷信話 認定佛的真理 實實在在的講慈悲 不專專的信佛穿衣 賴佛喫飯 朝廷保護佛教 佛教也得保護○朝廷 統天下的名山大刹 都肯掏出良心來 爲地方上興學 極苦的縣分 一處立一學 也還不爲難罷 何況不至如此呢 你說可喜不可喜呀 羞愧的是甚麼呢 和尚能夠興學 我不是和尚 我沒有廟產 堂堂七尺男兒 整天的憂心國事 輪到辦真事 總讓人家佔在頭裏 難道說人家是英雄 我是狗熊麼 (話粗別笑話) 我所辦的閱報處 講報所 雖然見了點兒效驗 究竟緩不濟急 沒有真憑實據的功勞 看見覺先立學堂 我回到家中 就要薙辮子 家裏人說 你真是耍隨洋人嗎 噯呀 我這肚子的懊惱 跟誰去訴說呢 又辮子就算洋人 中國和尚 也是洋人嗎 噫 慢着 佛教也不是中國本來的宗教 今天不談教 我所羞愧的 在家人不如出家人 又難受的是甚麼呢 中國的闊人 那一行都有 俗話常說 在京的和尙 出外的官 和尚闊的多 辦學堂的 將來必不少 斷不能就是覺先一個 覺先可並不闊 幫著覺先辦學堂的 已經有了兩三家 我知道的是通州光明寺 清河關帝廟 北京萬柳堂 別的和尙幫不幫 人家自己都明白 也不必我替記帳 我所難受的 究竟是甚麼呢 和尚都有這樣的團體 大家出力 替國家辦辦事 我們帶辮子的丈夫 就沒有這一個團體麼 不用往大處說 小小的一所講報處 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整天的耗唾沫 說的我嘴破喉嚨乾 只因人賤 話也不值錢 財主爺永遠不上門 淨是一羣苦小子窮湊 我們的力量 還有多大 要打算替

偏輿演說 滿街上的嘴 不准說壞話 滿街上的耳朵 又到那裏去聽壞聲音呢 這總得有力量的替下子忙 城內外多立講報處 多多的演說 總要叫人明白明白 一路哭 一人不能獨笑 一鄉飢 一家不能獨飽 悶葫蘆罐兒 攪的太滿了 自己捧着 也要小心摔 如今的內憂外患 都不可怕 最可怕的一件事 自了難事無人才 叩求愛國的眞君子 救世的大丈夫 抖落抖落 辦點有益國家的事 培養出人才來 好搭救那些混混沌沌很可憐的同胞 好保護大家兢兢業業最捨的財產 並保險我們別當了外人的奴才 請大家跟着和尚學學罷 和尚呀 佛教從此可要發明了哇

要緊新聞

慎重欽使○自周榮曜鬧了事 外人傳爲笑話 政府裏定議 以後再放各國欽差 應由外務部章京裏頭挑選 不但辦事熟習 並且還知道他的品行 聽說將來放這些欽差 全由外務部奏請 政府不再過問 傳聞如此 不知確否

不准私設無線電○袁宮保入奏 凡設立無線電 必須報知官場 發給執照 方准他辦理 無論何地何人 若是私立無線電 除把機器入官之外 還要從重辦罪

整頓在韓商務○駐韓曾欽差 要把那裏的中國商務 大加整頓 先在漢城濟物浦兩處 添設商會 並租用外國輪船二隻 專由上海等處 載運貨物 前往高麗各口岸

電告收回粵漢鐵路○收回粵漢鐵路的事 屢見各報 外務部裏頭 可還未接到公文 新近由張宮保寄來電 信 說贖路的款項交清 全路已經收回 從此主權歸到中國 免去了許多累贅

保全路政○有人條陳 說京漢鐵路 不但弊病太多 並常有欺侮華人的事 若不趕緊設法 不定糟到甚麼地步 應派人極力整頓 並飭洋工程司 把所用洋人 嚴嚴的管束 不准再欺侮華人 如有不遵的 就從重懲辦 非此不能保全路政

添設鐵路巡防○京漢鐵路 現在已經通行 各處車站 全由北洋派巡防兵駐守 大站五十名 中站二三十名不等 小站十名 一來爲保護鐵路 二來爲保護商民 每月初一日 跟各處巡警會訪一次 如有匪徒

照不能放行 由南往北去的 在新民屯領日本護照 上面註明貨物人名 領照的花費 約用三四元 到了寬城子 又得領俄國護照 花費也差不多 由北往南來的 也是照樣 若不領護照 便把貨物扣留 蒙古墾務○內蒙古各旗地段 除察哈爾等處 已陸續開墾 其餘荒廢的地 還是不少 約有好幾萬方里 現時都沒有開墾 認真辦理 不但農民可獲利 所收荒價 合計起來 差不多也有好幾百萬 這真是一宗極大的利源 現打算從東三省辦起 慢慢開到西北邊外一帶 都要把他放出去

本京新聞

注就巡局的總副辦○警部堂官 因京城巡警 已辦了好幾年 始終不見出色 推究這個根原 實是所派各局總副辦 不通警察學問 現在內城東西局 合外城西局 這三處副辦 都換了警務留學生 內城中西局 外城東局 可是還照舊 大約不久也就有更動

老爺迷信風水○某省修造學堂 在街門外面 開了一個溝門 為是打掃茅廁 免得由門裏出入 這本是衛生的道理 對面住着一位某老爺 很不喜歡 因為溝門正對他的大門 有碍風水 託人跟學堂說 要想把溝門堵上 如今是甚麼時候了 還是信這種的事麼 出在士大夫 更不可解

又開講報處○地安門外 帽兒胡同真武廟 閒著好些房子 有志士多人 大家湊錢 要開辦一處講報所 起名叫通志講報社 講報比閱報的效驗還大 就是演說的人難得 有願盡這箇義務的 何妨去商量商量 先生分辨○前天報上說 蘇州胡同的學房 成了賭局 本學館先生來分辨 自從到使館教官話 恐怕誤人子弟 另請了一位代館先生 規矩並不鬆 賭錢一節 查不出憑據來 大約也不是甚麼真賭 小孩子弄玩弄兒 也許有之 那位先生 疑心有人妒忌他 所以造他的謠言 現今的學館 好一點兒的 買幾本新書 還是守住老法子苦讀 就是沒有謠言 終歸不能常久

各省新聞

東三省創設公報(奉天)東三省內民風 十分頑固 經日俄一戰 元氣大傷 非趕緊開通民智 設法子整頓 不開民智 離不了報紙 現有邵錫祺 謝演蒼二君 呈稟總將軍 在奉天創設報館 名叫東三省公報 凡遇有關民風的文件 都用白話演出 以便開通多數人 但東省看報的風氣不開 必須仿照各官報的辦

法以銷報的多少。定地方官的功過。還可全仗着官力壓派。民間看不看。一時還計算不到。

拾金不昧（山東）省城有個拉東洋車的姓韓。這天遇見一箇人。手裏提著個包袱。叫他拉到一處。下車給

了車價。荒荒張張的就走了。不想由包袱裏頭。吊在車上一包銀子。論拉車的苦人。還有不昧起來的嗎。

那知道韓姓是個君子。坐在那裏等候。不多一時。銀主兒果然回來找。拉車的叫他對鋪保。原物交

還。請看這個拉洋車的。見利不忘義。實在難得。前天本館裏的人。也丟在東洋車上一個包袱。回頭去

找。哈哈。早就拉著車跑了。把這兩個拉車的比較。行業雖同。人格可是差的多。

學會演說發達（南京）科舉既廢。目下都竭力興學。有由官辦的。幾箇月的光景。學務格外

發達。請看南京新立各學會。和演說會。就是箇真憑據。江蘇學會。江甯學會。常州學會。鎮江學會。

揚州同鄉會。匯文書院青年會。匯文書院演說會。文明拒約社議會。江南閱書報社議會。皖學會。贛學

會。浙學會。湖南議會。兩廣議會。以上各會。全是新近創辦的。或按星期開會。或按月開會。每到開

會時節。每次也有六七百人。（這是正經會）

邪教橫行（江蘇）楓經鎮地方。是江浙交界要路。近有無知匪人。私立一教。名叫洪秀教。教典又分大刀

會。小刀會。忽散忽聚。很是稠密。有時身穿黑袍。披頭散髮。就念起經來。一起頭兒。不過二二十人。

越聚越多。如今已有好幾百人了。望那裏的地方官。趕緊禁止。（這是匪會）

入日籍欺侮同胞（廈門）自台灣歸了日本。福建無知的人。紛紛去入籍。入籍時候。聽說還有一筆花費

三四百五六百不等。入籍之後。還可在本處居住。從此就膽大起來。爲非作歹。欺侮同胞。無所不至。

同種相殘。可哭。可哭。

嚴辦阻學頑紳（廣東）廣東學務。常有頑固紳士阻擾。弄得不能開辦。已經興辦的。還常常要搗亂。所以

毫無効驗。這些箇弊紳。全是出私心所害。有意把持公款。甘心阻學。那裏的官場。也看破了這種情形。

不重重的辦幾個人。本省學務。終究也是辦不好。現由學務處把被告阻學的人。一一記在冊子上。通

飭各州縣。從重究辦。美人干預報界（廣東）廣東美領事。因本省各報紙。常登美國禁約的事。照會本官保。請把這些報館。一

律查封。本官保對他說道。他們所登的。不過就是美國待華工的實事（既是實事。難道還不准人說說嗎）。並有甚麼激烈話。官場不便過問。

上諭 宮門抄

十月十八日內務府 國子監 廂監旗儲日無引 見 洵公謝准借俸銀 恩 掌儀司奏二十五日祭 奉先殿 洵貝勒行禮 召見軍機 並岫

上諭直隸總督袁世凱加恩着賞穿帶膝貂褂欽此

上諭現在天氣漸寒京師兵丁當差勤苦殊深軫念所有八旗及綠步各營官兵均着加恩賞給半月錢糧以示體恤欽此

上諭現在天氣漸寒所有食餉之閑散宗室覺羅人等生計維艱殊深軫念着加恩賞一月錢糧其宗室覺羅孤寡除有恩賞錢糧外著再加賞半月錢糧以示體恤欽此

電

波蘭求自治○德京電說 波蘭國民 力求俄國政府 准他們有自治的權利 不知能辦到不能

滬南火車開行○上海電說 滬甯鐵路 上海到南翔一段 已經修成 本月十八日 就要開車

日俄和睦○東京電說 日俄兩國定約 彼此照常和睦 日俄兩皇 都派了欽使 在兩京駐紮

英贊日本海軍○又說 英國艦隊司令官納威爾 由日本開船之後 有信給駐日英使 贊美日本的海軍 據

說軍船兵人 沒有一樣不是完美 請向日本官民說明 英國海軍 有事的時候 若得日本海軍相助 那

可就感激不盡了

日皇后恩待兵人○又說 日本皇后 自己製造綉帶 三百零八條 賞給受傷兵人 聽說這些兵人 受了此

番恩典 感激萬分

日皇而諭教使○又說 日本皇帝 面諭教皇專使 各國宗教 必要一律保護

英皇后捐款郵資○路透電說 英國京城各官商 每逢到了冬天 怕無業貧民 沒有衣食 必要捐款放一次

大賑 現在又到放賑日期 英國皇后 亦捐英金四千磅

臣始至於境 問國之大禁 然後敢入 臣聞郊關之內 有囿方四十里 殺其糜鹿者 如殺人之罪 則是方四十里 為阱於國中 民以為大 不以宜乎

禮記上說的 入境而問禁 入國而問俗 入門而問諱 都是要緊的規矩 自古傳到如今 大凡出門游歷的人 全要知道的 四十年前 海禁乍開時候 衆人在這外交禮節上 沒什麼留心查過 那些出洋大臣 往往鬧出笑話來 怯頭怯腦 實在不大文明 認真講起來 大大的有傷國體 孔夫子說過 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 想來春秋戰國時代 也是極講究外交的 現今通商已久 出過洋的前輩也多 未曾入境入國 先就明白禁令風俗了 只是禮尚往來 在這接待賓客 要講以強壓弱 可是斷斷行不去的 孟子是何等大賢 各國風俗 人情法令 雖說事事皆知 來到齊國 入境入國 還是虛心細問 要從百姓口氣裏頭 領會宣王的美惡 聽得那些父老們傳說 齊國國門之外 郊關以內 有宣王的園囿 足有四十里大的地方 裏面養活的禽獸很多 一切山水樓臺 不亞如洞天福地 可是與文王的靈囿不同 當日文王的囿七十里 沒認爲自家的產業 簡直是公家花園 民間打柴草的樵夫 打禽獸的獵戶 隨便都可出入 輪到宣王的御苑 雖比靈囿小着許多 却是老田家一人私產 有人偷偷的走進 私下殺隻糜鹿 要叫管園的拿住 就合殺了人一樣定罪 簡直的得給畜類償命 一個窮苦小民們 既忍受過教育 又沒有飽食煖衣 免不了見利忘害 偶然從倒塌墻缺處 跑出一隻野獸來 請想餓極了的飢民 還能够放他逃走嗎 一下子叫當官拿住 又不能法外施仁 這算個什麼仁政呢 就比人家養活兒女說罷 起小時由他胡鬧 父母毫不管理 不但失於教訓 凡事還往壞裏領 有人勸他管教 反說人家多管閒事 等到長大成人 無惡不作 父母再要責備 還能够聽教訓嗎 傳說數十年前 有個強盜出斬 家中只有寡母一人 走到法場哭送 一見他兒子 未免又是哭 又埋怨 說他不該應犯法 這強盜瞪大了眼睛 向他母親說 自從我幼年 出去街上玩耍 您就教給我佔人便宜 偷人家一星半點 還來誇我 幾天得偷東西 就說我不顧家 後來我當了賊 您還替我隱瞞 如今我低頭送死 您還忍心抱怨麼 看紀這等情形 要求小民知法守禮 先得大興教養 那般苦百姓們 常常替畜類償命 這個禁令 也未免太霸道了

(未完)

◎ 新軍的裝束文明 ◎

外國軍隊 走在路上 遇着別一國的武官 或是別一國軍隊 彼此都要舉手行禮 惟獨中國的大兵 不懂這個規矩 就是遇着外國武官 和外國的軍隊 也是誰不理誰 只因裝束不文明 就跟人家排不到一起 黑布色頭 比印度那纏頭布 也差不了許多 人人盤着一條二三觔重的大辮子 辮子裏頭 還要纏着很多的假頭髮 等到出營遊玩的時候 解去包頭 從背後頭看 鬆蓬蓬兩大辮根兒 不必綴領子 腦勺子後頭 一定連風絲也不透 這股子土氣 實在駁不上軍人的資格 也不怪外人看不起 那天日本小村男爵到京 消防軍隊 出城到車站去迎接 走到崇文門大街 遇着幾名外國兵 人家老遠的看見了 一字兒排定 恭恭敬敬的舉手行禮 消防隊的軍人 也恭恭敬敬舉手還禮 噢 奇呀 中國的兵 丁 從來沒受過這個體面 這是因爲甚麼呀 我說的不定對不對 必因爲辮髮藏的嚴緊 顯不出那一條大門面 裝束又來的很文明 遠遠的望去 也和各國兵的外貌差不多 所以纔不招人輕看了 我說的不定對不對

一位老先生 聞聽此話 氣呼呼的說道 他們那甚麼得稱咱們呀 看見了那羣沒出息的消防隊 誤作了日本兵 所以纔肯行行禮 要知道是中國兵 管保回頭就走了 學罷 都學成了洋人就得了 錢糧 給這羣東西喫 你說冤不冤呀 喊呀 聽了這一套 嚇得我一聲不敢言語 又一位半新不舊的先生說 那兒呀 因爲接待外國人 不能不改改洋裝 除了接外國人 管保不准這樣的打扮罷 我說是呀 這大河間府大縣 也是接外國人嗎 諸位殺到河間去看 卻也難怪不知道 有一處地方 何妨去看看呢 可要把眼睛洗一洗 別又鬧錯了 自家不認得自家人 那可成了大笑話了 是甚麼地方呢 袁宮保到京 住什練兵處 帶來的守衛兵 已經把辮子薙了(別害怕)一半 新改的軍裝 很是文明 要叫怯朋友看見 必說是袁宮保借來的日本兵 先生們要明白 軍容不體面 兵氣必不揚 改

裝不要緊 練的是兵心 (未完)

要緊新

會議宗旨○中日會議的事 最要緊的 就是鐵路 無論怎樣 必須保住中國利權

中德商約不定的原故○中德商約 由兩國大臣會議 日期已經不少 始終沒定規 祇因德人要在長江行船

並在內地開設行棧 這兩條款 中國全不能承認 長江行船 既奪了民船生計 又傷了國家釐金 內地

地開設行棧的事 更怕無知匪人勾結洋商 偷漏稅課 還有許多的妨碍 萬萬的不能承認

東三省的郵政○赫宮保跟政府商議 要在東三省推廣郵政 日本裁撤一處郵局 中國就添設一處郵局 隨

撤隨設 慢慢的推廣起來 並請通知三省將軍 曉諭民立信局 把一切信件 歸郵局寄遞 以便事權

歸一 禁小輪闖越關卡○總稅務司赫宮保 電告蘇蕪常鎮各關 設內河小輪 時常闖越關卡 滋生事端 以後無

論華洋小輪 每逢行到關卡 必須停船候驗 不准闖越偷漏 外人干預稅務○瓊州海口 遇有進口貨物 照例收砲台經費 北無德領事 新近受了德商的人情 照會

瓊道 請把這項經費裁免 道台查明原案 一面行文辨駁 一面請示本省總督 後來接奉批示 說砲台

經費 與洋商無干 德領事不應干預 警部官制○警部堂官 現把本衙門官制 已經議定 總丞一缺 定為正三品 總辦全部事務 左右參議各

一缺 (定為從三品) 又設四司 (一裁判司 二戶籍司 三保安司 四衛生司) 十六科 (歸四司管理 每

科設實缺郎中員外主事各一缺 額外司員各一缺 司務各二缺) 總丞一缺 奏調御史張元奇補授 左右兩參議的缺 一調御史錢能訓補授 一調知府裕厚補授 又聽說

工巡局所有人員 照舊不動 可是都作為警部差遣委員 內城各局 歸毓侍郎管 外城各局 歸趙侍郎

管理 內外城地面 將按段分區 每區設巡官一員 巡長四員 這項人員 就派天津警務學生充當

學堂添設立品科○學務大臣 因科舉既廢 學堂的關係很大 現在各處學堂 難保無品行不端的人 必須

認真考查 因此通知各省學堂 一律添設立品一科 分為六條 舉止 動靜 語言 嗜好 行禮 出遊

這六項 都要隨時考查註冊

總說

他

...

電查刺客原籍○車站刺客 經天津警員查明一節 已見本報 袁官保現有電到安徽 叫查明刺客的家世 趕緊來回信

條陳學務○御史張心奇條陳 說若打算科學興旺 第一先得教育普及 請節省經費 多加學額 並請裁去無用的官員 騰出餘款來 擴充學堂 將來學務 必有起色

本京新聞

協巡隊到京○城外巡警的辦法 先從崇文門到宣武門辦起 由天津調來軍隊一千名 名為協巡隊 分駐城外地面 十八日到五百名 十九日到五百名 先劃十二區 各區設巡警局一處 一時找不着房屋 先借用長椿寺屯紮 原有崇文門到宣武門的巡捕 分派在此十二區之外 從中挑選二百名 送到天津去學習 兩月後調回北京 再挑二百名去學習 約計一年的光景 可以通統學備 今番調來的協巡隊 專為冬防起見 春暖之後 仍舊調回

巡警軍衣到京○此次調來的協巡隊 本是戰兵 舊日裝束 不合巡警的打扮 因另備警棍軍衣一千分 一律於十九日解到 暫時寄放在長椿寺

私錢餘患○東四牌樓北 六條胡同口外 寶和錢鋪 因賣給山西客沙片錢三千吊 在火車棧被巡捕拿獲 牽涉掌櫃王振東 送交刑部 因此寶和 中和 廣成 聯號三家錢鋪 一同關閉 受害的人家 可就多了 據京城沙片錢 窩藏在市面上 官場既不收買 又不准商家用賣 賣出去也是害人 積壓成本 無可開銷 為錢商設想 亦真是難乎為情

不出所料○有人走到安定門大街 大公主府一帶 見許多夫役 刨掘甬路 因甬路堆積太高 兩旁低窪 屢有摔毀車輛等事 夏天時候 有朋友來過信 叫我們在報上說 勸地面上早早修理 免得出事 今果不出所料 摔毀了好幾火車輛 若不是出了亂子 報上說也枉然

三千字文的迷信○翻出一種識字的書 叫作增註三千字文 每行字下 都畫的有圖 昨天從琉璃廠走過 買了一本 隨便翻了幾頁 也沒有細瞧 只見魁班兩字的下邊 畫了一班學生 排齊了面向上 上邊畫著一個魁星 手拿筆斗 立在雲端 一班學生 都向他拱手 這種迷信的圖畫 印在新出的識字書上 豈有此理

齊魯學堂的布置○山東京官 見各省紛紛建立學堂 大家公議 用西城根公產房屋 設立齊魯學堂 先申
 刷公啓 勸同鄉幫助經費 明春必要開學 自奉停止科舉的○諭旨 學堂越立越多 足見科舉學堂 兩
 陣事不能並行 如今要興女學 非嚴禁纏足不可 也合科舉一樣 纏足就是女學的大阻力
 口北道派員來問國民捐○口北道成觀察 聞聽北京倡議國民捐 大動熱心 派委員來京訪問 已把大概章
 程告知 據委員說 觀察的意思 以官不經手為最要緊 提倡保護稽查 均用官力 銀錢歸商人辦理
 見解高明 令人可佩

各省新

照會領事停刑 (江蘇) 停止刑訊 已然奉通○諭旨 一般殘忍官 總說是沒見部文 官場的老習氣 真是
 沒法料理 不想上海會審西官 也染了這箇習氣 每邊過堂 照舊動刑 會審華官 跟他商量 不可再
 用刑訊 也說道 沒有上海道的照會 不能够免去刑訊 會審華官 當時稟請上海道 照會了領事
 這才遵○旨辦理

美人游獵槍傷鄉民 (安徽) 有兩隻美國兵船 由漢口開到安徽東流縣江岸 美兵上岸打獵 槍子誤傷程姓
 女子 有人同他理論 船上兵官 見許多人圍著美兵爭吵 不分皂白 舉槍就打 (好文明) 又傷了兩個
 男子 衆人也不敢再同他們爭了 這箇工夫 美兵回到船上 武官一問情由 才知道自己無理 到第二
 天早晨 開往安慶 親自報明撫台 覆聽說撫台怎樣辦理 所傷的那三個人 現已送到美醫院調治 死
 活也還不一定 下文如何 容打聽打聽再說

查考鐵路辦法 (廣東) 收回粵漢鐵路 多半是張官保的力量 這條鐵路 除廣東一段 已經修成 其餘兩
 湖一帶 全未興工 所有六辦法 頭緒很多 非查考清楚 無從下手 張官保現派專人 到了汕頭 考
 查潮汕鐵路章程 以便與辦兩湖的鐵路
 再記周東生案 (廣東) 周東生各處的產業 現時已一律被封 他在香港所置的產業 還日好多 岑官保派
 人去查封 英國總督 先是從中攔阻 委員引了一條例 華商在香港逃債 一經洋官照會 立刻就把他
 內地的財產查封 今周東生的事情 正跟這條例相同 自當照辦 英總督無理可講 這才答應 查明已
 封的產業 約值三十萬兩上下 又派人面見英總督 請把周東生協拿解省 總督否說 如其他到香港
 一字交出 東牛聽說查抄的信 立時薙去髮辮 逃到香港 又聽說香港總督也要拿 逃往暹羅去了

宮門鈔

十月十九日 溥儀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無引 見
 世凱謝賞穿帶膝貂褂 恩 唐紹儀到京請 安並謝
 署部左丞 恩 道府許引之等謝 恩 聯芳預備
 召見 裕中堂續假二十日 召見甲機 聯芳 唐紹儀
 皇上昨日辦事後還宮升 乾清宮親見畢還海

電 報

海參威俄民間事○海參威電說 現有俄國亂民 在海
 參威鬧事 放火搶劫 抗拒官兵 本處外國人 都有
 電給本國 趕緊派兵船保護
 日本議院開議○東京電說 日本議院 定於西十二月二
 十五日 開院會議
 波蘭獨立先聲○路透電說 俄國政府 因波蘭地方 亂
 事很覺兇險 在波蘭地方 宣布軍令 一律戒嚴 波
 蘭有心的 人 給俄國總理大臣維第打電 准他們有自
 治的權利 管保能平靜 羅第大臣很贊成這回事
 以是怕自治的權柄過重 他們可就獨立了
 東鄉大將有信赴英○又說 日本政府議定 明年三月裏
 頭 派東鄉提督 率統艦隊 往英國遊歷
 俄內大臣不認波蘭自治○又說 俄國內務大臣會議 目
 下波蘭國民 聚眾起事 力請自治的權利 萬不可以
 承認 這等舉動 名為自治 實是要求獨立

莊諧選錄

道光年間○戶部銀庫裏 積蓄的很足 因為○宮
 廷最節儉 真是自古沒有的盛德 不用說別樣
 數連皇上身上衣服 也不時常更換 套袴破了窟
 窿 膝蓋上補過補丁 那御前大臣 是會迎合
 上意的 一見這樣 自己套袴上也要綴上塊補丁
 一層一層的傳到外間 京中勢力官場 人人都
 要如此 每凡做雙新套袴 先裁出補補丁的材料
 以為是內款官樣 這一日有位中堂奏事 跪下
 的時候 故意把袍襟子一拉 露出他那套袴上的
 補丁 好教○皇上知道他節儉 果然被○皇上問
 下來了 說你這套袴上的補丁 工料用銀多少
 唉呦 這位中堂可爲了難囉 說多了○皇上不信
 說少了怕得罪同寅 紅了臉勉強回道 臣這塊
 補丁 要用用銀五五五六錢呢 ○皇上嘆氣說道
 到底是外間便宜 叫內務府補綴 須用六兩銀
 子呢 哈哈 這事傳到如今 都誇這位中堂奏對
 得體 細想起來 還不是明明欺君嗎 可見中國
 的弊端 不是一朝一夕了 現今正當興利除弊時
 候 第一先要破除情面 實力奉行 就是兩個字
 的訣竅 忍罵

講書 (續前)

傳到如今 中國的園囿 比起前明來 又裁去了許多 即如南苑行宮 雖有百餘里寬大 却沒有幾處舞台 四圍地方平遠 專為行園的地步 從國初直到乾嘉年間 ○○皇上時常游幸 那時天下太平 年豐歲熟 每逢正月元旦節 ○○皇上在山高水長樓 看放烟花火花盒 民間進內觀看 一概不禁 也稱得起與民同樂了 目下正當整理農政 前年降過○旨意 南苑所有餘地 聽憑民間領種 如此一改良 合古時的公田 也就差不多 庚子年以先 南苑的麋鹿獐兔很多 雖說禁止打獵 有人偷去宰殺 不過是個不應有的罪名 斷斷不至比擬到殺人 外洋各國 皆有公家的園子 比比我們中國法律 更覺寬大 公家園裏的禽獸花木 也不能隨便傷害 却能在那無知人身上 常常法外施仁 傳說當初有位蒲王 最甘改裝出遊 一人出來 探訪民情苦樂 不用說百姓看不出 就連一般近臣們 當面也難認破 這天自家趕着輛馬車 天晚了要回宮 路上遇着一個帶酒的巡兵 打算搭他的車 蒲王連忙叫巡兵下車 細細的問他姓名住處 又問從何處喫的如此大醉 這個巡兵得意揚揚說道 我今天喫的這酒 倒也尋常 惟有一種美味 在我園不容易得 你何妨猜猜呢 蒲王果真猜了許多樣子 到底沒自猜着 後來叫他自家說 巡兵笑嘻嘻說道 我在王家御花園門外防守 可巧今天午前 園中當差事的 演習槍法 失手打死一隻山羊 又不敢稟明 只好偷偷的拿到家中 請我一齊享用子 你想我一個巡兵 得喫王園的牲畜 不是意外口福麼 蒲王聽了聽笑道 原來這等的美物 果是令人難猜 趁此我也難你一難 你猜我是個何等入呢 醉兵便說 我猜你是個富商 不然就是學堂裏的人 莫不成還是官長嗎 蒲王哈哈的一笑 說你今日喫的這隻山羊 正是我家的東西 不知你可明白麼 醉兵聞知 就是蒲王 嚇的酒也醒了 慌忙跳下車去 低着頭請罪 蒲王也就一笑而去 請看這般度量 比齊宣王相去幾何 常見獵戶捉虎狼 在地下挖個深坑 上面用柴草遮蓋 往往野獸陷在坑內 名叫作陷阱 宣王這處御苑 專能坑害百姓 不算是萬民一個陷阱嗎 虎狼的陷阱 不過丈許方圓 宣王害百姓的陷阱 直到四十里寬大 還能合文王的靈圃 比較大小麼 孟子自從入境問禁 一直記到現今 恰巧遇着機緣 纔把這般比喻 戒宣王 叫他明白保民的道理 重獸輕人的 怎麼怪百姓嫌園大呢

◎ 變法必由根子上起 ◎

外人說中國人是定質。定質是甚麼物件兒呢。如石頭。冷鐵。枯木。都可算是定質。都是頑固不化的。這
樣性質的人。聽人說也維新變法。不是罵人謀反大逆。就是說隨了洋人。再不然便是康黨。也有明知變法
是好事。無奈被私心牽扯住。變法之後。於自己不合式。極力的想法子阻撓。把變法兩個字。怕在心裏。
庚子年前的情形。大概如此。

論到現在的時勢。大局已然危險。自甲午庚子之後。外國把中國看成一塊肥肉。無論那一國。都想看染染
指頭。再不想法子抵制。專講對付局。將將就就的糊塗混下去。果然容我們對付也不錯。人家擺好了棋子
兒。一聲不響。看我們自己動手。要請一位國手指指高着兒。背後頭那裏有這個人呀。你說怎麼好。
如今要認真的變法。也不是一無可望。取人所長。補我所短。自己變法自己強。前天報上說過（世界上勢
力相逼。變法也得變。不變也得變。自己變法。自己有權柄。外人壓者變了法。權柄便屬了外人）如高麗
安南。都弄這個病。

比如有一所大房子。經了好幾百年沒修理。磚瓦木料。糟朽不堪。格不住一陣粗風暴雨。在房子裏的人
還是照舊喫喝玩樂。偶然間出了危險。就知道唉聲嘆氣。也不想個改造的法子。年代太久遠的老屋。補東
折西。沒有完全的道理。弄點泥水。補補房頂的窟窿。找幾根槽木頭。將就着支撐支撐。總捨不得翻蓋兒
新。這屋內的人。整天在嚴牆之下。你說可怕不可怕呀。

知道破房子危險可怕。就得從新大翻蓋。住房的主人。也就保住危險了。住房如此。立國也是如此。印度
地大國古。因為守舊不變。作了英國的屬邦。土耳其地跨三洲。因為守舊不變。六國掌權割地。波蘭是歐
洲的名邦。因為內政不修。俄普奧三國。你爭我搶。越南高麗緬甸。不知變法。都成了亡國之民。又如現
在的俄羅斯。他們尤皇大彼得。親身遊歷各國。學習工藝。歸國變政。成了世界第一等強國。只因專橫壓

制 到底足美中不足 又如德意志 被法國打敗 全國發憤自強 興學練兵 報過大仇 也成了歐洲第一強國 又如我東亞近隣日本國 從先有大將軍掌權 國勢萎靡不振 眼看成了外國的殖民地 自從明治維新變法 不上四十年 也成了東亞第一強國 而今打敗了俄羅斯 沒有一國不佩服他的了 變法的必興 不變法的必亡 變不到家 興的慢 變到家的 興的快 守舊不化的先生 也可以細細想一想 (未完)

要緊新聞

俄公使說的話○俄國欽差 對某大臣說 日本現派專使 來京會議三省的事 這番舉動 與中國大局 很有關係 在日本人心裏 必有格外的希望 中政府若不慎重 妨碍可是不小 英人注意海州○上海文匯西報說 駐京英公使 聽說開放海州的信 趕緊到了外務部 對各堂官說 海州如若開放 英國要在那裏立工部局 和巡警局 辦理一切事情 外務部堂官 因這些話不合情理 立時駁了回去

粵澳鐵路要廢約○廣東省城 通到澳門雙鐵路 有林某極力運動 招股開辦 但是這條鐵路 是中荷立約合辦 必須彼此股份平均 與原約相合 才能開工 現時林某已招股本二百萬元 荷人的股份 至今還有招妥 鐵路大臣 屢次催著開辦 在林某想著 葡人既沒有股本 不能够再就延日期 打算把原約作廢 索性歸中國自己辦理 不久就要來京 請外務部跟葡公使商量

德商失望○四川西州 產有鐵礦 本地人用土法開採 運到漢口銷售 得利不多 因此就要停辦 禮和洋行的德商 見了這個鐵礦 很有點眼兒熟 回到漢口 托出本國領事 跟張官保商量 准由德商專辦 張官保給四川寄去電信 打聽辦法 現接回電 說西州一帶 並無許外人辦礦的事 四川總督 又有話在先 凡路礦的事 非自己辦理 不能保住利權 西四州的鐵礦 已派委員去查驗 總要歸官辦理 請外人不用生心

又有人爭廢杭甬路約○杭甬鐵路草約 全浙紳商 都不承認 一定要廢約自辦 此節已屢見各報 今又有留學日本的浙江學生 寄電到京 說杭甬路約 千萬不可承認 必須作廢 整頓鹽務○兩淮的鹽務 弊病最多 聽說密派人員 前往本處去查辦

本京新聞

北池子失火○十九日上午一點七鐘 北池子戶部馬宅 忽然大火起 經消防隊施救 火勢猛烈 約四刻工夫

正所院落 片瓦無存 此房西面 近臨○紫禁城河 一時忙亂 也沒想到拆墻取水 所有一切物件

絲毫未能取出 聽說因小孩弄火 把喂牲口的乾草燒着 從東廂房後窓起火 延燒三面 僅留倒廳合臨

街房未毀 住人的屋子 一間也沒留 全眷人口 都寄居親友家去了 可憐

譯學館有賊○譯學館裏 常常失銀錢 新近大家交學費 又鬧出丟錢的笑話來了 前次某學生丢失銀票

把聽差送案 押禁了許多日子 等叫破了案 敢情就是同學的人 並且還是學生的本家 如今又丢了錢

是不是聽差偷的不敢說 請用點偵探手段 不難水落石出

胞兄賣妹○旗人武泰 兄妹三人 胞弟同海 胞妹劉刁兒(想是漢軍人)兄弟二人分居 劉刁兒跟隨武泰

過活 本年八月裏 由武泰把胞妹劉刁兒 賣給梅夢熊 帶往營口為娼 由火車到天津 被天津巡警查

獲 解京交工巡局 現在已交刑部 天津巡警 總算是管閒事 北京的時候 京裏就沒查出

郝二奴坑害同鄉○山西人郝二奴 是個磨麵的磨官兒 有他同鄉劉竹根 在倉拐角豐興糧店學徒 二人常

常來往 一天劉竹根忽然走失 不知下落 八月節後 才被人訪明 知到劉竹根被郝二奴所騙 郝二奴

說 給他找了一個好事出 在英國府裏去當差 每月工錢二十圓 僕小子就信了他的話 在糧店告假出

去 從此就覆了下落 如今訪明 敢是郝二奴心起不良 貪圖小利 受招工之匪人所使 把劉竹根給送

到南非洲去了 目下劉竹根父親 還不知情 在家盼望 竹根怎樣受罪 生死難知 郝二奴才 你這

樣的人 還有面目見同鄉嗎 近來有人說 暗地招工的人 又在京城裏鬼混 大家可要小心 內地招工

大背約章 有地方責任的留留心罷 ○以上二兩事 一出在同胞兄妹 一出在同省鄉親 貪利忘義

簡直不是人類 小人窮斯濫 教養之道 真不可緩了

各省新聞

外人認報國民捐 山東國民捐的事 自本報創議以來 凡有血性的人 無不紛紛來認捐 足見民氣發達

令人可賀 按著理說去 中國、衛顧中國 也是應當的事 並沒有甚麼稀奇 今山東師範學堂 日本

教習 認捐現款五十兩 這件事情 可是真希奇了 日本教習 並不是中國人 他為甚麼也來助國民捐

呢 諸位要知道 他因這是一件好事 特意要替我們提倡提倡 有他這番舉動 我們中國人 更當怎麼

教民愛國 (奉天) 尋常百姓們 跟奉教的住在一處 恨不合式 不是說教民隨了洋人 就是說作了鬼奴

因小成大 所以常有鬧教的事 如今奉天老教會 對各教友演說國民捐的事 人人踴躍 全要盡點國民

義務 你們說的隨了外人 怎麼都願作中國國民呢 鬧教的事 最是自己喫虧 四百兆人民 無論奉那

樣宗教 僧道回回天主耶穌希臘 一概都算上 認了國民捐 就是大國民 把信心感動在愛國上 只要

國強 我國自己也能有教權 未奉教的百姓們 如果不知道有國 那就別笑話教民了

購回道清鐵路 (河南 道清鐵路 中河南道口鎮 到濟化鎮 就作道清鐵路 是京漢鐵路的分支路) 共

計九十五里 中福公司修造 現已將買回 程祖福 福公司商妥 價銀七十萬磅 貞女遺產捐學堂 (四川) 四川巴縣 有一家姓蔡的 家道很闊 閨女瓊英 守貞不嫁 父母因他看了這個

志 也說不便勉強 分給他許多產業 當作男兒看待 新近瓊英得病 看看要死 對人說道 我死之後

所有產業 一律捐入學堂 說了這話 沒有幾天 瓊英果真去世 家裏 照著他的遺言 真知本願 所留下產業 一半捐入學堂 一半捐入勸工廠 知縣稟了上司 要給他請 旨旌表

來函

敬啟者敝邑縣令廖毓英今年六月間到任恣意妄為置民事於不問視新法為仇敵前任唐賢令創立蒙小學堂二十

處業有成效詳報在案乃廖令 問興廢竟裁撤學堂十一處其餘九處亦將陸續裁撤並揚言新法係詭媚外人我師

某大老素嫉此非雖 督憲 文相辦 實恥之且此邑之權柄 我諭爾百姓等陽奉陰違勿學為妙否則將來變為

洋奴矣云云再國家變通錢法各省皆使銅元行知在案六月間該邑林亭鎮裕恒號執事任姓在天津銅元局運去銅

元三大船並有 督憲通飭札文曉諭民間以便疏通錢法乃有奸商藉辭控告廖令遂逞其阻撓辦法之心有所藉口

將年姓拘拿到案不問情由重責八百大板枷號嚴押並將該號查封節詞朦朧幸 上台洞鑒批回申飭不得已始將

年姓釋放遂密請紳士等聚議謂銅元若不阻止為害無窮爾等偽作關門歇業之勢我可據情轉詳等語伏思 國家

設自分職忠國愛民力不負變法維新之至意乃廖令阻止錢法則不知忠私微學堂他不知愛民似此欺騙病民之

縣令商民何辜竭脂膏以供養此誤國之 哀哉望當道諸 公俯賜鑒察拯救萬民出離苦海 國家幸甚寶邑幸甚 寶坻縣全體十農工商全啟 代表人張秀奎

上諭 官門

十月二十日外務部 欽天監 侍衛處值日錄引 見 召見軍機 本日巳刻 皇太后 皇上 乾清

官日本國全權大使小村壽太郎駐京使臣內田康哉 親呈遞國書

上諭溥儀等奏湯臣回京隨從人等索擾台站據實糾參一摺據稱前科布多參贊大臣瑞洵行李過境需用駝馬至一

二百隻駝房至數十架之多所帶巡捕家丁並有折價索銀情事等語現在蒙情困苦朝廷方時深軫念出差人員自

應深明大體格外體恤乃該大臣竟敢肆意擾累縱令隨從人等沿途需索實深荒謬瑞洵着即行革職發往軍口効

十贖罪並着將巡捕谷金保家丁德化一併交營嚴行懲辦所有所取銀兩着溥儀按數追出發還各台站以示懲儆

欽此

旨分發直隸補用道許引之王銘謙浙江補用道周鴻遇河南補用道徐士培湖北補用道存燾廣東試用道陳壽椿浙

江試用道曠辰江蘇試用道石淦浙江補用知府錢誦槃浙江試用知府吳學莊山東補用同知籍忠宣山西補用同

知信榕莪東河試用同知陳樸直隸試用知州夏繼泉山東試用通判祝雲翔廣東試用通判劉長齡直隸補用知縣

姚致遠江蘇補用知縣江澤山東補用知縣胡煒馬惟達山東試用知縣崇峻山西補用知縣張文楷河南補用知

縣章炳濂恒統浙江補用知縣翁長森直隸試用知縣孫纘緒江蘇試用知縣張蔭楠王維晉安徽試用知縣陳廷昌

郭子蕃山東試用知縣梁廷揆張翔珂張炯田德基山西試用知縣姜十葵吳錦榮范恂河南試用知縣程用傑張家

良陝西試用知縣孫鑑藻甘肅試用知縣李祚長浙江試用知縣羅濟美劉祖錫金國棟鄧國霖福建試用知縣高爵

江西試用知縣魏堃何慧曾湖北試用知縣吳立峯余雲驥譚文定湖南試用知縣侯繼廣廣西試用知縣王兆豐四

川試用知縣王聲溢山西試用鹽大使程世龍浙江試用鹽大使鄧廷撰于世楨廣西試用

布軍大使洪鐘俱照例發往擬補福建道監察御史楊聖清著准其補授截取內閣中書趙世駿任監新兵部司務童

壽謀俱照例用擬補內閣中書張錫恩潘毓椿西安將軍衙門筆帖式成助俱着准其補授保舉山東補用知州徐仲

哲在任候補知縣涿州州判熊濟熙江蘇補用知縣曹杰山東補用知縣張書城章霖渭浙江補用知縣陶緒興俱照

例用欽此

齊宣王問曰 交鄰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 有 惟仁者 為能以大事小

故湯事葛 文王事昆夷 惟智者 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

句踐事吳

宣王私心太重 不但想作桓文 還想着取霸中原 纔能趁他的心願 孟子前後這些好話 他雖不能照着行

那番重霸輕王的意見 也未免意懶心灰 自家想了想 大事既不能舉行 只好暫顧目前 跟各國諸侯

講求一個邦交之道 安服住他們的心 慢慢的再作打算 宣王這點子聰明 全是小不可敵大 弱不可敵強

一不可服人 從那幾句話得來 可見宣王自遇着了孟子 到底長了些個學問 先把興甲兵危十臣 構怨

諸侯那等心去淨 孟子這點功德 可也就不小了 問到交鄰國之道 却不是幾句話說得完 往大處去着眼

也離不開情勢二字 第一要明白時局 把天下大勢 看得清清楚楚 留心知時務的豪傑 凡事隨機應變

知彼知己 更用信義自持 斷斷不可血氣用事 古人說人必自侮 然後人侮之 等到人家瞪了眼 再去

變着法子央求 那還會有入來敬重嗎 尋常待人處事 尚且如此 何況是國際交涉呢 戰國時代 與現今

時代 情勢雖然不同 講判事大事小的分別 却是一樣的道理 孟夫子知道宣王的心 既不能行仁 又不

懂用智 借著問交鄰之道 不容他稍存疑慮 先叫他放了心 告訴他一個有字 再把仁智兩層作用說明

事大事小 也並非專指地勢而言 要看明誰強誰弱 守經行權 不能够拘泥不化 就如當日商湯文王 都

是大國 葛與昆夷 比起來小着許多 商周使出寬大的仁政 撫慰着他們小國 叫人人真心敬服 從傍看

着的人 亦必定感動 不愁天下不歸心 收服了遠方人心 自然得恩威並用 原不能專講寬仁 但用威力

的地方 也博有一定的權限 威力已經達到 就當留餘地 用威還是用恩 比作一箇富貴人家 平日待

那般窮苦親友 很能夠盡情盡理 時常的接濟他們 無奈一般刻薄奴才 不體貼主人的心腸 看待那些親

戚朋友 如同眼丁肉刺 人家來到門前 不肯向主人說句好話 主人的美意 往往隔閡不通 甚至實惠未

會到手 管帳的還要分肥 日久天長 那般親友 還能夠說他好嗎 家事如此 無非落點子怨言 辜負了

主人的寬厚 國事也要如此 屏藩小國 日見叛離 主國毫無保護 又怎麼怪人心不歸呀 要明以大事小

（未完）

◎五變法必由根子上起 (續昨)

者論起我們中國來 有二十二省的地方 有四萬萬人民 有四千年文明歷史 那一樣比不上俄德英法日本 各強國 怎麼倒會比成了土耳其 追隨上印度了呢 推究起來 也不止一端 中國雖有很大的土地 不懂 開闢 反弄成人滿為患 就拿黃河以北說罷 遇見了好年歲 人民還免不了凍餓 年年國家發款賑濟 也 少不了死於溝壑的人 臨海住的小民 生計艱難 只好逃到外洋去謀食 甚至有買身當奴的 人家照着不 合式 還要驅逐禁止 既然同國 無地謀生 良善的流為乞丐 凶惡的作了盜賊 又搭工藝不興 商務不 請 出口貨一天比一天少 外國人投我們所好 一個勁兒的往中國運貨 漏卮一天比一天大 中國怎麼想 不窮以 又搭着學堂不立 教育不能普及 一班的老學究 不是考据詞章 就是講究臭八股 你告訴他國 勢艱難 趕緊變法 他決不肯信 再說兵學不講 綠營巡勇 軟弱無能 將不知兵 兵不能戰 不但不能 保民 反倒容易擾民 再看中國官場 八股出身的 所學非所用 所用非所學 一朝作了官 全靠書吏 擺弄 除了剝削小民之外 別無所能 直不懂那叫國 那叫民 甚至連官事也不懂 非會鑽營 不能得意 非有資格 不能提升 這個樣的內政 要打算強國 難哉 難哉

中國這樣的內政 已算糟到極處了 幸虧有庚子年一箇榜樣 把全國叫醒了不少 才知道不變法不能立國 變法也有先後 也有本末 不從根子上起 絕變不好 什麼是變法的根子呢 就拿立學堂說罷 不多立 蒙學 不興女學 決不能教育普及 又如各樣新政 立巡警部 總得先裁綠步營 創地方自治 立商部 先 得聯合商會 設外務部 總得造就使才 清六部的弊 總得先裁書吏 改法律 總得先講裁判學 設陸軍 總得仿徵兵的制制 種種新政 一時也說不清 那一宗不打根子 辦 那一宗就糟糕 樣樣不打根子上 辦 中國可就沒了指望了

要緊新聞

全權大臣調換文憑○聞慶親王等 跟日本小村大使 昨日見面 彼此調換全權大臣文憑 大約就要開議了
火車站新定章程○火車站開車的時候 向來雜亂無章 經炸彈鬧了事 鐵路大臣 竭力要整頓 現定詳細
章程八條 又巡警稽查章程十八條 凡開專車 有欽派官員來往 格外謹慎 送客親友 亦須賣五分小
票 到月台為止 不准登車 所有詳細章程 明日續登
中日聯盟消息○小村男爵 跟所派的王大臣面諭 出言很是和平 並說中日兩國 唇齒相依 在我們日本
很願意跟中國聯盟 保全東方的大局 議約王大臣 聽了這話 很以為然 等把三省的事情議定 就
要商量這件事了

東省鐵路近聞○某國公使 對某大臣說 東三省的鐵路 關係很大 中國必須設法贖回 如其財力不足
情願替中國借款 按東三省的鐵路 誰不知道關係很大 自然要早早贖回 款項一節 聽說已有了打
算丁

俄人也要派專使○日本派小村專使 會議東三省的事 駐京俄使 因此有電給本國 請趕緊派專使到京
隨同商議

詳記小村專使觀日情形○本月二十日已刻 小村專使 和駐京內田公使 帶領隨員 在乾清宮覲見 那一
天小村專使 和內田公使 都坐著馬車 有本國守備隊護送 出了東交民巷 到大清門前頭下車 宮內

派有兩乘黃紵轎 兩位欽使 換座大轎 由京旗練兵護衛 一直入內 在乾清宮覲見 呈遞國書
拒德商請開晶礦○張家口來信 說有德國商人 求察哈爾都統 要開採大馬羣山晶石礦 都統因有華商請

辦 可就沒有准他 按大馬羣山礦 先是由官辦理 因為資本不足 暫且停工 如今幸虧有華商請辦
算是保住這個利權 不然又叫外人給算走了

再紀日人經營關東鹽務○日人經營關東鹽務一節 已見前報 現有日人鄭永昌 前往奉省 辦理鹽務 因
資本不足 打算招集華股 作為中日合辦 按東省鹽務 關係也很大 官商士紳 都都明白 既肯出錢
辦理 誰也不願經外人的手 事如的確 華股怕不容易招羅

驗明接收

本京新聞

考查銅元○戶部鐵大軍機 有意派司員出京 考查各省銅元 叫各司掌印主稿 保荐賢能 司員錯會了堂上的意思 以為這項差使 有無窮的利益 紛紛保荐 等到堂上考問 大半不能對答 因此又出了堂 叫把各銅元案件檢齊 從速學習 限兩月後 再分班傳見

戶部司員的說帖○傳聞戶部各司員會商 打算呈遞說帖 請裁書吏 因各部紛紛裁吏 惟獨戶部書吏 照單辦事 沒有裁撤的准消息 司員候的不奈煩 作了一篇說帖 全是反話 未免說的太挖苦 近來計學館添習珠算 各學員想已精通 所以才有這個傳聞

接留學日本的宗室信○今天接宗室某君一信 由日本東京寄來 據說於九月十八日判東京 現在已入早稻田大學 功課還好 目下留學日本的學生 已有七八千人 預算年底 約有一萬人光景 這筆學費 倒是日本的一項大進款 但是日本替中國特設的學堂 事事隨便 未免可歎

白回回仗義輕財○前登禹州商人 被已革海巡馬恩子訛詐 本打算在右翼喊告 經孫某出頭調處 馬恩子自知無理 又央出許多說合人 有恩鑑堂 党蝦軒二人 叫馬恩子把訛詐銀兩吐出 交還禹州商人 該商姓白 本是回民 前次被訛的原由 也並非有心漏稅 海巡等故意做弄 常常用此等手法訛人 應罰罰 斷沒有扣留馬恩子物理 膽敢假造堂批 勒令書押 一事如此 別事可知 白回回對眾說明 今既把賊私吐出 又關著許多人的情面(中國的壞習氣) 不便再去控告 有大家說合 所吐出的四十兩銀子 反不便收 含含糊糊 就算了結了罷 在白回回這面 倒是仗義輕財 辦官事的老爺門 該應加個甚麼字眼兒呢

各省新聞

學堂失火(直隸) 保定法政學堂 前近失火 幸虧水會趕著撲救 所燒的房產 還不很多 會內眾業各堂 愛民如子(直隸) 河間這次大操 連官兵帶看操的人 可真不在少數 人數既不少 用的東西也必多 作買賣的 大可獲利 在開操的時候 本縣趙大令 恐怕小買賣人害怕 不敢前來謀利 特特約出了一

告示 告訴作小買賣的人 祇管辦貨來賣 官兵決不能欺侮 他教多預備吃食 可以多得些利 尚且
賣小淨 送到本縣 按價收買 一定不能讓你們吃虧 像趙大令這樣的 不愧民之父母 尚且
改良家塾 (山東) 青州教育研究會 公舉會員曹堯階 考查各處家塾 於本月十六日 在會內聚集各塾教
習 商訂辦法 實力改良 學堂風氣初開 教習實是難得 有了研究會 大家常常討論 與學務上
大有益處

籌款開辦銅礦 (安徽) 安徽撫台 接引兩江總督公文 說各省添設銅元局 用銅的地方很多 永遠從外洋
去買 未免喫虧 打算開辦贛州銅礦 自保利權 所有經費 由安徽 江西 廣東 江甯 江蘇 四省銅元局
籌辦 每省須籌銀二萬五千兩 作為股本 安徽撫台 現已派各局照辦 湖北 湖南 四川 兩省
漢口擬設官銀行 (湖北) 湖北官銀局 有信要收為官銀行 只因頭緒太多 沒能够辦成 如今又商量
錢局照舊不改 另在漢口設立銀行 張官保已派定某太守 跟留學商業的某人商議 趕緊定出個章程來
以便舉辦

川漢粵漢兩路設局 (湖北) 川漢 粵漢 這兩路鐵路 都到湖北為止 所有應辦的事 實在不少 不專派
大員經理 難免有差錯 因設立了兩處總局 川漢總局 派李藩台管理 粵漢總局 派梁臬台管理 另
派會廣裕道台 為兩局的總參議

大火 (湖北) 初八日早晨八點鐘 漢口後堤外 有一家子燒鍋作飯 那天北風很大 灶火引著了草房子
轉眼之間 成了大火 趕救不及 延燒棉花街 後堤安徽會館 福建巷 得勝街 雙龍街 籃子街
老君殿 南城公所 上下巷 戲子街 陶家巷 共計有好幾千家 燒了瓦片瓦無存 死人更不知多少
訪友寫信的時候 是下午三點鐘 火還沒息 不知又往下延燒了多少 這場大火 真是奇災 幸
招工宜禁 (江蘇) 寶山縣有兩個無知的人 孫奎林 顧冠軍 專替法人在本處招工 帶到雲南去修路 候
入這圈套的人很多 那裏的地方官 不知道禁止不禁止

看戲失盜 (廣東) 澄海縣地方 每到秋後 百姓們必去觀一回神 按戶湊錢唱戲 拿這有用的錢 來辦這
無益的事 實在可惜 這且不必題 到了開戲那天 男男女女去看戲 算是恭請神仙 簡直到說 恨
不得連家全不顧了 有某姓的妻上 丈夫在外 家裏就是一個商人 這天黑夜去看戲 溜溜看了一晚上
到第二天早晨回家 嗚呼 罷咧 衣服器皿 一概都做賊偷去 這也是神仙的保佑

上諭

宮門鈔

十月二十一日 日商部 鑾儀衛 廂黃旗值日 無引 見
 青州副都統文瑞假滿請 安並請訓 宗人府代奏宗室
 等羅 等謝賞一月錢糧 恩 召見軍機 又瑞
 上諭外務部右侍郎著唐紹儀署理伍廷芳著調署刑部右侍
 郎欽此
 上諭工部左侍郎著胡燏燾調署李紱藻卅庸兼署欽此

電報

日借公債○路透社電說 日本政府 要招募國債五千萬磅
 四厘行息 這項公債 一半在本國招募 一半在外
 國招募

日虜回國○又說 日本政府 跟法國借了兩隻輪船 派
 到俄國 把戰時被虜的官兵 一律運回日本 內計武
 官一百多員 兵士兩千多名

法請英商○又說 法京商會 寫信給東京商會 請他們
 的頭目人 於明年正月裏 到法國京城 彼此議商
 情白 不只小國 大國要管 彼此議商
 日德互升伸臣○又說 日德兩皇 要把彼此所派的欽使
 也都改爲大使

因唐猶太革職○又說 俄國某某等處總督 知道猶太人
 被匪殺害 並不聞問 因此被革職

莊諧選錄

俗傳南會州縣天每逢正月初一日或或是初七日
 鄉村婦女們 齊到知縣衙門 大家請官太太升堂
 要摸太太兩隻脚 說是摸了太太脚 養靈才能
 得利 這樣無理的風俗 也是民無教育的原故了
 浙江有個地方 知縣到任之後 頭一次遇見這
 箇大典 書吏請太太升堂 誰知縣官夫人 因爲
 自家脚大人死命的不肯出來 衆人急的無法勸
 着老爺太太 叫一個牛老的了頭 穿上夫人衣服
 裝作官太太 坐在堂上 了過這個場面就得囉

那知道這個老丫頭 事情完了 始終不肯換衣
 服 說是主人叫我穿的 我那敢再脫呢 若一定
 逼我換衣 我要跑出衙門去 告訴大衆村民 我
 是假太太 縣官無法 只得應許收他做妾 他叩
 頭謝了 然後從命 看起這件事來 足見得事事
 當自立 借重人力 總要被人家制的 那縣官夫
 人 當時大大方方的出來 何至受了頭的欺呢
 因爲脚大受氣 無足惡氣 客人真不淺呀

講書

(續前)

孟子用這智字。正是叫人先

明到以小事大。可是非用智謀不行。雖不能無故強橫。也不可一個勁兒柔軟。孟子用這智字。正是叫人先

明明白白。不只小國事大國要智。連弱的待承強的。也得認真有個打算。當初齊國離魯千里。也不能以一

敵八。輪到我們現今世界。比起戰國來。越發的難辦事。要不教育人材。那裏去尋許多智士呢。太王事獯

鬻。乃是在那土彼人侵犯。後來挪在岐山底下。又接上昆夷擾害。那時不能不用智謀。為保自家種族。時

事所逼。更不能說到媚外。至於吳越相爭。更是前車之鑒。這吳國建都。就在現今蘇州。越國就在杭州。

是自古繁華地面。吳王名叫夫差。越王名叫句踐。兩下雖是唇齒之邦。却是三代世仇。後來夫差戰越。打

了三回。敗了三次。夫差從此養精蓄銳。立志必要報仇雪恥。這次又與越王開仗。恰巧佔了個上風頭。打

的越兵。一敗塗地。(現今夏天草帽。煖帽上的遮眼。都是當時防風雨的東西。不是要學洋派。越王句踐差

大。種種請成。就如目今求合一樣。句踐同他夫人。與吳王來當奴隸。依着相國伍員主意。要把越王治死。

免留後患。夫差既是不肯傷他。總算是以大事小。一點子仁術了。誰知他既不殺害。又不放還。想着主意

羞辱他夫婦。真是奴隸不如。這日越大夫范蠡。來與吳王進獻。吳王問他說。自從你主入吳。已經到了三

年了。你們那些百姓們。現今情形如何。范蠡奏道。目今小國人心不合。很不平靜。吳王問他因為什麼

范蠡說。只因我主供奉大王。一般明白人說道。吳王向來仁厚。決不能留下我主一身。永遠不肯放回。結

萬民的恨怨。足見人人感念大王。無奈小民糊塗。一定疑惑我主不還。常想要向吳國拼命。因此兩下裏很

是不平。要據小臣看來。大王這等明白。決計不肯以小失大。為害寡君一人。招出數百萬越人懷恨。想必

要不久放回了。吳王聽信這話。當真就把句踐送還。你想以小事大的道理。不是全須用智嗎。越王夫婦

自從回國。日夜圖謀報復。面子上却很透著奉承。變着方法哄吳王。吳王夏天害熱。就貢極細的葛紗。吳

王專脩造姑蘇臺。就叫人各處去采才料。吳王喜愛美色。趕緊進獻美人。那時越國百姓。並不知道越王用

意。就肯隨着越王侍奉仇人。比起我們現今小民。豈不明白多了嗎。後來吳王一心安樂。上了大當。越王

吞併了吳地。這才稱得起獨當一面了。按說越王想報吳仇的時候。天天口嘗猪苦膽。夜夜在柴禾上睡覺。

到底報了大仇。當時的百姓。要是糊塗。君中只求苟安。像這海樣的深仇。如何能夠報得了呢。孟子說惟

論圖識

第 一 版

前天看見一種報上 有一段新聞 很透着點子異樣 說是鎮江府興修鐵路 挖出一統石碑來 上面的字迹 好像一首什麼詩句 我也沒心思記他 後面落的年款 是清緒三十一年 漢大丞相諸葛亮書 就有多少 好奇的 爭着抄寫傳誦 以為必主現在的興衰 這話叫街面上一傳說 更要哄哄的熱鬧了 民智不開 單單的誤在道迷信上 要是別的好話 輕易可傳布不遠了 這種碑文的謠言 鬧了不止一回 究竟有什麼可憑呢 諸葛武侯 既在西蜀（四川）那裏能有這個閒心 跑到東吳地面埋碑（江蘇）作這不關緊要的舉動 就算真有此事 又與蒼牛社稷何干 怎的這般攪朋友們 專會以訛傳訛 信這種沒有影兒的事 古今最誤人不過的 就是這類的謠言

就拿那推背圖說吧 相傳出在唐朝 原是司天監李純風所作 細看全篇圖說 凡有應驗過的 全都是可信可疑 也有此事在前 反判應在圖後 也有此事此人 分明該應世後 偏偏寫在前頭 一些迷信老先生們 解說的有滋有味 說此圖的原本 次序很清 我朝○○○高宗純皇帝 恐怕惑亂人心 沒方法一概禁止 故意把次序顛倒 好叫世人鬧不清楚 衆位想想 這話果真 只應該大內那本錯亂 不該外間藏本不全 對 分明自己迷信 還要遮掩着分說 總得叫人人迷信 你說夠多們糊塗呀 推背圖出在唐朝 當時就生出多少壞事 即如安祿山 楊國忠 大逆不道的朱全忠（改名朱溫）都是從看這圖識 起的那點邪心 請問這種東西 既不能教孝教忠 又不能引人為善 只管糊裏糊塗 教給人為非犯法 這種怪誕的文字 世界上又何必留着他呢

更可笑是燒餅歌 相傳劉伯溫所作 說是洪武皇帝 坐在殿上 正喫燒餅 見劉伯溫從外走來 趕忙把燒餅藏在袖內 叫劉伯溫占算是何物 伯溫說詩一首 起句是半像太陽半像月 中有蛟龍咬一缺 從此就接接連連 說起千秋萬世的興亡 哈哈 怪呀 我想明朝太祖 雖是貧賤出身 既作了萬乘天子 也要拘些

體統何至於此裏嚼着燒餅與召見大臣問話呀 這個謠言不通不通 還有黃藥道人前知詩 前後十五首 傳說明末人所編 據我們看來 明明是○咸豐年間亂黨所為 怎麼見得呢 他那十幾首歪詩 暗合本朝十幾代國號 每首第一句 都有一二個字 即如「有一正人出雍州」就指着雍正說「咸道豐年一卦排」又應在道光咸豐 到了同治以下 每首第一句的字面 絕沒有一句吉祥話 這不是妄造妖言嗎 只因首尾二首詩 全有日月二字在內 纔招出多少是非 先年洪秀全 後來三點會 庚子拳匪朱紅燈 全是這種妖言起的禍 我勸有心世道的正經人 要想民智開通 先把此等邪書一火焚淨 再遇諸葛碑一類的謠言 萬萬不可傳說了

要聞

甯滬鐵路派督辦 ○江蘇甯滬鐵路 軌道平直 既無長大橋梁 又及灣曲山路 監督辦所估工價 浮費甚多 比尋常路工 差不多加到兩倍 江蘇同鄉官 聯名在商部呈遞公稟 經商部代奏 奉○旨甯滬路工

盛宣懷辦理不善 改派唐紹儀督辦 電請廢約 ○福公司 山西地方 禁止紳商開礦 這件事情 實在違背條約 並且有傷我們的主權 在日本的留學生 電請政府 要把福公司的約 一律作廢

二瞻善後辦法 ○巴塘平定之後 四川總督 有電到京 請把三瞻改土歸流 又打算設立鎮道等缺 政府接到電報 計議了會子 要設巴塘總兵一缺 巴塘爐雅道一缺 各大臣都以此事為然 惟某大軍機的意思 不願意這樣辦 據說白白耗了經費 與實事沒有多大的益處 莫若把成都將軍 改駐巴塘 將軍的權力較大 既可以辦理善後 又省去許多經費 豈不是一舉兩得

設學部將見明文 ○學部不見明文的原故 本報已經說過 現又聽得一個消息 學務處裏頭 因為籌款的事 有公電給各省 現在接到各省回電 說籌款的事 必當照辦 學務處接電後 跟政務處會議 本月就

要奏請降○旨 裁撤學務處 設立學部 將來部裏的官制 全仿照外商兩部 祇是司官等缺 總要上這兩部多一點 請開放鴨綠江 ○註韓曾欽差 前把中韓交界的圖樣 呈送到外務部 並設鴨綠江等處 應當開作通商碼頭

自費留學新章○現定新例 凡是自費出洋學生 到學務處請咨的 京官由本衙門保送 外官有同鄉官出結
呈請之後 由學務處細細的考察 必須品學兼優 才能夠給他咨文
軍營改制○中國兵營的舊制 實在太壞 不問作錯了點甚麼事 動不動就打軍棍 再不然就是插耳筒 割
耳朵 簡直拿兵當人 在當兵和們 因此也就自卑自賤 如今講求武備 第一先重軍人 再用這個
老制度 可是有點不合式 前次本報說過一件事 南京兵營裏頭 設立官兵悔過室 免去舊刑 真是文
明辦法 聽說練兵處裏 如今也打算把營制改一改 這樣一辦 當兵的人 也就另有一番精神了

京 新 聞

巡捕受辱始末記○自從光緒二十六年 中國開了窩兒反 自己惹輕招重 鬧得各國在北京駐兵

洋商都來開買賣 交涉一天比一天多 所有使館安設的電杆電燈 並一切物件 離官界近的 白應讓
認真的保護 稍有點兒疎忽 就成了交涉的案件 又搭著中國人沒有教化 一當了外國奴 倚仗洋
勢 反倒欺侮本國同胞 直把本國的主律 沒放在眼內 這也不怪當奴的 實在是中國人沒有教化
嘔 本月二十日 下午十點鐘 東交民巷東口 德國操場 有德兵營苦力王姓趙姓 擄取操場的鐵絲
站崗巡捕 不知他兵營苦力 恐怕匪人偷取 上前盤問 二人也不說苦力 一個勁的跟巡捕發橫
巡捕要把他帶到局裏 苦力反把巡捕揪住 拳打脚踢 撕破操衣 把巡捕扭到兵營 被衆奴羞辱了
一頓 這巡捕還懂點公理 一定要見德公使 或見德統領 歐奴却肯嘴哄不下去 只得回明了麥統領
統領正在詢問情形 忘了國的奴 一味掩飾撒謊 反說巡捕無理 統領看出了情節 找了個通中國
話的洋兵 打聽明白 才知苦力無理 當時把趙姓交給巡捕 趙告訴巡捕說 局裏如果委姓王的 趕緊
寫信來 一定把他交出 先把趙姓帶到工巡局 回勇上官 巡捕受到傷 督同仁醫院醫看 打的很重
分局趕緊寫了一封信 派兩名巡捕 到兵營去要王姓 譯譯子明 把信繕譯出來 給統領一看 統領
當時把王姓交出 衆歐奴反倒叫怪稱譯 因爲不替他們撒謊 大家把譯武官鼓動出來 向督趙稱譯大
罵 又捏詞說 說說統領有國信 把兩名巡捕扣在兵營 另月發一個假譯姓錫的 帶著苦力王姓
到分局對話 說是不把王姓放回 不能放回巡捕來 錫姓到了巡局 覆討了好兒去 巡局把王姓扣留

錫姓回到兵營。打算押留巡捕。又怕統領知道。也沒給回信。從三點鐘押起。到五點半鐘釋放。到了六點鐘。有一個德國兵。帶着翻譯。到了巡局。聽說是歐奴使出來的。有一位姓春。的巡長出見。把二人讓到公事房。問他的來意。他說要見兩個苦力的面。巡長說他是中國人。既犯了法律。外國人不能見面說話。德兵又問起事的原因。巡長一一告知。德兵又說。打王姓要出。巡長說王姓是實統領交來治罪的人。如何能够保出。也與前後的話不符。並且我們自土司。我們不能作主意。德兵又說。苦力打巡捕。有什麼人物見証。巡長說。人物見証。自然是有的。但是事外人不便過問。德兵又說。既然不放。明大審問。德國可以派巡捕監審。巡長說。這話更沒道理了。中國本是自主國。與貴國平等交涉。非安南印度可比。中國自有干權。中國人犯了中國法律。自有中國作主。裁判權。司法權。外人絲毫不能干預。比如外國人打了中國人。中國沒治外法權。洋人歸洋官審理。如果叫中國人對質。中國還得派陪審官。在平等處。本沒有這個例。因我們沒治外法權。不得不遷就辦理。這件事是中國人打了中國巡捕。自有中國審理。萬沒有外人監審的道理。至於外國人來到中國。我們當盡保護的責任。可是總得把權限分清。誰也不能侵誰的主權。德意志。文明人國。素講公理。難道說。我們一個下等的苦力。還能失了文明國的名譽嗎。巡長問。德兵無話可答。只是眯希眯希的笑。等了半天。說道。這局子不賞臉。明天請我們武官。去。總局見治大人去。(治大人雖是德文翻譯。也是我們中國人。不能受洋人的情)。巡長說。見誰不見誰。我們管不著。德兵又說。現在在中國衙門。還是照舊用刑訊麼。(用意就在此處。他當上巡局。是腐敗衙門。不通公理。一吓嚇就可以把人要去。真是作夢)。巡長跟那說。中國的刑訊。早已免了。警察我們的新政。不准虐待犯人。工巡局的監獄。早已改良。也很干淨。比從前強的多。外國人進去試。試。也能坐得住。巡長據著公理。把德兵問的無言可對。只好同著趙翻譯回去了。這個時候。已有七點多鐘。當時把兩個歐奴。解送工巡總局。不知怎樣治他的罪。總局裏頭。如不認真的辦一辦。不但當苦力的。辦不起巡捕。並且對不起這位巡長。

蒙學改良○西城十八半截西口。小護國寺廟裏。有位教館的富博華。平日實心任事。招的學生很多。只因先生為人古板。教生未能改良。自從今年秋天。偶然到學堂去訪朋友。看見人家的教法。大為感動。回家費了好幾天的心思。定了個詳細章程。處處仿照學堂辦理。祇有體操一門。自己不在行。每日散學之後。親自去請教人。可稱得起熱心教育的了。北京城的私塾。都能像富先生這樣。還怕蒙學不改良嗎。

上諭

十月二十二日吏部 翰林院 正黃旗值日無引 見 聖公假滿請 安 伍廷芳謝署刑部右侍郎 恩 胡燏
 葵謝署工部左侍郎 恩 唐紹儀謝署外務部右侍郎 恩 吏部奏派驗看月官 派出張壽麟 陳邦瑞 溥
 良 李綬藻 景厚 崇勳 胡燏燾 陸潤庠 呂見軍機 鄒福保
 上諭甘肅新疆鐵道員兼候察吏銜著榮帶調補所遺甘肅蘭州道著彭英甲補授欽此

新訂鐵路專車巡警章程

火車自炸彈出現之後會辦胡大臣亟思整頓設法改良已擬定防範專車章程八條一嗣後中外大臣奉差乘坐專
 車者以及隨員從役均發給執照 一奉差各大臣之行李須於開車兩點鐘前運到由該從人看守 一開車五分鐘
 前由委員站長稽查行過一站後將執照收回 一奉差大臣之眷屬戚友迎送者均先期領迎送票查明放入至月台
 止不得下車 一於崇文門添設柵欄惟中間尚有使館之城門現已商准德國大臣穆默允許將德美兩國守門之兵
 撤回添設鐵路巡兵以便稽查柵欄開閉暨城牆上時有游玩之人遇有專車開行之前務派巡兵登城防範已照會德美
 使臣辦理 一凡鐵路執事之站長專車守票員掛掛勾夫役等人均發給號衣以便識 一尋常搭客若有迎送
 之人必須購票迎送票每張五分驗明始准入柵欄內 一尋常搭客於買票後至柵欄門聽候驗票剪角放入 一山海
 關內外京津各鐵路巡警稽查職守新訂章程十八條 一鐵路巡警應保護鐵路完全無缺為應盡之義務 一嚴查
 形迹可疑之人或帶犯禁之物及數人聚集私語者均扣留究辦 一跟車巡警各帶銅哨如捕拿以便車守等聞
 聲幫助 一如查出應拿之人恐寡不敵眾勿須聲張應知會車守或到站時協獲 一准警稽查無票搭客如查明
 令其補交車價並再罰一半另給執照其罰款每月底彙齊分賞給巡警以示鼓勵 一搭客上下行李均准巡警查驗
 一有迎送票者驗明准至月台開車後作廢其餘閑人不得入柵欄內 一有花車開行或到站附近不准閑人近立巡
 警於五百步外加意巡邏 一特別專車格外留意查軌道中間橋梁等處 一傳車時須俟下車搭客下淨後方准
 搭客上車魚貫而入 一所有帶行李只准運至柵欄外歸車站白募脚夫搭運 一車站脚夫須著有保之人發給號坎
 腰牌其號衣六個月一換每次交一元五角以便查運物不過五十斤給制錢二十及自五十斤外至一百五十斤給
 制錢三十文其輕小之件聽搭客自携不准格外勒索如違嚴辦 一各棧房夥計均須具保發給執照號坎始准接待
 搭客其號坎由該棧交款 一除各稅關稽查外仍由巡警細查 一在車站賣食物之人須覓保發給執照方准售賣
 於袖上釘以記號每月捐洋五角作為鐵路進款 一跟車巡警給以免票惟嚴查有冒充及招搖撞騙者治罪 一巡
 警因公受傷及意外之事均酌給調養郵款 一此次所訂章程倘有未盡隨時添改

各省新聞

商務設會（河南）河南道口 自通火車之後 商務一定興旺 商部裏頭 特在道口 設立商務分會 並派去總理人 管理一切的商情

機器織紬（河南）河南各處 出產絲紬 貨色很好 祇因價錢太貴 銷路不廣 既是出產的地方 價錢怎麼會貴呢 全因為人力織造 成本太重 今有商人張姓 要用機器織造 成本既輕 獲利自厚 已招妥股本銀一萬兩 由上海買新樣機器 在密縣開廠織造

揚名盡孝（廣東）新會縣劉嵩年 家裏財產很多 父名尚炯 活著的時候 很愛辦理公益的事 去世之後 嵩年要盡點孝心 祇是父親已死 有甚麼可盡孝的地方呢 自己盤算著說 順者就是孝 我父親既愛辦公益的事 何不順著他的意思 由辦辦公益的事呢 由產業裏頭 提出現款四萬兩 立了一處學堂 名叫尚炯學堂 現在已經開辦 規模很大 世界上的理 有萬年不壞的聲名 又有百年不敗的產業 有一種人 拿著先人產業 隨便遭蹋 自己落得兩手空空 連個虛名都得不著 請看嵩年 把先人的遺產 辦理學堂 彷彿是個大傻子似的 其實這才是真正的不傻呢 既得了名譽 又盡了孝道 一舉兩得 儂人懂得作這樣的事麼

各國新聞

各國帝王收信計數（歐洲）如今歐洲各國皇帝 收信最多的 就是英國 每天總有二三千件 其次是德俄兩皇 每天有六七百件不等 再其次是義國皇帝 每天收信五百件 荷蘭國王 每天收信一二百件 各國皇帝 收信雖多 比起羅馬教皇來 可還差得遠得很 教皇收信 每天總在二萬二三千件 還是世界上的奇聞 文學事業 原本最繁雜 若是清閒無事 苟且圖安 那還算得了文明嗎 皇帝收信雖多 國家進化越快 還是定而不可疑的道理

日人榮耀（澳洲）澳洲議院 因日本戰勝俄人 成了一個強國 把從先日本人進口的舊制 議定改好 為是要討日本人箇喜歡 眾位呀 看看日本人有多們體面 我們中國人到澳洲去的 可還是按著舊制 這件事情 大家要細細的思想 大家心裏 到底是怎麼箇勁兒呀

二十一日中華報上 有燕僑江碧梧來函 說的是德國輪船火車 虐待客人的情形 想籌個推廣抵制的法子 來函本是文話 要給譯成白話 曾告我國同胞 請大家仔細看看

來函上說 我久住在樊輿地方 要往山東濟南州辦事 不知走旱路好呢 還是走水路好呢 有人對我說 坐火車到順德府 再雇驛車 四五天可到 有說先到天津 坐小火輪船到德州 再走旱路 又有人說由天津坐船到青島 再由膠濟鐵路前往 又快又便當 我以為現在是文明世界 事事求利便 不當再坐那舊日的二套車 饒着費錢 還耽誤日子 總是由天津奔青島的好 這纔決計在天津買船票 搭坐德國輪船 諸位呀 那裏想刊呢 一坐上輪船 反到受上罪了 輪船章程 從天津到上海 三等船價不過六七元 天津到青島 比到上海 少着一半路程 船價非八元不行 這已經不可解了 上了船一看 並沒房屋 如同黑暗地獄一般 坐船的客人 大家躺臥 如同囚犯 艙裏非常的骯髒 比中國的監獄差不多 找了一個好點的地方 另外多要了三塊錢 剛剛把鋪蓋打開 正要歇息 看見坐船的衆同胞 一個個擦肩磨背 擠在極窄的船板上睡臥 一會兒開飯了 一會兒開船門了 水手們狼號鬼叫 踢打衆同胞 捲鋪蓋呀 閃開道路呀 照這樣的搗亂 一天到有好幾回 就有暈船嘔吐的 也不容情 船艙裏面 風絲不透 永遠見不着陽光 又黑又暗 臭味難聞 遇不見暴風 也叫你難受 輪船又小又輕 稍有點風 就搖幌起來 人人頭痛腦暈 這個嘔 那個吐 滿地吐的綠水 正在掙命時候 水手又嚷開飯了 用腳踢起大衆 叫趕緊的捲鋪蓋 其中有強壯的 可以勉強扎掙捲鋪蓋 軟弱的爬在地下 自可受踢受打 洋人時時由艙口往下看 當作哈哈笑 飯食非常粗糙 並沒生菜 實在不能入口 無可奈何 自己瞞怨自己 不該應坐火輪船 (未完)

要緊新聞

東方義會首領到京○有一位日本人 名叫曾根俊虎 他的祖先 本是中國山東人 據說是先賢曾子的後裔

作了一部書 起名暴狀誌 揭明暴俄的情狀 借此要喚醒東方黃種同胞 自己充當義會的首領 發刻

傳單 勸募大家捐錢 多多刷印暴狀誌 意在聯合中日志士 共成義舉 曾君這次來華 先到山東祭祖

墳 一路游歷到京 聽說住一禮拜就走 現時住在日本旅館 有願捐助義舉的 可以到日本旅館打聽打聽

俄派璞使會議三省事○這次會議三省的事 其中牽涉警俄國 不能不叫他隨同會議 特意照會俄國 趕派

專使來京 現接璞公使照會 說他們政府裏頭 不再另派專使 如有關係俄國的地方 請向本欽使商議

派輪保護商民○駐海參威委員李占鰲 因本處亂事 電請外務部 趕派輪船 保護難民 外務部接電之後

一面照會俄使 設法保護 一面由北洋派去輪船 搭救難民

推廣內河行輪章程○廣西的亂事 已經平靖 總稅務司要推廣內河行輪章程 照請外務部 轉告岑宮保

在廣西龍州 和廣州灣 招商多設小輪船 開通商務 外務部已分電兩廣督撫 實力辦理

議員章程○商部裏頭 現定議員章程 內分商務議員 礦務議員 其餘農工魚業 也都有議員

名目 現時商務一項 在各省已都派有議員 路礦農工等項 因為沒有精通的人 所以還沒有派

練兵處請設製造局○練兵大臣 粵籌出一筆款來 在京城一帶 設立幾處製造局 專造槍砲子彈 供給各

兵營 省得向外洋去買 大約不久就要入奏

各國撤兵的傳聞○庚子變亂 各國立約 由北京直到塘沽 分段駐兵 在那時候 可沒定准年限 今有某

公使出頭 說中外各國 往來親密 中國又力講新政 變法自強 更不至再有別的變故 要跟各國商量

除使館衛兵之外 其餘一概撤去

籌畫西藏賠款○中國是西藏的主國 西藏的事情 不能不由中國辦理 這次賠英人的款項 聽說歸中國就

本地籌畫

達賴上路上過冬○達賴喇嘛 久不回藏 屢次奉旨 好容易才起了程 目下天氣寒冷 冰雪在地

往西藏去的道路 又不容易走了 奉旨料他 喀爾喀過冬 明年春天 趕緊回藏

廣興鐵路○有人條陳 把二十二省地方 一律修造鐵路

當歐奴的體面○前紀巡捕受辱的事 又打聽了打聽王注是公事房專寵的人 在武官石成麥做假前 很會討臉 一羣雙料的歐奴 常常架弄王大爺 免不了在外滋事 欺侮統領不通中國話 通同作弊 統領 為繙譯 總得替他們撒謊 不然就使出武官不答應 現在的趙繙譯 很夠個人格兒 不跟他們合羣 這次嚴打巡捕 趙繙譯沒替著撒謊 大受石成麥撒的氣 中國人沒教化 忘國忘種 無可責備 沒想到 文明國為兵營 也有這種流弊 德國兵營的苦力 比別的營裏更可惡 實在有損大德國的名譽 求求穆 公吏 整頓整頓才好

匿名揭帖○前天有人到北池子 見牆上貼著匿名帖 撕了下來 送到各處傳看 本館尋著京揭帖 因其字 眼不大體面 不便登在報上 指明某局總辦 又有二格金鳳等名目 此等揭帖 言者無辜 勸者足戒 本館叙其大概 不登原文 報館勸戒人的宗旨 正該如此 若是合盤托出 反不足激發善心了 實苦了窮人囉○錢舖隨意出銀子 沒有一個限制 實在為太自由 虧空了說請封 減成一開法 到是個很 便宜的事 自從東城關了三家 不過三天 西城接連關了四五家 從此人人不敢存銀子 越擠越緊 成 本小約錢舖 一時周轉不開 恐怕還要多關幾家呢 非想個法子全 窮苦人可是喫不住 前天錦什坊 街萬隆號 閉門偷著要跑 被本段巡捕拿獲 送到西局 錢店門外 趕來取錢的 足過好幾千人 全擠 在門外哭叫 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 自稱家裏辦白事 好容易借來四十兩銀子 昨天纔換成錢票 要取不出錢來 嘴也不能出了 只好尋死罷 請看這箇情形 有多們可慘

很可愛的玻璃材料○英國商人 在京西琉璃河一帶 游逛了多日 見那裏出產造玻璃的材料 很是豐富 回到京城 打算使出華商來 稟報商部 開廠鍊造 很可愛的玻璃材料 中國人自己不製造 豈不可憐 族長不自愛○有一位宗室族長 本是個教書的 新近得了點外財 拋棄本業 跑到前門外下等娼寮嫖賭 身為宗室族長 這等事不知自愛 怎能表率本族 聽說宗室族長 也是憑人情來的 更想法子整頓 非 認真的考試不可 不知家人府能考不能

穿外國衣裳的賊○崇文門內孝順胡同 美以美教會牆外 每到夜間 常有穿外國衣裳的賊劫人 本月二十 日夜 劫了一個拉車的 把錢財全都搶去 這種毛賊 廉恥喪盡 更想法子感化 穿上外國衣裳 就可以 當賊 學會了外國言語 更可以殘害同胞了

當賊 學會了外國言語 更可以殘害同胞了

掌印官的運動○江西新出了一個府缺 應歸部選 輪到吏部掌印裕君到班 現在吏部掌印 進項很大 比尋常府道缺 肥美的多多 裕君不願到班 想好了法子規避 在裕君後邊的人 也得不著掌印的關鳥布 層層壓下去 不知有多少人心中裏難受呢 漢掌印的劉君 一定不答應 仍以裕君選補 裕君著子荒 只好去求堂官栽培 施展出極大的運動力 奏保留部 我想吏部正在整頓 必不至遷就這一個、罷 衣冠敗類○各衙門的單帖式 也算是正途官員 祇因品類不齊 這一頂的官 往往就叫人看不起 現在是 督衙門筆帖式吉某 從前在吏科富差 劣跡甚多 被熙都老爺查出 本要參辦 再四央求 熙都老爺出 堂諭 牙不准吉某進科富差 不知他怎樣鑽謀 又進了提督衙門 還是不改前非 茶館酒肆 各處去搜 尋打官司的人 包攬詞訟 惟利是圖 常有人找到門前爭吵 吉某的兒婦 也跟著管這種閑事 關得名 聲很不好聽 這也是正途官員麼 丟人

各省新

河南學務二則 (河南) 一、實業學堂 破壞的可惜 韓子石觀察 為河北礦務總辦時候 創辦這商實業學堂 聘請的教習 都是西湖蠶桑研究會的人 今年約實業 很見功效 河南省的人 以為這商利源 可

是要大開了 那裏知道 礦務局裁撤 韓觀察稟請出了洋 這件事可就糟了樣 要打算再整頓整頓 非

韓公回來 別人恐怕辦不好 還不知當道約曉得不曉得呢

一是學政查辦私塾 用意可敬 今年秋間 學台諭印各教官 叫他們考查私塾 要照學堂章程改良 但

是學堂的名目 可不是隨便 的 究竟 得如何 還要請學台認真

委辦河北礦務 (河南) 河北礦務 先由韓子石觀察辦 韓公去後 就歸懷慶府代辦 現因知府事情繁雜

無工夫辦礦 擬白派正河北道馮光元 續辦河北礦務

會議學務 (福建) 紳士陳伯潛閣學 約集紳士 會議本省學務 大家的意見 要在省城立一百處小學堂

所有經費 每堂由學務處撥款二百元 此外再不敷 由各紳士公認

大戒烟會 (湖北) 毀官保在湖北省城 設了個大戒烟會 凡年在四十以內的 一律叫他們戒烟 年老病多

不能夠戒烟的人 願把他們每日所吸的數目查明 天天到會裏去買煙 不准多吸 各處舖商 一概不准

私賣煙藥 好事

上諭 官門鈔

十月二十一日戶部 余入府 正白旗儲日無引 見 值
 年旗代奏八旗兵丁謝賞牛月錢糧 恩 克王請假十日

上諭財政處奏酌擬鑄造銀幣分兩成色並行用章程開單呈覽一摺據稱從前各省所鑄銀元係屬小時權宜未垂為定制現在擬定國幣三種銀幣與鑄之銅元舊有之制相輔而行等語整齊圖日為善今財政要圖着戶部造幣所擬按辦章程行知直隸江蘇湖北廣東各分廠趕鑄造嗣後公私收發款項均應行用銀幣一垂定制而昭大信一切未盡事宜着該部大臣等體查情形隨時奏明辦理餘依議欽此

電報

俄德會辦波蘭事 ○德京電說 俄國政府 因波蘭的事 俄德會辦波蘭事 ○德京電說 俄國政府 因波蘭的事

俄外部大臣留任 ○並說 俄外部大臣 薩斯特爾夫伯 爵 現又連任 並未開缺

川省地震 ○上海電說 四川紫流鎮一帶 本月十四五等 日 忽然地震 損害甚多

美民主黨將到京 ○又說 據韓國電報 美民主黨領袖 福賴楊 於本月二十一日 由韓國起身 前往中國

想二十五日 ○可以到北京

滿洲軍回國 ○又說 日本滿洲軍司令官 率領各武官 定於西十一月三十號 由大連灣搭船回國

兒童解字

盛 平聲首成 從成從皿 器皿裏裝上東西 就叫盛 去聲音勝 衰的對面為盛

彬 音幽 通作斌 文彩質地相稱 叫作彬

炳 音丙 從火從丙 火光普照叫炳 火是意思 丙是聲音

熙 音嬉 火光燥烈叫熙 火烈必光明 所以說 光明的意思 必用熙

宏 音紅 審大叫宏 凡從宀的字 都說的是房 屋 屋子長深 放出聲音 必格外的大 房 以聲大就叫宏

崇 音除中切 從山從宗 五岳以中岳為宗 因中岳最高 所以嵩山亦叫崇高山 凡尊高 的意思 都可借用崇

造句

填字

每○填一字 要能解

○彬 烺炳

○盛 彬雅

○宏 宏○

○熙 熙瑞

寬宏

崇高 崇○

講書

以大事小者 樂天者也 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 畏

天者保四海 詩云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

古人言 天道遠 人道邇 又說盡人事 聽天命 大凡處世為人 無論是待己也罷 待人也罷 事事合

乎人情 大公無私 自然而然的 就不會違背了天理 孟子的言語 既是对宣王說 自然論得是一國的事

推廣開這個道理 天下四海 無處不然 再向淺近裏看 比如一個學房訓蒙 先生教育學生 就是以

大事小 弟子敬重先生 就是以小事大 作師傅的義務 真也責任不輕 人家把個完全子弟 托付給先生

栽培 就得拿出自己血心 認真的教育 還要留神弟子資格 聰明的怎樣約束 癡笨的如何開導 將來造

就出一班人材 豈不是天大的好事嗎 孟子就說過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一樂也 可見這師生遇合 是人

生第一件大喜事 凡是入學的子弟 更不當於縱身心 對師長恭敬謹慎 待同學朋友 也得親愛和平 無

論怎樣聰明伶俐 總得先明白大體 想想自己入學 本為學問來的 自己不服教訓 正是欺侮自己 若遇

個粗暴野蠻先生 專叫學生怕 一點樂趣全無 那還受得着教育的益處嗎 論到為官的待百姓 作將帥的

待兵丁 都要分清樂字畏字的本義 當初孟子講話的意思 因見宣王的程度 既不能以仁待下 又不能以

智事上 纔把這層道理 細細說給他聽 大國待小國 處處要用仁厚 自然才合乎公理 便可稱是樂天

倚仗這點居心 足能夠保全天下 現今講求時務 勸人愛衆合羣結團體 總也離不了樂天 要知這個樂字

全在一点血誠 仁義不真 不但够不上樂天 也難望保全天下 小國與大國交涉 樣樣守定法律 凡事

不能違公理 這就是敬畏大邦 並不必氣樣的諂媚 隨機應變 也可保全疆土 孟子用這個畏字 跟先前

的智字 好像意思相連 不是說小事大 弱事強 一個勁兒的害怕 要遇着強大的國 欺凌小國 那也就

像不住天下了 孟子引了兩句詩經 凡有國家的 都當念念不忘 請看現今衰弱各國 有利不知與 有

才不能用 作官的不憤愛民 作百姓的不知道愛國 好處不照着學 壞事不想着改 時時對付 事事因循 再要是人心不合 同類相忌 君子作件好事 小人還要下井投石 國體雖大 也恐怕保守不住嗎

演

◎德國輪船火車虐待客人的情形

◎〔一名推廣抵制說〕

〔續昨〕

第一天到塘沽 第二天到烟台停船 停船之後 就不開飯了 要一碗涼水 非一毛錢買不來 如此三天三夜 受盡千辛萬苦 好容易到了青島 六點鐘船靠岸 聽客棧人說 濟南火車 已然開過了（膠濟火車八鐘開車 那個時候本不該開 客棧說謊 爲是多攬客 這是中國人不愛同種）沒有法子 住在青島一天 次日上午火車 下車時有德國人來查稅 不知是洋稅是華稅 我帶的衣箱 綑的很結實 非幾個人打不開 洋人一定叫打開 沒法子一層一層的開 叫他看明 洋人明知沒私貨 故意麻煩 火車已催着開車 箱子不能再捆 三等車票的價到不貴 就是行李票貴的沒情理 我帶着一衣箱 一書箱 從京漢鐵路來的時候 一天運費一元 膠濟鐵路 用十二元有零 幸虧帶的錢有餘 不然就要了飯了 要按這樣的運費 走上幾天 箱子的物件 管保買也買出來了 一樣的鐵路 爲麼相差這們多呢 莫非是任意勒索嗎 三等火車比京漢的火車小一半 裝的客人要多好幾倍 擁擠的不能轉動 這是因爲什麼呢 這些鐵路 在各村各站 都有停車場 小民來往甚便 搭坐的人太多 我想德國借我國土地作買賣 原是取我們的大利 爲什麼不多帶幾輛車呢 還有年輕婦女 雜什男人一羣 實不成個事體

嗚呼 人生在這個時代 應當享受的有幾樣 身體 生命 名譽 財產 自由 德國輪船火車 既禁錮我們的身體 損我們的生命 毀我們名譽 破我們財產 害我們自由 凡在地球作人類的 誰能甘心忍受呀 也就是中國人非忍受罷咧 我沒有別的話 就是把一路受罪的情形 大聲喊叫 普告我的衆同胞 德國的火車輪船 如不救章程 千萬是坐不得了 近來抵制美約一事 足見中國人有了團體 美國所虐待的 還是出洋的同胞 德國輪船鐵路 直要把內地人一同虐待 美國虐待華工華商 是我們實取美國的利 招出英人嫉妒 德國火車輪船 來我們中國生財 虐待花錢的顧客 天下還有公理沒有哇 我國的衆同胞呀 如果萬衆一心 共結團體 不受這樣虐待 只有一個老主意 凡外國車船 不以禮待中國人 大家給他

一個齊心不坐 他也没有法子 說句頑固話 與其受外人的欺辱 不如多費幾天工夫 還是坐內地驢馬人力車船 人人不甘心受欺辱 我想外國的車船 必定要趕緊改良 斷不敢有這種習氣了 我把這箇情形發明出來 全國的鐵路權 輪船權 輕易就不能讓給外人了 我明知一人力量小 痴心妄想 提倡推廣抵制的方法 說說空話 本不濟事 試想抵制美約的事 不過一二人起的頭兒 既是公理所在 抵制抵制也可以叫外人寒寒心 我國的作官的 也就輕易不把路權讓給人了 豈不比抵制美約更要緊嗎 這是我比內地身受的苦楚 比在外國同胞受罪情形還真 憑自己的嘴 也不能對大眾說 想貫報主持公論 用心止大 不嫌麻煩 叩求登報 更求海內熱心人 演成白話 叫我國同胞 知道知道 一傳十 十傳百 人人知道德國輪船鐵路 虐待客人的情形 大家協力同心 想個抵制的法子 他們當真不改良 只好給個不坐

燕僑江碧梧頓首謹啓

要緊新聞

第一次會議情形 ○二 一日 下午三點鐘 中日議約大臣 帶同隨員 在錫拉胡同會晤 彼此調換文憑已紀前報 那天在座的人 中國是慶王 瞿大軍機 袁官保 三位大臣之外 唐侍郎 楊京卿 趙郵郎 金太史 日本是小村內田兩大臣 又有政務局長山座落 恭贊鄭永邦 聽說下次會議 中國添派曹汝霖主事 日本添派天津領事高尾 又聽說這次會晤時候 兩國全權大臣 彼此談論 很是和平

英使宣言 ○英國欽差 對 務部大臣說 目下中國紳商 都知道爭奪利權 凡是路礦的事 一概想收回自辦 這件事情 實是意想不到 中政府想不能阻止 我們必有個辦法 噯呀 中國人聽着 自己經營自己已的產業 與外人甚麼相干 英使這樣的說法 到底是怎麼個用意呢

路務三則 ○津鎮鐵路 由濟南到德州一段 本地紳士 打算自己籌款辦理 籌款的章程 第一不借洋款 本省撫台 也很以此事為然 已派某大紳 前往上海 跟呂侍郎商量辦法

甯滬鐵路 改由 商兩辦 跟英使商議 傳說英公使為這件事 要親自回國 跟他們政府面商 浙江紳士 因蘇杭甬鐵路草約 盛宮保不肯力爭 發了公電 切切的告訴盛宮保 非辦到廢約不可 再記警部設官 ○警部議定官制一節 屢見前報 聽說三位堂官商議 除了額設司員之外 另設裁判官 書記官 警官 這三項官員 都按五六七等品級 分為三等 裁判書記 算編文職

這番舉動 本是警務留學生條陳 因為工巡局各官 雖有兩年保舉的話 並沒有甚麼升途 所以鼓舞不起來 如今定了這章程 警務必有些起色了罷

五大臣請訓日期○五大臣出洋日期 屢見各報 究竟都不實在 今得一信 五大臣定於二十八日請訓 所有隨員隨譯 在先登身 到上海等候 五大臣起身的日期 請訓後再定規

頒行報律的日期○商部人說 報律已都印妥 於明年正月頒行 到那時節 先將華洋各報館 刑部裏註冊

京新聞

拿獲偷竊磁庫的嬰犯 磁器庫被竊情形 已見前報 現經左翼翼尉烏珍 副翼尉鶴春 委翼尉福壽 督同

原京連咄 已將為首賊犯李福兒 銷贓人李福等六犯 一併拿獲 並把獲磁器七十五件 黃布龍袱兩塊

並鐵撬等物 半天內 就要交刑部 不受教化 誠月華侍郎 整頓工巡事務 頗費苦心 每想用點文明教育 陶鎔陶鎔巡捕 前派警務留學生

二人 天天在總司裏頂說 專講求警務章程 要叫衆巡捕來聽 無如巡捕的耳朵頑固 受不進文明的教

育 推辭差忙 無人肯到 本定十九日開講 因人少停止 你說多可惜

日人閱報○西河沿首善閱報處 附設官話字母義塾 開辦已久 前天有日本人去閱報 並到義塾到房裏看

了看 向孔子位前行了鞠躬禮 退後跟經理人說 京報閱報處的事情 却是很好的法子 辦理亦不難

因此開通到人員不少 此事若在日本 官家一定要提倡

警務學生熱心○有一位警務學生多祝三 由日本卒業回國 看見北京風氣漸開 實比是閱報講報的力量

多若如想在一處閱報講報處 已經找妥了一所舖面房 在十刹寺銀定橋地方 算就要開辦 若於同志

的人少 經費又不多 像多君這樣熱心的人 京城地方 總得有個幾萬人才好

安正車站的弊病○車站賣票的老規矩 向來不收小銀元 就是票價兩三毛 也必須用大元往回找 怎麼個

找法呢 每毛合京制錢一百三四十文 其中所給的錢 可不知歸入那一項 這些個事故由子 報上說了

好幾回 總是白費話 新近有四個商人 由安定搭車到北京 這四個人給他三塊錢 還應當找圓兩毛 這

不是很好算的帳嗎 賣票人一定不肯收 可定了四塊錢 每人每找三毛 彼此爭論了半天 眼看著就要

開學 客人沒工夫計較 只好喫了苦子罷 幸虧帶有四塊錢 若是以有三塊錢 這一下子 可就坐不成火車了 挑 選備取學生○武備學堂 去年考取學生 備取有四十餘名 現編練兵處來文 在京旗公所挑選 分送保府隨營各學堂肄業 約在下月初出京

各省新聞

設立幕友學堂 (山東) 山東聯合 有電到北平 調取幕友學堂章程 打算防照辦理 章程現已寄到 聯合派委兩司 會同學務處 參酌辦理 按北平幕友學堂章程 非由學堂卒業 不能夠仕各衙門辦事 山東照此辦理 舊日的老幕友 可說沒了把握 選送土貨 (山東) 北京勸工陳列所 前次通知各省 把本處所造土貨 挑選上等各物 寄送京城陳列 山東濰縣 綉工最出名 預備頭等綉貨數件 呈請本 商務局 替他們送到京城 新法化煤 (浙江) 餘姚縣商人宗尹慈 來到省城 稟報儘台 說他考出新法 能够化泥成煤 名叫宋煤 製造出來 跟天生的煤一樣 打算開廠辦理 現已派商務局考驗 如果製造的可用 大約必准他辦理

各國新聞

消滅黃禍 (法國) 法國人富倫 給報館去信 說東方黃禍 要時時刻刻防備 日本戰勝俄國 那還不足為怪 因俄人多半無思想 才有這場大敗 俄人要是早早打昇 那能够有這一場事呢 各國既明白了這層意思 趕緊想法于 消滅黃禍 (黃種人都得聽著) 如若不然 三十年後 東方各處 恐怕要絕了西人的踪跡 爲現今打算 第一先禁止日本在中國教育權 再限制中日兩國 不准彼此相幫 立一個監察部 限制中東的兵力 不准隨便增減 又立各國會議所 辦理一切事務 這能消滅黃種最好的法子 倘若不肯這樣辦 將來的禍患 不可設想 法人這些話 籠統指著黃禍說 內中最吃重的 可就是我們中國 望大家與愛寬心

更正

前報本京新聞 有估長馬難一節 今接站長陸君來函 據說當日情形 並非李少大人約談 頭請女納話 亦不實 房函太長 登人二十四日中華報 本報不再重登 即此作爲更止可也

丁寶臣專門診視外科貧寒者...

上諭 門

十月二十四日禮部 太常寺 正紅旗值日無引 見 新
 江布政使寶榮到京請 安 紹英錫明各假滿請 安成
 章續 召見督機 紹英 寶榮
 上諭十一月二十六日冬午大祀 天於 園丘朕親詣行禮
 四從壇遣奠永安鐵麟錫明恩輝各分獻欽此

電

不准黃種人入美境。路透電報說 美國工黨 開全國總
 會 一定不准種人入境 這通電報 已到了三四天
 因爲此話太無理 未便歇登 聽聽確實 真有此議
 移使更動。又說 據德京來信 說駐清德使穆默 調爲
 駐日大使 殖民省總辦斯杜里昌爾 調補駐清欽差
 俄工黨又議罷工。又說 俄國各處工黨 現又與盟工
 英商務局請日使會宴。又說 駐英日使林董 經英京商
 務局 請去會宴 林欽差在席上演說道 這次日俄戰
 事了結 以後我們日本 必定長保太平
 專制革命勢不兩立。又說 看近來俄國的情形 可知專
 制的俄皇 和革命的黨人 簡直是勢不兩立 此時
 工風潮 很是危險 駐俄各國公使 都設法保護本國
 商民

兒童解字

巍 音鬼 山形高大叫巍 巍巍兩字重用 正是
 形容山高的意思

峻 音浚 山尖高瘦叫峻

洪 音紅 大水叫洪 又作大字講 凡從二點水
 旁字 都說他是水

溥 音普 水流偏了叫溥 又通作普

浩 音皓 大水滔滔 長流不息叫浩 浩浩兩字
 重片 也是形容水大樣字

汪 音(烏光切) 水勢深廣叫汪 汪汪亦可以連
 用

渥 音握 被水潤透叫渥

滔 音叨 同浩字差不多 浩是流動的形狀 滔
 是流去的意思

造句

填字

巍巍 巍○ 峻險 ○ 峻 洪荒

洪○ 溥通 溥○ 浩蕩 浩○

汪洋 ○ 汪 優渥 渥○ 滔天

王曰大哉言矣 寡人有疾 寡人好勇

大凡中等人的資格 幼年失了教育 長大不知道涵養 等到血氣方剛 決不肯拘守規矩 無論事大事小 一味不服氣 處遇開野蠻 自己還以為好勇無敵 這等脾氣 可就難合他共事了 宣王的為人 從他口氣裏聽 也合這樣人考不多 孟子說的雖近理 他聽到耳裏 很有些不自在 想有比齊國小的地方 也是一國的諸侯 離着東齊很遠 我也顧惜不了他們 就讓是我的屬國 他的強弱興衰 與自家有什麼相干 雖然逢年遇節 進獻點貢品 也是他應當孝敬的 叫我無故合他們施仁 簡直犯不上 要講那般人的話 比齊國富強的 却是不只一處 目今叫我屈心下氣畏服別人 豈不滅了自己威風嗎 為奈孟老夫子說的話 不能怪他沒理 只好點頭含笑回答說 你這話十分正大 自應照着尊意行事 無如寡人有個大毛病 專專的不肯服氣 以小事大的主意 只怕有些難辦嘔 請看齊宣王的好勇 把根子上就沒明白 人生在世 本不可沒有勇敢的心 只是文明野蠻 分別物清楚變緊 常見外國人作事 賭勝爭強 雖死無悔 絕不肯半途而廢 我們中國素常 也有一句口號 叫作有志者事竟成 人人能說這話 人人可又作不到 往往有絕頂聰明的人 遇著了事情 偏不動心 看見人家辦的好 然後纔肯跟著學 無論學的怎樣像 已經落在人後 外人說中國人沒毅力的 沒獨立性的 却也名稱其實 自從變法維新 這纔有了一點兒男 即如粵漢鐵路 用盡多少氣力 費了五年工夫 居然把路權歸了中國 美禁華工 南北各省商民 誓不用美貨 無論有多大的風潮 文明抵制 絕不能破壞這個團體 馮夏威先生 以性命相爭 替我華工一死 古來荆軻聶政 也沒有馮夏威死的值罷 近日美工黨開議 一定准黃種人入境 就着這層意思 抵制美貨 到底該應不該應呀 要說因為抵制美貨 美總統見怪 東三省的事 不替我們從中作說合人 這還是美工黨的口氣 絕非美總統的本意 如若不然 我們梁欽差 那裏抵得住美國政府呀 所有大眾這點勇氣 正是中國的國魂 千萬要保養着才好 北京城裏的熱心人 一天比一天多 就像國民捐一事 放在前二年 不用打算有人認 這點勇氣 也許是報力鼓動的 須知好勇必先知恥 庚子年的義和團 拿著肉身子戰鎗礮 也不能說他不知恥 可惜他們知勇不知恥 未能用點深心 中學問上練勇 纔落得千秋遺笑 四海罵名 當時縱容拳匪王大臣 好勇的毛病 比着齊宣王 大約也差不了許多罷

演說

◎再說變法◎

前兩天報上的演說 變法必由根子上起 那一段話 真有不愛聽的 有一位老先生說 中國歷代留下的制度 原來不錯 日子久了 生出毛病來 全叫後人給鬧壞的 要好整頓整頓 我國古法 怎見得不如外國呢 何必一定說變法呢 變法兩字 要放在前幾年說 你這兩罵可就罵透了 我說先生呀 您說的話也不算錯 但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難道先生沒念過易經嗎 窮則變 變則通 通則久 這幾句講章兒 不是法子舊了 總得變的話嗎 論語上也說 齊一變至於魯 魯一變至於道 這不是變法的效驗嗎 太古時代 由猩猩變成野蠻人類 由野蠻進化 慢慢的變成文明人類 自從三皇五帝至今 又不知變了多少回 纔成為現今的世界 倘然自古不知變法 恐怕直到如今 我們還是披樹葉子喫生肉的野蠻呢

就着本朝說罷 列祖 列宗 創業艱難 制度完備 道光以前 何等的威名 始終不跟各國來往 關着門過日子 無論怎樣的守舊 總能夠對付些年 無奈外人的學問 長進太快 發明了地圓的真理 我們不去理他 他會找了我們來 再打昇開門謝客 那是萬萬不行的了 同立在地球上面 我們的制度雖好 宜古不宜今 就有些比不上的地方 屢次的受委屈 越不服氣越喫虧 庚子以後 守舊的閉了嘴 ○朝廷變法自強 降過多次○諭旨 各省疆臣 也有實心任事的 也有敷衍了局的 變了好幾年 總覺着似是而非 受刺太深 輕描淡寫的藥方兒 斷斷的醫治不好嘔 歐美強大各國 也不是生來就大 也不是生來就強 都是由小而大 由弱而強 小國能變法 就能成為大國 弱國能變法 就能成為強國 拿英法德日四強國說罷 當初都是衰弱不振 作官的專講壓制 為民的毫無熱心 也跟中國差不了許多 他們若不知變法 事事守着古老法子 有利不知興 有弊不知除 照着中國人的思想 無得可說 推在氣運上 哈哈 那可就不用說了 到如今小國還是小國 弱國還是弱國

決不會有現在這樣的強勝

當初法國變法的時候 在西歷一千六百五十七年 法皇古耳比爾 自恨國勢不強 立志變法 常說要想富

國 先得富民 富民的道理 就在講求實業 人人能自食其力 父兄子弟 都不可有依賴仰望的心 這編

下一道旨意 教國人興水利 平道路 減租稅 禁米出口 後來又改商律 考查政法 招四方有才有的人

用他們開通民智 不上幾年的工夫 國也富了 民也足了 後來創造預算決算表 考查本國出人的財政

全國的用度 人人皆知 古耳比爾國王 從先也是很守舊 一旦變了法 富強的根本 這編立定 一千七

百九十一年九月 法國又行新政 頒行法律 上下不分貴賤 作官不論門第 興工商 通下情 各種租稅

由民間會議 不准官吏浮收 改訂刑法 審問案件 立陪審覆審官 設立議會 立議員四百四十七人

統由民間公舉 這些箇法子一變 民間沒有不喜歡的 萬國史記上說 法皇沙里曼 廣興學堂 教育人

才 在宮內立招賢館 招集有學問的人 議論國事 選拔才能 賞給大官 與親王貴族平等 法皇常親到

學堂 考查功課 宗室子弟 功課不如民人 降罰坐位 立在民人身後 這們一獎勵 國中的人 沒有不

願入學堂的了 您想想 是舊法好呢 還是新法好呀

老先生又說 法國變法 乃是西洋的國政 我們中土 若學法國 恐怕有些不合式罷 我說不然 中國跟

法國 雖有東西洋的分別 有黃白種的差池 獨到變法自強 可都是一理 變的是精神 不是變皮毛 法

國是民主共和國 皇上由民間公舉 我們中國 豈能够學他嗎 那是一定不能學的 就如日本國 他不是

東洋的國嗎 日本變法子 那一樣不是西洋學來的呢 到而今也沒有改民主 明治天皇的江山 還是萬

年一統 總而言之 變法兩箇字 全在行法的人 有好法子無好人 越變越出毛病 我們中國 土地不比

那國小 人民不比那國少 物產更不比那國稀 果然照著日本國似的 先把老舊先生安置好了 叫他們別

壞事 然後實心實力的從根子上一變 我敢諍句話 決不致比不上日本 老先生聽這一片言語 恍然大悟

連說變法好 變法好

債律○中囑的法律 錢財細故 向來不當一回事 民間很是喫虧 西律把這件事 看得很重 所以人家的 商務興旺 現在商部裏 接上兩公會條陳 請參酌中西法律 定出債律 頒發各衙門 遇有錢債事故 違律辦理 這才是保產的好事呢

電告達賴的舉動○駐藏大臣 電告政府 西藏拉薩各喇嘛 目下很怨恨達賴 據說前次跟英國失和 實是他開的亂子 如今他又跟俄人私相聯絡 不知有甚麼密事 政府接電之後 恐怕再出別的變故 電覆駐藏大臣 遇事多要留神

條陳警務○各處警察 除北京直隸之外 別的地方 雖然也都舉辦 不過把舊日的團練 改改頭面 有名無實 現時有人條陳 請警部定出章程 頒發各省 認真舉辦 警察是治國的根本 不可不認真講求 所用的巡捕 第一都得受過教育 他們明白了警察學問 辦事才能夠有功

新派荷蘭專使的原故○中國自來沒有荷蘭專使 因這次入了弭兵會 特派陸徵祥 作為駐荷專使 兼辦保和公會的事 俄人請修伊犁電桿○由伊犁到俄國交界的電線 一切電桿 目下全都糟朽 本處俄領事 照會伊塔道 他們要出頭修理 在伊犁鐵廠溝一帶 採辦木料石塊等項 以便興工 道台怎樣回覆 還得聽說

本京新

武官替苦力說情○德兵營苦力打以捕 把巡捕送入同仁醫院 又經工巡局派件作驗看 傷痕很重 填有傷格 無可抵賴 不料德武官 偏袒苦力 親自到工巡局見監督 硬說苦力並沒打巡捕 反說巡捕是毆傷 誣賴 監督據理力爭 說中國人犯中國法律 裁判主權 外人不得干預 武官還不干休 死乞白賴的求 不知監督肯遷就不肯

專使往還○日本專使 小村男爵 時常到麻線胡同 內田公使私宅 本段警局 派捕沿途保護 二十三日

下晚八點鐘 又在棠蔭精舍聚會 (即內田公使私宅) 服部 川島 稻田 諸君 一齊前往

考師範新聞○宗室覺羅 八旗高等學堂 近日招考師範生 聽說有一圖報考的 名叫野蠻 問他三代 他

說是夏商周 這樣放縱的混人 也想要充師範 請他教兩天學生 都教成痰迷心竅就得了 哈哈

強派入教○洋商在內地開買賣 本不在條約之內 論理就應該查禁 至於傳教一層 更得出於本人情願 沒有用強硬手段 壓制着派人入教的理 前二年東直門外 麥子店東邊 有磚窑一座 因虧出倒一被麥子店地痞鄰人父子 蒙席蓋井 曾與俄國教堂 既作買賣 又立義學 不但不收學費 而且每個學生 給新衣一套 新鋪蓋一分 愚民貪圖小便宜 多有把孩子送去念書的 過了沒有半年 便傳出話來 教學生入教 學生的父母聞知 都不願意 不教學生上學 您猜怎麼着 他們說了 既不願意入教 得把錢找給我 問他要找多少錢 他說每名學生 得找一百幾十元 鄉民拿不起這許多錢 要了孩兒 入教入教吧 像這樣傳教 總算文明到極處了 現在更傳的寬了 銅元價值不一○京北高麗營地方 銅元一枚 當制錢八文 通州也是如此 任意高低 很與錢法有碍 地方官竟自不管 你說怪事不怪事

各省新

籌備開放海州經費 (兩江) 開放海州 已經周玉帥奏准 所用款項 不在少數 現由江南籌款局 提銀十

萬兩 以便應用

修浦工師派定 (江蘇) 疎通黃浦江一節 就要動工 由赫官保派定英人德來 為總工程師 又派副工程師

兩員 幫同辦理

丁役學堂 (廣東) 自奉○旨停止科舉 各處學堂 已漸漸推廣起來 但是貧賤丁役 還沒有人給他們講教 育 在他們這些人 雖說是下賤行當 究竟也是國民 不能不教他們明白 岑官保要在舊日羊城書院裏 創設丁役學堂 不久便可開辦

議設無線電 (廣東) 中國電報 自前年改歸官辦 買回水線 推廣陸線 照舊准商民入股 成了半官半商

的事業 實是不錯 近因外洋各國 盛行無線電 電政大臣 怕他侵入中國 奏請聲明 如各省設立無

線電 必須咨明 才准辦理 岑官保特跟電政大臣商議 要在廣東立無線電 目下還未接到回文

猪仔案 廣東 廣東洋務局 會同續備軍 拿獲販賣猪仔的匪人三名 一齊解送本府審辦 據供是某洋行

托他招工 知府審完 發縣收監 一面差傳某洋行 到案對質 以便究辦 按廣東地方 作這宗買賣的

人 實在不少 大半仗著外人勢力 行這種殘忍事情 地方官認真嚴辦 真是莫大的功德 不但廣東人

宮門鈔

十月二十五日兵部 太僕寺 廂白旗儲日無引 見興
 伯假滿請 安 額勒春請假十日 莊王續假五日 禮
 才續假十日 崧蕃續假十五日 召見軍機 景厚

電報

海參威亂況○東京電說 有一個英國人 由海參威來到
 長崎 據說海參威俄兵 聚集謀反 殺害武官四百餘
 人 並用槍砲攻打街市 因此引起大火 商民的房屋
 燒了許多

韓國已失外交權○又說 日韓兩國 立定條約 所有韓
 國外交事務 全歸日本辦理

法工平靖○又說 法國船廠工匠 前次聯盟罷工 今已
 平靖

亂黨投誠○又說 土耳其亂黨 已經投順 所用軍械
 一律呈交政府

法不添派東洋艦隊○德京電說 法國政府 不再添派東
 洋艦隊

推廣海軍○又說 德國政府 自本年起 打算推廣海軍
 添造大巡洋艦六隻 驅逐艦六隻

俄皇加恩免稅○又說 俄皇降諭 所有農民應交的稅款
 一律加恩免去

兒童解字

蕩 音(待浪切) 大水飄流曰蕩 又水中多草亦
 曰蕩 所以從艸 借作遠大的意思 遠大便
 不拘小節 隨意放縱 亦曰放蕩

沖 音衝 深水激動叫沖 凡震動都可叫沖

淨 音靜 乾淨為淨 這箇字的寫法 本身三點
 水 一個靜字 後來借作淨 淨字的本意
 是魯國北門池水 因北魯國北門就叫淨門
 現在已無此意

滑 音滑 光滑不澀叫滑 滑必流走 人性最機
 變的 所以叫狡滑

鈍 音遜 從金從屯 是個會意的字 金是殺人
 的器具 必然失利 屯是因頓的意思 命器
 圓頓 一定是利了 所以刀口不利 就
 叫鈍刀 凡遲笨的事 都可以叫鈍

銳 音睿 鈍字的對面叫銳 有鋒芒的東西 都
 可說銳

造句 填字

浩蕩 ○ 沖齡 ○
 潔淨 ○ 滑稽 ○
 頑鈍 ○ 英銳 ○

造句 填字 每○請填一字 要能解

莊諧選錄

庚相

緬甸亡國 誤在不脩朝政 將相不得人 君民上下不通 平日又沒有一點教育 百姓那懂得甚麼叫國 就讓他沒有外患 一定也是不能久長了 何況英國瞪大了虎眼 看準不放鬆 現現成成的一塊肉 那能够叫別人搶去呢 緬甸未亡國之先 他那位首相 題起來真叫人切齒 緬甸首相 名叫庚紋猛齋 天性狡猾 愛財如命 因他生來有些小聰明 略通些英文英語 本國人大概不明外交 覺著庚紋猛齋這樣人物 一準是辦洋務的好手 就把他算個很希罕的人材 緬王信了左右的保舉 派他出使英國 庚某到英之後 千方百計的交結英大臣 奉承的英人 十分喜愛 他身為緬人 其實心已降了英 在倫敦城內 開了許多買賣 住了幾年 受些賄賂 積下六百多萬銀子 等到回國時候 全存在倫敦銀行裏生利 照他這樣心計 真是會打算的了 諸位請想 那時英主威多利亞 正在中年 一般大小臣工 終日講求富國強兵 稱得起君明臣良 國事蒸蒸日上 那般當權的大臣 全都是精明強幹 怎會看不透庚某的私心 他既愛貪圖便宜 就由着他的意思行事 內中也有個緣故 英國將相 看透緬甸的大局 明知道緬甸地方 逃不出英人的掌心 趁著庚某作引線 將計就計 對付的很好 虛情假意 與他結交 趁便探聽緬甸的國事 庚某也就推誠相待 極力逢迎 把他緬甸風土人情 山川地理 虛實利害 抖落的乾乾淨淨 自家向人家說明 將來大興舉事 情願作一個開路先鋒 英國收服這個先鋒 緬甸就算到了手啦 等到庚某回國 因他出過外洋 緬王很是倚重他 不多幾時 拜他作了首相 那時英國勢力 一天比一天逼的緊 大有朝不保暮的様子 緬甸的明白人 倒也十分憂慮 無奈手無寸柄 一點事作不成功 這一班人 不是微末小臣 就是平常百姓 任你有一腔子熱血 也沒有方寸灑給朝廷 只好伸着脖子傻盼望 盼望宰相動動心 誰知這位庚紋猛齋 早先定了個主意 一定要討外人喜歡 就像中國列代貳臣似的 打算作個四朝元老 聽見那些明白人說話 很不自在 心裏罵道 這般多言多語的東西們 大概都是些亂黨 朝廷不肯深究 便宜他們就是了 每日上朝面君 施展出欺蒙的手段 搪過一時是一時 上了朝廷 大小臣工 前後奔走 回到相府 嬌妻美妾 左右歡迎 金銀珠寶 堆積如山 老相國這番福氣 真是富貴神仙 天子不如 題到社稷蒼生 那全是痴人說夢 這叫作笑罵由他笑罵 奸官我自爲之

(未完)

演說

◎教育普及及◎

情時人

庚子辛丑以後 朝廷屢次降○諭旨 催書各省辦學堂 各省督撫交派道府 道府責備州縣 四五年的工夫 各府各州各縣 也有認真的 也有不理的 也有把舊日書院 改改章程 就算是立了學堂的 最可笑的是 製幾塊學堂的匾 挨著學房舖一送 有名無實 不如不辦 現在已經停止了科舉 立學堂的事 可是 真得當正經事了 無論京外 把那敷衍故事的除開 專說那認真辦學堂的 我也有一言奉告 列位辦學堂 不管是官辦也罷 私立也罷 須要明白立學堂的本意 不是圖名 不是圖力 更不是挑幌子 遮門面 官員不在行 就得發奮去學習 有了學問 言語舉動 自然合格 誰也不能看不起誰了 中國聖賢立教 留下詩書禮樂 原為是教人學好 原為是教人自立 原為是教人勸化人 不想以世的迂腐先生 上了科舉的官 舍本求末 拿著讀書當謀官的資本 創這個主意的 用文章籠絡天下人才 一班老學究 除了講究字眼兒 就是考據典故 把幾千年的聖賢道理 一筆勾消 自己失了教 所以纔引進許多的外教來 各有短長 見解紛歧 無識的人 不知從那一條路上走 列位如不信 請看中國人的家庭教育 有小孩的 都想供給他念書 大人必先告訴他 孩子你上學罷 好好的念書作文章 長大了去進場 中秀才 中舉人 一准點個頭名狀元 一准翰林 作道府 改換門庭 光宗耀祖 除官外帶着又發財 任憑怎樣天資清秀的小孩 也架不住利祿兩子來迷惑 從小把勢利印在腦子裏 進了學房 用上七八年的苦工夫 天天忘不了升官發財 聖賢的真道理 一點也領畧不到 一旦作了國家的官 除去坑害小民 巴結上司 別的一概不懂 什麼叫國事咧 民事咧 也有時隨便說說 滿嘴的仁義道德 一肚子狼心狗肺 剩下那不會念書的傻小子 更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 中國的民格 怎麼不一天比一天低下去呢

(未完)

要緊新聞

中國工藝大有可望○中國人的聰明 本來不弱 只因把工藝看輕 就沒有人肯用心 近來風氣大開 居然

有很體面的人 學習工藝的了 自北京開辦富華公司 有京官子弟 和秀才監生去學織布的 已經有貴

州一位秀才 學成了出廠 回他老家 創辦織布廠去了 富華公司的工師 名叫左清魁 在這織布上頭

很有點悟性 凡是各種洋布 沒有不能仿織的 近來織的提花布 席紋布 堅緻細密 身分實出洋貨

之上 價錢却比洋貨便宜 從此越推越廣 我中國織布一項 必然大有可望 雖說人力有限 敵不住外

洋的機器 但是我中國閑人多 工價賤 人工合機器比較 照現在情形而論 還是人工上算 將來女工

再都學會了 工價可更便宜了 再過多少年 出口的貨多 人工來不及做 然後講究用機器 也不為遲

那才算是有序 現在工藝初興 人力很有餘 除了開鑛鍊鐵大製造之外 還是考求手工緊

答英使的話○前天報上 登有英使宣言一段事 今又聽說 在那天說話的時候 那尙書對英使道 現在中

國要廢的合同 全是草約 並且都過了限期 始終沒舉辦 各省都想開通利源 才打算自己辦理 出這

些主意的人 又都是紳商 按理說去 過限不辦 就得准別人辦 何況是中國的紳商 官場允准他們廢

約 也不能算是食言(食言就是不認帳)再者還有一節 路礦總是商務 這個權柄 全在紳士商人手裏

與國際交涉 實在牽扯不上

再記中日聯盟消息○傳聞中日兩國 有彼此聯盟的消息 這件事 中外官民 都很注意 俄國欽差 更

格外的留神 聽說已有密電到本國 請派大員 趕緊商議中俄聯盟的事 噫呀 好熱鬧呀

南斐洲華工工價○自西正月起 到六月止 斐洲華工所得工價 共英金三十一萬零八十四磅 寄歸中國的

僅有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四磅 其餘都在本地用完 那裏所用的東西 無一不貴 他們的商人 祇作華

工的買賣 就沾了很大的利益了 按華工未去之先 都想發洋財 目下倒是有了錢了 可還得奉還原主

唉 受苛待不受苛待 且先不必題 千山萬水的到了外洋 只得個身去口去 你說這是何苦來

次他接了一封信 從郵政局送來 打開一看 敢是有人罵他 氣的了不得 要想找郵局不答應 又怕郵局裏有洋人(好明白)因此忍了這口氣 過了沒幾天 郵局又去送信 這回人家可留上心了 先有交派聽差的叫送信人別走 把信拿進去 等了片時 聽差的出來 橫聲橫氣的說 我們大人叫把你扣下 問你這封信是那裏來的 這封信跟前次信一樣 又是來罵大人的 你們專替人送這種混帳信 實在可惡 寄信的是誰 你們總知道 爲甚麼不叫他對保 今天不用想再走了 郵局的人同他分辨 告訴郵局的章程 說了許多話 無如大人不明白 小的更糊塗 經人解勸 好容易把郵局人勸走 呵呵 這位武職大員 真算明白

史文忠具領養傷費○前登希臘人 刺傷史文忠一節 已把希臘人解送天津 不知怎樣的懲治他 工巡局給法欽差去信 先替史文忠要養傷費 然後再說治希臘人的罪名 現已罰出四十二元 由工巡局傳到史文忠 當堂具領 中國人都要聽明白 日後受了外人欺侮 千萬別害怕 總要跟他們講理 理直的氣必壯 不要叫人家抓住理 沒有贏不了的官司

強迫教育○前報說巡捕不受教化 現經毓月華侍郎傳諭 警務章程 巡捕人人當守 每日總要講解一小時 暫假巡查處南屋爲講堂 無論怎樣不受教化 勉強逼着他聽講 不患沒有明白的日子 這就叫作強迫教育 若再訂出規條 一面講給他們聽 一面叫他們回講 再擬出各樣犯章的事由 考問巡捕 叫他們設個辦法 如此一認真 半年之後 必有大效

采育鎮要開閱報處○前些日子報上 說陳雲祥成了報迷 他自己還作了一段演說 激勸他們的耆耆親 趕緊開閱報的事 好人格不伴勸 真真難得 一勸就勸出三位來 昨天有三位先生 從采育來京 特重到各閱報處講報處打聽 一定談論著京城的像子 在采育鎮辦理辦理

采育來京的三位先生 雖是鄉下人 倒很自點高見識 說話之間 我們勸他辦學堂 您猜他們怎樣說 說的真有理 他說采育鎮本有義學 很可以改學堂 只因大家不在行 萬一辦不好 反被頑固人見笑 現在本鎮的學生 有一位在日本留學 不久就要卒業了 等他回國 我們一定要托他辦 非辦的像一回 事不可 難得采育的鄉民 有這等的真實見解 拿開學堂當兒戲的 大家聽着

石路折毀的實可惜○由西直門到萬壽山的石路 修理不滿十年 很是平坦 近日動工折毀 要改修碎石馬路 財力艱難 像國民捐這樣湊法 這條石路 不知得多少人捐呢

各省新聞

才明起步（直隸）保定師範學堂 自張監督接辦之後 事事認真 總想善要把他改好 科學生們投票（大家寫信封好去投）公舉班長 一切事情 均責成他自治 因此全堂大整頓 另是一番文明氣象

創辦機器廠（江西）近來講求製造 創設各種公司 就有一件事 還是美中不足 無論甚麼製造 凡有用器機的 總要中外洋主買 始終慢人能造機器 都拿善這個不當要緊 豈不知道 將來製造大興 永遠買外洋的機器 這箇漏洞 可真不小 如今江西有位志士 很明白此意 打算開辦機器廠 因為成本過多 非一人能辦的事 妥定章程 招股辦理 現在已有了頭緒 廠設江西省城 名叫肇興公司 所有輪船火車 和各種機器 都可以製造 果然辦好 真是個極大的利源

只好如此（湖北）漢口大火 已見前報 所延燒的 多半是些窮苦人家 平常本就苦 如今再一燒 不用說衣食 連安身的地方都沒有了 太平會館首事 從善堂 葉開泰 諸位善士 大發惻隱之心 捐款賑濟 有捨米的 有捨米的 有捨錢的 救急的法子 只好如此

記愛國雲俠飛（廣東）文昌縣志士雲俠飛 約會同志 創辦了個愛國社 天天演說愛國的事 自開辦之後 感動的人真不少 雲俠飛還怕開通的不多 每逢星期日 又親到各鄉去演說 聽的人個個佩服 可見演說的事 功效是大極了

各國新聞

僑民團體（英國）英國屬地某處 居住的華人很多 因為僑們虐待 大家這才明白 非自己改好 不能怪人家收拾 如今結成團體 先從戒烟的事情上入手 聽說已經設立戒烟會 凡在那裏的人 都得入會 貴人行李征稅（美國）美總統女公子 前次來東方各國游歷 凡是跟美國有來往的 都送給他各樣的珍寶 因此回國時候 所帶行李很多 美國海關 不知道收稅不收 特意請示美總統 據總統說 自當照例收稅 這件事情 若是在中國 我想一定不收稅 請看大小官員們赴任 真是成車成隊的帶行李 也不

十月二十六日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廂紅旗值日無引

見 召見軍機 那中堂

提督衙門奏北營參將王漢池等拿獲糾夥搶劫之盜犯張

七即張永壽等三、請交刑部

旨兵丁等借支庫銀應扣本年十二月次年正月利息銀兩着

加恩展限兩個月欽此

軍機大臣慶親王等奉看視 紫禁城內外該班之前錄護軍

等獎賞奉 旨着派那彥圖溥良松澁增崇欽此

電報

德人慕日○路透電說 被俄虜去約日官兵 今已由俄國

動身 將來必由德國經過 德京羨慕日本人的 都預

備有上等食物 爲的供給日官兵

德皇擬行家族禮○又說 德皇跟皇后 自行大婚禮之後

到如今已有二十五年 打算要聚集皇族 舉行家族

典禮 已經預備一切

紅十字開會○又說 十月二十四日 日本紅十字會 在

東京地方 大開總會 赴會的官民 約有十一萬上下

俄工黨聯絡兵士○又說 俄京工黨 寫信給衆兵人 說

諸位要跟我们聯成一氣 彼此相幫 千萬不可隨從軍

硬 音(五更切) 北方音應(土聲) 軟的對面叫硬 從石從更 凡硬的東西 都像石那樣硬

堅 音肩 很結實的體子 叫堅

確 音(苦角切) 堅不可移叫確 彷彿一塊石頭 嵌住不再動的意思

實 音失 堅因不虛叫實 從宀從貫 宀是屋子 貫是充滿的意思 屋中充滿 毫無空虛了

團 音搏 圓形叫團 團就是圓 凡圓物必有黏合力 所以人心結聯 形成團體

尖 音煎 凡物尾稍叫尖 古寫尖均 本是两个无字 橫排著寫 非從小從大 小小豈不

造 造字 填字 要能講解

強 硬 堅 利 堅 實

團 力 團 筆 尖 尖

莊諧選錄

◎ 相 (續昨)

且說倫敦城外 有個極富的華商 姓甄名鏡人 別號他是一個生意人 為人倒很開通 身居海外 念念不忘祖國 英國未滅緬甸之先 他也曾到過緬甸 游歷過幾年 親眼目觀 看着他們 那種敗壞情形 早知道沒有甚麼遠限了 後來到英國住了不久 就知道緬甸滅亡的信息 心想緬甸也是我們黃種 跟中國土地相連 自然是痛癢相關 常言道兔死狐悲 這話可真真不假 想那痛心的地方 只好到牆背裏去哭 見了中國官商 都拿甄鏡人當作瘋子 他自家覺着氣味不投 搬升倫敦城外 依山靠水的地方 小小造了些屋 同着妻子居住 說的滿口英國話 又改了西裝 出入也很方便 每遇天清氣朗 拿着快槍 到野外打獵 藉此消遣 這天正是深秋 信步兒走入一坐空山 風景很是淒涼 興致一敗 正想回頭 忽聽樹林後面 有人啼哭 聲首十分可慘 鏡人順着哭聲 找到一處山洞裏面 見有破屋子兩間 比中國牢獄還不如 房門外坐着男女二人 好似一對夫婦 白髮滿頭 面黃肌瘦 身上穿的衣服 很不完全 大有凍餓難忍的樣子 鏡人走到眼前再看 原來不是英人 也不是華人 正是兩個緬甸人 不由心內難受起來 就向那個老頭兒 用英語問話 因何至此居住 有什麼委屈傷心呢 老頭兒用英語回答 見他是個黃種人 越發傷感起來 請甄鏡人在石頭上落了坐 慢慢的訴說生平 自家很覺著悔 說幾句別人不是 又罵幾句自己 不該 一面打自家的瘦臉皮 那番慟不欲生的神情 連那老婦人在傍 也是恨不絕口 諸位呀 你道此人 是誰 原來就是二年以前 轟轟烈烈 緬甸首相庚致猛齋 那等一位富貴功名中人 不知怎麼會落到如此 先年在英國銀行 存銀六百萬兩 後來作了亡國人 難道說一個錢都沒有了嗎 何至於這樣狼狽呢 唉 不但是看書的不明白 就連當日甄鏡人 也都不甚了然 等到本人細細說出 這纔明白他禍田自取啊 (未完)

◎教育普及◎ (續昨)

惜時人

興學的主意 原為是教育普及 不是借著維新變法 又開一箇升官發財的門 凡辦學堂合當學生的 千萬別鑽了主意 中國衰弱的原故 屢次喫虧 本由於人心太糊塗 既不知道愛國 又不明白自立 你依我 我靠你 無端辦甚麼事 都打算借勢沾光 連到興學立教 也免不了舊日的壞習氣 存了這種思想 還會有甚麼好教育嗎 辦公益的事 總得把自己身子提開 為的是多數人 不能遷就一二人的私見 拿定了這箇主意 辦起學堂來 教育纔能夠有精神 然後人人有了普通知識 人人都想着自立 越推越廣 自然而然的 教育就普及了

打算叫人人有普通知識 總得先立女學 從家庭教育立根本 (千萬別拿升官發財迷惑小孩) 然後再立蒙學 蒙學堂有幾宗要緊功課 (國文) 讀書以識字為本 不識字不必讀書 文壇更是要緊 (歷史) 為人不明白古今 不知道日已的身子何來 (地理) 晝夜寒暖 山川物度 全在地理學上去考問 教蒙童不嫌淺近 不必說的太高 (算學) 萬法不離算 精微奧妙的算術 總得由識數上起 (修身) 孝悌忠信 不是空言 是從年幼時處處實行 (博物) 教學生明白天然物理 可以破除迷信 (體操) 身體不強壯 什麼事都作不了 (唱歌) 再就著本地風光 編些唱歌 小學 煩悶時候 忽然一唱歌 精神大振 把以上的功課分開了日子教導 每天有六個小時 足足夠用 千萬不可多耗神 將來蒙學普及 人人受了這樣的教育 三四年後 底子可就清楚了 還會再開甚麼糊塗事嗎

德國被法國打败 德國皇帝維廉 合宰相俾士麥克 竭力興學 沒有多少年 居然打败了法蘭西 為地球上第一強國 俾士麥克常說 德國打败了法國 並不是皇帝合宰相的功勞 實在是小學堂教習的功勞 可見教育普及 小學是立國的根本 中學大學 還在其次 既說學堂不是升官發財的道兒 學堂越來越多 那得想個萬全的法子 國民才受得了普通教育 學堂裏的

人 個個等著國家用 國家也沒有那些個缺 要都富教習 一時又沒有那些商學堂 這可怎麼好呢 說來
 說去 還是得興實業 有了普通知識的人 創辦工藝 格外精通 一面多立實業學堂 挑選成才去學專門
 利下那差點兒的 都可以學實業 既能挽回利權 又免得所學非所用 這才是真正教育普及呢 不這樣
 打主意 就使人人有了普通知識 也是瞪着眼睛挨餓 餓著肚子的人 還能夠自立嗎 還講究愛國嗎

要緊新聞

刑部北所大亂 ○昨夜十二點後 傳聞刑部有劫獄的事 夜靜聞鎗聲一排 今早親往查看 又經友人通報

刑部北所獄內 囚犯六名 意想逃跑 驚起衆犯 一齊吶喊 有登屋上墻情形 幸虧巡捕圍緊獄墻

營兵亦先後趕到 一名未逃 黑夜放鎗 兵役人等 多受誤傷 各堂官黎明到部查看 並無別項情節

近來搶案太多 所獲兇犯 越聚越衆 亦很是可慮的 嗚呼

鐵路暗規 ○有人訪查鐵路的弊病 先開來五條 登在報上 請管路的人再查一查 想不至全是謠言 (一)

車底費 客商裝貨 每二十噸車 客人要出二元 (二) 落站費 貨車落站 客商出二元 (三) 蘆漢路上 此

項暗規 津錢四吊 卸脚在內 站長分一半 (三) 補票 搭客匆忙 來不及買票 (何不早點買票 早

了怕不能難爲人) 被車守查出 照定章加罰倍半 付了錢後 應當給客人白紙補票一張 車守隨意勒捐

並不給補票 罰款入私 (四) 回頭票 車守串通票房 暗暗地早晨賣出票拿回 轉日再賣 剪票時

必有手法) (五) 找錢 公司定章 大銀圓作十開 四角以上收大圓 四角以下收小圓 票房照此定章

呈交公司 收客人錢 雖二三角亦要大洋 由他隨便往外找 站站如此

美人意見 ○在美國的留學生 電真外務部 說英人要在鄱陽湖練兵 並在南京屯煤 這兩件事 中國萬

不可答應 因爲甚麼呢 美國政府 現時很留神這些事 據他們說 中國政府 如准英國這樣辦 我們

美國 可也有要求的事情 慎派大臣 ○有人面奏 說英國政府 已認中國是西藏的主國 西藏的事情 可就都得中國辦理 既是這們

樣 西藏大臣 責任也就很大 非派賢能的官員 萬萬不能成功 更應當派駐藏大臣 時刻留神達賴的

舉動 別讓喇嘛再入了人家圈套

議辦水面巡警 ○江蘇 江西 湖南 湖北 廣東 這五省裏頭 都要開辦水面巡警 巡防河道 這也是一

再記周東生行踪○周東生到新加坡的事 已見本報 今又接那裏的來信 說周東生搭某國船到新加坡 住在漆木街缸瓦店 却已扮作西裝 以為是無人認識 不想辦事不嚴 弄的人所共知 自己知道不能久住 照舊又搭舊原船 往歐洲去了 一路之上 全由某國保護 又聽說 他這次是要投奔新金山 恐怕不確

京 新 聞

再議甯滬鐵路○甯滬鐵路的事 因為盛宣懷辦理不善 江蘇同鄉 在商部遞公呈 經商部代奏 奉○旨改派唐紹儀 早見本報 現又聞江蘇同鄉京官 在開辦恭錄○諭旨 並原奏單片 約齊大家 於本月三十日 在江蘇會館會議 商辦以後的辦法

斯人斯疾○裕中堂下身患腫 由脚至腹 潰爛不堪 於二十六日因病去世 中堂向有潔癖 最好乾淨 與眾不同 不知為麼會得這種病 真想不到 於二十四日 解送提督衙門 金子良所得力的兵丁 還算不錯○降調北營德勝汛都司金子良 原在南營時 最能捉賭 一時南營地面 賭局全都收藏 本月二十三日 在德勝門外冰窖口一帶 捉獲賭局十五處

名曰王存 此人忠於金子良 任勞任怨 不可多得 京營腐敗 得此還算不錯 人命最重 無不哭了一屋子人○巡捕恩斌 登台演說 演到國計艱難 民智官智不開 後事不堪設想 滿屋裏的人 無不痛哭流涕 可惜可惜 可惜他這一條熱腸 兩行熱淚

職官發鬧○某部主事某君 同乘坐人力車 走到報子街口上下車 開發價錢 車夫嫌少 老爺不肯加 勃然大怒 拳打脚踢 把車夫打倒在地 老爺還是撒村大罵 我國尚武精神 可惜都用在同胞苦人的身上 此等發鬧 出在職官 唉

各 省 新 聞

西人撞騙(直隸) 有個胡林 在天津開設成衣鋪 這人有個外國人奚斯白 拿了一件衣服 叫胡林給收

拾 言明工價五元 把衣服收拾完了 胡林同他索錢 他給了三張手票 上寫銀十五兩 旁邊畫着他自己 已的名子 叫往道勝銀行去取 並叫胡林先找回十六元 算是兩清 胡林把這張手票 轉給別人 別人

付給銀行 銀行不收 據說奚斯白囉 並未在這裏存款 這做手票 是別人結賬註銷的手票 後來人又

退給胡林 再去找奚斯白囉 已經起身走了 胡林到衙門裏控告 經英官在烟台拿獲 兩解回天津審辦

定了個攔騙的罪名 監禁六禮拜 並罰作苦工

白晝打搶 (直隸) 京東通州一帶 很是荒亂 白晝持鎗 關路打劫 本月十四五兩日 有遵化州衙門的車

輛 又有馬蘭鎮的車輛 都被打搶 孤身行路的人 常常受害 通州駐有各軍 賊人膽敢如此 真是目

無王法了 聽說攔路賊人 有像營兵的 有像坨船水手的

德國人私盜礦產 (山東) 沂水縣紅石橋礦地 本是孫性的產業 近有德人庫巴斯 從別處開採 由地運取

孫性的礦產穿通 孫性向他理論 十分狡展 沒了法子 祇得到省裏控告 由撫台照會德領事 這才給

阻止住了

捐廉興學 (山東) 濰縣公立學堂 原是本地紳士創辦的 雖然辦的有成效 祇是經費不足 不能夠擴充

新任宋大令 自己捐廉 添請教習三員 並多招學生 入堂肄業 常年經費 大令還怕不足 跟各紳商

會議 叫他們設法籌捐 衆紳商因大令既這樣提倡 也沒有一個不願意的

會議開放南通州 (江蘇) 常鎮道署稟江督 要把通州開作通商碼頭 周玉帥因通州地方 在江海兩江兩關

的當中 若打算開放 先得查明情形 必須與兩關稅務 沒有妨碍才行 現已派兩關道會議 詳細斟酌

禁洋兵登岸演操 (兩江) 外洋兵船 游歷各口 常有登岸演操內事 周玉帥因長江內地 向無准洋兵演操

的例 以後開放各地方 一多 兵船來往更不少 若不預先定准辦法 臨時總免不了麻煩 有電請示外務

部 現接部裏回文 再遇這樣的事 按約力駁 若預先定出章程 臨時的情節不同 反對難辦

聲明

廿四日本報上說 有穿外國衣裳的賊一段 此事是口口口口投函 並非訪稿 且知其人 所以

乘坐手車 赴東直門東壩登豆 路過北處 被劫貨本 這幾句古 清節跟泉幽不符 分 處再三考問

又借不出實 憑據來 賣蠶豆的人 絕捨不得花錢雇車 皮兒人城 赴東直門 必由前門走交民巷 創崇

文門大街 該應往北 不該應往東 並且力刻有限 不至跟車大勾串 作小生意的人 道途必熟 焉能由

著車夫亂走 種種可疑 分巡處警員格心虛心 瓜安實巡捕 每夜在某城一帶 來往作爲行路的人 試了

幾次 毫無賊人踪影 足見分巡處警員心細 本館輕信 咎小容辭 投函八有意開心 以後必能取信於人

宮門金

十月二十七日工部 鴻臚寺 正藍旗值日無引 見 澤
公等出使外洋請 訓 葵公請假十日 憲公請假十日

召見軍機 澤公等

電報

日俄調換條約○路透電說 日俄議和條約 上月已經批
准 於本月二十六日 在美京交換

英大學聘日教習○又說 英京大學堂 有電給日本政府
請派學務局長澤柳政太郎 前夫英京 作為普通學

教習 黃種人給白種人當教習 日本可算是佔了先
德人申侵○德京電說 德國政府 現要承辦瑪沙爾群島

政治 按瑪沙爾群島 離呂宋不遠 是西班牙的屬地
德人修理青島碼頭○又說 德國政府 要修理青島碼頭

估正工費 四百五十萬馬克
德籌青島經費○又說 德國政府 定於明年 籌款一千

三百萬馬克 作為青島經費 又聽說青島總督薪俸
有信加增 每年五萬馬克

瑞皇國號○又說 丹國查爾斯親王 現已作了瑞威皇帝
國號曰赫昆

風潮漸平○又說 俄國罷工風潮 這兩天稍見平靖

扁 音匾 從戶從册 册是寫字的版 意思就是
門上題字 原為匾字的本文 因不圓的形
亦叫扁 所以匾字加一個匚 又音篇小船叫
扁舟

豎 音樹 直立叫豎 就是橫豎的豎 又音小子
講 因小童常常在旁豎立 所以管小童叫
童豎

曲 音側角切 北方音屈 不直叫曲 古文畫
成矩形 篆文寫成舂箕形 都是不正的樣子
又通作唱曲的曲 凡唱曲的聲音 斷不能
直 所以叫曲

缺 音闕 凡從缶的字 多見瓦器 瓦器殘破叫
缺 通作缺欠的缺 夬字的小意 缺是缺欠
加上缶字 凡破損都可說缺了

整 音(之逞切) 齊整的整 整齊必不亂 所以
從正字

散 音傘 分離不聚叫散 (又音蘇幹切) 聚後
又分開 叫散

造句

填字

每○請填一字
要能講解

扁額 建豎 豎○ 曲折

○曲 缺陷 豎○ 缺 整理

○整 閒散 散○

莊諧選錄

庚相

(續昨)

原來緬甸危急的時候 許多熱心讀書人 冒死給緬王上書 說英人居心不可測 要趕緊想法子防備 或者還可以有補救 如若不然 社稷難保 庚相告訴緬王 說英國舉兵 不過為他們商務起見 並沒有得我們土地的心 大可不必隄防 緬甸將帥 也有請快快練兵的 也有請急急變法的 庚相一概阻止 弄得全國人心 不解白散 有位水師將領 一怒投了大海 等到兵臨城下 眼前就要滅亡了 庚相還合大臣們商議 說英國只因我君不賢 如能換一個賢君 答謝英人的盛情 我想他們 也決不來干預我們朝事 你我作大臣的 照舊失不了功名富貴 甜言密語 人人愛聽 滿朝糊裏糊塗 大夢不醒 果然兵破 緬甸京城 官民的家財 搶掠一空 沒能夠落下一個 緬君緬后 虜入了英京 囚禁至死 妃嬪數百 同那些大臣夫人 拉在街市上拍賣 三兩銀子一個人 庚相的姬妾女眷 足有一百多口 一忽的工夫 全被人家買完 單留他老夫婦不死 扔在英國荒山裏面 此時庚相追悔無門 還惦念他銀行寄存的巨款 向英政府哀求 給他作個主張 那知英國一般舊朋友 登時翻臉無情 指着庚相責罵 先數說他悞國之罪 一條一條的 百死難贖 說到銀行的款項 越發忿恨難銷 痛罵道 你這老狗 許多的銀子 全都是百姓的膏血 當初入手時節 不知害了多少性命 如今照着亡國規矩 本應當全行入官 今日法外施仁 從那利息裏面 年年終提出幾釐來 作你養老的費本就是了 這些言語 都是庚相親口訴出 一面訴說一面哭 甄鏡人也白賠了許多眼淚 唉 你看這亡國人 够多們苦情 說提出幾厘利銀 給他夫婦養老 給遲給早 全由人家

◎現身說法◎

記得幼小時候或在街市上行走或在廟場裏遊逛各種買賣雖多惟有煙具這樣寶貝却沒見明出大賣的偶然走到廣貨攤子跟前看見箇煙燈煙槍真是稀奇罕兒一般再到親友家去探望吸煙的也沒有幾個人家中尊長聽說某人吸了洋煙必囑咐自己子姪們快別再往那家子去了就是骨肉至親有事不能不去的也要遠着吸煙的本人可見老輩子的家規處處防微杜漸却也難怪如此嘔一轉眼三十年來染受鴉片烟毒的怎的就這樣多呢按說這種害人的東西自從傳入了中國而今不滿百年算起受害的人家不知道銷滅了多少從今往後再不想灰子除吊了他再過幾十年的功夫我們四萬萬同胞呀勸只怕都沉了苦海了罷近來各報紙時常的在那裏苦勸叫大家急早回頭怎奈受烟毒的人性第一是礙精神全想着得過且過如同號寒蟲的鳥兒一般（白呼鳳凰不如我）你想這樣志氣勸一萬年也無濟於事一時想起這件事來阿！阿！這可怎麼是好哇今年春景天有位醒遲先生來稿把吸煙的罪孽說的人毛骨悚然但所說都是上癮的光景未題到受病的根由今日我再說說或有一二人醒悟也不算枉費功夫諸位先生呀您看吸煙上癮的却不只一個緣故有快樂上當的有煩悶入迷的有因病受病的有天生傳染的傳染來的最霸道我先把他說說自從沒離娘胎先受了癩毒出世之後大人再倚瘋撒斜作出許多醜樣子孩子出點小毛病就要嘴對嘴兒噴烟你說也真奇怪噴上兩三口看着孩子立刻就長了精神活到六七歲上一天三回五次過癮開燈自家不會燒烟就有父母服侍着還要喜眉笑眼向着外人誇張說你們瞧瞧啊我們哥兒今年纔六歲一天能吸七八錢大土烟那一般無知無識的下人就在那邊鬼奉承說這阿哥的衣祿食祿前牛帶來的口福阿格的造化可真不小哇愛呦最好造化阿！不多幾年的功夫簡直的吊在窟火坑裏去了（造化窟火同音北京俗話）看起這種形像受傳染的大烟癮可真現法子說了除此之外因別的緣故上癮半多是自尋苦惱更个

必題在話下 我還知道一家子財主 也可以說說他 作個榜樣 論說這位祖上 本就是刻薄成家 別的事業不用題 單論他重利盤剝加一帳 一輩子就積下二三十萬家私 傳到第二代 又看上了作官的買賣好 下了好些個血本 作了三任的觀察大人 雖說被議回京 也就有百萬之富了 就是一樣不惜財 夫婦的嗜好太深 好容易養了個兒子 也上了點兒胎裏癮 纔長到十六七歲 就像個病兒一般 彷彿初出土的嫩草 禁不得大雪嚴霜 可憐呵 雖給他取了個媳婦 絕不能望他接續香烟了 除了害病喫藥 稍微能紮掙 就會在外扔錢 凡是世上沒出息的事 無一樣不精 那知道越要快樂 越愛生病 病越重 烟癮越深 他在外面鬧 夫人在家裏煩 煩悶到了極處 祇好拿鴉片烟煞氣 呵呵 大烟這種壞東西 決不是局面物兒 輪到堂客吸烟 越發不能守規矩了 就讓是自家兄弟子姪 躺在對面燒烟 也覺着不像樣 一個當家的主婦 上了大癮 也就諸事由人了罷 不到十年內外 家賸下一點家資 庚子年二次發點洋財 樂了不夠幾個月 任麼沒有剩下 去秋九月底 死在宣武門外當街 大約是連餓帶癮 纔有這樣的收場 要問他那位夫人 就算是不知下落了罷 唉 這還是禍在一家 算不了什麼大事 輪到文武官員 當兵的兄弟 各處學堂 只要有個吸烟的 我們中國 就短少一國有用的國民 剝削了國家的元氣不少 打算除此害 非照着日本治臺灣的法子不可 烟由官賣 沒憑據的不准買 果然把這個大害除了 再講富強 必定就容易的多了 我先告個罪 我語瘋生也沒出息 我這就是現身說法

要緊新聞

五城官內外改用 ○現經吏部奏准 五城正副指揮 都准其改用 實缺正指揮 照俸滿的例 內用主事 外用同知 歸候補班 候補正指揮 內用大理寺丞 都察院經歷 外用同知 歸委用班 實缺副指揮 內用大理寺評士 太常寺博士 外用知縣 歸候補班 棟發副指揮 外用知縣 歸委用班 均准呈請分發 非正途出身的 照例交免保舉銀兩

第二次會議日期 ○二十三那兩天 議約大臣 和各隨員 在錫拉胡同聚會 斟酌日本所訂的條款 二十五日 給日本議約大臣行文 二十七日 開第二次會議 約有三點鐘的工夫 聽說慶王因感冒未到 不知確否

九南鐵路修繕 ○南昌到九江鐵路 在去年的時候 經蔣道台稟請開辦 還沒有查看路線 蔣道台就任

去了這件事情也說開不題並未跟外人有甚麼交涉不想英國某商人忽然間出來要承修本橋自己說去年與某大令立有字據算是華洋合辦已稟過外務部江西撫台小因這件事很支離不能相信且有信到外務部來問不知究竟有這件事沒有

出使大臣議改實官○出使大臣責任很重很大向來派駐各國欽使全是京官兼差目下政府計議要請把出使大臣改作實官並定准品級駐日英德俄美各大臣均作為正三品來駐義奧比各大臣均作為正四品每遇缺出由候補京堂內簡放現時在使任的各員查誰辦事得法就誰補官

死華工情形可慘○南非洲招募華工去的人真是不少到那裏不服水土死的人更多現查已死的數目總在二百人光景礦主既不管運回死尸又不給撫恤銀兩就隨便往野地裏一扔那種慘情形實在不忍細說查各國招工章程遇有病故工人豈都應發給撫恤銀兩並且還有一節華工出洋向有回國水脚費之說說病死亦不能免聽說已由駐英張使實跟他們商議必要照章辦理才行

派學生留學海軍○練兵處王大臣小要由武備學堂裏頭挑選學生幾十名送到英日各國學習海軍專門學將來擴充海軍好有人材

英撤京津駐兵○北京天津等處英國駐兵共一百一十名今定准於本月二十九日搭怡生輪船且撤往香港約十一月二十間換輪回國

電拿賈續奸商○奸商劉堯典勾串法人前稟辦雲南昭通銅礦已經官場批駁不他又約出英商受定要承辦現將外務部查明情形寄電給雲南督撫並礦務大臣趕緊把劉堯典拿獲從嚴懲辦

本京新聞

查辦連州教案○廣東連州教案同查辦的委員現時已到粵正在認真查辦同志各縣辦妥

整頓鹽政○日人經營廣東鹽產一節已見前報小聽說趙將軍在這件事情上十分注意因為東三省辦理鹽政是仗著盟課關係很大斷不能叫外人辦理特請政府跟日本會議不准日人在東三省辦理鹽務並派人往日本台灣各處考察鹽務章程以便認真辦理

外城新聞

外城委員員多○現在外城巡警大經警部整頓由天津信來續備軍立成協隊暫分十二區五月月初就要被區開辦這十二區的地方也得用許多的警務人才人只要人能辦事正在求才的時候

上諭 宮門抄

十月二十八日內務府 國子監 兩監旗值日 無引 見 太常寺奏派揀選官缺 派出壽者 綿文 崇壽 掌儀司 初一日祭 奉先殿倫貝子行禮 召見軍機

上諭四川松潘鎮總兵員缺著張彪補授欽此

上諭河南汝甯府知府員缺著羅維垣補授欽此

上諭李盛鐸現在出差順天府府丞着左孝向兼署欽此

上諭太常寺卿着王國楨兼署欽此

上諭福建福寧鎮總兵員缺着孫道仁補授欽此

電報

俄國平靖○路透電說 現時俄國各地方 全都平靜 俄京情形 亦跟平常一樣

波蘭農民又起事○又說 俄屬波蘭農民 大眾開起事來 殺害官兵 放火搶劫 情形很是可怕

德國財政○又說 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七年 德政府借款 計有三百五十萬磅 後來慢慢加增 現在借款 計有一百七十五兆

又說 德政府 不但要推廣陸海兩軍 還有好些個新政 都想擴充 處處用經費 所以借款較多

土耳其財政權將失○又說 要經理土耳其財政一節 土皇曾求德皇設法 德皇沒有答應 土皇無法 只好 准各或這樣辦理就是了

公舉威威國皇○又說 威威國議院 現時公舉丹國查爾斯親王 為威威國皇

德國議定添造兵船○又說 德國政府 要添造兵船一節 已經議院議定

德中贊成推廣海軍○德京電說 德政府要推廣海軍一節 全國人民 無不贊成

德親王擬赴瑞城○又說 德皇親王 到了瑞城之後 要由德皇起身 往那裏演歷

維大官辦事和平○又說 俄國頑固黨 要用兵力壓制工黨 維第大臣很不以爲然 說罷工的這件事 必須 和平辦理

講書

〔學庸論語文義更深重宜慢点讀所以先講孟子〕

對曰 王請無好小勇 夫撫劍疾視 曰 彼惡敢當我哉 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 王請大之

古今上等人物 全在教化上留心 大凡引人為善 比方名醫治病一般 先把病源認清 隨後纔能對症下藥 這等人的心血最熱 眼光最明 要開化這個人 先要看清本原 他是怎樣性情 怎樣程度 怎樣習氣 怎樣作為 平素言談舉止 一動一靜 樣樣考察明白 隨後照他本來天性 由淺入深 引他棄邪歸正 不能像學究的早解 一味的頑固不化 凡事拘泥成見 一定無濟於事 不拘什麼人 什麼事 死拉活扯 一定必要把他圈入範圍 也不是甚麼難事 從前童子入學 叫那些老八板的教書匠 誤了多少聰明 別的事且先不說 第一是學房規矩 嚴的沒有理 一步不准走錯 拿着十歲上下的幼童 要照他六七十歲的老頭子一樣 生成一個好動的人 一天到晚坐監牢 還想他學問長進嗎 目今教法改良 體貼着幼年的天性 想着方法引他的天機 培養的活活潑潑 這個誘人的好法子 多半是從孟子上得來 怎麼見得呢 如孟子初見宣王 一眼看透他的人品 費盡萬語千言 從愛牛叫他愛人 從好樂叫他與民同樂 現在他又說判寡人好勇 孟夫子更有了主意了 就從這好勇上頭 請他化小為大 化私為公 因此恭恭敬敬的問回答道 大王當好勇 實在是齊國的大福 可得先知道勇有大小 假如一個壯士 仗着一身的氣力 自以為為英勇無敵 彷彿戲場上武生似的 用手按着寶劍 怒目橫眉 向人喝道 你們那個敢來鬥我呀 就當是人人怕他 武藝也算高強 總不過一人的勇罷 要遇見高過自家的 連一人還不能敵呢 這就叫作匹夫之勇 大王既好勇 何不往大處想想 大工以為好勇是病 據臣看起來 實在不算病 可惜勇不大 果然能好大勇 正是求之不得呢 再者說起匹夫之勇 想起一件陳事 先前有個壯士 力大無窮 精通拳棒 有一天在空山遇虎 豁出死命相拚 果然將虎打死了 從此可就聲名大振 這日有人請他赴席 三盃人肚 題詞打虎的事 他就指天畫地 眉飛色舞 合席的人 嚇的全變了顏色 正在興高彩烈 猛犸丁有個狸貓 跳在桌子上 搶菜 壯士見了大怒 過來就是一拳 不想貓兒身子靈便 一竄就躲了影兒 只把席上菜碗打破 手上皮破血流 怒冲冲跑到院中 貓兒已經上了房 氣得這位壯士 跳着脚向房上叫罵 旁人看着 又可笑又可憐

◎ 合 羣 ◎

外洋書報上說 中國人如散沙 如涼血動物 又說中國人 沒兩個人的團體 甲午年跟日本打仗 有人勸日本 說中國地大人多 千萬可開不的仗 日本伊藤博文 深知中國內情 笑了笑說 別看中國地大人多 雖有十八省 是十八國 雖有四萬萬人 是四萬萬心 你不顧我 我不愛他 一打必敗 後來果然就應驗了 中國衰弱到如此 沒有別的原故 就是不知道合羣

合羣的理 出於天然 上古初有人類的時候 屢次被大鳥大獸傷害 大家才結成團體 一齊抵擋鳥獸 中國人要當真不知合羣 人種焉能傳到如今呢

自秦始皇一統天下 把國家當作自己的私產 把人民看成草木牛馬 不叫民人有一點明白氣 民越糊塗 自己越台式 秦始皇啊 秦始皇啊 你算是坑害中國的始祖了

二千多年 人民失了教化 甚麼叫愛國 甚麼叫守種 一個勁的自私自利 誰也不顧誰 無論多大的羣 從那裏合得起來呢

不想見了我○朝 來了一帮海外的遠朋友 一定跟我們套交情 人家專會考查我們的家事 交來交去 我們始終沒登過人家的堂 明白我們不合羣 就着風俗人情 想盡方法 奪取利益 失了利權 便失國權 處處給人家留話柄 處處失自己的主權 佔了沿海土地 偏說是替我們保全 事後還得要承情 這都足不知合羣的好結果

庚子年惹輕稍重 喫了一個大虧子 這纔如夢方醒 稍稍的明白了幾個人 從前喫的虧 不必再說了 如今打算翻翻身 還得由自己家裏團台也 本國人不欺侮本國人 明白的可憐塗糊的 一個人作好事 大家能幫助更好 不能幫助 可即破壞 總盼有一天比一天有進步 熱心有志氣的人 辦好事來 必帶着幾分儀氣 肯辦壞事 可就容易台羣了

還有幾句話 奉告熱心人 咱們既勸大家合羣 自己可千萬別害羣 中國人的毛病 往往能說不能行 現在辦公益事的人 有沒有這個弊病 可不敢定 總得早早的提防 遇事不必作面子 作出事來非為己 誰也不能不信服 也不用你攻訐我 我攻訐你 有了錯處 還得查查是為公為私 些微的小過節 不必把他放在心上 萬一因小誤大 饒著有始無終 還給頑固人添話料 這叫作何苦呢 諸位呀 別忘了外洋書報上的話呀

要緊新聞

第二次會議詳情○第二次會議日期 已登本報 那天所商議的 就是遼東半島的事 據日本的意思 要在那裏設立總督 並領事等官 又要設立專員 管理稅務 王大臣不以為然 沒有答應 又商議出產商務 各利權 小村大臣 要仿照山東德約辦理 王大臣更不承認 德撤兵分為三期○山東撫台 接到青島徐道台的電報 說高密撤兵的事 現已跟德總督商定 分為三期 由立約這天起 撤四分之一 再兩個月 撤四分之二 再一個月 全都撤完 所留下的兵房 作價二十八萬兩

信道人能說公道話○連州教案 被傷的麻大夫 和巴姑娘 由地方官獲送到省 那裏美領事的意思 以為這案鬧教 是因拒約起的風潮 趕到一問麻大夫巴姑娘 他們都說是與拒約不相干 並把實在情由 詳細告訴美領事 這才化了疑心 像麻大夫巴姑娘這樣的人 能說公道話 這才算是信道的人 某學政的意見○某學政條陳 請把各省學政 一律裁去 由留學生裏頭 挑選品學兼優 領有卒業文憑的人 派到各省 監理學務 與新學必有益處 這個見識 很對

禁外人干預詞訟○南洋一帶 常有外人干預詞訟的事 往往因此鬧交涉 實在覺著麻煩 周玉帥寄電到外務部 請照會各國欽差 分飭商民人等 一體禁止 不准干預 又上海有某國洋商 立一極大討帳公司 也由南洋大臣 札飭上海道 向某領事聲明 不准干預華人的帳目

學部近信○設學部的事 已經政務處議定 常年經費 也都籌安 每年要用十二萬兩左右 聽說一半由各省認解 (陝甘貴州東三省 暫時不解 因這幾省款項不足) 一半提國子監經費 並學務處所節的經費

警部近聞○巡警部章程 跟各部不同 所有繕寫的事情 都用書記牛辦理 臚錄 供事 書手 一概不用 現在所用的書記生 人數已不少 請免官場繁文○有人條陳說 各省大小官員 每逢出衙署 向有儀仗執事等人 在前面導引 老舊的制度 也不能說是不好 但是一件 個個蓬頭垢面 破衣拉撒 跟叫花子一樣 實在不好看 並且作地方官 約 因有這個制度 出入不能隨便 打算訪查一件事情 總得不著實在情形 請變通變通 也是新政應 辦的事 聽說直隸各處 就要照此辦理

本 京 新 聞

刑部北所鬧亂的始末○前日報上說 刑部北所大亂 昨又探聽明白 二十七日夜裏 約二更時候 提牢廳

桂盈 李步沈 正在歇息 忽聽北所吵嚷起來 越鬧聲音越大 桂李二位 親往查看 見現監人犯 方

大莊 董大莊 蘇萬和 張三 沈三 王祥 已把鏡鏑掙開 用折斷鎖鍊 抽打禁卒 有七人受傷 並

把一人胳膊打斷 左翼鎗隊 在北所該班 當時開鎗 巡捕亦從外面趕到 槍兵恩壽 腿間受傷 幸虧

人手衆多 把各犯擒住釘鎖 登牆上房的人 都是槍隊巡捕 並無監犯 從本日起 南北兩所 各添派

鎗隊十名 在監裏看守 門外加派巡兵 當時刑部各堂 左右翼總兵 翼尉 全都趕到 天明六點鐘纔

散 刑部警部提督衙門 三處會銜 於二十九日具奏 再紀條陳警務○署巡警部趙侍郎 作過一段白話 留示天津警務裏的人 所說的話 很是文明 本報也登

過那段白話 北京警員 差不多的 也都看見過了 因此就有人求見趙侍郎(可不是謀差使)條陳警務

條陳內所說四件事 頗 點見解 不知肯採取他的話不肯 護衛不自愛○那天南新倉 放正紅滿官員俸米 有巡長帶巡捕紮門 忽然來了一個人 頭頂洋帽 故意做

出一種新時派 打算闖門入倉 巡長因他無米票 攔阻不准前進 此人大怒 舉手就講打 巡捕把他髮

辮穿上 他自己還冒稱是學堂的人 後經旁人央求 纔鼻了事 諸位猜猜他是誰 敢情就是某貝子府頭

等護衛 正紅包衣某人 堂堂三品官 如此不自愛 無故的要闖入倉門 想必是別有所為

蠟舖換錢的留心○前次工巡局出告示 不挂錢幌的舖子 不准換錢 這裏頭本有許多難處 外行舖子換錢

也很不容易稽查 只要公平交易 說得出理去 誰還故意同他們為難呢 二十八晚上 有人在煤市街

瑞盛齋蠟舖換錢 交給他一小塊銀子 接過去平了一平 不說分兩 開口道換貳吊一百錢 銀主再四兩分兩 又道一錢八分 跟他要戲子看 先還不肯 銀主硬把戲子拿過來一平 敢情是二錢四分 鋪夥無得可說 又給添了四百錢 問他六分銀子 換四百錢 該應合多少錢一兩呢 又無得可說 再給添二百錢 事情雖不大 買賣交易 像這樣不懂公理 實在沒規矩 遇著鄉下小民 不知要怎樣坑人呢

各省新聞

興學網 (江蘇) 陸撫台因科舉既廢 興學自然是要緊的事 但是學務的頭緒 也很繁雜 在創辦的時候 總得從根子上下手 第一先須籌有一定的經費 第二造就師範人才 第三多設小學堂 這三層意思 是興學的要綱 萬不容緩 聽說已扎飭學務處 通知各州縣 趕緊遵照辦理

洋商霸佔沙灘地 (江蘇) 鎮江地方 沿江岸有一片沙灘 經本處義渡局買定 打算蓋房招租 好作義渡的經費 近有英商豐和洋行 忽在那裏修蓋房屋 義渡紳董 無可如何 這才稟請關道 想法子辦理

日小輪撞沉民船 (江蘇) 日前如飛小輪 本月十二日 由鎮江開往蘇州 走到南門運河 偶不留神 撞壞民船 立刻沉沒 掩死一個小孩 乘船戶大怒 把小輪扣留 一面內戶親赴縣控告 本縣親驗了一回 轉稟關道 請向日領事商議 叫日商賠船 並給撫恤銀兩 聽說還要把小輪水手 交案審辦

畏罪求神 (廣東) 新派潮州府查事的委員 弊病太多 自己思想著說 這些個事情 雖然眼前有利 倘被上司知道 不但撤去差使 還怕要擔處分 (一定) 想到這裏 坐臥不安 (天良發現) 趕緊預備香蠟紙馬 求了他的婦母 往小處城隍廟 替他燒香禱告 求神保獲 (可笑) 他婦母當真來到城隍廟 燒香磕頭 已畢 恭恭敬敬的 禱告著說 城隍老爺呀 城隍老爺呢 求你遮掩上司的耳目 叫我們快快發財 (更可笑) 子子孫孫 永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處 這箇委員 若是作了地方官 小民的樂子 可就大極了

各國新聞

韓人被擒 (高麗) 高麗政府 因這次與日本商訂條約 國權都被奪去 密派大臣 前往英國 打算求人設法維持 這個大臣 姓韓京廷身 剛剛走到仁川 不想被日本偵探查知 當時拿獲 下文如何 還不得知 高麗不知自強 今番如此 不必替他憂愁 所可憂愁的 就是跟高麗相仿的國度

上諭 宮門鈔

十月二十九日 聖澤院 光祿寺 八旗兩翼值日 禮部奏派行 吉妃初祭大祭禮 派出醇王 順王 召見軍機 奎俊
 蒙二名 廂白桶四名 廂白蒙九名 內務府十五名 奉宸苑十四名 亨公假滿請 安 左孝同謝署順天
 府府丞 恩 植公續假十日 禮部奏派行 吉妃初祭大祭禮 派出醇王 順王 召見軍機 奎俊
 上諭前經特簡載澤等出洋考查各國政治著即派政務處王大臣設立考查政治館延攬通才悉心研究擇各國政法
 之與中國治體相宜者斟酌損益纂訂成書隨時進呈候旨裁定所有開館一切事宜著該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
 上諭我朝自開國以來政尚寬大朝野上下相與乂安近復舉行新政力圖富強乃竟有不逞之徒造為革命排滿之說
 煽惑遠近淆亂是非查其心迹實為假借黨派陰行其叛逆之謀若不凱切宣示嚴行查禁恐講張日久愚民無知被
 其朦惑必至人心不靖異說紛歧不特於地方有害治安且於新政大有阻礙着各將軍督撫督飭地方該管文武官
 吏明白曉諭認真嚴禁自此次宣諭之後倘有怙惡不悛造言惑眾者即重懸賞格隨時嚴密訪拿詳細訊究除無知
 被誘不預逆謀准其量予末減及改過投首並能擒拿魁黨者不惟免罪並予酌賞外其首縱各犯應按照謀逆定例
 盡法懲治如有拿獲首要出力之員弁准其擇尤優獎惟不得株連無辜致滋擾累倘該文武瞻徇顧忌緝訪不力由
 該將軍督撫擬定嚴參以期杜絕亂萌而維大局欽此

電 報

俄人避難○東京電說 海參威俄人 因遭變亂 紛紛判日本避難
 改編軍隊○又說 英國要把屬地軍隊的章程 從新更改 一律仿照日本
 英賀瑞威新皇○路透電說 瑞威新皇 剛一入瑞京時候 英國就派有兵船 前往道賀
 俄亂平靖○又說 俄國變情 已經平靖 鐵路照舊開車 各項工人 都很感激維弟大臣 因他前次出告示
 稱工人是同胞 並有許多安慰的話

講書

詩云 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 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 此

文王之勇也 文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宣王自稱好勇 看他好勇的主意 還是重霸輕王 孟子順著他的口氣 說清楚勇的大小 可見敵一人物勇

不但勇不大 簡直到不能算勇 但凡好勇只逞私心 戰征不明白義理 全都是匹夫之勇 即如西楚霸王

自信英勇無敵 年幼時候 讀書不成 棄文習武 專心學劍 等到劍術學成 自家嫌是一人之敵 恐怕

不能夠成大事 立定主意 要學萬人敵 到後來與兵打仗 員也昂所向無敵 連漢高祖那等英雄 都要退

避他三舍 怎麼鬧到歸齊 兵敗烏江 只落得自盡身死 這就是血氣用事 不懂得義勇兼全 身敗名裂

追悔無門 自己還給自己開心 說是時運不到 無可如何 正如同孟子所言 撫劍淚視的一流人物 大凡

戰有公有私 就讓你力可拔山 氣能蓋世 一味的講橫 究竟能嚇得死誰呢 孟夫子說到這裏 還怕宣王

不信服 特意將今比古 引出一節詩經 請看詩經上的話 文王好勇 是為私呢 還是為公呀 當初密國

人倚強欺弱 違抗王命 無故與師動衆 欺侮隣邦 既人師所侵犯的 既不是私國 並與周邦疆土無干

無如文王既作了方伯 為諸侯的首領 就應當保全小邦 密人師出無名 不合公理 文王何等賢聖 念念

以保民為心 阮國百姓 受人欺壓 就合周百姓一理 還能夠見死不救嗎 王赫斯怒 因為有人擾害庶民

調齊自家軍旅 前去敵擋密人 不但可以對得住天下 並對得住周室社稷蒼生 後來把密人打退 阮國

轉危為安 從此天下 強暴的國度 再不敢看小周邦 誰也不敢不講公理 弱小國都 該應受多大的福呀

如今蒙古外藩 從漢朝和好結親 一直亂到前明 始終沒能平靜 輪到我朝定鼎 處處歸誠 細想想

這等情由 豈不是得仗著恩威並用 就如前賊達賴喇嘛 後藏班禪額爾德呢 自古與中國不通 全仗著

○聖祖年間 收歸藏地 保護達賴喇嘛 在布達拉坐牀 ○聖祖那一怒 也就非同小可了 今英國之

役 依舊要設法保全 也是分所應為的 詩經說文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古今王師 都是這般宗旨 孟

子要用文王之勇 感發宣王 所以引詩為証啊



